

保　鏢（新派俠情鬥智技擊故事）　馬騰・著

一件小小的暗鏢，却引起正邪兩道的一場爭奪戰。一位劍客爲保暗鏢，過關斬將，歷經艱險……到後來，正邪會於斷崖隘口，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搏鬥…………………要知道那劍客能否履險如夷、平安渡過正邪的截殺追擊……請即購閱。

$4.00

第25年

22

編者話 馬騰除了替本刋撰寫偵探小說外，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保鏢」也是他的作品。「保鏢」故事充滿鬥智技擊氣氛，場面熱鬧，內容講述一間聲響頗隆的鏢局，押解一件小小的暗鏢上道，引起了正邪兩道的一場爭奪戰，一個俠義爲懷的劍客，爲了保護這件暗鏢，過關斬將，歷盡艱險，終于……到底這道暗鏢包藏了甚麼秘密？能否安然不負所托？看過本文，便有分曉。

** ** **

今期兩個中篇刋出，包括馬雲的千門故事「繼承人」和西門丁的「劍斷情未斷」。前者是叙述時下社會百態，千門人物手段兇狠，卑鄙下流。後者爲西門丁繼「蝙蝠」故事完結後最新之作，是一篇充滿哀艷俠情倫理性質的武俠小說，敬請先睹爲快

** ** **

暌別已久的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下期有新作貢獻，「換嬰記」是一部新穎俠情倫理鬥智巨型小說，故事中以一宗換嬰案爲主題，主要人物包括一個剛愎自用的老人，一個利慾薰心的權臣，一個風流成性的蕩婦……他們爲了得償所願，不罷不休……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72.10.7.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2期
（總號12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鬥智技擊故事

保 鏢

文·騰飛
圖·馬可

保暗鏢　連闖三關

天風怒吼，塵沙滿天，恍如混沌初開，迷濛一片。

時令才不過過了初秋，應該是秋陽高照，金風送爽才是，這風暴卻令人感到有如嚴冬，這眞是少有的怪天氣。

風一陣強過一陣，漫天的塵沙也令到天地間更加黯濛，加上未起風時就沒有太陽，就算有太陽也會被漫天的塵沙遮蔽住，簡直是五步不見人！

「嗚——」地一下怒鳴，一股疾旋的急風將塵沙旋捲住，轉速地向天上盤升，刹那間奇觀出現，一條黃龍般盤舞騰升的風沙直上九天！

這樣的天氣，照計是沒有人趕路的，風沙令到人根本不能呼吸，一吸氣如不吸進沙子才怪，更不敢張開眼睛，風沙會直往眼裏侵入，凡是慣於行旅之人，遇上這種天氣，就算有天大的急事，也不敢上路，只好窩在客舍中乾着急。

因爲若是在這種渾沌初開般的天氣中行走，根本不能辨別方向，很容易迷路，這還算好，甚至會發生意外，這才是令行旅之人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這種天氣只有在黃土高原或是沙漠才會出現，當地的人叫這種現象做黃龍怒！

×　　×　　×

世間上什麽事也會有例外的，就正如這種令到旅行之人裹足的「黃龍怒」天氣，居然有人破例冒着遮天蔽日的風沙趕路，這人若不是神經有問題，或是有十萬火急之事，就是不知道這種鬼天氣的厲害。

看眞了，這不怕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

三人三騎。

三個人皆伏在馬鞍上，頭臉全用布巾包裹起來，只露出兩個眼洞，但此刻也將雙眼緊緊閉上了。

三人胯下的馬匹逆風而行，三匹馬皆橫着身子斜向前走，不斷打着噴㶉，噴出吸入去的塵沙，走得很辛苦。

這情形有如一句俗話所說的情形——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這三人三騎這樣走法，確實很危險，因爲連馬這種善於跋涉馳騁的畜牲，也走得這樣艱苦，連方向也分不出，很容易就迷失在風沙中。

但馬上那三人似乎很信任胯下的坐騎，一任他們向前走去。

三人三騎足足在風沙中走了有一個時辰，才走入一座不很大的樹林子中。

樹林子內黃澄澄一片，枝葉上佈滿了一層塵沙，風沙呼嘯着穿枝掠隙，在林中吹掠着，但林中畢竟有樹木遮擋一下，總算比外面稍爲好一點，起碼，可以喘口氣，張開眼睛來看一下。

三人在林中一處空地上翻身下馬，首先解下裹住頭臉的布巾，露出臉相來。

三人均深深地吸了口氣。

這一路之上，他們蹩得實在太久了。

三人雖然用布巾裹住頭臉，但眉梢眼角髮絲間，仍然沾上了不少塵沙，那一身衣服更不用說了，三人也懶得去拍。

這三人一律穿一身玄青色的勁裝，隨身携有兵器，年紀最大的那位大約四十出頭，個頭挺高，三咎長髯，蠶眉鳳眼，倒有幾分似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若不是他的臉皮白皙，眞的是關雲長再世了。

另外兩人年紀也有三十六七了，兩人皆長得相貌豪勇，頗有幾分當年喝斷長坂橋的張翼德的氣勢。

這三個人只要是在江湖中走動過的人，就算不認識他們，也會聽聞過他們的大名。

三人正是聞名關內外的洛陽三義鏢局的正副總鏢頭！

×　　×　　×

「唏律律」一聲長鳴，三匹馬接着狂嘶起來，在地上亂踢亂蹦，像瘋了一樣，情形有點異常，三人緊緊扯着韁繩，才不致被像發了狂性的馬匹跑脫。

總鏢頭金刀無敵楊千羽驀地脫口低喝道：「小心！」

兩名副總鏢頭黑豹曹猛，青蛟趙尚義立時神色一變，冷厲的目光掃視着林中各處，右手已摸上了兵器。

三匹馬仍然發狂般嘶鳴踏蹦跳着，這無疑影响了三人的聽覺心神。

但三人俱非浪得虛名之輩，否則，三義鏢局開業凡十一年，不會越開越大，聲勢也越來越盛！

若是他們沒有眞材實學，開業以來，從未失過一趟鏢，江湖上講的是拳頭硬與實力，若沒有本領鎭壓得黑道上的牛鬼蛇神，休想通行無阻！

近這五年來，三位正副總鏢頭已很少聯同出動護鏢，這一次三人一齊動，不知護的是什麽鏢，但看模樣又不像護鏢，一個趟子手也沒有帶，莫非三人這趟保的是暗鏢或是另有所爲？

林內由於風沙蔽天，所以陰黯得很，黯沉沉地，兩三丈外便很難看清楚景物，這種鬼天氣也不知幾時才會變好。

三匹馬忽然間安靜下來，輕輕踢動着蹄子，啃嚼着嫩葉。

總鏢頭金刀無敵楊千羽的神態仍然很凝重，一點也沒有放鬆，壓低了聲音對曹、趙兩人道：「咱們已被包圍了，這一次只怕很難討得了好，兩位記着，無論發生了什麽事，咱們不要再聚在一起，分頭衝出去，以分散他們的人手，那咱們就有機會趕到目的地了。」

黑豹曹猛低聲道：「總鏢頭，遇上這種鬼天氣，只怕很難走得脫，娘歺，難道天公無眼？」

青蛟趙尚義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誰會想得到半途上遇上這種『黃龍怒』，說不得只好拚一拚了。」

一聲陰沉得像是發自九幽冥府的笑聲，就在這剎那傳來，三人臉色微變，竟然聽不出笑聲是從那一個方向傳來的！

他們明明聽出笑聲只是一個人發出的，但笑聲却恍如從四面八方發出，令人莫辨方向，發出笑聲之人的功力，已達駭人聽聞的地步。

因爲這種「迴聲擴音術」，非要有六十年以上的精純內家功力，不克臻此，但從笑聲看來，發出笑聲的不像是一個年已古稀之人發出的。

那笑聲渾厚宏亮，一點也沒有蒼老之感。

「何方高人，請現身一見。」楊千羽的神色凝重，以內力將語聲送出，不肯示弱。

「哈哈哈，若要命的，放下從洛陽帶出來的那包東西，某家不殺你們！」笑語聲從四面八方透達而至。

黑豹曹極怒喝道：「見不得人的鼠輩，你以爲憑着這一手就可以嚇倒咱們？有種的滾出來見個眞章！」

笑聲一下子戛止了，接响起一陣如悶雷般的怒吼聲：「不知死活的東西，你們既然偏要找死，我也不便慈悲了，好，某家就讓你們死得眼閉！」

隨着一個「閉」字，預先任何動靜徵兆也沒有，總之在一陣馬嘶聲中，一條人影像從空氣中幻化出來般，出現在三人身前兩丈許的一棵樹旁。

三人不由目光一直，臉現驚詫之色，憑三人的修爲，竟然看不到那人是如何現身出來的。

自那人一現身，馬匹驚跳嘶鳴不已，那情形就像忽然遇到猛虎般極度之驚慌。

但三人却知道馬匹爲何會驚跳嘶鳴。那是因爲從那人身上散發出的濃烈殺氣！

一般的牲畜皆有一種對危險的本能感應，馬匹自然也不例外。

甚至連三人也感受到從那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濃烈殺氣！

三人自出道以來，什麽人沒有見過，但就是沒有見過像這人那麽重的殺氣！

三人以保鏢爲業，自然免不了走南闖北，江湖上稍有名頭的人他們大多認識，就算不認識也聽聞其名，但眼前這人他們却一點印像也沒有，換言之，陌生得很。

「請敎閣下大名如何稱呼？」楊千羽由於對眼前人不敢輕視，所以口氣也很謙敬。

那人穿一身土黃色的長衫，頭髮鬚眉竟然也是黃的，但臉色却玉般瑩白，瞧他連一根皺紋也沒有的臉相，年紀不會太老，最多不過三十許，一雙烱烱有光的眸子正瞬也不瞬地直往三人身上溜，聞言哈哈一笑道：「楊千羽，說出來你也未必聽聞過，不過，爲了叫你們死得瞑目，就告訴你們吧！」

一頓接宏聲道：「某家房子玄！」

三人聽了，却是一片茫然之色，這房子玄三個字耳生得緊，還是第一次聽聞，這人說的倒沒有假，說出來他們眞的未曾聽聞過。

但奇就奇在這位房子玄却能够叫出楊千羽的大名。

這就透着古怪了。

但三人已想不及那樣多，楊千羽吸了口長氣，道：「閣下衝着咱們來，意欲何爲？」

房子玄打了個哈哈。「某家適才不是對你們說過了麽？三位不是那麽健忘的人吧？」

楊千羽却糊塗裝到底。「適才風大聽不清楚，閣下可否再說一次？」

「張口之勞，這有何不可？」房子玄這剎那殺氣大盛，那三匹馬驚叫嘶鳴得更加厲害，若不是三人死死抓扯住韁繩，三匹馬早已掙脫狂奔而去。「留下你們從洛陽帶出來的那包東西，饒你們一命。」

黑豹曹猛自出道以來，雖則亦受過挫敗，但却從未遇過有人用這種不將他們放在眼內的口氣與他說話的人，不由氣往上衝，睜目怒道：「閣下好狂，憑什麽？」

房子玄哈哈笑道：「就憑這個！」說話時左掌虛空一按。

曹猛扯住的那匹馬驀然人立而起，渾身震搐了一下，哀鳴一聲，蓬地摔在地上，口鼻溢血，四蹄搐動了幾下，便寂然不動了。

「百步穿心掌！」楊千羽眼色遽變，脫口驚聲叫出來。

曹猛、趙尚義兩人一聽，無不震駭變色。

要知道這種「百步穿心掌」乃是用內家功勁發出的，若是內家功力不是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精純深厚，斷斷發不出這種隔空傷人的氣勁，楊千羽三人的功力也不弱了，自問還不能達到能够發出「百步穿心掌」這種氣勁，傷人於丈外。

「三位現在應該相信某家有這種能力了吧？」房子玄笑望三人，那樣子一點也不兇狠。

吸口氣，楊千羽沉聲道：「閣下到底是誰？」

他是不相信眼前這人既然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却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

「三位眞健忘，某家房子玄，某家不是對你們說過了麽？啊啊……三位大概是不大相信吧？我却絕對沒有騙你們，如假包換！」

「嘿嘿……你以爲憑着這一手就可以唬倒我們了？」趙尚義戟指道：「那包東西確是在咱們身上，有本事就來拿！」

「哈哈！這還不容易嗎？」房子玄笑語聲中，雙掌忽地虛空拍出！

不過他不是拍向人，而是拍向那兩匹兀自在驚跳嘶鳴的馬匹。

楊千羽却洞悉了他的陰謀，疾喝道：「三弟護馬！」

喝聲中，一扯韁繩，硬生生將馬帶過一邊！

「勒」地一下暴响，那馬後面一棵碗口粗的樹齊腰碎斷折倒！

那斷口處竟然木屑如粉般撒下！

「百步穿心掌」果然厲害！

趙尚義聞聲知警，亦將馬匹猛地帶開去，一叢枝葉吃那掌力一推，枝葉粉碎！

「哈哈，兩位自身難保，還有興趣保護這兩頭牲畜？看某家手段如何？」房子玄驀地像御風而行般，衣袂飄揚中，「飛」向楊千羽！

黑羽曹猛却大喝一聲，身形橫閃，截擋住房子玄的去勢，青光電掣中，插在背後的一對虎頭鈎已撤了出來，上鈎下撇、攻向房子玄，同時口裏疾喝一聲：「大哥、三弟，快走！」

就這喝叫聲中，房子玄已「飛」到黑豹曹猛之前，身形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倏地直拔起來，間髮之差避過了雙鈎，冷笑一聲：「那裏走得了！」身形一個翻掠，兀鷹般撲向楊千羽，左手却疾拍向趙尚義。

楊千羽先還不大相信這房子玄的身手如此高明，還想合三人之力將之擊殺，但瞥到對方這樣輕巧地閃過了曹猛那一招攻殺之後，他立刻改變了主意。

因爲他已看出，憑他們三人之力，根本殺不了此人，反而會被此人所殺！

金光乍閃，他那柄三尺九寸長的龍紋金刀已出鞘，身形橫旋中，翻腕斜削向房子玄的手腕前臂！

在這同時間，趙尚義身形一矮一彈，斜撲向房子玄，一雙只有四尺三寸長的短槍有如毒龍出洞般，戳刺向對方左右腿！

而曹猛亦已吼了一聲，猛轉身雙鈎鈎削向房子玄的雙脚踝！

只不過霎眼間，這位莫測高深的房子玄便陷在三人的夾攻中。

要知道這三人皆不是庸手，否則又如何能够行走江湖，三人聯手這還不是第一次，其威勢淩厲兇猛，確不是一般的高手可以應付抵擋得了的！

但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房子玄却能够。

只見他身形有如蝦米般一弓，雙腿倏地縮起，電光石火間恰好閃避過雙鎗雙鈎，同時間手肘倏縮暴翻，不但閃讓過楊千羽的龍紋金刀，而且以奇詭絕倫的招式抓向他的刀背！

房子玄這一下眞是大出楊千羽意料之外，心頭微顫中，他的反應也很快，刀鋒乍翻，截向對方的五指！

那知道房子玄這一着乃是虛招，抓出的五指驀地一收，化抓爲拳，居然一拳疾擊向刀鋒！

拳刄相擊，竟然發出一下「錚」的脆响，有如金鐵交擊之聲。

房子玄的拳頭竟然絲毫無損。而且藉那一擊之力，身形一個倒翻，恰好閃避過曹猛刺向他脅門腰眼的雙鈎，趙尚義雙槍刺腹削股的險招！

楊千羽刀鋒無損，但却被震得微退半步，吃驚不少，脫口一聲：「金剛勁！」身形閃退開去！

曹猛趙尚義兩人一聽楊千羽之驚叫，神情猛震，躍撲追擊的身形陡地一窒，驚詫地瞧着從容飄掠落地的房子玄。

房子玄拂拂身上的塵沙，淡然道：「不錯，某家適才施展的，確是一般人很難練成的金剛勁！」

三人皆驚疑不置地望着房子玄，摸不透這人到底是何來歷，竟然具有這般高深精純的內家功勁。

「三位現在相信某家有能力可以取你們從洛陽帶出來的那包東西了吧？」

楊千羽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那眼神明顯地露出對房子玄的能力深信不疑。

「三位現在應該知所抉擇了吧？」房子玄雖則仍是臉帶微笑，但隨着他踏前一步，氣勢也威猛了很多，淩厲的殺氣直逼三人！

三人不約而同將身形偏側了一下，以卸去對方湧逼過來的如濤殺氣。

「三位再不有所表示，某家就要出手了！」房子玄說着又踏前一步！

曹猛也就在這剎那吼喝一聲：「大哥三弟快走，我擋住這賊子！」雙鈎疾舞，撲向房子玄！

「二弟！你與三弟走，我來對付他！」楊千羽欲衝上前去。

「大哥，別爭了，再猶疑就一個也走不了！」曹猛勢如一頭瘋豹般，鈎光霍霍，連人帶鈎猛撲向房子玄！

楊千羽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激動地望了曹猛一眼，倏地身形倒掠，接一翻，落在馬鞍上，痛苦地朝趙尚義喝道：「三弟，你從那邊走！」接一挾馬腹，健馬發出一聲長嘶，奔向林外！

趙尚義本來也不想走的，但在聽了曹猛楊千羽的喝叫後，雖則心頭滴血，但却知道若不快走，必定再走不了，於是再不猶豫，長身一掠，掠上馬背，催騎從另一個方向奔了出去。

房子玄不由急怒攻心，他實在料不到曹猛竟然會不顧生死，捨命將他攔截住而讓楊、趙兩人有機會逃逸，不由怪叫了一聲，身形硬硬欺入曹猛那霍霍的鈎光中，雙手一陣亂抓亂撥，說出來眞是令人難以相信，曹猛那樣凌厲犀利的招法，竟然也被他破解撥開了，左鈎還被他右手一把抓住！

曹猛不禁心神俱震，料不到自己仗以行走江湖的六十四招「飛雲幻影」鈎法，竟然抵擋不了對方那看似不成招法的一抓一撥，若不是他親歷親見，他怎也不會相信！

左鈎被抓，他立時棄鈎，一掌截斬向房子玄的咽喉！

他動作反應不可謂不快，若是一般的高手，肯定閃避封擋不了他這閃電般的一招殺着，但可惜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他快，對方比他更快，幾乎是在一手抓住他左鈎的剎那，右腿已閃電般踢出！

曹猛那一掌離房子玄的咽喉還有半寸不到的距離時，他的丹田上已重重地挨了對方一脚，慘叫聲中，整個人離地倒飛出去，直飛出兩丈過外，背脊重重地撞在一棵樹上，「啪勒」一聲，那棵足有碗口粗的樹幹竟然被他撞斷，而他也像一堆爛泥般「叭」地仰墜摔落在地上，口鼻鮮血直噴！

房子玄看也不再看曹猛一眼，事實上他對自己那一脚充滿了信心，就算是一條牛，在挨了他那一脚之後，也立斃當場，何況是一個人？

而事實上，曹猛也確是死了。

房子玄身形有如激矢般向前射出去，楊千羽趙尚義兩騎分別馳出了林外，但却是馳向不同的方向，這令到房子玄不由猛地刹住了身形，猶疑着不知去追那一個才好。

因爲據他所知，那包物件只可能帶在一個人的身上，兩人這一分頭而逃，他又不知那包物件帶在哪一個人的身上，這令到他不知追那一個好！

楊千羽趙尚義這一招可說用對了，兩人若是一齊逃，在這種風沙漫天的情形下，憑房子玄的身手，不難將兩人追上。

如今却不同了，房子玄要猜測判斷那包物件到底帶在哪一個的身上，以免白跑一趟而讓眞正的主兒走脫了。

這一猶豫之下，兩騎人馬已分別消失在林外的風沙中。

房子玄不能不有所決定了，因爲若再猶豫不決，在這種風沙蔽天的情形下，將會失去兩人的影踪，很難追到兩人了。

眼珠轉了一下，他立刻有了決定，認爲那物件必定在楊千羽身上，因爲楊千羽的武功比趙尚義高強，而那物件又是如此重要，斷不會由趙尚義携帶。

於是乎他立時像離弦激矢般，掠射向楊千羽馳沒的方向。

但是他才掠射出樹林，立時便又呆住了。

眼前風沙依舊，漫天蔽空，十步之內根本就看不到景物，何來楊千羽的踪影？

一股風沙撲面而來，房子玄忙不迭轉過身去，以防風沙撲入口鼻，那可不是好受的。

待那陣風沙過去後，他轉過身來，眼前依然是黃濛濛灰一片，根本無法看出楊千羽是從那個方向馳去，這令到他一時間不知朝那個方向去追才好。

但就算知道方向，這種風沙蔽天的天氣，只怕追出不遠，便不辨東西，迷失在漫天風沙中。

但他又不能不追，因爲這關係重大，若是讓那物件送到目的地，那就大大的不得了。

既然不追不能，他已別無選擇，便只好一頭衝進了風沙中，只不過一眨眼間，便消失在漫天飛揚的風沙中。

×　×　×

楊千羽一頭衝進了漫天風沙之後，雖然不辨東西南北，就像瞎子一樣，但他却希望風沙更急更密，一直延續下去。

在迷漫的風沙中，他雖則什麽也看不到，同樣，追上來的房子玄一樣什麽也看不到，變成了睜眼瞎子，這就反而對他有利了，這樣，房子玄就很難找到他，因爲對方根本搜尋不到他留下的痕跡，加上風沙迷漫，要追上他根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在不同的情形下，原本是有害的，反而變成了有利。

可惜，事情往往事與願違，一陣狂風呼嘯着疾刮而過之後，風沙盡去，立時變得天青氣朗，好一個艷陽天！

楊千羽不由心裏叫一聲：「苦也！眞是天不助我。」

既然沒有了風沙的遮蔽，他就暴露在明艷的日光下，無所遁形了。

他有點驚惶地扭轉頭朝後面望一眼，看不到有人影，這才鬆了口氣，心裏暗道：「保佑那斯追錯方向，越追越遠！」

這時候他也就發覺到，原來自己在風沙中不辨東西南北，走了回頭路。

往同走，那豈不是永遠也不能將那包物件送到目的地？咬了咬牙，他撥轉馬頭往要去的那個方向馳去。

一路上，他提心吊胆地四下掃視着周圍，心裏一直希望看不到房子玄的影子。

說眞的，房子玄那一身出神入化，精湛絕倫的武功造詣，他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在未見識到房子玄那身玄奇的武功時，他一直以爲憑自己的身手，天下任何地方也可去得（在這之前，也確實是如此），如今才知道，他是高估了自己（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眞正的高手），他眞正體會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的含意了。

對於房子玄那身玄奇精純的武功身手，他是心懷驚懼，因爲他根本上就不是對方的敵手！

但這時候他已經怕不了那樣多，再說，他也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何況，這趟暗鏢事關重大，就算要送掉一命，也義無反顧！

只是，他實在料不到，第一個遇上的刦鏢人，身手竟然高明到這種程度。

他這樣想着，雖則一路催馬急馳，也有點心神不專了，於是乎也就發現不到前面路上有異。

直到那匹馬驀地向前一踣，仰頸發出一聲慘嘶，他才驚覺到不妙。

他目光急瞥，發覺健馬的前蹄已齊膝斷去，踣摔落地，急忙甩蹬離鞍拔身而起，身形在空中一個轉折，斜飄落路邊。

那匹馬已倒臥在地上，斷腿處噴血如泉，痛苦地嘶鳴不已。

楊千羽不由又驚又怒，一聲笑聲也就在這時候從倒臥的馬匹前面數尺的地上響起。「哈哈，楊千羽，看你這次還能夠溜得了！」

楊千羽一聽，便知道是誰，心頭一緊，脫口道：「房子玄！」

一條幾乎與灰黃的路面同一色的灰黃身形應聲從地上躍起來，黃髮黃鬚，果是那位莫測高深的房子玄。

「楊千羽，想不到咱們又遇上了？」房子玄拍打着身上的塵沙。

楊千羽悶聲不響，驀地掠到那匹兀自哀鳴不已的健馬前，一掌按在馬首上，那馬便頹然倒下，眼耳口鼻溢血，嗚呼哀哉了。

楊千羽是不忍心坐騎繼續痛苦下去，所以出手結果了牠的生命。

「好一副慈悲心腸。」房子玄狡詐地說着：「我知道你不論走到那裏，也會走向這裏，所以我沒有像盲頭蒼蠅一樣去找你，輕輕鬆鬆地守在這裏，你不是乖乖地自動送上來了？哈哈……」

楊千羽却不得不承認對方說的有道理，也暗罵自己太蠢了，不會繞路走麽？同時心裏暗暗禱告：「但願三弟他一早就走對了方向，或是繞路而行，那就皇天有眼了。」

房子玄見楊千羽悶聲不響，心中不禁生疑。「這時候才想弄鬼出花樣，太遲了，快將那包物件交出來，否則，你死了也是被某家搜出來，何苦賠掉一命呢？」

楊千羽聽了房子玄的話，心頭倏地一動，眼珠轉動了一下，冷然道：「我雖然

不是你的對手，但却不會將保的暗鏢雙手送上給你，那豈不是自砸招牌？以後我怎能在江湖上行走？此事萬萬辦不到，除非你殺了我！」

房子玄殺氣嚴霜地狠聲道：「這可是你叫某家動手殺你的，可別怪某家心狠手辣！」

他是說到就動，最後一個字才吐出，便已疾欺上前，雙掌一盤，掌影倏幻，攻向楊千羽頭胸部位！

掌未到，掌勁已撞擊而至，楊千羽不敢硬接，身形偏旋出去，金虹乍展，龍紋金刀斜戳向房子玄的左臂！

這一刀角度取得很刁，若是尋常的高手，肯定躲避封擋不了。

楊千羽的心意也不在能傷得了對方，只想將對方逼退，拖延多些時間。

果然，房子玄雖則封擋不及，但仍然可以閃避，身形驀地斜竄而出，金虹閃劃，以間髮之險，閃過刀尖！

「嘿嘿，倒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有兩下子！」

楊千羽却打定了主意，趁這機會，身形一收，接反身倒掠而出。

他是想將房子玄引開，萬一趙尚義也是迷失了方向，遲早會朝這條路走來，那就不至於遇上這位莫測高深的煞星了。

房子玄料不到楊千羽一招將他逼開，便想溜之乎也，不由氣怒得重重哼了一聲：「姓楊的，若是讓你從某家手底下溜脫了，某家自絕當塲！」

話聲中，身形騰拔起來，接一掠，身形有如星飛虹渡般疾掠向竄掠出有五六丈外的楊千羽！

楊千羽的目的只在於引開房子玄，故此身法盡展，去勢有如激矢！

但颼地一聲，頭頂風聲急掠，他便知道房子玄已掠射至他的頭頂，心頭吃驚不小，想不到這位房子玄的輕功也如此了得，當下連望也不望一下，身形驀地一窒，金刀向上撩出！

房子玄也料不到楊千羽的反應及出招這樣快，五指一曲，正欲攫抓而下，眼見金虹乍閃，刀鋒生寒，當下縮肘收爪，化爪爲拳，竟然巧妙地側着楊千羽的金刀鋒面，疾擊向他的太陽穴。

單是這一招，就已經顯示出他的身手矯捷，變招之快，眞是匪夷所思。

楊千羽百忙中，只好將身形斜斜伏下，才算避過房子玄那一拳。

房子玄這剎那身形藉着一拳擊空之勢，流星般飛墜而下，拳勢不變，不過不是擊向楊千羽的太陽穴，變成了擊向他的腰脅！

楊千羽一驚非同小可，危急間只好倒地疾滾出去！

「轟」一聲，房子玄那一拳收勢不住，直擊落地面，擊得泥土四濺，現出一個土坑來！

而他亦藉那一擊之力，飛墜的身形陡地反彈起來，風車般疾轉，竟然追上了楊千羽的身形，雙掌暴劈而出！

楊千羽一滾便欲挺躍起來，驀覺氣勁如山猛撞而來，不禁大驚失色，把心一横，不閃不避，金刀一撤，向上掃斬而出！

「螳臂也敢擋車！」房子玄冷叱一聲，雙掌一幻，「啪」一聲響，竟然將金刀硬生生拍歪，右掌藉疾拍而下！

楊千羽手臂一震，虎口生痛，差點握不住金刀，臉色已然大變，如何還能夠閃避得了房子玄那一掌，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身形飛摔出足有二丈過外，然後摔墜落地。

但他在落地的剎那，竟然還能夠折腰一蹬，減慢了下墜之勢，飄落地上，蹌出一步，穩住身形，也顧不了抹一下嘴角溢出的鮮血，身形接急掠出去！

他雖然受傷不輕，仍然想將房子玄遠遠地引開那條必經之路！

房子玄見楊千羽捱了他的一掌，仍然能夠挺受得住，張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展，有如大鵬般飛掠向拚命急掠的楊千羽。

「楊千羽，你還想逃？」房子玄發出一聲厲喝，身形飛掠更速！

楊千羽飛掠的身形驀地窒了一下，扭身反臂一甩，喝一聲：「看鏢！」

一蓬黃芒剎時飛射向房子玄！

房子玄居然對楊千羽射出的暗器視若無睹，不閃不避，雙袖迎着那蓬暗器一圈，那蓬暗器便像鐵遇磁般，一閃悉數沒入他的雙袖中。

而他的身形去勢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

反而楊千羽由於反身撒出暗器，身形阻窒了一下，被房子玄追近了一段距離！

「來而不往非禮也，還給你吧！」房子玄喝聲中，雙袖一振，沒入他雙袖中的暗器悉數反射向楊千羽。

楊千羽雖則知道那些其實只是一撮沙粒，但是他耳聽喝聲，却不敢不閃，因爲一個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高手，不要說是沙粒，就算飛花摘葉，均可傷人於十丈之外。

耳聽破空聲大作，他前掠的身形陡地横竄出去，堪堪避過那蓬反射而來的「暗器」！

「颼」地一聲，房子玄已飛掠到，身形驀地一盤，轉撲向楊千羽！

楊千羽這一次可說是弄巧反拙，本以爲撒出那蓬「暗器」，阻一下房子玄的去勢，那知道不但阻不了，反而阻了自己的去勢，讓房子玄一下子便追上了他！

跑既然跑不了，楊千羽把心一横，反身一刀斜向上撤斬出！

房子玄長笑出聲，疾撲而下的身形驀地怪異地一曲一扭，楊千羽那一刀便斬了個空！

房子玄也就在這剎那一腳踹出，踢在楊千羽的金刀上，「拍」地一聲，楊千羽竟然握刀不牢，脫手飛上了半空！

「我與你拚了！」楊千羽暴吼一聲，身形縱撲而起，左掌直插向房子玄的小腹，右手截斬向他的咽喉！

「憑你也配與某家一拚？」房子玄冷叱一聲，雙腿一個鴛鴦踢！

楊千羽的雙掌堪堪插斬在房子玄的小腹咽喉上的霎間，房子玄的左脚已踢在他的右手上；右脚飛踢在他的眉心上！

楊千羽張口發出一聲慘烈的叫聲，整個身子倒飛出去，他的左手只不過觸到房子玄的衣衫，便倒飛了出去，所以對房子

玄構不成威脅，連他的一絲皮肉也損害不到。

身形倒飛出足有三丈過外，「叭」地一聲，楊千羽整個人仰天摔墜在地上，口中狂噴鮮血，身形挺搐了一下，便不再動了。

只見他的雙眉之間已爆裂開來，鮮血泉湧而出，迅速淌流到他的臉上！

房子玄身形飛瀉而下，落在楊千羽的身前，望着業已咽氣的楊千羽獰笑不已：「是你自己找死，這可怪不得某家！」

說着狠狠地踢了楊千羽一脚，踢得他橫飛出去。

房子玄得意地仰天大笑數聲，才走上前去，對着楊千羽的屍身搖頭嘆道：「你眞蠢，白白送掉一命，那物件不是一樣落在某家手上？這是何苦來哉？」

說着前後左右掃了一眼，才蹲下來，伸手在楊千羽的身上搜尋起來。

可是，任他搜遍了全身，就只搜出幾錠散碎的銀子及兩三片金葉子，別無其它了。

房子玄急了起來，抓住楊千羽的衣衫一陣亂扯亂抓，頓時將他的衣服撕扯得片片碎。

可憐楊千羽死後還要受到房子玄的糟塌，被扯得身無寸縷，但仍然找不到房子玄欲得到的物件。

房子玄被氣得直噴氣，雙眼兇暴地轉個不停，忽然像瘋了般狂叫起來：「某家上當了，上了你這死鬼的大當了，他媽的原來不在你這死鬼身上，眞可惡！」

叫着飛起一脚，狠狠地將楊千羽的屍身踢得離地飛起來，飛出足有六七丈遠。

而他也怪叫一聲，轉身便朝來路急掠而去。

× × ×

房子玄又出現在楊千羽截下來的那條路上，朝路上一躺。便成了路的一部分，遠看只像一塊突起的土塊。

既然那物件不在楊千羽曹猛的身上，那就只有在趙尚義的身上了，他守在這條必經的路上，就是想將趙尚義也截下來。

只是，不知趙尚義會不會早就走過去了，或是繞路走，若是走過去了，他也不怕，因爲他只是第一站，後面起碼還有三四撥人分段守着。

現在他只担心趙尚義繞路走，那就很難將他截下了。

× × ×

很不幸，趙尚義走的也是楊千羽的那條路。

這條路是唯一通到目的地的最快捷的一條路，若是繞路走，則起碼要多走三分之二以上的路，而且很難走，加上要護送之物是很重要的物件，在這情形之下，除非是白痴，否則皆會選擇那條快捷的路。

多走一段路，就多一份危險，當然是越快趕到目的地越安全。

趙尚義可不在乎多走路或是少走路，只要是安全的路，再走遠一些又算得了什麽？

他一出樹林之後，便被漫天的風沙所吞沒了，就像瞎子一樣，他只能夠閃着雙眼，用手捂着口鼻，聽憑胯下坐騎走到哪裏是哪裏。

在迷漫的風沙中根本分辨不出東南西北，待到風沙停了的時候，他才發覺自己很幸運，竟然瞎摸瞎走，走對了路。

換言之，在房子玄將楊千羽截下時，他已策馬馳出了二三十里。

他一邊在暗自慶幸，一邊也提心吊胆，雙眼機警地四下掃視着，遭遇過房子玄的截擊後，他相信必然還有人在路上截擊他們，一個房子玄已這樣難應付，其餘的也差不到那裏去，不小心提防怎行？

一個人倒運的時候，眞是担心什麽，偏偏就會遇上什麽，趙尚義最担心的是路上有人將他阻截，果然就讓他看到了。

前面大約十丈外，一字排開三個人，將整條路阻截住了。

趙尚義手急眼快，一勒韁繩，將坐騎硬生生勒停下來。

那三個人站在路面上一動不動，六道目光却齊射在趙尚義的身上，就像六支利箭！

趙尚義目光左右掃視了一下，發現不到其他的人，緊縮的心房鬆了一下！

站着不走始終不是辦法，繞路走肯定擺脫不了對面三人的阻截，趙尚義心念電轉，終於讓他想到了一個擺脫對面三人阻截的法子！

一抖韁，他催馬緩步走上前去。

那三人仍然沒有動，就像三尊化石一樣，但是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趙尚義的身上。

第一眼接觸到那三人的目光，趙尚義使知道三人不是易與之輩，所以他才轉着念頭想辦法擺脫三人。

因爲硬拚，他自問不是三人的對手。

坐騎踏着碎步踱前了四五丈，趙尚義開聲朝三人叫道：「三位爲何當路而立，莫非是剪徑的不成？」

那三人當中那個個子最矮，一臉肅殺之氣的中年漢子一翻眼，重重地哼了一聲，喝道：「停下來！」

這一聲喝有如雷霹疾走，震得趙尚義耳鼓嗡地一陣鳴响，心頭也狂跳了一下。

他坐下那匹馬更是驚嘶暴跳起來，差一點沒有將他掀下來。

但刹那間便像呆了般，停了下來。

趙尚義不禁驚詫不已！

莫非此人有驅馬之術？

左面那名鼻頭上長了顆肉瘤的鼓腮漢子厲聲道：「三義鏢局的趙尚義？」

趙尚義硬着頭皮道：「正是趙某，閣下怎樣稱呼？」

其實，他從那漢子鼻頭上的那顆肉瘤，早已認出那人是誰。

「你爺爺祖大器是也！」那漢子口氣狂得可以。

趙尚義却忍下這一口氣，這時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

「原來是祖閣下。」趙尚義抱拳朝祖大器一拱。

這位祖大器別看他長得異相，在江湖上却是大大有名的人物，由於他鼻頭上長了顆又紅又大的肉瘤，故此江湖朋友送了一個「石榴紅」的外號給他，遠看起來，他那顆肉瘤眞的有點像一顆紅透了的石榴果。

可別看他長得難看，手底下却硬得很，在陝北一帶，却是位心狠手辣，聞名喪胆的黑道人物。

對於江湖上的有名黑道人物，以保鏢爲業的趙尚義自然不會有所認識，否則，如何能夠吃這一口江湖飯？

「請教這兩位大名如何稱呼？」趙尚義對中間那位矮漢及右邊那位生了一對鬥鷄眼的漢子抱拳。

中間那矮漢有點輕蔑地應道：「洪百威！」

鬥鷄眼漢子接道：「練家奇！」

趙尚義一聽，暗暗心驚不已，蓋兩人的大名他曾聽聞過，乃是關外有數的黑道高手，洪百威外號「天雷」，一手天雷十八使將出來，聲勢有如天雷驟發，轟轟發發，奪人心魄，故有天雷之稱；至於練家奇則善使鍊子槍，招式詭秘狠辣，手下從無活口，他那淬了毒的鍊子鎗頭不知奪去幾許關外高手的性命。

只是這兩人一向在關外縱橫，很少到關內作惡，這一次竟然入關奪鏢，不知是受人主使還是自己主意。

「原來是兩位當家，趙某聞名久矣！」趙尚義不得不客套一下。

「既知是咱們三人，憑你根本不是咱們的敵手，那還不快將身上那包暗鏢交出來？省得咱們動手？」天雷洪百威語聲如雷，不愧天雷之稱！

那包暗鏢確實在趙尚義的身上，說什麽他也不會將之交出來，那是基於一種責任感，否則，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幹保鏢這一行！

但眼前這三人中的隨便一個，他也自知不是其敵，若不交出那包暗鏢，便只有動手一道，其結果還不是人亡鏢失？

這時候他便只有靠自己了，他在衝出那林子時，聽到曹猛發出的那一聲慘叫，肯定是凶多吉少，楊千羽不見影踪，他如今孤零零一人，盼不到人來加以援手，是生是死，就全看他怎樣應付了。

心裏思忖了一下，趙尚義臉上露出一抹笑意道：「三位怎知那暗鏢在趙某的身上？」

「石榴紅」祖大器「哼」了一聲，鼻頭上那顆肉瘤隨之震顫了下，看着眞是令人惡心。「若不是在你的身上，你怎會急巴巴地趕路？」

「別磨蹭了，也別指望你的人來打救你，乖乖地將那暗鏢交出來，咱們保證放你一條生路！」鬥鷄眼練家奇那雙聚在一起的眼睛怪異地翻轉着。

趙尚義似乎有點心動了，想了一會，才有點不相信地打量着三人，好一會才遲疑地道：「三位以什麽保證趙某交出了那暗鏢之後，讓趙某離開？」

三人一時間可怔住了，不知怎樣答才是，以他們在江湖上的行爲及名聲，確是不敢令人相信他們的保證，但眼前又必需要令到趙尚義相信他們的保證，才能夠得到那暗鏢，這可令他們爲難了。

三人眼珠子轉了一會，祖大器「嘿嘿」乾笑了幾聲，昻首翹指指着自己那顆紅肉瘤道：「咱們三人皆是在江湖上有名頭的人，那就用咱們的名聲來保證怎樣？」

趙尚義裝作考慮的樣子，沉吟着，暗中却踢了一下馬腹，那匹馬便緩緩地朝前踱。

三人皆緊張地注視着趙尚義的神情變化，一時間竟沒有發覺到那匹馬已向他們緩緩走過來。

趙尚義像是終於考慮清楚，也有了決定般，眨了眨眼，遲疑地道：「三位眞的肯放過我？」

洪百威目中奇光一閃，急急道：「好歹咱們也是一號人物，說放過你一定不會反悔。」

「既然三位這樣說，那趙某就將那暗鏢交給三位吧。」趙尚義說着伸手入懷中掏摸起來。

這時候那匹馬已行前了將近一丈，距祖大器三人大約只有三丈許。

洪百威三人聽說趙尚義肯將那包暗鏢交出來，不禁喜動顏色，俱不由目光大亮，殷切地注視着趙尚義的動作。

趙尚義見三人那樣子，心中暗笑不已，伸入懷中的那只左手陡地一抽一抖，同時嘴裏疾喝一聲：「三位接着！」

洪百威三人正眼巴巴地望着趙尚義將那件暗鏢掏出來，眼見趙尚義甩手一抖的同時，口裏喝了一聲，數道白光便朝他們疾射過來，三人皆是老江湖了，一眼瞥到那數道白光射來，便知道不妙，三人不禁吃了一驚，蓋因爲在這樣近的距離下，而且又是在三人毫無防備之下，根本就來不及撤出兵器封擋，只有閃避一途。

只不過眨眼間，那數道白光便射至三人身前，三人慌不迭左右斜竄躍了開去，同時揮掌亂舞。

趙尚義在抖手射出那數道白光的時候，便不抱着可能射殺三人的奢望，他只能夠將三人迫開，這目的讓他達到了。

正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與，趙尚義把握這機會，一雙脚跟猛地踢在馬肚上，那匹馬負痛之下，痛嘶聲中，揚蹄狂奔了出去！

三丈許距離，健馬四蹄一奔便已馳過，趙尚義心中大喜不已，雙脚連踢，坐騎像一支激矢般狂馳而去！

祖大器三人身形才左右躍開，避過了暗器，但也瞥到趙尚義人馬一閃而過，不由又驚又怒，知道上了趙尚義的大當，急不迭翻轉倒掠。

但趙尚義一騎已飛馳出十數二十丈之外！

練家奇怒叱聲中，抖手撒出一把淬了劇毒的蜂尾鏢！

洪百威與祖大器則長身飛掠，企圖能夠追截到趙尚義！

三人這一番動作可說是白費心機，趙尚義一騎在二十丈外飛馳，暗器再快又怎追得上？洪百威、祖大器兩人則更加追不上。

一個人的輕功再好，又怎能夠與馬匹相比？

眨眼間，趙尚義人馬便已飛馳出數十丈之外，祖大器，洪百威兩人眼見追之不上，只好氣恨恨地煞住身形。

轉眼間，趙尚義一騎人馬已變成一點，接着便望不見了，只有仍然飛揚在空中的塵土。

祖大器一顆紅肉瘤這時變成了紫黑色，拳握着的手用力一收，接一展，一縷縷

銀粉接從他指縫中流瀉下來。

原來他適才接住了一顆射來的暗器，入手便知是一塊碎銀。

「好奸狡，下次若讓老子再遇上他，老子不將他碎剮了才怪！」洪百威一張臉變成鐵青之色。

「哈哈，他以爲騙過了咱們這一關，便平安大吉了？」祖大器忽然仰天笑了起來。「只怕他發夢也料不到，前路仍然有咱們的人在等着他！老洪，你氣怒什麼？咱們還是快趕上去，看看裘老七他們怎樣將他截下來整治吧！」

練家奇咬牙道：「若是他仍未被裘老七他們殺死，老子非刺他幾個透明窟窿不可！」

「那咱們快趕去吧！」洪百威說着，首先向前急掠。

祖大器與練家奇忙亦展開身形，緊隨在洪百威之後。

× × ×

趙尚義一騎如飛，往前路狂馳，雖則心中暗喜不已，但他雙眼仍然小心地注視着附近的情形。

轉過一道山脚，眼前却出現一道足有丈高的木柵。

也幸好趙尚義一直提高警惕，驟然之下，雖然有點吃驚，還不至於手忙脚亂，猛地一勒馬韁，健馬一聲嘶鳴，前蹄竪起，斜立而起，硬生生煞住了奔馳之勢！

趙尚義不由亦出了一身冷汗。

他若是勒慢一點，便連人帶馬撞上那道木柵，以健馬奔勢之疾，這一撞，後果不堪設想，不頭破血流也會昏了過去！

而面前這道木柵肯定是被人臨時排在路面上的。

這面木柵只是用一些樹幹排列着插在路面地上，樹幹上還殘留有一些嫩綠的枝葉。

健馬前蹄落地的刹那，從木柵的兩邊路邊，竄出幾條漢子來，呈半月形攔在馬前。

爲首那位站在馬前的漢子一頭亂髮蓬飛，相貌兇惡，腰插一對狼牙棒，一雙兇光四射的金魚眼直射向馬上的趙尚義，上下溜個不停。「哈哈，趙尚義，咱們又見面了！」

趙尚義一眼瞥到那人時，臉色便微變了一下，吸口氣喝道：「裘大昌，你這是什麼意思？」

裘大昌雙眼鼓突了一下，狠厲地笑道：「老子是幹什麼的？你好清楚，那還用說？」

趙尚義不由再吸了口氣。「你也想打着這趟暗鏢的主意？」

「這是費話！」裘大昌哈哈大笑說道：「識相的就快交出來，饒你一條命！」

趙尚義一聽不由氣往上衝，但他却強捺下那股怒氣，冷然道：「裘大昌，難道你忘了三年前那一次教訓？」

裘大昌一聽，臉色遽變了一下，厲笑道：「老子怎會忘了，但你也別忘了，你如今只是一個人，不是兩年前那一次那樣人多勢衆。」

原來兩年前三義鏢局押送一批鏢貨到貴州，那知在一處叫三里坡的地方，被裘大昌糾合兩名同道截刦，當時押鏢的正是趙尚義與曹猛，還有六名鏢師，十六名趙子手，最令裘大昌意外的是，竟然還有一位聲名赫赫的左手劍齊頌鳴。

結果裘大昌一夥在動手之下，兩死一，傷，僥倖負傷狼狽而逃的，正是裘大昌！

那一次，乃是裘大昌自出道幹沒本錢買賣以來，第一次栽得這樣慘。

若不是他見勢色不對，溜得快，只怕他也像那兩位同伙一樣，留在三里坡，永遠也走不了！

那一次與他動手的正是左手劍齊頌鳴，他也見識到齊頌鳴左手快劍的厲害！

施智計 拼死保鏢

趙尚義聽了裘大昌的那句話，心中暗驚不已，他不是個自大的人，三里坡那一戰他雖則沒有與裘大昌動過手，但却看到裘大昌與齊頌鳴動手的情形，當時他已暗自慶幸幸好在半路上遇上齊頌鳴，由於是素識，加上又是同路，便邀其一齊上道，否則，以裘大昌的身手，只怕自己與曹猛聯手，也未必穩勝得了他。

「裘大昌，你也別忘了，前面洪百威那一關我既闖得過，你這一關又算得了什麼？」趙尚義欲拿話唬一唬裘大昌！

裘大昌果然神色動了一下，有點不相信地朝趙尚義身後的來路望過去．驚疑地道：「憑你的身手，根本敵不過洪百威三人中的任何一個，你是怎樣闖得過他們那一關的？」

趙尚義故作神秘地道：「看來你不是那樣笨的人，這也想不到？」

裘大昌神色震動了一下，脫口道：「莫非你還有帮手？」

趙尚義笑在心頭，故意朝身後左側的山脚後瞄了一眼，露出一絲笑意。

裘大昌看在眼內，心頭打鼓，朝兩名站在他右手邊的漢子揮了揮手，那兩名漢子先朝山脚後急掠過去。

趙尚義也就趁裘大昌這一分神的刹那，雙腿力挾馬腹，健馬負痛嘶叫一聲，猛然向前急竄了出去！

裘大昌首當其衝，一眼瞥到，吃驚不已，身形橫閃出去，同時一掌拍向馬頸！

趙尚義也想好了辦法，健馬向前疾衝的刹那，他已從馬背上騰拔起來，那匹健馬却在衝到木柵前，眼看便要撞上木柵的刹那，前蹄一蹶，哀鳴聲中，摔倒在地上，馬嘴流淌出鮮血，四蹄掙動了幾下，便不動了。

原來那馬挨了裘大昌一掌，馬頸幾乎被劈斷，頸骨盡碎，焉能活得下去。

從馬背上騰拔起的趙尚義身形在空中一個翻滾，便已翻過了木柵，接身形一展，向前掠去！

但數點寒芒也在那刹那從身形疾旋中的裘大昌右手中發出，急射向趙尚義。

趙尚義驀覺身後破空聲乍响，身形倏地朝上一翻，那知那數道白光也就在這刹那撞擊在一起，四面八方激射開來。

這一變化，却是趙尚義料不到的，身形才翻起，腿壯及腹側已中了兩枝暗器，痛得眞氣一洩，一個身子直墜向地上。

裘大昌這一手暗器功夫確實不同凡响

，無論是手法及計算之準確性，皆高明得很。

這一點却是大出趙倘義意料之外，因爲那一次他看不到裘大昌施放暗器，便忽略了這一點。

那一次裘大昌之所以沒有施放暗器，他不是不想施放，而是被左手劍齊頌鳴逼得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出手施放，單看他如今這一手施放暗器的手法，便知道他是這一方面的高手。

裘大昌發出暗器的同時，身形亦旋拔起來，接身形一折一展，越過木柵，飛撲向趙尚義！

那兩名欲丟山脚後查看的漢子及另外三名漢子亦叱喝着先後騰掠過木柵，掠撲前去！

趙尚義身形急墜落地，借勢貼地朝路邊疾滾過去！

他在身形下墜時，已一眼瞥到路邊野草及膝，而且不遠就是一道斜坡，只要能够鑽入野草中，就有機會從那斜坡下滾下去，說不定就可以逃避過裘大昌等人的追截。

想是這樣想，却未必如願，就在他將要滾入草叢中的刹那，淩空撲掠到的裘大昌抖手又發出十數枚暗器，交織的寒芒就像一張無形的網般，飛射罩向趙尚義的全身！

趙尚義焉有聽不到看不到之理，心頭一凛，身形加急滾動中，背插雙槍已拔了下來，他作一道護體光影。

「叮叮叮」一連數响，那十數枚暗器有些被趙尚義滾動的身形避過，一些被他的雙槍撥擋封擊出去，但仍然有兩枝透過槍影，奪隙而入，一顆奪地射入他的臂膀上，另一顆擦着他的頭側「噗」地射入地上！

趙尚義疾滾的身形也就在這刹那驀地一停！

裘大昌的身形，也在這刹那疾撲下來，兩根狼牙棒以霹靂之勢，交錯着砸劈而下！

趙尚義陡地從地上標射起來，雙槍一招最簡單的雙龍出海，分刺裘大昌的左右胸。

趙尚義這一種打法乃是一種豁出去的打法，對於裘大昌的雙槍不避不擋。

裘大昌却不想與趙尚義拚個兩敗傷亡，雙棒招式驀地一變，斜撥而出，欲將趙尚義刺來的雙槍左右撥開！

他若不閃避，也只有這一招鳳凰展翅可以化解趙尚義那一招雙龍出海！

趙尚義就像早就料到裘大昌會施展這一招鳳凰展翅般，筆直刺出的雙槍驀地向下一縮一沉，裘大昌那一招，竟然撥了個空！

這一來，就變成了胸門大開，而趙尚義的沉縮的雙槍刹時脫手向上暴射而出！

趙尚義這一着顯然也大出裘大昌意料之外。

可惜他知道的時候，已是危機一髮之間！

說起來趙尚義雖則在楊千羽曹猛三人中武功不及兩人，但論到智謀，却是三人之首，也所以楊千羽才會決定保的暗鏢由他貼身帶着，捨命讓他逃走。

× × ×

裘大昌眼見雙槍有如兩支激矢般向他迎面射到，不禁亡魂皆冒，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雙捧招式走空，欲回封擋格已來不及了，幸虧他身子確是不凡，反應也够快，危機一髮間，下撲的身形陡地一個側滾。

「颼」地一下急响，一槍貼着他的胸前飛射過來，但另一鎗却「刷」地射入他左手臂上，穿臂而過，那般力道撞得他身形向後側飛出去。

趙尚義雙槍脫手的刹那，身形急墜，脚下却勁風襲至，知道有人向他偷襲，百忙中雙腿拳縮，「颼」一下急响，一道刀光向他脚下斬過。

他收起的雙脚像裝了彈簧般，陡然一彈。

「拍」一聲响，雙脚彈在那名剛剛飛撲至，以爲機不可失，一刀斬向趙尚義下盤腿膝的黑衣大漢握刀的手臂及肩頭上。

一下骨折聲中，那漢子發出一聲慘叫，無力握刀，脫手飛出，而他亦踢得連退兩大步！

趙尚義這刹那也發出一聲痛叫，他的大腿上被另一名飛撲到他側後的漢子一根鴨舌也似的長刺刺中！

這刹那被撞飛出去的裘大昌身形一個翻滾，消去力道，抖手又發出一把暗器。

這刹那被撞飛出去的裘大昌身形一個翻滾，消去力道，抖手又發出一把暗器。

趙尚義身形落地，幾乎連站也站不穩，腿股及臂膀上的傷口血流如注，痛得他直咬牙，身形一歪，摔倒在地上，乘勢避閃那十數道飛射而來的寒芒。

那使鴨咀長刺的漢子見一招得手，第二招便發出，鴨舌長刺斜揮向趙尚義的咽喉。

趙尚義這時已沒了兵器，根本不可封擋，只有閃避一途，身形一滾，鴨舌長刺「奪」地刺入他頸後的地上，趙尚義的右手在地上一抓一撒，一把沙石挾着塵土，飛射向那漢子的頭臉。

那漢子怪叫一聲．身形斜躍開去！

一道銳風也就在這時猛襲向地上的趙尚義腦袋。

趙尚義照辦煮碗，抖手又撒出一把砂石，那偷襲他的另一名漢子，急不迭以一掌擋眼，顧不了斬殺趙尚義，身形暴退閃開！

但趙尚義腰脊上也重重地挨了一脚，被踢得身形離地飛滾出去！

這一脚可眞不輕，趙尚義只感到腰脊骨像斷了一般，痛得他哼出聲來。

踢了趙尚義一脚的原來是那位手臂被趙尚義一脚踢斷了的使刀漢子悄沒聲响，欺前踢出的。

一道閃亮的白光有如閃電般飛刺向趙尚義，趙尚義腰脊上挨了一脚，整個人就像散了般，一時間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如何還能够閃避得了。「噗」一聲，那道白光刺入他的小腹上，將他釘在地上！

他再也忍受不住，只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慘叫聲未巳，翻身飛撲至的裘大昌半邊身子是血，咬着牙一棒砸落在趙尚義的雙腿上，惡狠狠地道：「老子叫你還跑得

了跑不了！」

趙尚義身受數創，如何還能夠忍受得住？大叫一聲，昏死過去！

那使鴨舌長刺的這才從趙尚義的身上將鴨舌長刺抽拔出來。

龔大昌也顧不了左臂上的血仍在流，吩咐那些漢子：「快搜他的身子，將那東西搜出來！」

那些漢子應了一聲，圍着趙尚義蹲下來，七手八脚地在他身上搜查翻找起來。

但搜遍了趙尚義的全身，却只搜出一些金子和銀子之外，連一塊破布片也搜不到。

龔大昌在一旁看着，那雙金魚眼鼓突得差點沒有脫眶而出，咬牙切齒地道：「你奶奶的，那包東西不在他身上，在誰的身上？」

接一聲吼喝：「在他臉上撒泡尿，將他弄醒！」

一名漢子嘻嘻一笑，也不怕被同伴看到那不文之物，褪下褲子，射出一股尿箭，射落在趙尚義的臉上！

趙尚義被那又濕又熱的尿箭一射，先從昏暈中醒轉過來，感覺到臉上濕漉漉一片，雙眼澀澀的，鼻中聞到一股尿騷味，不由張開眼來一看，恰好看到那漢子正撒完了尿，惡毒地朝自己笑着，不由氣炸了肺，這一生中，從未受過如此奇恥大辱，他本已身受重傷，奄奄一息，但忽然間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力氣，全身一挺，右手閃電般攫向那漢子的下體！

那漢子料不到一個垂死的人竟然還能夠驀然挺彈起來，由於事出倉促，他又是兩腿微張，褲子褪了一半，絆住了他的雙腿，令到他動作不便，欲想閃退時，如何還來得及，被趙尚義一把抓住，接用力拉拔，那漢子奇痛徹骨，整個身子軟了下來，慘嚎一聲，雙手捂着下體滿地亂滾，慘嚎不已。

趙尚義也力歇重重地倒回地上，手上攫抓着那漢子的不文之物！

那漢子的不文之物原來巳被趙尚義一把扯斷了，怪不得滿地亂滾慘叫不已。

這亦可以說得上是報應。

那些漢子先是看着那漢子朝趙尚義的頭臉上撒尿，覺得有趣極了，嘻哈笑個不停，及至看到趙尚義閃電般將那漢子的不文之物扯斷，一個個再也笑不出聲，變了臉色，那個斷了手臂的漢子怒喝一聲，抬脚便要踏落趙尚義的頭臉上！

但却給龔大昌一聲叱喝把他制止了。「退下，現在還不能殺他，老子有話要問他！」

龔大昌顯然是這幾名漢子的頭兒，那漢子被他一喝，急不迭將脚縮回去。

龔大昌踏前一步，鼓着那對金魚眼狠着聲道：「姓趙的，那件暗鏢呢？」

趙尚義虛弱地急促喘着，雙唇緊抿，悶聲不出！

龔大昌兇巴巴地吼道：「趙尚義，別充硬漢了，你若不說，老子要你死也死得痛苦萬分。」

趙尚義依然一聲不出，夷然不懼地瞪望着龔大昌。

龔大昌不由兇性大發，一脚踏在趙尚義的肩頭上，一陣骨碎聲霎時响起，趙尚義一張臉立時扭曲起來，却就是咬着牙不出聲！

龔大昌猙獰地低吼說道：「老子倒要看一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老子的手段狠！」

趙尚義頭上巳冒出豆大的汗珠，却兀自咬牙不吭一聲，眞不愧是一條硬漢！

他身上巳受傷數處，小腹及腿上的傷最重，還能夠頂受得住，眞不簡單，終於，他痛得昏死了過去。

但他連哼也沒有哼出一聲。

龔大昌的臉色變得很難看，見那幾名漢子發怔地站着，不由怒喝道：「你娘的站着發什麽怔，還不快到這四周的地上找一下！」

幾名漢子神情震動了一下，慌不迭應了一聲，散開來在附近的地上搜尋起來。

龔大昌粗喘了口氣，這才有機會掏出傷藥，倒在手臂上的傷口上，再撕下趙尚義一塊衣衫，胡亂將手臂包扎起來。

×　×　×

他才包扎好手臂，正想將趙尚義弄醒過來再逼問，那知就在這刹那，响起幾聲慘烈的叫聲！

他不禁心頭大震，急循聲望過去，不禁又倒抽了口涼氣！

不知在什麽時候，竟然來了一名年約五十許，臉色白滲滲，却一根鬍鬚也沒有，穿一身白麻長衣，手執一根哭喪棒的人來。

這人驟眼看去，有點像拘魂索命的白臉無常。

而那幾聲慘叫正是那幾名漢子發出來的。

但這時巳全部四散躺倒在地上，咽喉處兀自突突冒湧出血泉。

不用說，那幾名漢子定是這白無常般的人殺的了！

而那白無常般的人那根哭喪棒尖，亦被鮮血染紅了！

這時龔大昌再也顧不了弄醒趙尚義，雙眼怔怔地望着那白麻衣人，驀地心頭一緊，終於讓他想起了這人是誰。「拘魂索命白太陰！」

那白麻衣人距龔大昌只不過三丈許，以龔大昌的身手修爲，雖則在負傷之下，却察覺不到這位拘魂索命白太陰的出現，及出手將那幾名漢子殺死，可見這位白太陰出手之快，身手之高，巳到了駭人的程度了。

以他出手殺人之快，眞不愧拘魂索命之稱！

拘魂索命白太陰陰陰笑道：「龔大昌，想不到你認識老夫，咱們見過？」

龔大昌搖搖頭道：「沒有見過，不過，龔某却聽過你的大名，也聽人描述過你的尊容，所以認出你！」

「想不到老夫的大名這樣响亮，」白太陰舉手摸捏着光禿禿的下巴，笑望着龔大昌，那種笑容明顯地不懷好意。

龔大昌看在眼內，沒來由地從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對於這位拘魂索命白太陰的大名，他是聞名久矣，對於對方的門派出身，他也略有所聞，對於其人手段之兇殘，他也時有所聞。

原來這位拘魂索命白太陰，也是五十年前兇名卓著，荼毒武林的陰山人魔赫連泰虛的唯一傳人。

提起陰山人魔赫連泰虛，如今在江湖武林中稍有名氣的人物，相信沒有多少個不記得其人的，對於他當年肆虐武林的惡行，無不心有餘悸，簡直是談虎色變。

陰山人魔赫連泰虛當年令到武林幾乎一蹶不振的那一戰，乃是在陰山脚下與前來討伐他的六派一帮十二會的逾百高手的那一戰。

那一戰，六派一帮十二帮會的掌門人及帮主會主全出動了，也糾集了六派一帮十二會的所有精英高手，可說是集中了武林中的精銳，與這陰山人魔決一死戰。

而這一戰之慘烈兇險，也可想而知。

那一戰持續了一日一夜，可以用血流遍地，屍橫遍野來形容。

因爲那一戰結束時，六派一帮十二會的逾百精英高手，幾乎死傷殆盡，只剩下二十人不到，連武當派的掌門殘葉道長也力戰而死，六派中只剩下一個少林掌門人停雲大師僥倖不死，但也負了傷。

丐帮帮主則斷了一手一脚，重傷垂危，其餘十二會的首腦精英人物也只剩下十個人不到。

至於那位陰山人魔赫連泰虛，竟然在逾百高手的圍攻襲擊之下，居然沒有死，雖則身負數傷，却仍然讓他衝出重圍，逃上了陰山。

死剩的停雲大師等高手自然不甘心功虧一簣，讓那魔頭逃得一命，將來再肆虐江湖，故此雖則個個筋疲力歇，身上負傷，仍然拚着一口氣追上了陰山。

陰山人魔亡命逃了陰山後，却像泥牛入海一樣，無跡可尋，停雲大師等高手差不多搜遍了陰山，只差沒有將陰山翻轉過來，就是搜尋不到赫連泰虛的影踪。

而赫連泰虛自那一戰之後，便像石沉大海般，從此再沒有其人的消息，也沒有再見過他在江湖上再現過。

這是令到六派一帮十二會的人感到差堪告慰的事。

要知道自那一戰之後，六派一帮十二會精英盡折，元氣大傷，差點一蹶不振！

赫連泰虛雖則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但在三十年前却有一位初出道的年青人自稱是赫連泰虛的唯一傳人，這人就是白太陰！

白太陰的出現，雖然令到武林中的各大門派震驚不巳，但由於各門派經過那一次的慘痛損失之後，元氣初復，那一門那一派也不想再傷元氣，加上又不能證實白太陰是否眞的是赫連泰虛的傳人，而白太陰初出道時也沒有什麽惡跡，殺的人也不太多，且殺的多是黑道上的人物，故此各門派沒有對他採取行動。

初時白太陰也只是在陰山附近一帶地區出沒，但漸漸地，他四出走動了，殺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不論是誰惹上他，只要被他找上了，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再活下去的，故此，被人稱之爲拘魂索命！

幸好他的身手武功只及當年的赫連泰虛四五成，否則，只怕江湖武林又一次遭到的刼運！

也幸好這位陰山人魔的唯一傳人不是專找白道中人的晦氣，黑道上的人物他也敢黑吃黑，這一來，他就成了黑白兩道欲殺之而甘心的人物，可惜由於他身手太高，且又行踪不定，故此一直殺不了他。

×　×　×

龔大昌那雙金魚眼一鼓一鼓地，心頭也同樣在打鼓，他明知道今日遇上這位心狠手辣的拘命無常，只會凶多吉少，心念飛閃中，他似是硬着頭皮問道：「閣下殺了龔某的人，意欲可爲？」

白太陰沉沉一笑　揚了揚手中的哭喪棒、道：「看你的樣子不似是這樣蠢的人，這還用說麽？」

龔大昌却裝傻道：「龔某自認是蠢人，有煩你將話說明白好麽？」

白太陰那青光閃閃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嘿」地冷嘿一聲，道：「老夫如今看你又一點也不蠢了！」語聲一頓，接又道：「既然你要老夫點明，老夫就明說又何妨？老夫與你一樣的心意——奪取那件暗鏢！」

接哭喪棒一伸，指着昏死過去的趙尚義道：「你若將他交給老夫，老夫破例饒你一命！」

龔大昌臉色變了一下，壓下心中那股驚怒之氣，強笑道：「沒有得商量？」

白太陰沉着臉斬截地道：「有，那便是你死！」

龔大昌一聽，不由吸了一口氣，却不敢發作，驀地雙眼一亮，透過白太陰的身後直望過去。

這一切又怎逃得過白太陰的眼睛，心頭不由動疑起來，一雙眼瞬也不瞬地望着龔大昌。

龔大昌在他的逼視下，却將目光垂下來。

白太陰心中不由疑念更盛，暗忖：「莫非後面來了他的人？否則，他爲何眼神有異？又避開我的目光？」

想到這裏，更加肯定了自己懷疑，也忍不住霍地身形一側，扭頭向後望去！

他雖則心中動疑，但對龔大昌仍然不敢放鬆，故此才會側身扭頭望去，這樣，他眼角的餘光仍然可以瞥視到龔大昌的動靜。

他若是不側身而扭轉頭向後望，那他就完全看不到龔大昌的動靜了。

他這一着可說小心謹愼，但他仍然低估了龔大昌。

龔大昌就在他側身扭頭後望的刹那，那隻沒有受傷的右手悄沒聲地朝白太陰抖手撒去。

一蓬寒芒疾射向白太陰。

與之同時，龔大昌一彎腰，以最快速的動作一把將地上的趙尚義抱起來，雙足一蹬，朝後掠射！

白太陰料不到龔大昌在他的瞥視下仍敢向他動手，怒叱出聲，目中青光暴射，那隻寬大的左袖朝着那蓬射來的寒芒一拂一圈。

那知那蓬寒芒却在這刹那一下子互撞在一起，緊接四下暴射開來。

白太陰料不到龔大昌的暗器這樣奇妙歹毒，吃驚之下，右手哭喪棒疾忙在身前揮舞起來！

四面八方濺射的寒芒有一大半被他的

長袖捲去，但有一小部份却從不同的角度奪隙射向他身上各處，却又被他的哭喪棒悉數擊落！

這雖然是眨下眼發生的事，但在他們這種高手的眼中看來，這已是不短的時間了。

因爲裘大昌已乘這眨眼間的時間，挾着趙尚義已飛掠過那排木柵。

白太陰這時才騰掠飛射前去，落後了足有了十丈過外，這是一段不短的距離，心頭不由大急，驀地發出一聲怪嘯，右手哭喪棒有如駭電乍閃，又有如金虹飛渡般脫手射向裘大昌！

哭喪棒的去勢簡直匪夷所思，裘大昌的身形才飛掠過木柵，哭喪棒已疾射到他的背後，勁風颯颯然聲中，裘大昌吃驚不已，由於腰脅間挾着趙尚義，身形自然不大靈活，故此他只好身形一沉，急墜下去！

颯然急响，那根哭喪棒擦着裘大昌的頭皮直射過去！但立刻便又倒飛回去。

原來那根哭喪棒的棒端繫着一條不知是用什麼製成，近乎透明的幼綫，另一端就纏在白太陰的手腕上，怪不得飛射出去的哭喪棒能够倒飛回去了。

裘大昌出了一身冷汗，身形還未落地，一眼瞥到白太陰飛掠過來，急不迭一狼牙棒砸在那排木柵上！

「霹勒勒」一聲中，起碼有四五根樹幹被砸得齊中倒斷，壓向正欲翻掠過木柵的白太陰身上。

白太陰驟眼見到碗口粗的木柵當頭壓下來，不由怪叫一聲，左袖一捲，右手棒一撥，三根樹幹被他左袖捲飛出去另外兩根樹幹被他四兩撥千斤，朝側面倒下去！

由於要應付這突如其來的意外，白太陰飛掠的身形自不免窒了一下，迫得墜向地面。

但裘大昌却乘這機會，挾着趙尚義飛掠前去！

白太陰不由憤怒得發出一聲尖厲的長嘯，足尖一點，從那斷了一截的斷木柵上掠射過去，掠過木柵的刹那，足尖在斷柵上一點，身形去勢更急，快逾激矢！

裘大昌本來輕功不俗，奈何挾着一個人，飛掠的速度自不免打了個折扣，而白太陰的輕功顯然在他之上，這一全力追掠之下，只不過眨眼間，便追掠到距裘大昌身後不足一丈之處。

裘大昌偷眼瞥一下後面，不禁大吃一驚，咬着牙狂馳，驀地目光一亮，朝前面張口大叫道：「洪兄，快來助裘某一臂之力！」

原來在他前面約二十丈遠的路上，正有三個人如飛掠來，領頭的一個正是洪百威！

那後面的兩人一定是祖大器與練家奇了。

白太陰在裘大昌呼叫出聲的刹那，亦一眼望到洪百威三人，知道對方來了帮手，更不怠慢，手中哭喪棒颼地脫手飛射出去！

這一次裘大昌竟然閃避不了，也許是他在乍然發現洪百威三人時，心頭大喜，心神自不免受到影响，而白太陰這一次是志在必殺裘大昌，脫手射出哭喪棒時，幾乎用了八成內勁，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加上哭喪棒去勢如駭電乍閃，到裘大昌驚覺時，欲閃避的刹那，哭喪棒已「奪」地飛射入他的背心上！

裘大昌的去勢本急，再吃哭喪棒一插之力，被撞得猛地衝撲前去，同時張口發出一聲絕望的慘厲吼叫聲。

白太陰這刹那身形恍似天馬行空般，疾掠而至，在裘大昌的身形衝撲落地的刹那，右手暴探，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領！

這時候洪百威三人已掠至距裘大昌不足十丈，眼見裘大昌眨眼間死在白太陰的棒下，又驚又怒又急，張口發出一聲怒叫，身形去勢更急！

這刹那白太陰的動作也很快，左手一把自裘大昌的腰脅間將趙尚義扯脫，挾在自己的腰脅下，右手一鬆一抓一撥，將哭喪棒自裘大昌的背心上抽出來，在裘大昌的屍體將要倒下的刹那，一脚疾踢出，將裘大昌踢得飛撞向洪百威！

而他的身形則向後一個翻掠，在空中半身一轉，從木柵的斷口掠射過，一脚蹬在木柵上，身形電射而去！

白太陰這一連串的動作，顯出他的身手不凡，及輕功之高明！

那一邊的洪百威一馬當先，眨眼間已掠前了四五丈，冷不防裘大昌的屍體向自己飛撞過來，吸口氣，身形一偏，避開正面，右手疾探，一下子抓住裘大昌的一條腿，硬生生將之扯住！

這一來，他的身形便免不了一停。

祖大器練家奇兩人一掠而去，齊聲道：「洪兄，老裘怎樣了？」

洪百威瞥一眼，吸一口氣道：「活不了。」

祖大器練家奇兩人不由亦吸口涼氣。

裘大昌忽然動了一下，竟然還未死，眼皮顫動了一下張開一條縫來，「咯」地吐出一口血沫，嘶啞急促地叫道：「快⋯快快追！趙⋯⋯尚義⋯⋯白太⋯⋯陰⋯⋯」頭一歪，口仍然微張着，但已斷了氣。

洪百威三人聽了裘大昌的話，頓時像被針刺了一下般，三人面面相覷，呻吟般說道：「鈎魂索命白太陰！原來是他，快追！」

三人刹那像受驚的蚱蜢般，也顧不得再去理會裘大昌的屍體了，飛掠着追了下去。

三人越過木柵時，前面的白太陰巳化成一點。星飛丸跳般閃沒在前路。

洪百威三人自然不會罷休，緊緊追了下去。

× × ×

說起來其實難以令人置信，身上受了這樣多的傷，而傷勢又這樣重的趙尚義，竟然還未死，忽然間悠悠張開了眼睛。

這應該說是奇跡。

他張開眼來的第一瞥，就是看到白太陰那張白滲滲像白臉無常般的臉面，他還以爲自己已經死了，置身在陰間地府。

而周圍黑沉沉地，只有微弱的光綫，此情此景，確實會令人產生出那種感覺。

由其是對於一個身受重傷，奄奄一息的人來說，那種感覺更加濃厚。

那微弱的光綫原來是一張石板的神案上那一小截蠟燭發出來的，夜風吹來，燭光搖曳幌動，映像重重，這種情景實在詭

秘恐怖。

原來這一間乃是被人荒棄了很久的山神廟。

白太陰是在天黑前，擺脫了洪百威三人的跟踪，意外發現這座荒棄的山神廟，便抱着趙尚義一頭衝了進去。

這座山神廟大半巳傾頹，只有前殿還有瓦遮頭，兩扇大門也巳損壞，地上滿是荒草狐鼠的糞便，散發出一種霉腐腥騷之味。

這樣的一處地方，確實不是逗留的好地方。

無如白太陰實在不想挾着趙尚義跑來跑去，那既不方便又累贅，既然有地方將他放下，那何不將那件暗鏢搜出來，速速溜之乎也爲妙？

天雖然黑下來，幸好那張破敗腐爛的神案上還殘留着小一截蠟燭，白太陰便幌亮了火摺子將蠟燭點燃，然後動手在趙尚義的身上搜起來。

可是搜遍了全身上下，也像裘大昌一樣，什麼也搜不到。

他不由氣急起來。

趙尚義也就是被白太陰一陣翻動，弄得悠悠醒轉過來的！

白太陰一眼看到趙尚義醒轉過來心頭大喜，俯下頭來，臉對着臉，兇厲地道：「快說，你將那暗鏢收藏在什麼地方？」

趙尚義雖則醒過來，但人還是昏昏眩眩地，呼吸也難，根本還未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換言之，他還未完全清醒過來。

故此，他對於白太陰的話，只是茫然地轉動了一下眼珠。

白太陰以爲趙尚義裝傻扮懵，目中青光大盛，舉起一掌惡狠狠地道：「你到底說不說？老夫耐性有限，再不說，老夫一掌斃了你！」

趙尚義却恍如未聞，眼珠遲緩地轉動了一下，溜着白太陰低弱地問道：「你⋯⋯是誰⋯⋯？」

白太陰氣得牙癢癢地，若不是還要從他口中逼問出暗鏢的下落，他眞想一掌劈了他，咬咬牙，沒好氣地道：「聽着，老夫白太陰！」

「白⋯⋯太⋯⋯陰⋯⋯」趙尚義低弱地斷斷續續吐出這三個字，驀地全身震搐了一下，雙眼一閉，又昏了過去。

白太陰不禁暴怒起來，猛地執住趙尚義的胸衣，搖幌起來：「別裝蒜，快答老夫的話！」

可是一任他怎樣搖，趙尚義却一點反應也沒有，雙眼緊緊閉起來。

「閣下這樣搖法，只怕將他搖死，也問不出你想要的東西的下落來，閣下還是放手吧！」黑沉沉的廟外驀然傳來一個人的話聲。

白太陰那刹那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神情微震了一下，抓住趙尚義胸衣的手一鬆，整個人彈跳起來，目中青光暴盛，陰沉沉地朝廟外喝道：「什麼人？」

廟外立時响起一聲哈哈，接人影一閃，一團黃濛濛的人影當門而立，神態極是輕鬆。

白太陰長吸了口氣，暗忖：「這人好高的身手，來到廟外我也察覺不到，倒要小心點。」

燭光雖然昏黯，廟外也很黑，但憑着白太陰的一身修爲，及銳利的目光，仍然看清楚了眼前的人的樣貌。

廟外的人穿一件土黃色的長衣，連眉毛鬚髮也是黃黃的，模樣兒頗爲怪異，但白太陰却不認識這人，於是問道：「你是誰？」

那人也在打量着白太陰，淡淡地道：「房子玄。」

「房子玄。」白太陰在咀裏唸了一遍，腦子裏却閃現出很多姓名來，但却想不起曾經聽聞過這個名字，不由又在對方的身上溜多兩眼。

房子玄却一口就道出白太陰的名號。「原來是拘魂索命的白太陰，幸會了！」目光一閃，射入廟內地上的趙尚義身上。

白太陰是老江湖了，見對方竟然認得自己，而且顯然也是衝着廟內地上的趙尚義來的，暗中緊了緊心上的哭喪棒，陰聲說道：「閣下黑夜至此，不會是迷失了路吧？」

房子玄哈哈一笑道：「閣下又何必多此一問？」

白太陰臉色微變，眉毛上聳動了一下，厲聲喝道：「那你是來動那小子的主意了？」

「唏，閣下說錯了，應該說是你動那小子的主意才對，你知道麼？姓趙的本是我們的獵物，却讓閣下橫插一手，從我們的人手上將姓趙的擒走了！」房子玄仍然臉露笑容，一派輕鬆。「爲了免傷和氣，閣下還是將姓趙的交還給我，姓裘的一條命，就此撇過！」

白太陰不由仰天大笑起來，他自出道以來，還未遇到有人敢對他說這樣的話，那簡直是不將他放在眼內！狂笑了好一陣，才厲聲道：「閣下好大的口氣，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敢對老夫說這樣的話，你以爲老夫是什麼？你又以爲姓趙的是你們的奴才？一定要你們才能刦奪他？需知道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規矩，只要有本事，誰也可以動姓趙的，別人或許會怕你們，老夫却不吃這一套！」

房子玄刹那間笑容一歛，冷然道：「白太陰，別以爲你在江湖上橫行無忌，誰也怕了你，偏是我們不會怕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白太陰刹那間一張臉變得更慘白，眼角跳動着，目中青光閃射，一襲白麻長衫也無風自動，沉哼一聲道。「江湖中從來就是弱肉強食，有強權無道理，你既然口氣這樣大，那何不手底下見眞章，只要你擊敗或殺得了老夫，姓趙的不就是你的了麼？」

房子玄目光閃動了一下，忽然偏開話題問道：「閣下插手搶奪姓趙保的暗鏢，爲了什麼？」

白太陰不屑地道：「那你們勞師動衆，刦奪暗鏢，又爲了什麼？」

房子玄被白太陰這一反問，一時間竟答不出話來。好一會，才氣恨恨地道：「你可知道姓趙的拚命保這一趟暗鏢，是什麼東西？」

白太陰怔了一下，吶吶地道：「老夫不管它是什麼東西，只知道它價值在十萬兩銀子以上，並且有人巳開了這一個價錢

了！」

房子玄聽得心頭跳動了一下，不自覺急聲問道：「閣下知道出這價錢的人是誰麽？」

白太陰見房子玄那副焦急的神色，不由陰陰一笑道：「當然知道，不過……」

房子玄却插口打斷了白太陰的話。「閣下可以相告麽？」

白太陰陰陰地說道：「老夫憑什麽要告訴你？」

房子玄剎那間不由氣往上衝，怒聲道：「白太陰，我要領教一下你九九八十一式的拘魂奪命棒法！」

白太陰尖聲陰笑道：「好，老夫也要見識一下你這位狂妄之徒，有什麽驚人的本領！」

×　×　×

剎那之間，廟內外一片殺氣嚴霜，廟內那枝蠟燭被殺氣一摧，「噗」地一聲熄滅了！

剎那間，廟內外陷於一片死寂沉黑之中。

夜是那樣寂靜兩人，幾乎可以聽到彼此的心跳聲，聽眞了，原來是自己的心跳聲。

由此可知兩人之緊張！

今夜的風不大，輕柔得有如春風一樣，天上却星月皆無，故此分外黑沉，十步之外，便很難視物。

但對於白太陰房子玄來說，却影响不到他們，憑他們那一身精湛的內功修爲，還不至影响到他們的視綫！

白太陰目中青光熠熠，令人有一種妖異的感覺，右手哭喪棒遙指向房子玄的眉心部位！

房子玄亦將他的長劍拔了出來，擺出一個架式，目光遙注白太陰，却忽然感到一陣昏眩！

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偏開目光，那種昏眩的感覺才倏然消失，不禁噓了口氣，暗道一聲：「這人的目光好邪門！」

白太陰却就在房子玄將目光一偏的霎間，身形鬼魅般一幌，搶先欺向房子玄，那根哭喪棒原式不變，飛戳向房子玄的眉心！

房子玄料不到白太陰這樣陰損，憑他在江湖上的身份，招呼也不打一聲，便乘機出手了。

房子玄微哼了一聲，身形一偏微仰，長劍有如毒蛇吐信般，斜戳向白太陰的脅下！

白太陰一招走空，石臂一圈，哭喪棒嗤嗤地劃了個半弧，「叮」一响，居然將房子玄那一劍擊偏開去！

接棒一展，狂攻向房子玄！

房子玄長劍吃白太陰擊歪，身形亦隨之斜踏出一步，白太陰的攻勢已盡，忙不迭吸口氣微退半步，避其鋒銳，劍勢亦隨之展開，與白太陰激鬥起來！

兩人皆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黑暗中雖則看不到棒影縱橫，但却可以聽到嗤嗤的嘶風之聲，相反，劍光却有如電光乍閃般飛閃不已，劃破了夜色，劍風如刀，削削有聲。

兩人本是在廟前動手的，但激鬥中，不知是房子玄不敵還是故意將白太陰引離破廟。總之，兩人這時離開了破廟五六丈遠。

「姓房的，看來你口氣大過本領！」白太陰驀地身形斜閃出去，接返身揮臂，棒尖急劃向房子玄的咽喉！

房子玄上身一仰，避過棒尖，便欲一矮身人劍標射向白太陰下盤，那知就在這剎那，白太陰的哭喪棒却反劃回來，而且棒身暴長，恰好够得上劃向房子的眼鼻之間！

房子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實在想不透白太陰的哭喪棒怎會忽然暴長，而且能够反劃回來，危機一髮間他也來不及揮劍封擋，身形藉那後仰之勢，雙腿疾蹬，向後倒射了出去！

饒是他反應得快，仍然感到一股尖風割劃在他的鼻樑上，感到一陣劇痛。

倒射出足有三丈過外，脚才沾地，伸手一摸鼻樑，黏黏濕濕地，知道被割破了鼻樑的皮肉，不禁殺機大熾！

那知道一股尖風也就在這剎那疾射向他的心窩，他不由張口發出一聲怒喝，一劍急劃出去！

那知道他那一劍却劃了個空，他心頭一凜，一股尖風又疾射向他的左肩頭！

他咬着牙，半身疾轉，卸開那道尖風，同時揮臂向之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運足了八成功勁，乃是含怒而發，那知道又劈了個空！

他不由有點驚懍起來，弄不明白白太陰出招收招如此快速，那他的身手豈不是深不可測，在自己之上？

他却不知道白太陰出招收招那樣快，純是由於他的棒端上繫有一條幼細的綫，可以脫手射去，又可以曳綫將之收回，操控自如，遠近皆可，加上夜色黑墨，他焉能看得出那是用一根近乎透明的金屬綫了牽曳操縱的？

這也是令到他吃虧的地方。

以他的身手，應該不在白太陰之下，可惜他却不知道白太陰的哭喪棒暗藏奧妙，故此吃了虧！

×　×　×

白太陰一直距房子玄足有三丈過外。利用那根幼綫操控哭喪棒，遙攻房子玄，房子玄却根本沾不上他的邊！

而顯然，他對於用那根幼綫操控哭喪棒亦練得極爲純熟，純熟到就像用手執着那根哭喪棒般自如，看來，他在這方面下過一番苦功！

房子玄一掌劈空，便心知不妙，果然一道尖風又急襲向他的咽喉！

他雖則不大看得清楚一丈外的景物，但却對飛刺向他咽喉的哭喪棒却看得眞切，長劍在身前一封，「叮」一聲，棒尖擊在劍身上，濺出一蓬星火！

但緊接着一股凌厲的氣勁却凌空疾擊下來，撞擊向他的左胸！

房子玄心頭大凜，這剎那目光瞥到白太陰正凌空發掌劈來，急不迭左掌一緊，還向白太陰那一掌！

原來白太陰在射出哭喪棒飛射房子玄喉頭的同時，身形亦凌空飛撲過去，劈出那一掌！

雙掌擊實，發出一聲「蓬」然大响，黑夜中雖然看不到翻捲激湧的氣勁，但兩人均感到氣息爲之一窒！

憑兩人的修爲，仍然感受到氣息一窒，兩人發出的掌力之強，可想而知！

但房子玄却被震得一連踏出四大步，上身急劇搖幌了一下，才勉強穩住身子。

白太陰則凌空打了個翻滾，輕靈地飄落在地上。

照計，房子玄的功力是不會差過白太陰的，但他吃虧在倉促發掌，功力凝聚不足，可是白太陰却是有備而發，雖則是凌空發掌，無處着力，但他却事先運足了功勁，所以他仍是佔了便宜，而房子玄則不免吃虧了。

強吸一口氣壓下翻滾洶湧的氣血，目光又瞥到白太陰人棒有如一道激矢般向他射來！

他不由怒喝一聲，人劍亦飛射迎向白太陰！

兩下裏的勢道皆猛，石火乍閃間，人劍便以射擊在一起，發出「叮」的一聲激响！

房子玄的去勢隨之一窒，落向地上。

但白太陰的身形却不但沒有一窒墜下，反而凌空一個翻躍，頭下脚上，人棒有如流星飛墜直射插向房子玄的頂門！

這一着白太陰也是使了詐，黑暗中看來，他似乎是執棒飛射向房子玄，實則，他是將哭喪棒脫手射出，手上曳着尺許長的幼綫，故此劍棒相擊，他根本就沒有受到反撞之力，也所以他的身形能够如此矯活！

房子玄脚才沾地，頭頂上尖風直襲，急切間眼一抬，瞥到白太陰人棒直插而下，驚得他臉色大變，知道若一猶豫，便會喪命在白太陰的棒下，疾忙身形一歪，倒地疾滾出去！

這剎那他的心中窩囊到極，他自問自出道以來，還未曾這樣狼狽過。

白太陰筆直插下的人棒在房子玄斜撲出去的剎那，棒勢也有了變化！

只見筆直下插的哭喪棒驀地暴洒開來，一棒化成百數十道棒影，罩射而下！

這一下變化又是在房子玄意料之外，待到他驚覺到白太陰招法倏變時，百數十道棒影已暴插而下！

他手上的長劍也即時隨着疾滾的身形暴揮而出，劍光有如千百道飛轉的光輪，繞體而生！

但聽一陣急激的「叮叮叮」震鳴聲中，房子玄滾動的身形驀地一窒，劍光亦隨之散亂，張口發出一聲痛叫！

白太陰在這剎那亦棒影一斂，身形有如風車般凌空一個車轉，飄落在兩丈外的地上！

房子玄在那剎那亦彈挺起來，只是一條腿已虛垂着，只靠單腿來支撐着身體！

白太陰目中青光閃射不已，直射在房子玄的臉上，陰陰笑道：「姓房的，那一棒滋味如何？」

原來房子玄雖則封擋了白太陰那百數十道棒影的暴插，但仍然被白太陰最後的一棒尋隙鑽縫，插入劍光隙縫中，直插入房子玄的腿側上，入肉至少有三寸深，只差一點便刺了個對穿！

房子玄咬牙忍受着腿上的劇痛，切齒道：「卑鄙低劣，你若不是在棒上弄鬼，不知倒下的是誰？」

「哈哈，勝者稱龍，敗者變成虫，江湖上講究的是強存弱亡，只要能够打倒對手，你又管老夫使的是什麽手段！」白太陰得意地笑個不停。

房子玄被白太陰這番語氣得臉也青了。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

「姓房的，你現在只有吸大氣的份兒，再不能吹大氣了！」白太陰說着連續踏前兩步！

房子玄忍受着腿上的傷痛，狠厲地道：「某家雖則受了傷，但以你的身手，也殺不了某家！」

白太陰哈哈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笑道：「想不到你死到臨頭，仍吹大氣，老夫倒要看看你還吹大氣不！」

說話間又驀地踏前兩步，擺出攻擊的勢子。

房子玄不由心頭一緊，雖則他表面上不肯示弱，實則他心頭打鼓，若是在沒有受傷之前，那就另當別論，但現在旣身受創傷，身手及武功皆打了個折扣，而面對的又是白太陰這種頂尖高手，一個應付不好，便會命喪當場。

但眼前的情形又不到他不強撐下去，他只好擺開一個劍式。

白太陰目中青光幽幽，令人有一種妖異的感覺，驀地沉叱一聲，揮棒向房子玄攻去。

就在這剎那間，廟內却傳來兩三聲驚呼慘叫聲，白太陰聽到叫聲入耳，臉色驀地一變，厲叱道：「姓房的，你好奸猾，原來還有帮手的！」招勢倏收，身形斜掠而出，逕撲掠向破廟。

房子玄聽到叫聲入耳，却是神情震動了一下，繼之一驚，亦展身撲掠向破廟！

×　×　×

房子玄撲入廟中的時候，聽到一陣哼哼唧唧的呻吟聲，忙以劍柱地，伸手摸出火摺子幌亮。

火光照映下，但見廟殿的地上躺着三個人，乍見火光，嚇了一跳，循聲望過去，齊齊吁了口氣，幾乎是齊聲道：「房兄，你也掛了彩？」

房子玄沉着一張臉，掃了三人一眼，冷聲道：「你三個是怎麽攪的？」

原來躺在地上的三人正是洪百威祖大器練家奇，三人身上皆受了傷，躺在地上起不來，可能是給人點了軟麻穴。

以三人的身手，居然也着了道兒，那麽，將三人弄倒的人，身手豈不是深不可測？

洪百威苦笑道：「也不知是什麽人匿在暗中，咱三人見房兄你將那白太陰引離這裏，便依計而行，偷偷從廟後越牆進來，摸到這裏，一眼看到地上躺着一人，經辨認認出是趙尚義，咱三人便欲將他抱走，那知就在那剎那，一條人影閃電般掩到咱們的身後，待到咱們驚覺時，只覺同時身上一痛，腰上一麻，便軟倒在地上，而那人却竄上前去，一把抄起姓趙的，身形一幌，便閃沒在廟殿後！」洪百威說着喘了口氣才續道：「接着一條白影便飛撲進來，一看地上不見了姓趙的，一言不發便掠向廟殿後，接下來便是房兄你來了。」

房子玄聽完後，嘟喃道：「難道你們看不到那人的面貌？」

祖大器呻吟着道：「廟內這樣黑，如何看得清楚？而且那人的身法也很快……噢，不過，我在倒地時，一眼瞥到那人是用左手握劍的！」

練家奇也點頭道：「老祖說得不錯，我也看到那人左手握劍！」

房子玄不由思忖着說道：「當今身手這樣高，而又是左手用劍的人，據某家所知，不會超過四個人，這人到底是哪一個呢？」

洪百威卻叫道：「房兄，先別去想這些，快替咱們解開被封穴道吧。」

房子玄這才猛省起三人蔴穴被封，忙一躍跳前，回劍入鞘，伸手拍開了三人的穴道。

三人忙翻身坐了起來，用左手拾起地上的兵器。

卻原來三人皆是右手腕被那偷襲者刺傷了，劇痛之下如何握得住兵器，墜落在地上。

房子玄這時也支持不住，一屁股坐下來，四人各自掏得傷藥，忙着將傷口敷扎起來。

× × ×

趙尚義終於又從死亡的邊緣醒轉過來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仍然死不了，他的生命力實在強！

他醒轉過來的時候，已經置身於另一個地方，一個房間的床上。

而床前就坐着一個藍衫人，正焦急憂慮地注視着趙尚義的動靜，一眼看到他睜開眼來，不禁驚喜莫名，連聲低喚道：「趙兄，趙兄……」

趙尚義雖則醒轉過來，但神智還是陷於半昏迷狀態，雙眼惘然地定着對着那藍衫人，驀地微微動了一下，接一亮，嘴唇微微嚅動着，像蚊蚋般吐出三個字：「齊……兄……是……」

那藍衫人俯下身傾耳凝神聽着，聽到趙尚義仍能說出他的姓，知道他仍然認出自己，但下面的話卻說不下去，忙驚喜地道：「趙兄，你覺得怎樣？」

趙尚義的神色顯得很激動，嘴唇輕顫着嚅動着，但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忽然抬起由於失血過多而變得死白的右手，艱辛地抓向自己的頭髮。

那藍衫人一時間弄不明白趙尚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手足無措地道：「趙兄，你怎麼啦？」

趙尚義氣息急促粗濁，那只右手仍然拚命抓向頭髮，藍衫人看到這情形，不禁惑然不解地連連眨動着雙眼。

趙尚義那隻抖顫得異常厲害的右手終於抓住了頭上用錦帶束起來的髮髻，五隻手指深深地陷入髮絲內，緊抓不放，接全身猛地抽搐了一下，雙脚一伸，雙眼也闔了起來。

藍衫人看到這裏，神情猛地震動了一下，口裏連聲呼喚道：「趙兄，趙兄！」

但趙尚義已不會應他了。

藍衫人刹那也知道趙尚義已咽了氣，臉上顯露出悲痛的神色，怔怔地注視着趙尚義足有一盞茶時分，才喃喃地道：「趙兄，想不到我來遲一步，致令你與楊兄曹兄身遭橫死！」

說時神情悲激不已。

但接着他神情劇震了一下，雙手在趙尚義的身上搜尋起來。

但卻什麼也搜不到。

他不由臉色連變，自語般道：「莫非那暗鏢讓姓白的得到了？」

目光卻在趙尚義的身上溜起來，目光落在趙尚義緊抓髮髻的手上，定了下來，不知他在想着什麼。

驀地他的目光閃動了一下，急伸手輕輕扳開趙尚義那隻緊緊抓着髮髻的手。

那隻手掌內卻什麼也沒有。

但藍衫人卻目光陡亮，動手解開趙尚義頭上那根束髮錦帶。

錦帶一鬆，髮髻便鬆散開來，露出一點淡黃色的物件來。

藍衫人那刹那神情激動，目光大亮，伸出微微有點顫動的手，將髮絲撥開，現出一小捲用黃布捲纏起來的物件來！

藍衫人兩指一挾，輕輕將那只有食指般粗細，約二寸許長的布捲取出來，忍不住心頭的欣喜之情，長長吐了口氣。

「趙兄好心思，原來將之藏在髮髻內，實在是令人意料不到的一着！」藍衫人接小心地將那黃布捲兒展開來。

布捲是摺疊起來才捲起的，捲得很緊，故此雖然只有食指般粗細，但由於是薄薄的黃絹，展開來卻有半尺許寬，尺許長，其上密密蔴蔴地寫滿了蠅頭小字，藍衫人只瞥了一眼，便小心地將之照原來的樣子捲起來，跟着解下自己頭上的束髮錦帶，將布捲兒藏在髮髻內，再將錦帶將髮髻束了起來，然後起身走到一張桌子前，拿起桌上的銅鏡，照看一下，將髮髻整弄得一絲異樣也沒有，才滿意地將銅鏡放了下來。

驀地，他像想起了什麼般，急步走回床前，動手將趙尚義散開來的髮髻弄好，用錦帶將之束好！

弄好這一切之後，藍衫人神態悲敬地深深注視了趙尚義的遺體好一會，才開門走了出去。

原來這是一家客棧。

藍衣人走出房間之後，迎面看到一個小二走來，急招手道：「小二，請過來一下。」

小二見客人招呼，忙走過去，笑臉盈盈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藍衫人伸手入懷中掏出一錠只有五兩重的銀錠，遞給小二。「鎭上可有棺材舖，若有，請替我去買一具回來，順便買些殮葬時應用的物品，我的朋友今天清晨時分不幸傷重死了。」

那小二是昨晚負責招呼藍衣人進店的，所以知道藍衫人住店時帶了一個滿身血漬的人，這時聽聞，也不顯得特別驚訝，伸手接過銀子，連聲道：「小的這就立刻去爲客官購辦一切物品。」

藍衫人點點頭道：「餘下的銀子就賞給你吧！」

店小二聽了，歡喜得連聲「多謝」，朝藍衫人躬身轉身走了出去。

藍衫人仰首天望，長長地嘆了口氣，臉上重又現出悲戚的神色。

勇闖關 歷驚兇險

九里灣是通往太平莊的唯一道路，捨此不但要繞路走六十里路，而且路上崎嶇難行，攀爬一座陡削的山崖。

九里灣名符其實，那條黃土路到了這裏，眞的彎彎曲曲。

九里灣也是一座小鎭，也是從這裏通往太平莊這段路上的唯一鎭集，故此很多人走到這裏，都會歇一下，打尖吃飯。

而鎭上也只有一家飯舖，捨此別無第二家，所以生意特別好。

而這家飯舖就座落在鎭頭路口上，故此路人不用進鎭也看到這家飯舖的布招。

大約離晌午還有半個時辰左右，一個藍衫人脚步匆匆地朝鎭口走過來。

站在飯舖門外的一名小二老遠就看到，忙不迭朝那藍衫人揚手招呼道：「唏，這位客官，請進小店歇歇脚再走吧。」

那藍衫人聞聲望了過來，卻擺擺手道：「不歇了，我還要趕路。」

說話間已走到店前，朝那小二和善地笑笑，揚一揚手，連鎭也沒有入，直往太平莊方向走去。

那小二見那藍衫人過「門」而不入，那張笑臉變成了黑臉，目光閃了一下，驀地左手疾揚，寒芒閃現，飛射向藍衫人的左側背！

藍衫人走勢很急，只不過一眨眼便走過了鎭口，像是沒有察覺到側背後激射過來的數點寒芒！

那小二臉上泛起一抹獰厲的笑意。

但藍衫人也就在這刹那驀地半身疾轉，左手疾揚，劍光乍展，「叮叮叮」一連數下激响，那數點暗器悉數被擊落在地上。那店小二一張臉不由變了，那抹獰笑也凝住了，接撮唇發出一聲尖嘯。

那藍衣人見那店小二發出一聲尖嘯，神色動了一下，長劍一揚，遙指那小二冷然道：「原來是不露相的高人，我倒看走眼了！」

那店小二目光落在藍衫人左手的劍上，勃然變色，驚疑地說道：「左手劍齊頌鳴？」

那藍衫人以指彈劍，微微笑道：「正是齊某，朋友好眼力，想必也是一位高人，請教！」

店小二正要答話，卻從店內「颼颼颼」地從掠出三條人影來。

其一作掌櫃打扮，看樣子左腿有點不便，另一個作厨子打扮，最後一個的打扮亦是小二模樣。

那個厨子與兩名小二的右手腕上皆裹着布塊，看來可能受了損傷，這一點，藍衫人齊頌鳴也注意到了。

原來這藍衫人就是江湖上以左手快劍著稱的齊頌鳴！

那小二見同伙掠了出來，胆氣一壯，戟指齊頌鳴厲聲道：「好啊，原來昨晚就是你在暗中出手傷了咱們，將姓趙的救走了！」

掌櫃打扮的人雙眼一睜，黃眉聳動，疾聲道：「老洪，眞的是他？」

那姓洪的伙計肯定地道：「錯不了，房兄你看看，他不是左手握劍嗎？昨晚出手暗算咱們的人，亦是左手使劍，這錯不了。」

鬥鷄眼的店伙也睜目呼叫道：「房兄，我認出是他了！」

鼻頭上長了顆大肉瘤的厨子一揚手中的切肉刀道：「不是他還有誰能夠施展出那樣的快劍？」

掌櫃的負手上前一步，淡淡地道：「左手劍齊頌鳴，某家今日有幸一會了。」

齊頌鳴冷然道：「還未請教。」

掌櫃傲然道：「房子玄。」

齊頌鳴神色怔了一下，卻想不出曾經聽聞過這人的名字，但卻不敢輕視他，因爲他從對方那種不凡的氣勢，隱隱感到此人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但他的口裏仍然說道：「原來是房閣下。」

那麼，不用多說了，那一名厨子及兩名伙計是洪百威，祖大器及練家奇改扮的了。

三人也自動報上了名號。

對於這三人，齊頌鳴卻聞名久矣，對三人的一切，聽聞不少，冷笑一聲對三人道：「三位幾時自降了身份，受他人差遣了？」

三人臉色不禁一紅，洪百威宏聲道：「你不也與咱們一樣？」

齊頌鳴不愠不火地道：「三位與那位房閣下改裝扮成飯舖內的掌櫃伙計，就是爲了攔截去太平莊的人？」

「不錯。」房子玄直認不諱。「你不會否認不是去太平莊吧？」

「大丈夫光明磊落，這條路只通去太平莊，只怕我不承認，你們也不會相信！」

齊頌鳴正氣凜然。

祖大器狠聲道：「那怕你不承認，趙尚義可是你搶走的！」

房子玄目注齊頌鳴道：「姓趙的可是死了？」

齊頌鳴憤激地道：「若不是你們將他傷得這樣重，他怎會死？」

練家奇狼嘷一樣的叫道：「這樣說來，姓趙的三人保的暗鏢，在你身上了？」

齊頌鳴雖則心頭暗驚，表面上卻鎭定地道：「你們可有在他的身上找到那件暗鏢？」

洪百威快口快舌地道：「當然找不到，否則，咱們還在這裏巴巴地攔截到太平莊的人幹麼？」

「這不就是了？」齊頌鳴笑道：「他落在你們的手上，被你們搜遍了才被我救走，你們也搜不到，我又怎搜得到？」

齊頌鳴這一說，令到房子玄四人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何況，你還落在過拘魂索命白太陰的手上！」齊頌鳴加上一句。

四人想不出反駁齊頌鳴的話，一時間面面相覷，不知說什麼好。

一會，還是被祖大器想到了說話：「咱們雖然搜不到，但難保你不會搜到，再說，你這樣急趕去太平莊，說不定就是因爲從姓趙的身上搜到了那件暗器，趕着送到太平莊！」

洪百威立時大叫道：「老祖說得對，那物件一定在你的身上！」

房子玄亦悠悠地道：「總之，說什麼

你也要留在這裏！」

齊頌鳴目光閃射，沉聲說道：「只要你們有本領留得下我，我想不留下來也不成了。」

接目光一凝，道：「以四位的手段，飯店內的人一定讓四位殺了。」

「這還用說？」練家奇笑道：「若不將他們殺了，咱們怎扮他們？」

齊頌鳴吸口氣道：「四位果然手段狠辣！」

「隨便你怎樣說，今日你怎也走不了！」洪百威左手霍地作勢一抓，倒也聲勢不凡。

齊頌鳴知道這回說什麼也不能善了，左手長劍一振，發出「嗡」的一聲震鳴，淡然道：「別裝腔作勢了，要動手就上來吧！」

洪百威三人皆吃過齊頌鳴的虧，加上久聞其大名，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心中不免有點怯怯地，不敢逞勇爭着出手。

房子玄乃是這一次刦鏢行動的總指揮，對方既然叫陣了，自然要頂着上，否則，如何能夠服衆？

他那條傷腿顯然已好了很多，當下斯文淡定地踱步上前道：「閣下既然急着動手，某家捨命奉陪便是。」

「好！」齊頌鳴喝聲中，擺出一個勢式，由於摸不透對方的底，故此不敢貿然出手。

房子玄「嗆」然拔出長劍，這剎那殺氣暴湧。

齊頌鳴霎時感受到從對方湧逼過來的殺氣，忙暗運內勁，抗拒那殺氣，同時暗道：「這人陌生得緊，但身手却這樣高，不知是什麽來歷？」

一聲「有僭」，劍勢乍展，一劍飛刺向房子玄的臉門！

齊頌鳴素以左手快劍著稱，但這一劍却不見得怎樣快，至少，在房子玄的眼中看來，便有那種感覺。

房子玄叫一聲：「來得好！」劍一抹封出。

「叮！」一响，兩劍相擊，齊頌鳴身形接動，劍勢亦跟着展開，這一下終於顯露出他的本色來了，但見劍快逾風，劍光霍霍，令人眼花繚亂，根本就看不出他在那剎那攻出了多少劍！

洪百威祖大器三人在一旁看到，爲之色變，暗道：「好快的劍！」

房子玄那剎那見劍光暴閃，劍風嘶嘶，但覺眼前盡是霍霍連閃的劍光，心頭暗凜，暗道：「此人果然名不虛傳！」忙吸口氣，上身微仰，長劍急展封拒。

剎那兩劍交擊，响起一連串珠走玉盤也似的琤琮聲。

那剎那兩人也不知交擊了多少劍！

「好高明的劍法！」齊頌鳴由衷喝叫出聲，劍勢竟然不歇，身形却一連兩個變化，霍霍的劍光有如閃亮的針芒飛罩向房子玄。

房子玄這剎那神色變動了一下，脫口一聲：「來得好！」身形亦接連三個變化，劍隨身變，佈下一道劍幕！

又一陣珠走玉盤的錚鳴聲急激响起，兩人身形數變，那份敏捷矯活，看得洪百威三人眼界大開，動容不已。

這一次房子玄被迫退了一步。

齊頌鳴長笑一聲，劍勢竟然不停，幾乎是沒有間斷地展開了第三輪攻勢。

房子玄忙吸口氣，心知自己已竭盡全力接下對方那二輪快攻，實在沒有把握再接得下對方的第三輪攻擊，他不是一個逞意氣之勇的人，既有自知之明，便不再硬封硬擋，身形一閃，飄退開去。

齊頌鳴一聲：「閣下怎不接我這一輪快劍？」暴閃的劍勢驀地一歛，但隨之一道厲烈的閃光疾逾駭電乍閃，隨着他身形向前欺掠之勢，閃刺向房子玄的心窩！

這一劍速度之快，簡直匪夷所思，比眨眼間的十分一還要快，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至少，洪百威三人就自問接不下那一劍！

房子玄先機已失，也自知接不下那一劍，閃避也已來不及，危急一瞬間，上身向後一仰，來了一招很多江湖人也會用的救命招式——鐵板橋。

不過，房子玄這一式鐵板橋用得實在精彩，非一般武林人可比。

劍光也在那剎那一閃而至，「嗤」的急响聲中，緊貼着房子玄的胸腹掠過，差一點就將他的下頷刺穿，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連在一旁看到的洪百威三人亦緊張得手心揑汗，臉色連變！

房子玄亦是心頭狂跳不已，身形順勢一個鯉魚倒穿波，幾乎是貼地平射出去！

可是胸腹前驀地一凉，衣衫翻飛，待到他一個挺躍落下地時，才發覺胸腹前的衣衫被削劃開來，若是再深半分，便會傷及皮肉，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也才眞正領敎到齊頌鳴快劍之威！

×　×　×

齊頌鳴沒有乘機緊逼上去動手，停下身形，冷冷地說道：「閣下，我可以走了吧？」

房子玄目光閃動着，驀地發出一聲烈嘯，也顧不了破裂的衣衫，身形返撲，一劍力斬向齊頌鳴！

齊頌鳴哼了一聲，左手劍電閃般斜向上迎，「錚」一下大震聲中，竟然被震得微退了半步，虎口也有點發麻，驚懍中暗忖：「倒看不出這人的內勁如此深厚！」

房子玄却沒事人般，見一劍震退了齊頌鳴，心頭竊喜，猛吸一口氣，接連斬出十八九劍！

這一次他已運聚上九成功勁，存心藉着自己內勁深厚這一點，扳回劣勢，並將對方一口氣擊殺！

齊頌鳴的內勁也不弱，但那一拚之下，他已知自己稍遜對方半籌，故此不再以己之短，擊彼之長。

也只有笨人或是瘋子，才會那樣做！

眼看着十八九道劍光嘶風急响，劍氣如濤疾撞而至，齊頌鳴疾忙身形斜旋而出，左手劍「削削削」，其疾無比地反腕削出三劍！

這三劍分別削向房子玄的脅、腰、股，其速度之快，恍如一劍！

這是攻敵之必救。

房子玄這剎那却身形直拔起來，接身形風車疾轉而下，雙手執劍，睜眉突目，劍光揮閃，有如疾走雷霆，其勢道之猛烈，令到風雲彷彿爲之一變！

那一劍有如巨斧開山般，砍劈向齊頌鳴的頂門！

齊頌鳴這剎那臉色遽變了一下，吸口氣，暴喝一聲，人劍有如潛龍升天，衝空直起！

他是在別無選擇之下，才冒險一拚的，因爲他已看出，房子玄那一劍威力之巨大，根本閃避不了，只有硬拚之一途！

兩道劍光恍如兩道裂電般，剎那交擊在一起，發出一蓬火星子，自下衝起的齊頌鳴這一次用了巧勁，就在兩劍將要交擊的剎那，他的長劍偏斜擊出，筆直衝起的身形亦斜斜偏開了少許。

故此，原本是兩劍十字交擊的，却變了斜擊，這一來，齊頌鳴就佔了便宜，卸去了一部分震擊之力，但身形仍然被震擊得倒翻出去！

房子玄那一劍差不多用上了十二成功勁，存心想將齊頌鳴一招擊殺，那知齊頌鳴使了巧，他由於勁道太大，身形雖則震了一下，却沒有被反震得凌空翻彈起來，反而順勢沉墜急撲下去！

這一下變化，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若是照這樣急疾的撲墜之勢撲落地面，只怕非重重摔一跤不可！

眨眼間已離地面不足五尺，百忙中他硬硬一折腰，雙腿一蹬，身形凌空一個滾彈，企圖減少下墜之勢！

這一點他是做到了。

但他却忘了還有一個齊頌鳴。

齊頌鳴也就在他凌空翻彈起來的剎那，人劍有如天外飛虹般閃射而至，其勢之疾，有如一道天際流光！

在地上看得眞切的洪百威三人忍不住心頭之驚慌，發出一聲驚呼聲：「房兄小心！」

驚呼聲未入耳，房子玄已警覺到一道尖風急襲而至，及至聽聞洪百威三人的驚叫聲，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長劍反臂揮出，同時身形向下暴展！

「鏗」然一聲激响，房子玄那一劍揮擊在射來的劍光上，由於他是倉促反臂揮劍，力道不大，雖則擋了一下，却被擊得手臂發麻，長劍差點握不牢。

反觀齊頌鳴由於來勢極猛，雙劍交擊，長劍却沒有反彈開去，身形也只是窒了一下，長劍順勢向下斜劃削下。

「削」一下急响，劍光過處，血光暴現，房子玄忍不住發出一聲厲吼！

這還算他反應快捷，若不是他反臂揮出那一劍，擋了一下，就不是身後側腰股間被劃開一道差不多有一尺長，衣裂肉翻的血槽那樣簡單，而是一劍自背心斜插而入了！

這總算是他命大運氣好！

身形急墜落地，這一次他再也站不穩了，墜摔在地上，左手一撐，才能够站起來。

血，已染紅了他後半邊衣衫！

齊頌鳴的身形却很輕靈地飄墜落地，劍一劃指向房子玄，殺氣嚴霜地道：「我差一點忘了問你，閣下幾人是否受天霸莊楚天霸之命，刦奪三義鏢局三位鏢頭保的暗鏢？」

房子玄自出道以來，幾曾這樣狼狽過？數日之前傷在白太陰的哭喪棒之下，是第一次，這是第二次，也可說得上是奇恥大辱，這時他已羞怒攻心，根本就不去理會齊頌鳴的話，瘋了般吼喝道：「快上，殺了他！」

顧不了腰側股上的傷勢，揮劍撲擊向齊頌鳴。

洪百威祖大器及練家奇等倒看得有點心顫，但三人受命於房子玄，不得不硬着頭皮呼喊壯胆，殺奔上去！

一條白色的人影也就在這時有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般，飛瀉而下，一下子落在洪百威三人的身前，發出一聲陰冷得令人毛骨皆豎的笑聲。「桀桀桀，還不給老夫停手？」

這人口裏叫別人停手，他自己却不停手，手上那根哭喪棒向前一劃，劃向洪百威三人的咽喉！

洪百威三人乍見從空中瀉落一條身影，一時間看不清楚來的是什麽人，耳聽那人喝叫停手，俱不由身形一窒，停了下來，揮動的兵器亦不由一停！

這一來可就上了大當了。

寒光急閃中，首當其衝的洪百威發出了一聲啞窒的慘叫聲，喉頭濺血，向後便倒。

祖大器警覺中上身向後急仰，鼻子一輕，鼻尖那顆大肉瘤及一小截鼻尖飛了出去，露出兩個朝天的鼻洞，痛得他立脚不住，仰跌在地，掩鼻痛呼不已。

最够運的還是練家奇，那人的棒勢雖疾，總也有先後之分，恰好他是第三，洪百威叫聲才起，他已警覺不妙，到祖大器的鼻頭連同肉瘤齊飛，他已向後疾退！

饒是他退得快，「嘶」一下急响聲中，他前面的領子還是被劃破了，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房子玄撲向齊頌鳴的身形因那驀然掠空瀉落的身形而煞停下來，一眼看清楚了那人，不由脫口叫出：「白太陰！」

從天而降的人正是一身白麻長衫，手執哭喪棒的拘魂索命白太陰！

×　×　×

白太陰冷冷笑道：「是又如何？」一雙青光閃閃的目光根本就不去看祖大器練家奇兩人！

房子玄吸了口氣，憤然道：「白太陰，不怎麽樣，你又來淌這趟水，可知道天霸莊不是好欺的？」

先前齊頌鳴問他可是受天霸莊楚天霸之命刦奪暗鏢，他不答，這時却不問自招，等於承認了是天霸莊的人！

白太陰陰陰地道：「管你是天霸莊還是地霸莊，楚天霸有什麼了不起？老夫生來什麼也不怕，最怕沒有錢！」

房子玄的眼色變了一下，厲聲道：「你要錢可以，只要你從他身上奪回那件暗鏢，某家答應給你十萬両銀子！」

白太陰却仰了仰頭，鼻子朝天，不屑地道：「你仍然那樣大口氣，你以爲天下間只有天霸莊楚天霸才拿得出十萬両銀子？你未免眼光太窄了！」

「那你待怎的？」房子玄受了白太陰的奚落，不由氣往上衝，返轉身向着白太陰。

白太陰「嘖嘖」連聲。哂笑道：「看

你一身是血，既不是老夫的敵手，又打不過人家，你還逞什麼勇，你的臉皮也眞够厚！」

房子玄被白太陰這一番話得顏面無光，這一口氣如何吞得下？羞怒交加之下，忍着傷痛，一劍飛刺向白太陰的面門！

白太陰哈地笑了一聲，哭喪棒迎着長劍來勢撩去，一副不將房子玄看在眼內的樣子。

房子玄劍勢依舊，左掌暴劈而出，一股如山岳般的掌勁斜撞向白太陰的胸脅之間。

白太陰不閃不避，棒勢依舊撩向房子玄的長劍，左手也急劈而出，迎向房子玄的左掌！「老夫倒要看一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這一次，白太陰却上了房子玄的大當了。

就在棒劍撩擊，雙掌擊實的刹那，那顆大肉瘤連同一截鼻頭被削飛、變得更加難看的祖大器與練家奇兩人悄沒聲地身形左右一幌，自白太陰的側面繞到他的後面，祖大器咬着牙，一掌切向白太陰的後掌！而練家奇雙槍暴刺向他的背心腰眼！

這一着確是陰毒到極！

却原來房子玄在返轉身面對白太陰時，早已對兩人打了個眼色，他劍掌齊出，裝出與白太陰拚命的樣子，其實乃是爲了將對方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好讓祖、練兩人能够出手暗襲對方！

這一着確是白太陰所料不到的！

劍棒相擊，房子玄的長劍被撩開，那一掌也擊實了，房子玄被震得飛退出去，而白太陰也被震得徹退半步！

而這時候祖、練兩人的掌、槍已分別切砍刺到白太陰的頸及背心腰眼上，白太陰這一退，無疑是將自己的後面送上給兩人！

待到他警覺時，祖大器的掌沿已沾觸在他頸後的皮肉上，而練家奇的雙槍亦已刺扎入他的背心腰眼皮肉內！

這一刹那，可說是白太陰的生死一髮間！

白太陰不愧是陰山人魔赫連泰虛的唯一傳人，生死旦夕間，猛地發出一聲暴吼，這一聲暴吼有如獅子吼，震得地動山搖，同時間身形狂旋向後！哭喪棒閃戳向祖大器的咽喉，左掌截斬刺向背心的槍桿，右手飛踢而去，踢向練家奇的下陰！

這一連串的動作，快得不可思議，連站在一旁觀看的齊頌鳴亦不得不佩服其反應之快，動作之矯捷絕倫！

那一聲暴吼，震得房子玄耳鼓嗡地震鳴，血氣疾湧，而齊頌鳴也有同一感覺，以兩人的一身功力尚且如此，祖大器練家奇兩人如何禁受得起？雙耳被震得像聾了般，嗡鳴不絕，胸中血氣疾湧，爲之一窒，令到所有的動作皆爲之窒了一下！

白太陰就是在兩人的動作一窒的刹那，旋過身來，變成祖大器的右掌砍切向他的咽喉，而練家奇的雙槍也將他背心及腰間的皮肉劃破，變成刺向他的心胸及腰腹之間！

兩人一震一窒，皆是刹那間之事，乍見白太陰已轉了過來，兩人雖則吃驚不已，祖大器的一掌仍然砍切向他的咽喉，練家奇的雙槍也發刀刺出！

白太陰陡覺喉頭窒痛，祖大器已慘叫着喉頭濺血，倒飛出去，說險，眞是險到極點，他的哭喪棒若是稍慢半分戳中祖大器的喉頭，就算他仍然戳穿祖大器的喉頭，他的喉嚨也勢必被祖大器的掌刀切斷！

幾乎是在祖大器身形倒飛出去的同時，練家奇亦發出一聲極其慘厲的嗥叫聲，像一堆爛泥般飛摔出去，褲襠上竟然濕了一大片！

但白太陰也發出一聲痛哼！

原來他雖則一腳踢爆了練家奇的下陰，練家奇的雙槍却也刺入他心胸及腰腹間一兩分深，刺入心胸的那一槍若是再深一些，白太陰也別想活了。

眞難爲他敢施展出這種兇險到極的險中求勝的打法！

却也不得不佩服他有這一種胆量及狠勁！

連一旁瞧看的齊頌鳴也看得心跳不已，也認爲只有他那種置生死於度外的冒險打法，才能够死中求生！

房子玄本以爲他這一次與祖、練兩人配合得妙到毫巔，白太陰就算不立時身死，也會重傷當場，所以他已經不打算再出手，一下子退得遠遠的，退到齊頌鳴的身前。

他是恐防齊頌鳴乘機溜之乎也！

那知道死的竟然不是白太陰，而是祖大器、練家奇兩人，這種驚人的變化，驚得他一時間怔住了！

齊頌鳴若是在這時候向他出手，以他左手快劍之迅疾，房子玄未必閃避得了，不過，齊頌鳴却不屑那樣做！

× × ×

長吸一口氣，白太陰霍地轉過身來，目中青光閃射，逼視着房子玄，陰狠地道：「姓房的，怎麼，嚇呆了？想不到吧？現在該是輪到你上路的時候了！」

說着一步步踏前，逼向房子玄。

這時候齊頌鳴若是乘機溜走，相信不太難，但他却不溜，他是想弄清楚白太陰是替那一方面刦奪那暗鏢的。

房子玄臉色一連數變，長吸一口氣，抖擻精神道：「你想殺某家？沒有那樣容易，某家勸你還是省點力氣，找正主兒搶回那件暗鏢吧？」

房子玄倒是會轉移目標，將白太陰這個強敵引向齊頌鳴！

齊頌鳴不禁罵了一聲：「卑鄙！」

房子玄却已一閃身退了開去，讓白太陰齊頌鳴兩人臉對臉！

白太陰果然不再理會房子玄，一雙眼上下溜視着齊頌鳴，陰沉地道：「左手劍齊頌鳴的大名聽聞久矣，只不知是否徒具虛名，名大於實，嘿，這幾年來老夫倒聽到不少關於你的傳聞，一個人能够被那樣多人傳說，想來多少也有一點眞材實料，老夫倒不能小覷了你！」

齊頌鳴平淡地道：「閣下的大名，我自出道以來，便聽聞了，眞是如雷貫耳，兇名日著！」

白太陰毫不動氣，反而笑道：「姓齊的，那天晚上可是你乘老夫與姓房的在廟外動手，將姓趙的救走了？」

齊頌鳴坦然直認不諱：「不錯是我，

可惜我來遲了一步，至令到三義鏢局三位鏢頭飲恨而亡！」

「這樣說來，那件暗鏢在你身上了？」白太陰說時，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齊頌鳴的神情變化。

齊頌鳴道：「若是我不承認，你們也不會相信，是麼？」

白太陰目光一閃，道：「你是最後一個接觸姓趙的人，而老夫與姓房的這一撥人皆從姓趙的身上搜不到，不在你的身上在誰的身上？」

「隨便你怎樣說，看來今日不見個眞章，你是不會罷休的了！」齊頌鳴毫無懼色。

白太陰狠狠地道：「這還用說？老夫早就想領教一下你的快劍了。」

齊頌鳴笑笑道：「現在才不過晌午過後，有的是時候，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白太陰那根哭喪棒舞得霍霍作响，不以爲意地道：「有什麼你就快問吧，免得等會你躺下後，就算有滿肚子的問題也問不出了。」

齊頌鳴眨下眼道：「請問閣下是替那一位刦奪那件暗鏢的？」

白太陰眼珠子轉了一下，道：「當然是替肯出十萬銀買這件暗鏢的人了。」

「閣下這不是等於沒有說？」齊頌鳴道：「閣下可否明白點說？」

「那就算老夫沒有說吧。」白太陰奸狡地笑着。「如今話也問過了，可以動手了吧？」

齊頌鳴咽了口氣，淡然地說道：「閣下請！」



藍衫人小心地將那黃布捲兒展開來看。

白太陰也不再謙讓，一聲：「小心姓房的暗中出手暗算！」哭喪棒急展中，飛身撲攻向齊頌鳴！

白太陰之所以提醒齊頌鳴，不是爲齊頌鳴好，而純是爲了他自己，提醒齊頌鳴等於也提醒了自己，再說，若是齊頌鳴與他交手時，一個不在意，被房子玄出其不意所乘，挾之而逃，那他豈不是又要費一番手脚？

說實在的，房子玄這時候還不乘機溜之乎也，不知他打的是什麼主意？可能正如白太陰所思疑的那樣，也說不定。

齊頌鳴低叱一聲，身形暴展，左手劍疾刺而出。「閣下既然欲見識一下我的快劍，接我這一招吧！」

就這說話間，兩人身形已迎上了，但見齊頌鳴劍光疾逾流星般飛刺向白太陰的門面前胸。

白太陰棒尖暴抖，抖起斗大的一團光影，疾迎向劍光。

一連串急激的聲响清脆地响起來，眨眼間，兩人的身形左右閃錯，返身急攻而出！

劍棒交擊，兩人同時呼喝了一聲：「好！」身形急拔起來。

在拔起的瞬間，兩人至少互相攻出了十三劍棒！

兩人竟藉那交擊之震力，節節上升，升騰起足有三丈高下！

房子玄看得仰頭睜眼，瞬也不稍瞬，手上的長劍抓得緊緊地。

白太陰一聲：「果然不愧快劍之稱！」凌空的身形陡地再騰升了五六尺高下，手中的哭喪棒斜刺而下，飛刺向齊頌鳴的眉心！

本來，白太陰的哭喪棒長才不過四尺，根本就够不上刺到齊頌鳴的面門眉心，但却竟然足够有餘！

原來他又故技重施，脫手將哭喪棒射出！

齊頌鳴這還是第一次與白太陰動手，不知道他的棒端原來另有奧妙，那是用一根近乎透明的幼綫繫着纏在手腕上，初時還以爲白太陰這一招乃是虛招，殊不料棒勢這樣急，竟然够得上距離，心頭不由劇跳了一下，左手劍一封抹去！

這一劍充分顯露出他的左手快劍之迅速，電光石火間，「錚」地一下激响，硬是將射到他眉心不足半寸的哭喪棒擋擊開

去！

足！

接劍勢一引，長劍飛削向白太陰的雙

這一劍之快，迅逾交睫！

白太陰料不到齊頌鳴在倉促之間，出劍仍然如此迅疾，不但封開他那一棒，而且還乘勢展開反擊。

怪叫一聲，他雙足向上暴縮，接一翻一展，哭喪棒當頭砸下！

齊頌鳴一劍削空，身形疾往下沉，恰好避過白太陰那當頭一棒！

白太陰一棒砸空，身形便有如風車般疾轉而下，哭喪棒齒輪般旋刺而下，追刺齊頌鳴。

齊頌鳴雙腳才沾地，白太陰人棒化成的棒輪巳翻滾至頭頂，百忙間上身微仰，劍出如風，疾向上刺出！

每一劍刺出，皆準確地刺在白太陰車輪般滾動刺下的棒尖上，直刺擊得白太陰滾轉的人棒越轉越急，越轉越疾，化成了一團旋影！

而齊頌鳴出劍也越急越密！

這情景就像玩雜耍的以一支棒在凌空擊旋一個球體般，煞是好看！

好看是好看了，但也兇險萬分，因爲齊頌鳴若是每一劍刺出，不是準確地點刺在閃刺下的棒尖上，又或是他出劍稍慢半分，便會被棒尖奪隙刺下，貫胸而亡。

這就充分顯示了齊頌鳴目光之敏銳準確以及出手之快了！

這種情況若繼續下去，吃虧的肯定是齊頌鳴。

畢竟，他是被動的，而且也會有眼花的時候，出劍也會因臂疲而稍慢半分！

何況，背後還有一個房子玄！

而房子玄顯也不安好心，這時候正悄沒聲地偷掩上前，看來他想暗中出手偷襲齊頌鳴。

齊頌鳴焉會不知道自己處境之不利？只是一時間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脫身辦法。

就在這眨眼之間，他自己也不知刺出了多少劍。

房子玄這時巳偷偷欺到齊頌鳴的側背後不足一丈之處，只要再前三尺左右，便可以夠上距離出手偷襲了！

齊頌鳴也在這刹那運勁刺出一劍，白太陰人棒化成的光輪立時被刺擊得向上滾彈起來。

由於齊頌鳴刺出的這一劍勁道比先前的無數劍強了一倍有多，故此白太陰疾轉滾動的身形也被震彈得比先前高了一倍有多。

齊頌鳴是謀定而後動，覷準這刹那身形一矮，接斜竄而出！

房子玄也就在那刹那疾欺前去，刺出一劍！

却由於齊頌鳴斜竄出去而刺了個空！

這一着大出他意料之外！

而白太陰疾滾如輪的身形恰好旋墜而下，「叮叮叮」一連五六下激响，變成刺在房子玄刺空的長劍劍身上！

這一來，可就變成了房子玄代替了齊頌鳴的位置，出劍如風，不敢稍停，撑持下去！

齊頌鳴竄出丈外，長長吁了口氣，看到房子玄代替了自己，不禁好笑起來，叫道：「兩位慢慢玩下去，時間不早了，我可要趕回太平莊。」

話落，半身一轉，朝太平莊的方向疾馳而去！

在空中如輪疾轉的白太陰眼看耳聽，急怒交加。語聲怪怪地叫道：「都是你姓房的不好，老夫早就知道你不安好心，這下讓那小子溜了！」

房子玄是有苦說不出，他料不到自己會頂上這份「苦差」，若是在未受傷之前，他還能應付有餘，但如今只怕很難支撑一盞茶時分，偏這又是騎虎難下之勢，任何一方若是自動停下來，那麽吃虧的是就是那一方，除非雙方皆自動在那一刹那停下來，否則，仍然有一方要吃虧，而這種虧却是吃不得的！

——一吃便非死也重傷！

也因此之故，白太陰雖則急怒交加，也只好眼睜睜看着齊頌鳴飛掠而去而欲追不能！

×　×　×

天色向晚，歸鳥投林，一條人影飛也似地奔掠在一條人跡全無的路上。

這條路，就是通向太平莊的路！也就是三義鏢局爲了護送那件暗鏢，而令到三位鏢頭先後不幸喪生，也要送到去的太平莊！

這條奔掠的人影驀地疾停下來，左手巳握在劍把上！

這條路一向皆平坦無阻，如今却在那人面前不到一丈的地方，居然築起了一道土牆，而土牆的上面伏着近十名漢子，一個個張弓搭箭，對準了那人，難怪那人要停下來了！

看眞一點，那道土牆原來是用沙包叠起來的，却足有丈許高下，而這條路的左右兩面，皆是石壁，這條路到了這裏，原來是鑿石開出來的，倒也有一點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險勢！

左右兩面數丈高的大石上，這時亦冒出兩個人來。

這左右兩人居高臨下，氣勢倒也不凡，冷電一樣的目光直射在那人的身上。

在這麽樣的一處地方設「關」阻截，這兩人倒也會揀地方！

「左手劍齊頌鳴？」左面那人手執一根足有六十斤重的鋼拐，一身衣衫鬚髮在晚風中飄揚不巳，年紀足有六十開外！

那人左手仍按在劍把上，大聲道：「不錯，是我！」

「去太平莊？」那人在晚風中與人一種欲乘風「飛昇」的感覺。

而那人也給人一種飄然仙道的感覺，白髮白鬚，一身儒服，紅光滿臉，顯得頗爲慈祥。

左手劍齊頌鳴嗤笑道：「廢話！」

那老者撫鬚笑道：「是廢話，老夫問你，那暗鏢在你身上？」

齊頌鳴不置可否地道：「你若說是，便是，我若不認，你們相信麽？」

「當然不相信。」右面石上的人插口說道：「楚莊主曾經說過，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讓任何人將那件暗鏢帶到太平莊去！」

右面石上的人年紀小多了，大約三十七八歲，生得暴齒厚唇，却留了幾根枯黃

的翳鬚，一雙鼠眼，形容猥瑣，手上執着一柄鬼頭大刀！

齊頌鳴目光掃視了那漢子一眼，朗聲道：「還未請教兩位的大名。」

猥瑣的漢子搶着道：「徐一葦！」

左面老者亦道：「老夫翁仕儒！」

齊頌鳴聽到兩人報上姓名，却是聞名久矣的黑道人物，握着劍把的手不由緊了一緊！

原來猥瑣漢子徐一葦雖則生得貌不驚人，而且還有點令人憎惡，若是以貌取人，便失之子羽了！

徐一葦外號狼心狗肺，只要聽到他的外號，便知道其人是個怎樣的人了。

他是那種六親不認，見錢眼開，無義無情的人，偏是他的身手很高，八八六十四招「斬鬼」刀法未逢敵手，死在他那柄鬼頭刀下的高手，少說點也有五六十人！

翁仕儒却是成名三十八年之久的人物，憑着手上一根鋼拐，縱橫黃河兩岸，無人敢惹他。

單是這兩個人便足夠齊頌鳴應付了，再加上那十名弓箭手，只怕齊頌鳴非但難越那土牆一步，就是全身而退，也並不容易。

吸口氣，齊頌鳴仰頭大聲道：「想不到憑兩位的名頭，竟然俯首聽命於楚天霸，眞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徐一葦掀唇大笑道：「這你就說錯了，大丈夫生於世，當功立業，咱們是襄助楚莊主建立萬世功業，留名武林！」

翁仕儒捋鬚道：「難道你沒有聽說過：『旣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這句話麽？咱們旣然決定了不可能留芳百世，那又何妨遺臭萬年！」

齊頌鳴一聽兩人的話，便知道多說無益，這兩人巳是無可藥救之人，於是凜然道：「我可要闖過去了！」

「只要你有本事，只管闖！」翁仕儒用力頓了一下鋼拐，石屑四濺！

「你能夠闖到這裏，本領不弱，何不再闖這一關！」徐一葦作出一個凌空撲擊的姿勢。

齊頌鳴閉嘴不語，鏘鏘然將身上長劍拔了出來。

劍出鞘，他的氣勢頓時威凌起來！

徐一葦却不等他有所動作，刹時喝道：「射！」

如响斯應，弓弦崩响，十枝激矢飛射向齊頌鳴！

齊頌鳴的身形刹那急拔起來，一拔幾近三丈，那些弓箭手料不到有此一着，發箭時皆是居高臨下，斜射向齊頌鳴，却被他這一招避讓過激射而至的長箭！

身形一拔的刹那，齊頌鳴腰一折，身形一展，有如大鵬般凌空掠射向伏在沙包上面的弓箭手。

弓弦聲急响，那十名弓箭手又射出第二排箭！

齊頌鳴覷得眞切，也不閃避，手中劍電掣般向外一封一絞，除了從他身側或頭上射過的之外，其餘的被他全部擊落！

他飛掠的身形居然慢不了多少，勢道不變，依然掠射向那些弓箭手。

左右巨石上的翁仕儒與徐一葦居然視若無睹，絲毫沒有出手阻擋之意。

齊頌鳴去勢如矢，那些弓箭手還未將第三支箭搭上弓弦，他便巳掠射至沙包頂，一劍揮斬向最接近的幾名弓箭手！

那些弓箭手驚得發聲驚叫，拋下弓箭，急忙向下一縮！

而徐一葦翁仕儒依然沒有出手的意思，站在石上，不過臉上却顯露出一抹詭譎的笑意。

這刹那，齊頌鳴心頭倏動，他是憑他敏銳的感覺，感到其中可能有詐，那刹那凌空一個沒頭筋斗，身形陡然向下翻墮下去！

也就在他向下翻墜的刹那，土包後驀地冒出五個人的小半截腦袋來，機簧聲急响中，破空聲大作，寒芒連閃，急射向齊頌鳴。

齊頌鳴若是身形不變，繼續掠射至沙包頂，那就首當其衝，變成自己投向那急而密的箭網，那時任他劍再快，也肯定擋擋不了全部射來的箭矢。

別忘了這一變化似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兼且距離又這樣近！

幸好他警覺有異，身形陡地翻墜而下，耳聽機簧聲破空聲大作，劍急展，大部份的箭矢從他的身上射過，小部份的被他的劍光一絞，四下飛濺出去，紛紛墜落在地上！

齊頌鳴身形急墜，身上却出了一身冷汗。

剛才的情形，眞是險到極，他若不是警覺早，反應快，任他有三頭六臂，不被射成刺蝟才怪！

要知道適才射向他的箭矢，乃是一發十二支的連弩，五個人便是六十支！

六十支用機簧發射的弩箭！

徐一葦翁仕儒眼看齊頌鳴福大命大，於生死一髮間翻墜而下，將射至的弩箭避過擊落，臉上那一抹詭譎的笑意刹那消失得無影無踪，驚怒地俯望着業巳飄墜落地上的齊頌鳴！

齊頌鳴能夠毫髮無損避過那一陣弩箭，可說大出兩人意料之外，本來，這一下殺着乃是萬無一失的，就是他們兩人，亦自信那種情形之下，無法全身而退，兩人就是以本身來衡量遭受到襲擊的人，這本來亦無不當，只是他兩人却忽略了一點——每一個人皆是不同的，尤其是對於危險的那種感應！

本來，齊頌鳴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如今却讓他「飛」了！

×　×　×

齊頌鳴知道那種連弩箭的厲害，雙腳才沾地，便竄掠向沙包叠起的牆前，緊貼站着。

他這樣一站，由於角度的關係，上面的人便很難向他發射弓箭連弩，就算勉强發射，對他的威脅也不大，很難射得中他，而他的劍也可以很輕易地將射來的弩箭擊落！

上面的十名弓箭手及連弩手果然奈何他不得，欲想向下射他，却又由於叠起的沙包不是筆直而上的，間中有一包凸出來，又有一包凹入去，將箭射下去，很可能會射到凸出的沙包上，這一點，又是徐一葦及翁仕儒所意料不到的。

有一利必有害，天下間萬事萬物，絕

大部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用「針無兩頭利」這句話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

那些弓箭手及連弩手在這樣的情形下，眞是無用武之地了。

徐、翁兩人眼見這情形，再也忍不住了，叱喝聲中，雙雙飛身疾撲而下，左右將齊頌鳴堵死了。

「姓齊的，你旣然沒有死在箭矢之下，便死在老子兩人的手下吧！」徐一葦鬼頭刀一擺，倒也威勢凌凌。

「老夫久欲領敎你的快劍了，想不到仍有機會。」翁仕儒鋼拐重重頓了一下。

這一頓，地面竟震動了一下，這老頭兒的內力倒是深厚得很！

齊頌鳴掌壓劍身，沉凝地說道：「說了這樣多的廢話，還不是想與我動手？請吧！」

「姓齊的，你好狂！」徐一葦話聲出口，鬼頭刀暴斬向齊頌鳴的肩胸！

這一刀之沉之疾，確是驚人，而且一刀之中，還暗藏了四個變化！

這一刀看似大開大闔，實則詭變陰毒至極！

翁仕儒在徐一葦動手的刹那，鋼拐筆直搗向齊頌鳴的腹部，看來，他是想將齊頌鳴逼出來！

齊頌鳴那刹那身形橫閃出去，徐一葦那一刀便斬了個空！

翁仕儒那一拐看似實打實搗，別無變化，實則却變化多端，就在齊頌鳴貼「牆」橫閃出的刹那，他的鋼拐去勢陡變，改搗爲掃，掃砸向齊頌鳴的腰腹！

這一着頗爲凌厲，而且勁道驚人，齊頌鳴用的是長劍，根本擋格不了那沉重的一拐，只好一挫腰，長劍暴探，疾戳向翁仕儒的臂肘。

翁仕儒沉哼一聲，拐勢一收，拐尾向外一挑，擊向齊頌鳴的長劍！

齊頌鳴焉肯與之相擊，縮肘收劍的同時，雙腿向上暴縮跳起！

「噗」一響，徐一葦的鬼頭刀幾乎貼着齊頌鳴的靴底掃斬，斬在一個沙包上！沙包一破，沙便沙沙地流瀉下來。

齊頌鳴心頭一動，長劍却絲毫不慢，「嗤」地疾刺向徐一葦的咽喉！

徐一葦怪叫一聲，暴退不迭！

翁仕儒的鋼拐已挾風斜砸向翁仕儒的腰際！

翁仕儒急不迭暴退開去！

齊頌鳴出劍確實快逾電閃，而且變招也同樣迅疾，其間毫無窒滯，雖則是以一敵二，一時間却逼得徐、翁兩人不敢逼得他太緊！

齊頌鳴就利用這刹那的空隙，長劍閃刺而去，却不是刺向翁、徐兩人，而是刺向那些沙包！

每一刺皆順勢一割，以他出劍之快，只不過眨眼間，便有十數包沙包被他割破，沙土急瀉而出。

翁、徐兩人見到齊頌鳴這樣作，一時間弄不明白他爲何這樣做，但接着就明白了，兩人心頭不由大急，鬼頭刀與鋼拐疾風驟雨般狂攻向齊頌鳴！

齊頌鳴被兩人的攻勢逼得只好展開劍勢全力應付，無暇抽劍刺割那些沙包。

但他的左手仍然抽空抵隙插向那些沙包，刹那間，一排兩疊十數二十包的沙包皆被插破，砂土流瀉不已！

而齊頌鳴也在這時候流光閃曳般劃出一劍，將翁、徐兩人逼退開一步。

而他抓緊了這稍縱即逝的時機，從徐一葦的側面竄了出去！

翁仕儒沉喝一聲，身形一翻，凌空向齊頌鳴一拐劈去！

徐一葦身形一橫，鬼頭刀如一面扇子般，兜斬向齊頌鳴的腰脅之間！

齊頌鳴清叱一聲，長劍飛點而出，「叮」一聲，劍尖準確地擊在拐頭上，接左掌疾拍出，一下子將那柄鬼頭刀拍歪，接一脚飛踢向徐一葦的腿側！

徐一葦臉色遽變了一下，身形偏閃開去，刀勢一沉，截斬向齊頌鳴那條腿！

齊頌鳴急收腿，那邊翁仕儒的鋼拐又挾風斜砸而至，他只好一伏身，長劍亂撩，撩削向兩人的腿側，逼得兩人各自左右閃躍開去。

他亦乘着這機會標竄到兩人的身後，身形半旋中，劍隨身轉，劃削向兩人的腰背。

兩人幾乎是同時間一個怪蟒翻身，鋼拐與鬼頭刀疾電般掃去！

「錚錚」兩下激响，兩人以間不容髮之險，擋住了齊頌鳴那一劍！

齊頌鳴手臂痠痳，被震出一大步！

徐一葦翁仕儒同時亦疾退開去，口裏喝道：「射！」

「射」字出口，兩人恐防土牆上的弓箭手連弩手放箭時波及自己，身形一伏，左右竄了出去！

但却沒有聽到箭聲及機簧聲，倒聽到一陣沉實的倒塌聲及驚叫聲！

兩人連忙扭頭望去，但見塵土飛揚中，那堵「牆」大廈傾頹般倒塌了下來，伏在上面的弓箭手及連弩手亦隨之摔墜了下來！

那堵土「牆」之所以會忽然間倒塌下來，純是因爲那兩排堆疊的沙包被齊頌鳴從中弄破了十多二十包，令到沙土流瀉，塌陷下去，上面的沙包隨之向下沉墜，這一來，原本排列平衡的沙包便向內傾斜沉墜，一下子便塌倒下來！

翁、徐兩人看了眞是哭笑不得，驚怒交加之下，也顧不了那些手下，左右撲向齊頌鳴。

但塵沙飛揚中，已不見了齊頌鳴的人影！

兩人不由相顧一眼，接四下掃視搜索起來，却仍然不見齊頌鳴的人影，兩人大急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嘯，騰身拔了起來，掠上了左右那兩塊巨石上！

居高臨下，兩人首先朝太平莊那面的路面望過去，却望不到齊頌鳴的人影，兩人心頭放鬆不少，接向來路望去，也望不到，便左右兩面搜尋起來。

終於，翁仕儒那面有了發現。

原來齊頌鳴乘沙包倒塌的刹那，急掠向左面的山腳下。

——旣然前路多險阻，何不抄小路而走？

「姓齊的由那面跑了！」翁仕儒一頓鋼拐，從石上飛射出去，天馬行空般追掠

向齊頌鳴奔掠的方向。

徐一葦亦騰身掠射出去，緊追在翁仕儒的身後！

剩下那些弓箭手怔在那裏，一時間不知是跟着追下去好，還是待在原地好。

一條白影也就在這時飛掠而至，一眼看到那些弓箭手連弩手那種灰頭土臉的樣子，神色微動了一下，探手一把抓住一名弓箭手，陰狠地道：「快說，剛才是否有一個左手使劍的人來到這裏？」

那弓箭手被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才從地上爬起來，便被眼前這白無常般令人看了打從心底生寒的人一把劈空抓住，這時候暮色四合，四下裏一片黯濛，眞的以爲自己被從地府走上來的白無常抓住了，嚇得他大叫一聲，雙眼一翻，差一點沒有當場昏了過去。

「快說，否則老夫一掌劈了你！」這人原來正是拘魂索命白太陰！

那弓箭手這一驚非同小可，掙了掙身子，噏動着咀唇，幾經辛苦，才吐出幾個字：「不錯……他……確曾……來過。」

「他可是衝過了你們這一關？」

「沒……有……他……從那面……跑了……」那弓箭手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伸手指向齊頌鳴翁仕儒徐一葦三人飛掠而去的方向。

「沒有亂說？」白太陰說時露出一咀尖尖的白牙。目中青光暴盛，那模樣眞嚇人。

「沒……有……」那弓箭手被嚇得語不成聲。

白太陰一語不發，猛地一鬆手，朝那弓箭手指的方向飛掠而去！

那弓箭手雙腿一軟，癱倒在地上。

正邪會 天翻地覆

黑夜過去之後，便是白天的世界了。

第一綫陽光從天邊的雲際間射出來，射在一座只有二三十丈高下的斷崖上的時候，想不到那斷崖上已有十數人站在那之上！

那座斷崖的下面是一條很崎嶇的山路，山路的一邊便是那座斷崖，另一邊却是陡斜的山坡，說險，這裏確是一處險地！

因爲只要有人守在那座崖上，推下擂木滾石，便任你是武功再高的人，也衝不過去！

斷崖的後面，却是一道削壁，只有五十丈高下，恍如一面插天的屏風。

× × ×

斷崖上站着的十數人中，原來有一人是坐着的。

這人就坐在一張交椅上！

這樣荒僻險峻的地方，那人仍然將一張交椅弄上去坐着，這可能表示出這人的身份很高，相信沒有別的目的了。

若是貪圖坐着舒服，那何不在家裏坐，何況，這崖上有不少可供坐臥的石塊。

坐在交椅上的人看來年紀約在五十上下，留了一部繞腮鬍子，豹頭燕頷，鷹鼻豺目，相貌威武中顯出幾分陰鷙。

而站在他椅後的人有老有少，其中還有一個頭陀，一個道姑！

「楚莊主，萬無一失的了？」一個與那坐在交椅上的人年紀相差不了多少的錦袍老者問。

坐在椅上的人撫弄着頷下的短鬚，明快地道：「那捲名單肯定在那姓齊的身上，這一點絕無疑問！」

頓一頓接道：「楊千羽與曹猛的屍體經已徹底搜過了，只差沒有將他們剝皮剖開，那捲名單不在兩人的身上，絕無疑問在趙尚義的身上，而姓齊的是最後一個接觸趙尚義的人，之後便急急趕往太平莊，這一切皆說明那名單肯定在姓齊的身上！」這位楚莊主看來就是雄霸黃河兩岸的天霸莊主楚天霸了！

一名年約四十許的文士打扮的人摸着下頷道：「楚莊主，姓齊的一定會走這一條路？」

「直到不久之前接到的消息，姓齊的仍然朝這邊走來！」這位楚莊主看來信心十足。

「楚莊主，會不會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一個滿臉奸詐的尖嘴鼠鬚的中年人，目光一閃一閃地朝着楚莊主道：「那司徒老鬼詭計多端，說不定已帶了人直撲天霸莊。」

「哈哈哈……」這位天霸莊的莊主楚天霸哈哈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收住笑聲，得意地道：「天行，難道你忘記了埋在莊中的各處的炸藥了？司徒老鬼若是以爲輕易可以毀去本莊主的根本重地，那就讓他一齊與莊子同毀好了！」

那人諂媚地道：「莊主眞是算無遺策，司徒老鬼胆敢與莊主作對，簡直自尋死路！」

楚天霸臉色一沉道：「天行，司徒老鬼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能够弄到咱們那一份名單，單是這一點就不簡單了！」

那漢子連聲道：「莊主說得極是，極是！」

那頭陀忽然道：「楚莊主，姓齊的果然走這條路！」

衆人的目光不由齊往崖下那條路望過去，旭日普照之下，一個穿藍衣的劍士正飛快地向這面奔掠過來，一雙目光不斷地左右掃視着。

「左腰掛劍，不錯，正是他！」楚天霸目光閃亮，霍地從交椅上站起來。

「果然不出莊主所料。」那被楚天霸喚作天行的漢子諂笑着。

這人姓周，名天行，綽號見風駛𢃇，由其外號可知其人之行爲，手底下却是不弱。

「本莊主倒要看看他還能够逃得了逃不了！」楚天霸目光凌厲射出。

「楚莊主，聽說這姓齊的一手左手劍比電閃還快，被那些所謂白道人物推許爲有數的快劍手之一，這一點倒不可以輕視。」那道姑年約三十許，頗具姿色，說話時妖嬈作態，語聲又膩又嗲，實在不像一個出家人。

原來這道姑名叫崔妙玉，也不知她出自何門何派，雖作出家人打扮，爲行却比淫娃蕩婦還要無恥，出道自今，面首無數，而她的身手也越來越高強，等閒之輩總奈何不了她，她本是獨來獨往的，不知怎地却投靠了天霸莊。

「嗯，本莊主也聽聞過這姓齊的一手

左手劍犀利迅疾異常，自出道以來，不少一等一的高手皆敗在他快劍之下，本莊主今日倒要見識一下，他的劍如何快法！」

接側顧那頭陀道：「不空，聽說你的一柄戒刀也很快，待會倒要看看是你的戒刀快還是姓齊的劍快。」

不空頭陀一拍腰間戒刀，暴烈地道：「洒家久欲鬥一鬥那小子，今日正好，待會莊主看洒家先將他的腦袋斬下來！」

這不空頭陀乃是五台派的棄徒，爲人兇殘嗜殺，偏是他已盡得五台派眞傳，尤其在刀上更見功夫，與人動手，專喜斬人首級，被他斬掉腦袋的武林高手，沒有五十也有三十，故武林中送了一個「兇僧」的外號給他。

就這說話間，那藍衣劍客已奔掠到距崖下不足二十丈的地方。

這人果然是左手快劍齊頌鳴！

× × ×

齊頌鳴一路奔來，終於讓他看到斷崖上的楚天霸等人，而楚天霸等人亦沒有將身形隱蔽，似乎是故意讓齊頌鳴望到。

齊頌鳴一眼望到崖上有人，似乎不感覺到意外，神色沒有變化，只是脚步放慢了，一雙眼仍然打量着崖上的人。

楚天霸這時已坐回交椅上，神態威凌，目光沒有離開過齊頌鳴的身上。

齊頌鳴終於停下來，遙遙仰望着崖上動了一下。

楚天霸目光何等銳利，雖則居高臨下，相距約有二十六七丈，仍然看到齊頌鳴的表情變化，仰天豪笑起來，笑聲响遏空際，倏地笑聲不止，遙對齊頌鳴道：「姓齊的，料不到吧？」

齊頌鳴目光遙射在楚天霸臉上，直認道：「確實想不到！」

一頓接道：「天霸莊主楚天霸？」

楚天霸宏亮地道：「想不到吧？」

齊頌鳴點了點頭道：「這確是意料不到。」

楚天霸宏笑一聲，目光一閃，沉聲道：「本莊主在此候駕久矣，那份名單你不會說不在你身上吧？」

這一次齊頌鳴居然直認道：「確在我身上！」

「妙！眞妙！」楚天霸大笑聲中，上身一俯，一副君臨天下之勢，俯視着齊頌鳴。「不枉本莊主一番佈置！」

齊頌鳴居然笑道：「原來你已經佈置得這樣週到，看來你是志在必得的了。」

楚天霸大笑道：「本莊主欲圖霸業，全憑那份名單，當然是志在必得！」

「姓齊的，今日除非你脅生雙翅，否則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逃不出楚莊主的五指山！」周天行在旁裝腔。

齊頌鳴不屑地瞄了周天行一眼，不去理睬他，敞聲道：「那份名單就在我身上，有本領的就下來拿吧！」

「別急，本莊主還有話問你。」楚天霸搖手阻止了不空頭陀欲衝下去的身形。

齊頌鳴身形退了一步，偷眼往後一瞥，臉色遽變了一下。

楚天霸看在眼內，大笑道：「別想溜得了，本莊主若沒有萬全的安排，又怎會在此與你說話多多！」

就這說話間，在齊頌鳴身後約十丈外的山路兩邊，冒出了二三十人來，其中大部份人皆手握弓箭或是連弩，只有七八人是空手的，但身上也帶着兵器，齊頌鳴就是看到那些人驀然出現，才心頭驚懔的。

「齊頌鳴，放着陽關大路你不走，偏往這險地走來，你這是自尋死路，亦可說天助我也！」楚天霸仰天大笑不絕。

他身後站着的不空頭陀等人亦跟着大笑起來。

齊頌鳴却表現得很冷靜，在這種情形下，慌亂徒自擾亂自己的心神，對自己更爲不利。

他知道自己這一次眞的是走到絕路了，往前闖固然不能，退也不可，眼前唯有一戰之途了！

但一戰之下，他肯定雙拳難敵四手，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接應自己的人能夠及時趕來。

他不是怕死，大丈夫死何足惜？他是担心自己取自趙尚義髮髻內的那捲黃絹重新落在楚天霸的手上，或是到不了太平莊司徒長邦的手上，因爲那是關係到天下武林安危的緊要物件！

「姓齊的，別再轉念頭了，楚莊主已在此佈下了天羅地網，你插翅也難飛出生天，除非你乖乖地將那捲名單交給楚莊主，可以放你一條生路！」周天行在狐假虎威。

齊頌鳴却聽如不聞，一雙眼盡往路那邊陡削的斜坡溜瞥。

他是想打量一下從那面可不可以逃之夭夭。

雖則危險，他已在所不計了，只要仍然能夠活下去。

但瞥視之下，他不由吸了口涼氣，那陡削的山壁少說點也有近百丈深，坡壁上一棵樹或是較爲突出的石塊皆沒有，根本就不可能落足停頓一下，就算是輕功再好的人，也不可能安然落到下面，不粉身碎骨才怪。

「姓齊的，別打歪主意了，這裏若不是天險之地，本莊主也不選在這裏等你，要生要死，你自己決定！」楚天霸像看破了齊頌鳴的心思，冷笑連聲。

齊頌鳴一拍腰間長劍道：「自我接受司徒莊主差遣，接應三義鏢局三位鏢頭開始，已將生死置諸度外，你若是想自我手上奪取到那物件，還要問一下我腰間的長劍！」

「好，好一條漢子！」楚天霸看到齊頌鳴那種軒昂慷慨的樣子，亦不由心生敬佩。

「好狂的小子，莊主，就讓洒家看看是他的頭硬，還是洒家的戒刀利！」不空頭陀再也按捺不住，手執戒刀，衝到崖邊去！

「嗯，既然他要逞匹夫之勇，不空，你便去將他的腦袋砍下來吧！」楚天霸朝不空揮揮手！

不空應了一聲，從斷崖上有如飛將軍般飄掠而下，身形在空中接連兩個翻滾，卸去大部份下墜的勢道，安然落在地上，就落在齊頌鳴身約兩丈許的崖壁下。

齊頌鳴紋風不動，左手已搭在劍把上，目光亦隨之落在不空的身上。「兇僧不空？」

不空頭陀雙眼一瞪，暴戾地道：「既知洒家大名，還不自己將腦袋砍下來？」

齊頌鳴一笑道：「你自出道以來，一共砍下了多少顆腦袋？」

不空狂笑道：「這個洒家也不大記得了，相信沒有五十，也有三四十！姓齊的，你問這個幹麽？可是怕了？」

齊頌鳴一笑道：「你看我是這樣胆小的人麽？」

不空頭陀怔了一下，怒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齊頌鳴正色道：「我的意思就是，讓你也嚐嚐被人砍掉腦袋的滋味！」

不空不由氣炸了肺，怒吼一聲：「姓齊的，洒家若不將你的腦袋砍下來，便一頭撞死在石上！」

齊頌鳴忍不住笑道：「你的腦袋若被我砍下來，我一定會將你的腦袋砸在石上，替你完成這個心願！」

不空頭陀再也按捺不住了，暴喝一聲，一刀疾斬向齊頌鳴的頭頸！

可別小看了他這一刀，雖是在暴怒之下發出，仍然勢道驚人，招法剛猛沉疾！

在崖上看着的楚天霸却不由嘆口氣道：「不空就是脾氣暴燥，若是本莊主沒有看走眼，他那顆大好頭顱一定會被姓齊的砍下來！」

「莊主，那怎辦？」周天行急聲問。

「就讓不空去試一試姓齊的劍有多快吧！」楚天霸嘟喃一聲，這一聲說得很輕，輕到連周天行也聽不到。

周天行只見楚天霸咀唇噏動，却聽不到他說什麽，不敢再問下去，咽口氣將目光移向崖下。

× × ×

齊頌鳴眼睜睜看着不空和尚一刀斬來，連眼睫毛也沒有輕顫一下，直到那一道厲烈的刀光閃臨自己的頭頸前不到三寸，按在劍靶上的左手才動了一下。

一道匹練也似的白光便從他的腰間劍鞘有如飛龍脫困般閃射出來，但聽「錚」地一下激响，劍光飛擊在刀光上！

崖上看着的人均不由脫口一聲：「好快的一劍！」

齊頌鳴那一劍確實好快，快到連楚天霸那樣好的高手也看不清楚齊頌鳴是怎樣拔劍揮擋不空那一刀的。

不空只覺眼前一花，他的戒刀便被封擋住，不由吃了一驚，暗忖：「這小子的劍果然很快，洒家倒要小心應付才是。」

刀勢一變，一連斬出十五六刀。

但見劍光飛閃有如流矢般迅疾，「叮叮」一連串激响，不空頭陀斬出的十五六刀皆斬擊在齊頌鳴的劍尖上！

不空頭陀眼色不由變了。

「野頭陀，你也接我一劍看看！」齊頌鳴清喝聲中，一劍飛刺向不空的面門！

齊頌鳴那一劍之快，有如駭電乍閃，不空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是怎樣刺出那一劍的，那劍光已閃刺至他的面門不足一寸之處！

不空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怪叫聲中，已來不及封擋，只好暴退開去！

「野頭陀，連我這一劍也接不了，我眞懷疑你是否砍得了別人的腦袋！」齊頌鳴身形緊逼，劍尖終於不離不空頭陀面門不足一寸！

不空頭陀自出道以來，何曾被人逼得這樣狼狽？怒氣陡生，兇性大發，居然不理會齊頌鳴刺向他面門的那一劍，戒刀暴捓向齊頌鳴的胸腹！

齊頌鳴輕笑一聲：「野頭陀，你是怎麽了？怎會變成了劏豬佬！」

說話間刺出的長劍驀地沉肘縮臂下擊，恰好以劍把端撞擊在不空捓出的戒刀背上，硬是將之撞歪出去！

接一聲清喝：「野頭陀，小心你的腦袋了！」乍沉的長劍驀地暴起反撇削斬而出！

楚天霸也就在這刹那猛地站了起來，雙眼暴睜！

不空頭陀根本連念頭也還未轉一下，一顆大好的腦顱便離頸旋飛出去！

崖上的周天行崔妙玉等人看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聲。

而楚天霸則重重地坐回椅上！

不空頭陀那沒頭屍體却斜旋開去——這大概是他在腦袋被砍掉的刹那，才想到欲閃避開去，這個念頭才起，他的腦袋便被砍掉，但由於齊頌鳴那一劍實在太快了，快到他的腦袋雖被砍掉了，但「意識」中仍然斜旋出去，欲避那一劍！

直至頭腔斷口處噴出大股血泉，不空頭陀的無頭屍體才旋跌在地上！

那顆腦袋直飛出丈許外，才呲牙咧咀地飛落在地上，那模樣既怪異又恐怖，那些弓箭手連弩手一眼看到了，莫不驚駭失色。

齊頌鳴却已收劍退開了一步，神情冷肅。

「待老夫會一會他！」喝聲中，一條人影從崖上飛掠而下。

楚天霸欲阻止已來不及，看清楚是誰時，放心不小，不過仍開聲叫道：「大覺兄小心！」

那條人影却已飛掠到地上，面對齊頌鳴！

齊頌鳴却卓立不動，目光却射在那人身上，冷冷地道：「請教怎樣稱呼？」

那人年約五十許六十未到，身材高瘦，穿一襲黑袍，頷下留着一撮山羊鬍子，五官刻板，與人一種陰沉木納的感覺，雙眼一翻，毫無表情地道：「周大覺。」

齊頌鳴一聽，心頭動了一下，吸口氣道：「久仰。」

他這句話可不是客套話，確實是久仰周大覺的大名，而且很早就聽聞其人的大名。

原來這位周大覺就是江湖上人稱霹靂手的周大覺，成名怕不有三十年之久，一向縱橫於西南三省一帶，以一套霹靂十八擊威震西南三省，却不知怎地投到楚天霸的麾下！

「廢話少說，接老夫一掌試試！」周大覺喝聲中，雙掌一錯一盤，掌影幻舞中，一掌從中穿出，疾擊向齊頌鳴的胸腹！

周大覺眞不愧有霹靂手之稱，一掌發出，有如霹靂驟發，威猛無儔！

齊頌鳴既然久聞其大名，當然也知道他以一套霹靂十八擊馳譽江湖，掌勁剛猛無儔，他自忖在掌勁上不及對方，當然不會蠢到硬打硬，身形斜閃出一步，嗤的一

聲，衆人根本看不到他是怎樣出劍的，劍光已閃刺至周大覺的肋間！

周大覺一掌擊空，左掌巳劈出，齊頌鳴刺向他肋間的那一劍便被一股罡勁擊歪，而他的手臂也震了一下，心頭驚慄，身形隨着被擊歪的劍勢疾轉出去，劍光連閃中，一連刺出了九劍！

周大覺沉「嘿」一聲，身形半擰，一個犀牛望月，雙掌暴劈而出！

齊頌鳴閃刺出的九劍便被兩股剛猛無儔的掌勁撞擊得散亂開來，雙臂被震得一陣發麻，胸口一窒，急不迭退了開去！

周大覺踏前一步，雙掌連環閃劈，共劈出了十一掌！

齊頌鳴既巳領教過了厲害，當然不敢攖其鋒銳，身形疾閃，一連刺出數劍！

但却被周大覺一連三掌擊震得刺歪開去！

坐在崖上的楚天霸看到這裏，凝重的臉鬆弛下來，且露出一抹笑意。

「莊主，姓齊的遇到大覺兄，他的劍再快，也無所施其技了？」周天行阿諛地對楚天霸說。

楚天霸却擺擺手，沒有理會他，神色專注地看下去。

周天行碰了個悶釘子，臉上有點訕訕地，不敢再出聲。

×　×　×

崖下的齊頌鳴這時正與周大覺鬥得精彩萬分，身形穿閃騰躍，劍光有如暴雨般飛刺向周大覺的全身上下。

周大覺就以脚跟爲軸，身形左旋右轉，雙掌上下翻飛，將那暴雨般閃刺至的劍光完全封拒於門外，偶爾驟出一掌，逼得齊頌鳴閃避不迭！

看這情形，齊頌鳴快劍之威根本就奈何不了周大覺，這情形就像老鼠拉龜，根本無從下手！

而周大覺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齊頌鳴！

齊頌鳴却一點也不急，依然避實擊虛，身形縱掠如飛，閃繞如蝶，劍光頻閃，只是繞着周大覺遊鬥！

周大覺只好將霹靂十八擊發揮得淋漓盡緻，掌風嘯鳴中，將流矢般的劍光封拒於身外！

這種情形看似周大覺佔了上風，實則明眼人却看出。這只是暫時性的，時間一久，吃虧的必是周大覺。

因爲周大覺這樣下去，內勁一定呈現不繼的現像，而且很易疲累，自不然出手沒有那樣快，以齊頌鳴劍勢之快，不難尋瑕抵隙，刺殺周大覺於劍下！

楚天霸及崔妙玉數人巳看出了這一點，楚天霸的臉上那抹笑意巳漸漸消失，終於嘟喃一聲：「妙玉，妳去助大覺兄一臂之力！」

崔妙玉應了一聲，從椅後閃出來，便欲往下掠去。

那知劇變也就在這剎那發生了！

×　×　×

激鬥中的周大覺似乎也覺察情形繼續下去，會對他不利，而且久戰之下，竟然奈何不了，一個後生晚輩，以自己的名頭，那豈不是臉目無光，羞怒之下，掌勢一變，轟轟發發聲中，猛攻了十八九掌！

這十八掌威勢之盛，確實非同凡响，逼得齊頌鳴左閃右避，一劍也刺不出！

周大覺心頭竊喜，叱喝聲中，雙掌一拍一翻一推，「轟」然聲中，一股山岳般的掌勁半途中炸了開來，四下裏撞擊開去，方圓足有三丈許範圍！

這一招名之爲「霹靂雷霆」，由於威力至巨，範圍又廣，其勢有如炸雷乍發，出人意表，很少人能夠避得了他這一招，在他的記憶中．就沒有人能夠在他這一招之下，能夠倖免的。

但世間事沒有絕對的，總會有意外，這一次就是意外。

其實說起上來，也算不上是意外，因爲齊頌鳴在周大覺變掌狂攻時，巳加了小心，閃退出數步之後，身形便騰拔起來，而那剎那，周大覺才施展出那一招霹靂雷霆。

若是這剎那齊頌鳴還在地上，肯定避不過那炸雷般向四外湧擊的掌勁，只是齊頌鳴巳騰身而起，恰好就脫出了那一招威力的範圍之外！

這時候崔妙玉才欲往下掠，楚天霸一眼看到，眼色也變了，疾喝一聲：「妙玉且慢！」

崔妙玉聞聲身形急刹！

但眼色也隨之一變！

因爲就在那剎那，騰空掠起的齊頌鳴巳淩空一個風車疾轉，劍光有如飛旋的齒輪般，旋刺向周大覺的頭頂！

周大覺本以爲那一招足以置齊頌鳴於死地，料不到對方却意外地避過了那一招，眼見對方人劍如輪旋刺而至。不免驚慌起來，一挫腰，雙掌連環向上擊出，可惜巳慢了那麽剎那，而齊頌鳴的劍勢又是那等快法，但見一道劍光自他掌隙中奪隙刺下，周大覺剎時間如遭電殛，掌影一散，發出一聲厲號，身形猛地一撻，齊頌鳴人劍巳翻落他身後，頭頂血箭標射中，周大覺一頭栽倒在地上。

這過程說來一大段，實際上只是一眨眼間的事情。

崖上的人及山路上那些將齊頌鳴的退路封死了的弓箭連弩手等人，看到這裏，臉色皆變得很難看！

由其是楚天霸！

楚天霸臉色一變的剎那，霍地從交椅上挺起來，暴喝一聲：「射！」

這時候齊頌鳴才剛翻掠在地上。

弓箭聲及機括聲暴响，長箭弩箭有如飛蝗般攢射向齊頌鳴！

齊頌鳴不禁大吃一驚，所幸他反應快速，劍急舞的同時，身形霍地撲倒落地，接一滾，滾到周大覺的身後，接伸手一扯，將周大覺的屍體扳側起來，恰好成了擋箭牌。除了一部份被他擊落及射空的箭矢之外，其餘的皆射在周大覺的屍身上，有如一隻刺蝟！

可憐周大覺死後仍要遭到激矢攢體之苦，這或許是一種報應。

而齊頌鳴在那生死存亡的霎間，那是唯一的辦法，他本不想那樣做的，但形勢如此，也怪不得他！

崖上的楚天霸見齊頌鳴居然以亂箭攢射之下，毫髮無損，不由又暴喝一聲：「射！」

斷崖上人頭攢動，弓弦聲暴响中，激矢有如暴雨般疾射而下！

原來斷崖上也伏有弓箭手！

而那邊路上的弓箭手亦繼續發箭射向齊頌鳴！

這一來，齊頌鳴可就危殆了。

因爲從那面射來的箭矢還可以利用周大覺的屍身作擋箭牌，從斷崖上射下來的箭矢却無從遮擋，就算他的劍再快，也無法撥擋得了那樣密的箭雨！

這確是生死一髮間的危局。

一聲長嘯，齊頌鳴猛地從地上竄躍起來，右手揮動周大覺的屍體，左手劍急舞，激矢一樣冒着箭雨衝向崖壁下！

密集激飛的箭雨在他的劍擊屍擋之下，居然被他衝開一條出路，衝到了崖壁之下！

這一來，崖上射下來的箭矢便由於角度的關係，根本威脅不到他，而從路那面射來的箭矢却又被周大覺這面擋箭牌替他遮擋了。

只是周大覺的屍體巳佈滿了箭矢，有如一頭箭豬也似！

而齊頌鳴雖則衝到了崖壁下，暫時還算安全，但他在衝向崖壁的時候，仍然中了兩箭，一箭在腿側中，另一箭射穿了他身旁的衣服，鋒利的箭簇劃破了他腰側的皮肉。

喘息着，齊頌鳴有如一頭困獸般，又再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聲！

而斷崖上的箭矢忽然間停了。但緊接着是密如雨點般的石塊及樹幹樹枝之類的東西直砸下來！

齊頌鳴這一驚非同小可，疾忙揮劍擊撥開那些直砸下來的石塊，身形貼着崖壁閃移向前面的崖壁！

因爲就在兩丈許遠處，有一處崖壁是向內凹陷下去的。

烟火閃冒中，直砸下來的石塊中夾雜着十數支火把。楚天霸可謂手段毒辣，箭，石，火三樣夾攻齊頌鳴！

看來，他是志在必得，就算奪不到那份名單，毀了也是好的，最少，司徒長邦就得不到那份名單，對他的霸業就構不成威脅！

石塊火把墜砸如雨中，齊頌鳴終於閃掠到那凹陷入去的崖壁下，這一來，不但上面砸下來的石塊奈何不了他，就連從路那面射來的箭矢，也威脅不到他了，只是他在閃掠到那崖壁下的時候，臂膀被一塊擦着崖壁砸下來的石塊傷了皮肉，血染衣袖！

暫時來說，他是絕對安全的，大口喘息了一陣，他忙蹲下來，伸手執住射入大腿側足有寸許深的箭杆，咬着牙，接一拔，血標箭出，痛得臉肌搐動了幾下，疾忙從身上摸出一瓶金創藥，倒在傷口上，撕下一幅下擺，將傷口扎住。

至於腰上及臂上的傷口，由於不太嚴重，他也無暇去理會了，因爲這時候一股烟氣及熱氣正薰撲過來。

原來，那些火把巳燃着了扔下來的樹幹枝葉，「必必剝剝」地燃燒起來。

而從崖上扔下來的不再是石塊，而是一束束的枝葉及一段段的樹幹。

看來，楚天霸仍然想將齊頌鳴從崖壁下追出來，再用亂箭將他射殺！

齊頌鳴這剎那眞的有點走投無路的感覺了。只好緊縮在崖壁下，呆得一會是一會。

這時候路那邊的弓箭手巳逐漸向前逼來，地上的枝葉樹幹也越燒越旺，而且向他那邊蔓延過來，一陣陣黑烟吹撲過去，他連忙用長劍將從崖上扔下來的樹枝樹葉挑撥開去，一面揮動衣袖，將順風湧過來的烟火拂捲開去，但仍然被薰得嗆咳了兩聲！

這時候，齊頌鳴唯一的去路，就是從隘口那邊掠去，但他却隱隱覺得，隘口那邊，一定是個死亡陷阱，否則，以楚天霸之老謀深算，斷不會不派人守住那邊的隘口！

其實，也根本不用派人守住隘口，只要從崖上將滾石擂木推下去，便算你有萬夫之勇，也抵擋不住！

看來，齊頌鳴這一次巳陷身於死地的了。

但他仍不氣餒，張口又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聲！

崖上的楚天霸巳經是第三次聽到齊頌鳴發出嘯聲了，初時還不以爲意，這一次聽到，心頭倏動，脫口一聲：「不好，姓齊的可能發嘯與太平莊的人聯絡，快下去將那小子解決了！」

侍候在他身後的崔妙玉周天行等人齊應一聲，紛紛閃向崖前，便欲撲掠向崖下去。

一聲龍吟虎嘯般的洪烈嘯聲有如雷霆疾走般驀地劃空傳來，崖上的楚天霸等人聞之不禁霍然變色，崔妙玉周天行等急撲而下！

楚天霸臉色倏變的剎那，扭頭朝嘯聲傳來處望過去！

一望之下，他的臉色再變！

崖後那面屏風也似的削壁上，這時巳現出十數條人影來，當中一人長髯飄拂，衣袂飛揚，丰神飄逸，正俯視着楚天霸！

楚天霸一眼看清楚了那人，連眼色也變了，脫口一聲：「司徒長邦！」

站在約五十丈上下高的削壁上的那長髯人竟然聽到，長笑聲中，語聲清晰地傳來：「楚天霸，想不到吧？」

在五十丈高的壁上仍能夠將語聲清晰地傳送下來，司徒長邦這一份內勁確實驚人。

縮在崖壁下的齊頌鳴聽到那一聲穿雲裂石的洪嘯聲，不禁喜形於色，霍地再發出一聲嘯聲。

削壁上的十數人聞聲接紛紛縱身飄瀉而下，一個個有如天仙飄降般，煞是美妙，長髯司徒長邦在飄降下的剎那，又發出一聲嘯聲！

崖上的弓箭手聞聲望上去，望到削壁上人影飄降，剎時亂了陣脚，不等楚天霸下令，紛紛轉身仰頭向上放箭！

可是由於距離太高，不少箭矢射上去由於勁道衰歇而折墜下來！

那些人根本就不用去撥擋，身形飄降中，在壁上那些橫生出來的野樹上略爲停頓一下，消去下墜之勢，便又繼續飄降下來！

楚天霸望着司徒長邦等十數條人影從

上飄降下來，一張臉殺氣騰騰，雙手拳握，一雙眼瞬也不瞬！

這時那些弓箭手射出的長箭已夠上了距離，箭發更急。

可是却被司徒長邦等人掌劈袖揮，將射至身前的長箭紛紛撥落！

只不過瞬眼間，司徒長邦十數人已飄降下三四十丈，其中有數人衣袖連抖，閃射出一片寒芒，那些弓箭手慘叫連聲，倒下了七八人！

楚天霸這時已一一看清楚那十數人中除了有五六個是太平莊的高手之外，其餘皆是當今武林中獨當一面的頂尖高手，一張臉更青了！

「住手！」楚天霸朝那些慌亂的弓箭手疾喝。

這不是他仁慈，而是他看出弓箭手射出的箭根本傷不到對方，對方有十數人之多，而且分散開來向下飄降，那些弓箭手射出的箭矢便要分散開來射向那十數人，那有不輕易被對方撥擋落之理？放箭只是白費力氣！

那些弓箭手被喝停的剎那，司徒長邦等人已紛紛飄降落地上，在司徒長邦的暗示下，有七個人撲掠向崖邊，那些弓箭手欲拔刀阻擋，那裏擋得住？被那七人衝殺之下，有如稻草人般倒下了十數人。

那七人更不停留，飛身掠向崖下！

× × ×

崖下的齊頌鳴乍見從崖上掠下數條身形，目光一瞥，看到最先掠下的是崔妙玉，而他也被烟薰得再也憋不住了，喝叫一聲，衝了出去，一劍飛刺向恰好飄掠落地的崔妙玉。

既然天霸莊的高手從崖上掠下來，那就不用再顧忌那些逐漸逼前來的弓箭手了，因為那些弓箭手要顧及到自己方面的人而不敢亂放箭！

崔妙玉的腳尖才沾地，一道閃亮的劍光已閃刺至他面門，吃驚之下，腰一折，向後仰倒！同時飛出一腳，踢向齊頌鳴的下陰！

崔妙玉這一腳好陰毒，而她的臉皮也很厚，她是個女人，那裏不好踢，偏偏要踢向齊頌鳴的下陰？

齊頌鳴臉上不禁一紅，他以快劍著稱，乍見崔妙玉上身後仰，刺空的劍勢亦一沉，急削劃而下，同時一掌沉截而下！

崔妙玉的反應也很快，乍見劍光下劃，嬌叱聲中，單足一蹬，身形藉勢倒竄出去！

那知道齊頌鳴下劃的長劍改為斜削而下，將崔妙玉那條來不及收回的玉腿齊膝削斬下來！

崔妙玉倒竄出去的身形不由窒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慘叫，重重地摔墜在地上，昏死過去！

身側勁風湧撞而至，齊頌鳴身形向前搶出一步，長劍反手向後揮撤出！

但另一道勁風又自他身側撞至，逼得他只好再向前搶出一步！

但另一道銳風又急襲而至，百忙中他身形橫閃出去，嗤一响，他的腰背一痛，血光暴濺！

他不由發出一聲怒喝，長劍電閃般飛削而出！

一聲痛嚎剎時响起，那偷襲得手的人，亦被齊頌鳴那疾如駭電般的一劍將一條來不及縮回的手臂連同一柄短戟削斬落地上！

齊頌鳴亦乘這機會一躍而起！

但一蓬箭雨立時暴射向他，逼得他只好運劍如飛，墜回地上！

剎那間，起碼有六件兵器狂襲向他的全身上下！

齊頌鳴不由吃了一驚，却不慌亂，身形倏矮，「颯颯」兩聲，一柄三棱刺及一桿短槍自他頭頂上刺過，長劍急展中，封開了一柄金鈎，左掌斜拍，拍歪了一柄長劍，身形同時一偏，一鞭一鐧從他身前身後擦過！

這剎那他的身形一旋，長劍繞身急划而出，硬是將那六人逼退開去！

但三條人影挾着三樣兵器淩空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向他猛擊落去！

齊頌鳴清叱一聲，身形亦騰射起來，劍光一連閃了三下，「錚錚錚」一連三下激响聲中，那三條人影被震得急墜下去！

齊頌鳴的身形却淩空一個盤旋，劍光向下撇劃而下！

那條身形霎時發出一聲痛叫，身形下墜更急！

但六條人影緊接騰射起來，六件兵器狂襲向齊頌鳴全身要害！

齊頌鳴下墜的身形剎時一頓，長劍狂揮而出！

他的劍再快，也不可能在剎那間同時封擋得了那六件襲向他身上的兵器，何況那六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只好在揮出那一劍的同時，身形快速地變換了幾次！

「錚錚錚錚」連續四下激响，四件兵器被齊頌鳴那一劍封開，但一條鞭子却重重地斜抽在他的肩背上，一柄三棱刺也刺在他的股側上！

齊頌鳴忍不住發出一聲暴吼，長劍電擊中，也不知刺出了多少劍！

一聲慘嚎緊接响起，是那位使短戟的仁兄咽喉濺血，飛了出去，落地時看清楚了，原來是周天行！

這時候，齊頌鳴與那三條身形先後飄墜落地，齊頌鳴一個跟蹌，差點踣倒在地上，忙用劍一支，才挺住身形！

天霸莊的高手一見齊頌鳴那樣子，互相使了一個眼色，吆喝一聲，又攻向齊頌鳴！

齊頌鳴兩腿受傷，幾乎站也站不穩，眼見天霸莊的高手又狂攻而至，沒奈何只好鼓起餘勇，長劍疾展！

以他現在這樣的情形，就算有霸王之勇，也接不下天霸莊九大高手的聯手一擊，對他來說，只不過不願束手待斃而已！

也就在生死一髮之間，從崖上疾掠下八條身形。半空中已有三人抖手發出暗器，破空聲中，天霸莊九大高手的其中七人急不迭閃避開去或是招式一改，擊向飛射而至的暗器！

這就令到齊頌鳴逃出生天了。

「錚錚」兩下激响，齊頌鳴勉強擋開了一柄長劍及一根鐵鐧，但他也被震得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兩名高手一見，使鐧的一個劈向齊頌鳴的頭臉，使長劍的居然劍當刀使，斜

斬向他的胸腹！

齊頌鳴只要挨上其中一招，肯定非同小可！

而齊頌鳴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算他的劍再快，也無可能同時封擋開那兩人的兵器！

咬實牙關，他只好忍痛橫滾開去！

驀地「砰」地一下急响，那名使長劍的竟然斜飛出去，原來是被一名太平莊淩空掠到的高手一腳踹在那人的肩頭上，將他踹飛出去！

那名使鐧的一鐧砸空，驟眼瞥到同伴被踹飛出去，吃驚之下，驟覺背後生風，急不迭一鐧朝後反掃出去，但却掃了個空，頸後一痛，不禁大叫一聲，仆倒在地！

原來另一名太平莊的高手淩空一劍飛刺向那人的背心，被他反手掃鐧之下，劍尖一挑，斜向上戳去，不但避過那一鐧，也一劍戳入那人的後頸上，將喉管戳破，那人焉能活得了！

這時候太平莊的其餘高手已經與那些天霸莊的高手動上了手，那名一腳將使劍的高手踹飛的高手一步搶上前，疾聲道：「齊老弟，你傷得重麽？」

齊頌鳴一見那人，喜極之下掙扎着站起來，鬆口氣道：「沙帮主，你們終於趕到來了！」

沙帮主一手扶住齊頌鳴，激動地道：「齊老弟，眞難為你了。咱們沿路跟踪尋來，要不是聽到你發出的嘯聲，還沒有這樣快尋到來，幸好還來得及！」

原來這位沙帮主正是黃河帮帮主黃龍沙鰲。

那名一劍將使鐧的刺斃的人亦已搶上前，一眼看到齊頌鳴的樣子，不由驚道：「齊老弟，你……」

齊頌鳴笑笑道：「沒什麽，只是為了點傷，張總管你也來了！」

這人原來正是太平莊的總管張士謀，外號飛星手，一手飛星劍法及掌法獨步武林。

「連莊主也來了。我怎能不來，倒是咱們來遲一步，累老弟你吃苦了。」

齊頌鳴一聽司徒長邦也來了，驚喜地道：「司徒莊主在哪裏？」

「就在崖上。」張士謀朝崖上一指。

齊頌鳴一眼望過去，正好看到司徒長邦與楚天霸對面而立，仍未動上手！

「齊老弟，聽說楊千羽三位鏢頭皆遭了毒手，那份名單……」沙鰲有點急切地問。

「就在我的頭上！」齊頌鳴神色一黯，伸手指指自己的髮髻。

沙鰲張士謀不禁同時噓了口氣。「這份名單不但對楚天霸來說極為重要，對咱們來說，也是極為重要，幸得老弟你保之不失，眞是武林之幸。」

驀地，那些弓箭手及連弩手驚呼慘叫連聲，三人忙循聲望過去，却原來是被一名身穿白麻長衫的人驀然衝殺入去，那些人怎是那白麻長衫人的對手，哭喪棒連刺飛戳揮掃之下，那些弓箭手可遭殃了，紛紛慘叫倒地，剎那間死了一半有多，連統領那班弓箭手的幾名高手在驟不及防之下，也二死三傷！

齊頌鳴一眼看到那白麻長衫人，吸口

氣道：「他也趕來了！」

沙鰲脫口一聲叫道：「拘魂索命白太陰！」

「這煞星也來淌這趟渾水！」張士謀眼見白太陰對天霸莊的人痛下殺手，不由訝道：「他這是怎麽了？居然殺起楚天霸的人來！」

齊頌鳴只好解釋道：「他也是來打那份名單的主意，也不知誰肯出十萬兩銀子買那份名單，他便橫插一手了，也幸好他插上一手，否則，我也不會輕易連過天霸莊數關！」

就這說話間，白太陰已衝殺出那羣弓箭手的範圍，衝向這邊，一眼看到齊頌鳴，大呼大喝道：「姓齊的，要命就交出那件暗鏢來！」

「齊老弟快上崖將那份名單交給司徒莊主，我與張總管擋住這煞星！」沙鰲邊說邊迎了上去。

張總管亦急掠上前。

齊頌鳴於是掠到崖下，吸口氣，身形貼在崖壁上，一隻壁虎般手腳併開，向崖上迅快地揉升上去！

而沙鰲與張士謀也沒有與白太陰打話，一齊出手向白太陰攻去。

白太陰一眼認出兩人，怪叫一聲，也揮拳迎了上去！

霎眼間三人鬥作一團！

× × ×

崖上的楚天霸盯着對面的司徒長邦足有一盞茶時份，也沒有哼出一聲。

司徒長邦也沒有開聲，靜靜地囘望着楚天霸！

天霸莊與太平莊分踞黃河兩岸，一直以來，便水火不相容，但由於雙方的實力相當，故此誰也吃不了誰，而黃河兩岸數百里範圍之內，正是由於有太平莊這股代表俠義道的力量，牽制住天霸莊這股野心勃勃的邪惡勢力，才不至令到天霸莊橫行無忌，勢力日大。

楚天霸這個人是個極具野心的人，自創立天霸莊始，便一直想擴充勢力，據跨太平莊，雄霸黃河兩岸，進而圖霸武林，可惜太平莊却是塊絆脚石，眼中釘，令到他的勃勃野心一直不能得逞！

「楚莊主，你我今日終於一會了！」司徒長邦終於開了口！

站在司徒長邦身後的，皆是黃河一帶俠名卓著的人物，其中就有千里追風獨孤飛，金刀屠龍孫哲仁，駝俠董庭深！

楚天霸這時就只剩下他一個人在崖上，還有六七名死剩的弓箭手。

「嘿嘿，司徒老兒，一山難藏二虎，你我終要一決，想不到却在此時此地！」

「老夫也想不到！」司徒長邦喟然道：「若不是楚莊主必欲得到那份名單，你又怎會冒險親自出馬？」

「本莊主問你，你的人是怎樣得到那份名單的？」楚天霸瞳孔暴縮！

這是一個秘密，而且也關係到列出那張名單的人與及他的家人的安全，老夫不會告訴你！」司徒長邦捋鬚道：「也幸好本莊的人得到那份名單，否則，你與那些名單上的黑道人物及帮會聯合起來，而本莊還懵然不知，突施暗襲之下，本莊不被踩平才怪！」

至此，才明白到三義鏢局楊千羽三人保送的那件暗鏢，原來是一份與天霸莊相勾結的黑道人物及帮會的名單，那張名單之上，詳列了與天霸莊勾結的黑道人物及帮會的名字及名稱，難怪楚天霸這樣重視，千方百計要搶回它，因爲這份名單若是落在太平莊司徒長邦的手上，他等於沒有了一件對付太平莊的秘密武器，亦等於失去了那股有份量的力量！

因爲天霸莊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據跨太平莊，只有加上名單上的那股力量，才足够壓跨太平莊！

若不能搶回那份名單，等於將那股力量暴露出來，到時太平莊「按圖索驥」，予以各個擊破，那是輕而易舉之事。

故此，楚天霸若不能搶回那份名單，他的野心便難遂，霸業也成空！

× × ×

「司徒老鬼，那份名單還未落到你手上，你莫高興得太早了！」楚天霸說時，偷眼瞥一下崖下打鬥的情形，不由倒吸了口氣。

崖下的打鬥這時已接近尾聲，天霸莊的高手已死剩兩個人，就在負隅頑抗，作困獸鬥，眞是冥頑不靈。

但看樣子也支撑了不多久，就只有一個白太陰與沙鰲及張士謀鬥得難分難解，兇險異常！

楚天霸心底生涼的剎那，目光却驀地一亮，他本就站在崖邊，正好看到一顆腦袋從崖下冒上來，不正是福大命也大的齊頌鳴麽？

正是千方百計得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楚天霸心頭狂喜，身形疾電般撲掠向崖邊，探手疾抓向齊頌鳴的天靈蓋！

司徒長邦等人看到了，臉色齊皆一變，幾乎是同時呼叫出：「齊老弟小心！」身形後閃，猛撲過去！

齊頌鳴的腦袋才冒上崖邊，驀覺疾風襲來，耳聽司徒長邦等人的呼叫聲，心知不妙，腦袋暴縮下去！

怎知楚天霸是志在必得一抓向齊頌鳴天靈的那一爪是虛招，抓向齊頌鳴的右肩那一爪才是實招，以他的身手，又是在全力撲抓之下，猝然遇襲的齊頌鳴又怎能再避得開？若是他身上不是受傷數處，也許他足够有機會避得開。

楚天霸五指抓在齊頌鳴的肩頭上，立時運勁一收，扣住齊頌鳴的肩井大穴！

齊頌鳴在楚天霸五指搭抓上他的右肩的剎那，便知不妙，不等他五指力扣，當機立斷，左手長劍一翻，反手削向自己的髮髻，劍光疾閃中，髮髻散斷飄飛中，一捲黃布捲隨着那束髮髻飄墜向崖下！

也在這剎那楚天霸五指一收，齊頌鳴半身一麻，剎那一點力道也發不出來！

若是遲那麽一點點，他就不能削落自己的髮髻了，眞是間髮之險！

齊頌鳴根本不理會楚天霸已制住了自己，生死已操在他的手上，扭頭朝下喝道：「陳兄請接住那髮髻！」

說來眞巧，那髮髻正好飄墜向站在崖壁前掠陣的太平莊高手白鶴陳白秋的頭上，陳白秋耳聽崖上呼叫，仰頭上望，恰好看到那從齊頌鳴頭上削斷飄墜下來的髮髻，再聽到齊頌鳴的一聲呼喚，知道其中必

有奧秘，疾忙一縱身騰拔起來，伸手接住了那束髮髻！

那邊的白太陰耳尖眼也尖，耳聽齊頌鳴那聲呼喚，同時瞥到那束飄墜的髮髻露出一點黃布來，心頭一動，猜到可能就是那欲得之暗鏢，也恍然明白到爲何自己遍搜趙尚義全身上下，就是搜不到那暗鏢，敢情就藏在髮髻內而自己偏就沒有搜頭髮，故此搜不到，這姓齊的可能是學趙尚義也將那暗鏢藏在頭髮內！

狂叫一聲，捧勢一緊，企圖將沙鰲張士謀兩人逼開，衝掠前去搶奪那髮髻，但沙、張豈是省油燈，攻勢亦一緊，硬封硬接，硬是將他纏住，脫身不得，急怒得他怪叫連聲，狂攻不已。

崖上的楚霸天這剎那已將渾身軟麻的齊頌鳴提了上來，司徒長邦等人一見臉色大變，硬生生收住勢子，不敢硬衝上去。

楚天霸獰聲對齊頌鳴道：「姓齊的，看你飛得上天去，還不是逃不出本莊主的五指？」接仰天狂笑起來。「天助吾也！天助吾也！」

齊頌鳴亂髮飛揚，毫無懼色，冷笑道：「楚天霸，我落在你手上又怎樣？」

楚天霸大笑不止。「捉到你，就等如得到那張名單，本莊主眞是高興死了！」

「那你就去死吧！」齊頌鳴那剎那一口咬在楚天霸的喉頭上！

他雖然全身乏力，但一咬之力還是有的，否則，他也無力說話了。

楚天霸料不到齊頌鳴會來這一着，所以毫不防備，加上他仰頭大笑，將喉頭處露出來，故此被齊頌鳴輕易一口咬住！

齊頌鳴乃是志在必得，所以一口咬實，便死命咬下去！

楚天霸喉頭一痛，氣爲之窒，不禁悶吼一聲，一掌打向齊頌鳴的頭側。

「喀」一聲，齊頌鳴頭脖一軟，被楚天霸一掌將頭骨切斷，但仍死口咬住楚天霸的喉頭不放！

這一連串的變化，快得連司徒長邦等人皆還未想出一個怎樣從楚天霸的手上將齊頌鳴救脫的主意，便發生了，快得出乎司徒長邦等人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們是眼睜睜看着這一連串的變化發生。

楚天霸喉頭一陣咕咕作响，繼之「呼嚕呼嚕」直响，一張臉青藍青黑地，而且有血沫溢出咀角，在司徒長邦等人正欲撲上去動手的剎那，他竟然不再理會業已咽了氣，但仍死口咬住他喉頭不放的齊頌鳴，疾掠向隘口那頭！

司徒長邦等人見他神色有異了，不由怔了一下，不明白他撲向隘口那面是何用意。因爲他若是逃命，應該通向那些弓箭手站着的那面，隘口那面可是遍向太平莊的方向，他如今衝向那裏，應該不會是逃走，那麽，定有所圖。

司徒長邦等人一怔之後，正欲追掠上去的時候，楚天霸已飛撲到隘口前，聳身一躍跳了下去！

這剎那司徒長邦等人又是一怔，不明白楚天霸爲何跳下去。

但立刻他們就明白了。

因爲那些弓箭手也看到楚天霸帶着齊頌鳴的屍身跳下去，但不由驚叫出聲，有的轉身拔足飛奔，有些捂住頭伏下地，亂成一團。

司徒長邦心頭一動，舌綻春雷大喝出聲：「快退離隘口那面！」

喝聲中，他整個人已騰拔起來，一折一翻一掠，掠射向斷崖的另一邊下面！

千里追風獨孤飛三人亦緊接騰射去！

崖下的人在聽到司徒長邦那一聲喝叫後，打鬥的雙方俱停了手，那兩名天霸莊死剩的高手一眼瞥到楚天霸已跳落隘口，嚇得大驚失色，疾忙飛身向弓箭手那面掠去！

太平莊的高手亦紛紛飛掠過去。

連白太陰也自動停手，急不迭飛掠開去。

沙鰲、張士謀兩人也急掠如飛！

有一名胆量較大的弓箭手伏在地上偷眼瞥到楚天霸跳落隘口地上後身形一滾，接一掌擊在一塊突出的石上，霹靂轟隆聲中，地動山搖，塵烟衝天翻滾，砂石飛激四射，聲勢有如山崩地陷般嚇人！

好一會衆人才從震响中囘過神來，怔怔地望着隘口那面。

隘口已不復存在，炸得山石塌陷，那截山路像斷裂開來一樣，裂開一道大坑，那靠着隘口的半爿山崖被震得塌倒下去，石塊砂土堆塡了路面，不少石塊滾下削坡，隆隆作响。

幸好那一炸之威力沒有波及到斷崖的這一面，否則，避在斷崖這面的司徒長邦等一衆太平莊的高手，無一倖免！

也幸好他們驚覺得早，走避及時，加上不是即時爆炸，否則，崖下打鬥的人會被炸毀震塌的半爿山崖活埋或是被激飛四射的石塊擊死！

若是司徒長邦等人不是一怔再怔，沒有緊追楚天霸掠向隘口那面，否則，肯定會被炸死或是活埋！

楚天霸臨死的這一着可謂毒辣至極！

那隘口下面果然如齊頌鳴生前猜想般，可能有蹊蹺，果然埋藏了大量炸藥。

那應該是楚天霸準備在萬一擊殺不了齊頌鳴的時候，將之引發，將齊頌鳴與那份名單一同炸毀，也一樣可以保存名單上那些人的秘密及安全。

他只怕想不到炸死的竟然是他自己。

× × ×

硝烟散，塵砂落，天仍然朗朗明明地，一樣也沒有受到昔才那陣地動山搖的爆炸的影响，艷艷的陽光仍然照射在大地上，也洒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只是，司徒長邦等人的心頭皆是沉重的。左手快劍齊頌鳴死了。

他不惜犧牲自己，終於成功地將那份名單送到司徒長邦的手上。

——白鶴陳白秋已將那束藏着那卷名單的髮髻交給了司徒長邦。

司徒長邦一聲長嘆，喟然道：「正因爲武林中有齊老弟楊鏢頭趙鏢頭及曹鏢頭這種捨身成仁的英傑，武林才得以免刦！壯哉斯人！」

沙鰲等人皆神色肅穆，默望向隘口那邊。

隘口那邊，有一英魂長在！

白太陰眼見太平莊高手十數人，兩個沙鰲及張士謀也勝不了，如何還敢動那份名單的主意？灰溜溜地溜了。（完）

日本武士道秘聞錄

麥中青·文

可飛·圖

虎穴鬼燈

金甲神走出虎穴撲攻

萬劍峯有六十九個虎穴，有幾百個鬼燈在夜間冒升，危機四伏，佛門子弟，神道派高手跟箭王展開生死決鬥，同歸於盡，只是千手佛一人逃生！

日本北部高山特別多，萬劍峯是很有名氣的一處，它有一個特色，超越普通峯巒，就是「虎穴」，以前山中多虎，上上下下，遍佈虎穴，引到風雷郡六個縣的捕頭聯合對付，另外加上一百多個出色的獵手，先行夜間縱火，然後萬箭齊發，大虎小虎殺個清光，此後就有說不清那麼多的虎穴留下來，日子拖長了，喜歡修道的人往往聚在虎穴之內，研究練丹鑄劍之術，萬劍峯無形中變成「神道派」高手的巢穴，別的門派，走了進去休想活着走出來。

那一年春暮的深夜，忽然有一個和尚，進入虎穴最多的一處，站在平台石上面，縱聲狂嘯，準備廝殺。

在一個比較大的虎穴之內，坐着一個魁梧的道士，穿了黑袍，頭上有髻，向門人說：「千手佛寶來僧憑着多少武功就闖入虎穴挑戰，看來他一定是想早點升天了，其實我的威名遠播，他決不會絕無所聞，何以他敢斗胆闖入龍潭虎穴呢？」

門人「金眞道士」說：「千手佛可能受了齋堂的人挑撥。」

「和尚跟尼姑也有交情嗎？」

「弟子不知其詳，只是胡亂的猜測而已，既然尼姑並非站在我們這邊而傾向千手佛那邊，亦非奇事，金甲神，難道你忘記殺了惡毒的尼姑海月這一回事嗎？可能因爲此事，六郡的尼姑跟你結怨，煽動了千手佛登門挑戰。」

綽號金甲神的「宏風道士」哈哈大笑，說：「念眞，你的記性很好，如果沒有你說這一句話，提醒了我，我險些把淫尼海月用百步追風掌打到吐血身亡這件事情忘記了，照情形看，千手佛一定是受到尼姑挑撥，才找上門來，你認爲向他解釋幾句好呢？抑或把他打發走開好呢？」

另外一個神道的門人「念遠道士」說：「千手佛聽了別人的閒言閒語，便即找上門來，怎可以讓他來去自如呢？依照徒兒的意見，索性把他宰了便是。」

「好，我試走出虎穴看看他是否有千隻手？」金甲神說。

「不，殺鷄焉用牛刀？還是由徒兒出去殺他好了。」又一個門人說。

最後金甲神宏風道士作出如此決定，叫「念眞」和「念遠」兩人走出虎穴，在斷崖之前的平台石上會見千手佛寶來僧，質問他爲何叫囂不已，必要時把他殺掉。

「念眞道士」以及「念遠道士」兩人，奉命走出虎穴，喜形於色，他們以爲自己功力深厚，千手佛不是敵手，殺了千手佛，威名遠播，使同門及道上朋友另眼相看，很是興奮。

從虎穴走了出去，星光照曠野，遠遠的瞧見平台石上面站着一個魁梧的和尚，就在遠處呼叫：「閣下是否千手佛呢？」

禿頂的和尚哈哈大笑，說：「我正是千手佛！」

「爲甚麼你走到我們的地盤狂嘯呢？是否你活得不耐煩，想早些升天呢？」

「是的，正是如此，敬請兩位通知金甲神出來，把我送上西方極樂世界好了。」千手佛很是狂傲放肆。

念眞迎上去，說：「打發你這種人，何必勞動金甲神？只是我們二人，已經夠了，我叫念眞，他叫念遠。」

「你們忘記了我的綽號，叫做千手佛，一個人就有一千隻手，可以打贏一百個人，你們只有兩個，算得甚麼？金甲神即使由門徒跟我較量高下，也要多派幾個人出來。」

千手佛說時，逐漸走近，念眞先行發動攻勢，念遠也展開最快的招式撲攻，企圖一招打贏。

當時日本的和尚所學拳脚是由中國少林寺傳入來的正宗十字拳，只是離身飛打，快要貼身，便即改用擒拿手，跟日本柔道招式，大不相同，至於，神道拳技，根本上是日本基本拳脚，不過滲入蒙古摔角，這一派拳技全靠貼身擠壓取勝，由於搏鬥的戰術不同，故此念眞念遠兩人出手就向對方飛撲過去，盡可能的糾纏在一起，能够互抱倒地更妙，怎料千手佛早已洞悉兩人的招式，只是退了半步，一個車輪掌，已把念眞擊倒，雖然念遠仍有機會緊緊的抱住他，却沒有足够的氣力把他絆倒。

千手佛出其不意的抓他一把，剛剛抓了對方的髻，便即使勁一拋，整個念遠拋上十多尺高，躍下來的時候，還被千手佛補加一脚，他就變成滾地葫蘆，沒法停下，一直滾到平台石的邊緣，幸而念眞只是吃了一掌，並非受傷，及時抱住他的腰腹，雙雙跌倒，及時阻止他向前繼續滾動，才不至於墜下千丈深淵。

兩人分明不是千手佛的敵手了，不敢戀戰，趕快飛奔到虎穴，叩見金甲神，稟告此事，並非他們打輸，而是千手佛的拳脚實在太過厲害。

金甲神說：「你們沒有受傷，可見千手佛並非蓄意挑戰，還是由我親自見見他吧。」

「這樣也好。」念眞說。

金甲神忽然問：「你們有沒有看見千手佛携帶武器呢？」

「沒有，不過，他擅長九節棍，本來是一枝長棍，分爲九節，用銅鍊勾連，招式詭異，每一節棍只是三節棍那麼短，或者更短，這一類兵器很容易收藏，說不定他的長袍底下，就藏有這種武器，身形一抖，隨時把它取出來應戰，不可不防。」

金甲神冷笑一聲，說：「這種雕蟲小技，算得甚麼？我的月牙鏟飛舞起來，有如千軍萬馬，向他撲攻，他一定沒法招架，給我一鏟打下懸崖，你們等着瞧吧。」

說完他昂然站起，叫門徒送上月牙鏟，一手抓着它，威風凛凛大踏步走出去。

十多個門徒在後相隨，吶喊助威。

走了幾十步，遙遙的望見一個黑影，站着不動，恍如石像。

荒山寂寂，怎會有石像？分明是千手佛了。

金甲神老遠就大聲呼叫：「你是否千手佛呢？金甲神來了，別走！」

他連叫幾聲，那個黑影總是不開口，也不移動。

金甲神不理會他是誰，甚至不理會他是人抑或是石像，大喝一聲，把鋼鏟使勁挺了一挺，向它衝過去。

如果黑影沒有閃避，準會被那一鏟擊到墜下懸崖的，反之，黑影及時閃開，那一鏟落空，他可以再掃出第二鏟，直到大功告成爲止，這般形勢，分明是他佔盡上風了。

金甲神大喝一聲，一招直搗黃龍，向黑影的背後猛刺。

那柄月牙鏟沒有弄錯方位，怎料它刺到盡，黑影突然失去，金甲神武藝精湛，懂得這一層道理，凡是敵人在前面失去蹤影，就要提防背後被人偷襲，因此他毫不考慮，轉身又是一鏟。

眞是奇怪，那一鏟仍然落空。

他急得團團轉，索性把三十六斤重的純鋼月牙鏟舞動，一片白光護體，然後連人帶鏟在平台石上面滾動，恍如雪球。

鏟的方向無定，他走動的方向也是沒有規律，照情形看，假如那個黑影是人，不是鬼，避無可避，必然死在鋼鏟之下，除非這傢伙忽然跳開，這個信心令到他越鬥越起勁，可惜敵人不在身邊，他白忙了一頓，有如當衆表演武功，吃力不討好。

他突然收鏟，定神一望，黑影仍在眼前，只是方位有些變動，所站的位置仍是平台石的盡端，下臨深淵。他不敢衝前了，索性站定脚步，休息一會再算。

念眞走近，說：「師傅，你的月牙鏟眞是厲害，把他整個捲住，他簡直沒法招架，只是憑着輕功在你身邊團團轉而已，你收了鏟，他站得更遠了，那個地方已經是懸崖的邊緣，何不衝過去一鏟把他打下深淵呢？」

金甲神聽了此言，暗吃一驚，原來千手佛沒有走開，只是看透了他的月牙鏟如何衝刺，逐寸閃避，能够閃開那柄月牙鏟，不足爲奇，奇就奇在他完全看不見千手佛，門徒念眞站得遠些，反而瞧見。

千手佛的輕功如此厲害，倒是不可輕敵。

他想了想，說：「念眞，你跟念遠分別向左右兩邊出擊，我從中路進攻，一齊動手，假如他凌空飛躍，我們三個人也跳起來，從下邊殺到上邊去，照我看，他實在是沒法逃生，趁着他未發現我們圍攻，向他追殺，他一定逃不了。」

「是，師傅的確智勇雙全，不過，動手之前，門徒仍有所疑，平台石有許多處地方可走，爲甚麼他偏要站在邊緣？一旦閃避不來，豈非墜崖喪命？」

「念眞，你問得很好，我不妨把他的詭計拆穿，他認爲我再度出擊，對準他們站的位置猛衝，由於那一處已經是平台石的邊緣，我一定不敢走得太快，到時他只是閃側多少，抓住我的鋼鏟使勁一拉，我就會連人帶鏟跌下去，你不看見嗎？他一直都是沒有携帶武器！」

「是，師傅確是高見！我立刻通知念遠，三位一體，一齊發招，我們二人俱是

喜歡用棍，師傅的月牙鏟也是長兵器，正好圍攻！」

鬼燈險些殺了千手佛

兩師徒只是說到這裏，念眞忽然伸手往前面空無所有的低空指了指，失聲喊了一句：「鬼燈！」

金甲神轉了半邊身，他也看見鬼燈了，頗爲驚詫，說：「怎會有這樣多的鬼燈在低處出現呢？相信你也看得出來，它正在一寸一寸的冒升！」

「徒弟認爲今晚的事情有些不妙，提防邪魔襲擊，請師傅叫人分別通知各處虎穴，嚴密戒備，從速備戰！」

「是的，你跟念遠兩人替我傳個口訊，先行通知我們的虎穴，傳令各人備戰，又再派人通知其他虎穴，因爲鬼燈由低處冒升，你們先行通知較低的虎穴，然後通知高處，明白嗎？」

「徒兒明白了。」

「快些去！」

金甲神看見幾個門徒走開，他立刻走向千手佛那邊。

好奇心遮蓋了殺機，他大聲說：「千手佛，你當然看見半藍半白的鬼燈，它冒升得很快，就快升到我們的眼前，它是有毒的，是不是？」

「是的，所有鬼燈都有毒，千萬不要被它碰着，否則骨拆肉爛，死得很慘。」

「千手佛，你懂得眞多！我先問你一句，你今晚到來，究竟你的敵人是鬼燈抑或是我？」

「你是誰？」千手佛懶洋洋的說。

「我是金甲神，剛巧你還向我的門徒說過，叫他們通知我走出來，把你送上西天，這樣快就忘記了？」

「哦，我的記性眞壞，我似乎說過這麼一句，剛才有人揮動一種長長的兵器在我的背後偷襲，料想那個人就是你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假如你想鬥，我當然樂意奉陪，不過，我認爲怎樣對付鬼燈，比較我們二人過招，更爲重要，假如鬼燈升到半山，浮在空中，向你直衝過來，你怎麼辦呢？」

「如果它是浮在空中，我不理會它，反之，它向我衝過來，我就不客氣了，立刻發招，把它打落。」

「千手佛，爲了對付鬼燈，我願意站在你的一邊，並肩作戰，不過，打散了鬼燈，我仍想跟你決鬥的，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你明白一些甚麼？」

「我認爲我的見解不錯，你分明是誤會我想搶你的地盤。」

「你是否眞有此想？」

「我沒有這個想法，坦白點說，老虎住過的山洞，一陣騷味，嗅了作嘔，送給我也不要。」

「那麼，爲甚麼你要在深夜登山長嘯呢？」

「我只是奉命而爲，依照活佛法海禪師的意思去做。」

「他怎樣說呢？」

「我一向住在京都法海寺，法海禪師的法術和武功已是登峯造極，天下的和尚都心悅誠服跪拜在他的脚下，最近他忽然得到祖師的報夢，京都法海寺有人縱火，燒爲平地，那些人是鬼燈派的邪魔，他醒覺之後，面見僧衆，說明此事，認爲他每一個夢都有靈驗，叫我到萬劍峯來，還催我每晚深夜走到半山的平台石狂嘯，如果鬼燈出現，就要把它一網打盡。」

金甲神恍然大悟，說：「照這樣看，你不是蓄意跟神道派的人作對了。」

「當然不是！」

只是說了幾句，忽然看見一種半藍半白的幽光，照映眼簾，十分明顯，一個個鬼燈自遠而近，雖然在空中浮游，却有一個目的，向他們二人進攻。

那些鬼燈十分古怪，一個又一個，俱是獨立的，不會貼連在一起，每一個鬼燈就跟辦喪事的藍燈籠一模一樣，藍燈籠必須靠蠟燭發亮，鬼燈却是本身發亮。

雖然它看來很美，因爲它是毒物，不能夠讓它飄舞，千手佛大喝一聲，探懷取出九節棍來，迎風一抖，展開九十九式的奇詭棍法，對準它飛躍出擊。

鬼燈竟然是如此脆弱，一棍擊中它，好像金魚缸被擊，砰然一聲，洩了氣，藍色的光四濺，轉瞬之間就化爲烏有。

鬼燈太多了，一簇簇的飄舞過來，似乎有一雙魔手在空中佈陣，打碎一個鬼燈，即時有另外一個鬼燈，把他包圍，使千手佛忙個不了，奇怪得很，那些鬼燈只是跟千手佛作對，沒有一個鬼燈飛舞到金甲神那邊。

兩人本來相距不遠，由於千手佛追擊鬼燈，越來越遠，靠近平台石的邊緣，只是站着金甲神一個。

既然鬼燈並不跟他作對，金甲神懶得動手，索性站着觀戰。

他不斷的思索，究竟是千手佛把所有鬼燈擊碎好呢？抑或鬼燈毀了千手佛好呢？他自問難以解答。

不管他怎樣想，他總是全神貫注盯緊千手佛的，也許鬼燈戰勝，殺了千手佛，然後轉移目標向他進攻，鬼燈甚至沒有打贏也可以向他進攻的，他當然不敢鬆懈。

人鬼相爭，逐漸分出高下了，千手佛雖然武藝高強，鬼燈太多，他一個人應付不來，揮動九節棍的速度與勁度同時減弱，假如鬼燈仍是纏住他搏鬥，千手佛遲早會倒下來，那時鬼燈聯結在一起，向他猛撞，甚至撞擊他的頭部然後碎裂，千手佛即使沒有死，也會變成一名瞎子，如此一想，金甲神眞的想加入戰圈，可是，轉念一想，剛才他的兩個門徒念眞以及念遠，敗在千手佛的拳脚之下，顯然那個和尚武功高强，死了就減少一個勁敵，何必救他呢？

從這方面着想，金甲神把心一橫，決不相助。

千手佛越來越不濟了，忽然滑了一脚，仰臉跌倒。

七八個鬼燈向他碰撞，他沒有站起來，已無法出擊，唯有躺在石上揮動九節棍仰擊，捱得一時就一時。

眼見千手佛死定了，千鈞一髮之間，忽又聽到颼颼的箭聲，更遠之處有人站着放箭。

箭白如雪，只是一個人，却能夠放得那麼多的箭，實在出奇，鬼燈所佈的陣形散開，逐漸消失。

初時還是三幾個的鬼燈幌動，後來，它全部熄滅，一點兒也沒有，遠處的鬼燈仍是微光閃動，但已全無氣勢，鬼燈打輸了，千手佛仍然躺着。

金甲神緩步走過去，對面的人，也是緩步走近，他定眼看時，竟然是個艷如桃花的少女。

由於她背後掛着箭壺，手上有一把弓，且是遠處走近，不消說，剛才放箭的人必然是她了，難得她年紀輕輕的有這種本領，金甲神雖然自負，對她也另眼相看。

兩人越走越近，只是隔開了千手佛。

金甲神向她打量一眼，說：「姑娘的箭法奇妙，貧道佩服不已，千手佛命不該絕，才會碰上你！」

「誰是千手佛？」

她走近一點，向躺在石上的人看看。

金甲神說：「躺着的人是千手佛。」

「他是你的朋友嗎？」她很冷靜的說

「不，他是和尚，禿頂，沒有髻，我是神道派的人，頭上有髻，和尚跟道士永遠合不來，故此他並非我的朋友。」

「如果你不是他的朋友，爲甚麼拿着鋼鏟站在他的附近？」

「我還是很老實的對你說吧，我是跟他決鬥的，已經交過手，不分勝負，鬼燈好像一羣蝴蝶似的飛撲過來，我不是它挑戰的對象，故此遠遠的避開。」

「原來如此，我無意中救了這個和尚，眞是出乎意外。」

「姑娘，你跟躺着這和尚以前沒有見過面嗎？」

「當然是以前沒有見過面，我從來沒有入廟進香。」

「姑娘是誰？可以把芳名賜告嗎？」

「我叫做春夜柔子。」

「好一個名字！聽說六郡的武林高手當中，有一個人曾經在御前試箭，能夠一把弓扣住九條箭一齊射出，有箭王之稱，此人大概是令尊翁了，是不是呢？」

「對！你說的這個人，正是家父春夜武士。」

「巧極了，貧道今晚有機會看到你的神箭，眞是機緣巧合！他日有閒，自當趨候，向箭王問安，你對他說一句金甲神問安好了，他應該記得起我！鬼燈逐漸散開了，不足爲患，恕我就此告辭。」

金甲神拱了拱手，飄然而去。

他剛剛走開，躺在石上的千手佛，一躍而起，說：「多謝春夜柔子姑娘救命之恩。」

「原來你沒有受傷，爲甚麼躺在沒有站起來？」

「因爲我覺得金甲神十分討厭，索性躺着不動，看看他是否想一鏟把我殺死，他走了，我當然站起來。」

春夜柔子說：「夜深了，請大師回到原來的廟宇歇息，我也想回家睡覺。」

「讓我送你一程，好嗎？」

「不必送我，我有弓箭足可自衞。」

千手佛說：「那麼，恕我不送了，我在千山閣歇脚，請你對春夜武士說知，如果他有空，白天任何一個時間都可以來，照我看，他必然是急於看看我的，別忘記，我在千山閣歇脚。」

千手佛說完，便即離去，春夜柔子自行覓路下山。

鬼燈必有高手躲着操縱

翌日下午，有一個身形雄偉的武士，走向千山閣。

看來他已經是五十開外，可是，走路的步伐仍很輕快，目光炯炯，氣力充沛，他走到千山閣外邊，大聲叫喊：「我是春夜健男！千手佛，你睡够了沒有？」

他連續喊了幾聲，沒有人回答，忽然覺得背後有些微風掃過，身形陡變，背後果然多了一個人，喜形於色，說：「千手佛，你仍是那麼喜歡捉弄別人！」

「我眞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我對這地方並不熟悉，勞煩你帶我去一處有美酒喝兼且有美女欣賞的地方去，我請客。」

「千手佛，你肯花錢，大概是公欵了，是不是呢？」

「當然是公欵，要多少，有多少！」

春夜武士聽了，哈哈大笑。

他是那個縣府看做名流的人，出手闊綽，縣裏有甚麼消遣的去處，瞭如指掌，只是碍着千手佛是個和尚，不便帶他到妓院去，只好把他帶去「春風樓」，一邊吃酒，一邊遠眺芳隣。

「春風樓」雖是食店，同時是賣酒的地方，因爲它的左隣右里，全是賣春的樓房，不是娼幕，就是妓院，只要向窗外眺望，自然看到搔首弄姿的姑娘，難得他想得如此週到，兩全其美，千手佛佩服不已，酒肉到肚，話匣子打開，千手佛說得滔滔不絕。

談到京都的事，千手佛慨然說：「你雖封做箭王，只有官祿，並無實權，在一個市縣，充任殺虎的獵戶，眞是大才小用，我則剛剛相反，可以說是小才大用。」

春夜武士說：「千手佛，你眞是風趣，所講的話，句句可笑，却又句句有力！我先問你，你說自己屬於小才大用！究竟是自謙抑或是確有其事？」

千手佛說：「當然是確有其事！法海禪師只是派我一人，前往萬劍縣的萬劍峯，夜間長嘯，把鬼燈誘出來，看看它究竟是怎麼樣子，回去報告，你想想吧，人不可以跟鬼鬥，昨晚鬼燈冒升，列陣出擊，我被逼躺下，差點喪命，如果不是春夜柔子姑娘偶然夜獵，射出許多枝箭，粉碎鬼燈陣，我怎能活到現在？只是這件事情，已經反映出我孤掌難鳴，實在不是鬼燈的對手！」

說到這裏，他忽然改變話題，問：「佛門子弟，以及神道派的人，苦苦相爭，已逾百載，從來沒有聽見過邪門裏面有一派稱做鬼燈派的，你住在萬劍峯下，料想你懂得比我多，究竟有沒有鬼燈派這種人呢？」

春夜武士搖了搖頭，自管自的喝酒。

千手佛不耐煩，說：「春夜武士，你的意思究竟是想告訴我，你毫不知情，故此搖頭，抑或想對我說知，世界上根本沒有鬼燈派這種魔教？」

春夜武士說：「你說對了，我的確是

那麼想。」

「依你說，根本上沒有鬼燈派了？」

「不，我只能說我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堂，也許有了鬼燈派，我却絕無所聞。」

「你是御賜一千枝銀箭的獵戶，負責殺虎，在虎穴當中有那麼多的鬼燈冒升，是否有鬼燈派呢？你當然知情！」

「不，倘有鬼燈派這種魔教，他們只是在別的縣府活動，兔兒不吃窩邊草，永不在本地作祟，我就全幪在鼓裏，再者，鬼燈派即是鬼火，不過是死人骸骨的幽光，偶然浮起來，並非有人指揮，你便說它列陣出擊，還說它自成一派，如此武斷，我認爲，太過愚鈍，簡直是走火入魔，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故此搖搖頭。至於你說此行，只是因爲法海禪師夜間有了一個怪夢，信以爲眞，居然派你到萬劍峯看看是否眞的有鬼燈派的魔教，我認爲很難入信，如果不是你說謊，就是他說謊。」

千手佛哼了一聲，說：「和尚決不說謊，有名氣的和尚，更加不會說謊，你怎會這樣想，認爲我說謊？我此行帶了五百兩金子，寄存永福錢莊，除了法海禪師給我這一宗大數目的旅費，我能夠拿得出來嗎？至於，你說法海禪師說謊，也是很欠解釋的，他何必揑造一個怪夢騙騙自己，還要騙了別人？」

春夜武士說不過他，只好改談別的事情，把話題放在神道派的身上，說：「聽小女柔子姑娘所言，你沒有給鬼燈纏住之前，跟神道派的金甲神交手，似乎惡狠狠的打了一場，你此行只是想引出鬼燈，爲甚麼跟金甲神打起來？」

千手佛說：「並非我有心跟他作對，他以爲我夜間闖入萬劍峯長嘯，就是想奪取他們神道派的地盤，故此打起來，坦白點說，如果我不是手下留情，他早已死在九節棍下。」

「你太過自負，金甲神未必鬥輸，即使他輸了給你，你仍是難以逃生，別忘記，萬劍峯有六十九個虎穴，只是較低的幾座山崗，那些虎穴才是武功平凡的人霸佔，從你們打鬥的平台石往上伸展，起碼有二十多個虎穴，藏着都是武林高手，你絕對不是他們的對手。」

「暫時別討論我是否他們的對手，我先問問你，那些道士躲在虎穴幹甚麼？」

「他們躲在石洞裏面修煉呀！所有神道派的道士，俱是盼望死後成仙，有些道士更加出色，煉丹兼練氣，活着已可升天，變成活的神仙。」

千手佛說：「你的話眞是越來越出奇了，死了變神仙，還有可說，怎可以活着升天做神仙的？」

「你並非神道派的人，自然不信，如果你苦心研究他們的道術，明白那一派的軟硬功夫以及修眞煉丹之術，俱是中國傳入，你就深信不疑了，中國比較日本大得多，一千年前，已經有些道士入山封穴修眞，希望活着變神仙，他們最初的境界只是打坐，控制呼吸，用丹田氣上上下下的轉動，吃少許菓實，便可養生，打坐之後，還有很多時間，他們整天守住一爐火，火裏必有銅鼎，鼎內就是藥石，溶了再蒸，蒸了再溶，直到變成一粒丹爲止，那種丹能夠辟穀止水，吃了它不再飢餓，亦不口渴，過了三個月光景，連丹也不吃，乾脆坐着等候大解脫，如此過活，不必喪命，也是神仙。」

「神仙能夠馭風而行，快要餓死的人，能夠做得到嗎？」

「當然做得到！如果昨晚你一時錯手，殺了金甲神，就有人在高處馭風而行，飛下來殺你！」

「我不信神道中人有這樣厲害的武林高手！」

「你不信，不妨一試！還有一點，聽說昨晚的鬼燈只是繞着你團團轉，沒有向金甲神襲擊，分明是它怕了神道中人。」

千手佛微有所悟，說：「是的，確有此事！」

稍停，他忽又眼睛一亮，說：「春夜武士，我明白了，果然有鬼燈派這麼一回事。」

「千手佛，爲甚麼你忽然明白呢？」

「很是簡單，鬼燈不敢向金甲神襲擊，分明是它有所顧忌，如果那些鬼燈並非有人控制，它怎會只是向我進攻呢？只要它有人控制，就是一個門派，由高手指揮，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只是不明白你爲甚麼如此興奮。」

「我當然是有理由這樣興奮的，你試想想，法海禪師給我五百兩金子去調查這一件事，如果毫無所獲，我有何面目回去見他？反之，有了結果，我把實情說出來，他一定說我辦事很有才幹，五百兩金子花得值得，你說吧，我是否應該興奮呢？現時我絕不爲了前路茫茫發愁，只是担心幾百兩金子難以花掉！」

春夜武士哈哈大笑，說：「區區的幾百兩金子也沒法花掉嗎？我不妨對你說知，如果你肯跟我一起走進留仙館，找九花娘，她就有本領使你在一夜之間花掉三幾百兩銀子，還是口服心服。」

千手佛說：「就算她比貴妃嬌艷，她也沒有資格要那麼多的金子。」

「不，那些金子並非她賣肉得來的酬金，只是罰欵。」

「走進妓院找花姑娘睡覺也要繳交罰欵？」

「那個地方並非普通妓院，而是藝妓居留以及接受嚴格訓練的地方，每一個少女比較仙子下凡更艷，包管你喝采，把持不定，你可以交出一兩金子，透過九花娘，欣賞她把古裝的衣裳逐件脫下，直到一絲不掛爲止。她脫光還在你眼前表演魔舞，那些金子實在花得值，你從未想像過一個少女剛長成沒有被男人摸過的軀體怎樣嫩滑，可能她使你意亂神迷，很想摸她，一摸就糟。」

「如果我忍不住伸手摸摸她，會發生怎樣子的變化？」

「那時你必須依照那邊的規矩，拿出金子來，交欵贖罪，摸一摸，罰欵一百兩金子，摸兩摸，就是二百兩金子。」

「摸她五摸，豈非五百兩金子化爲烏有？」

「正是如此。」

「如果我只是欣賞她的風姿，即使她脫光了擺姿勢，我仍是眼看手不動，是否不會罰我？」

「當然不會罰你。還有一點，你交出一兩金子，九花娘就要虧本，故此這種場合等於你跟她進行變相的賭博。」

「她怎會虧本？」

「因爲依照留仙館的規矩，你交了一兩金子，就可以獲得一席酒和佳餚，足够八個健男進食，根本上那些美酒佳餚要花掉三兩金子才辦得到，你說吧，她是否虧本呢？」

千手佛哈哈大笑，說：「春夜武士，你眞是想得週到！我只有一個人，一張嘴，怎能吃掉一席酒菜？當然我會招呼朋友，你是我必須邀請的第一個是不是？」

「看來確是如此。」

「大概我還要多付一兩金子，使你能够坐在我的身邊，跟我一起欣賞少女的脫衣舞。」

「不，我沒有這種想法，因爲我已經罰過一百兩金子，自問缺少這種定力。此外，留仙館的少女在一間長方形的密室單獨跳舞之際，只是容許貴賓一個人欣賞，沒有旁人在座，你的盛意心領了，我不會接受。」

「我想問問你，既然你沒有在旁，那個房間也沒有別人在旁，憑甚麼證實我是否摸過她呢？」

「照我所知，九花娘用來證實一個人是否摸過她的養女，就憑一雙雙眼睛，那些眼睛躲在風洞後面。」

「甚麼東西是風洞呢？」

「風洞就是透氣的小洞，那個房間四面牆壁有許多小洞透氣，起碼有六七個人躲着看，他們不會說謊，要說的話我說完了，你的意思怎樣？」

「到留仙館去，馬上去！」千手佛滿滿的喝了一杯，很豪氣的說。

看來他好像暴發戶，豪氣逼人。

自願付出二百兩金子

千手佛雖然是個和尚，他不過是半途出家，一家七口在戰亂當中死個清光，只是剩下他一個，飲花酒，逛妓院，夜夜花間抱月眠，那些滋味他曾經嘗試過，到留仙館去，不過重溫舊夢而已，他認爲九花娘的養女不管怎樣嬌艷也不會使他入迷，怎料得到，貌結人緣，各花入各眼，只有十七歲的「小珍珠」剛剛閃入他的眼簾就把他迷住了，後來，她在他的眼前，把身上所穿的綾羅解開，逐件羅衣卸下，露出賽雪欺霜的白色肌膚，看花了他的一雙眼，他驟然覺得心動神馳。

他並不後悔花一兩金子欣賞她，只是後悔不應該喝那麼多的酒。

那些酒如果使他醉倒，那就一切憂慮都化爲烏有，反之，他並非喝醉，仍是不要緊，成問題的是他所喝的酒，剛巧是半醉半醒，他覺得自己的定力實在不够，乳花臂浪不停的在眼前轉動，他不敢再看，不由自主的閉上了一雙眼。

突然，有一雙輕盈而又溫暖的手，貼在他的左右兩邊臉頰，又有一個銀鈴似的笑聲，在耳邊湧起。

還有一聲柔和的呼喚：「千手佛，不敢看我嗎？爲甚麼你閉上了一雙眼？」

他逼於睜開一雙眼。

他突然發覺距離不到一尺的地方，有一張嬌媚如花的杏臉，還有兩瓣櫻唇，吐氣如蘭，逐寸逼近。

那是小珍珠的臉！

他已經閉上眼睛了，小珍珠偏偏叫他把眼睛睜開，他睜開眼睛的一瞬，小珍珠偏又把她的眼睛閉上，跟着把兩瓣櫻唇向他推送過來。

她太過惡作劇了，他需要傾全力抵抗那一個吻。

他知道給小珍珠的櫻唇碰上了自己的唇片，便是一百兩金子，趕快一躍而起，退後幾步，大聲說：「小珍珠，我看够了，你走吧！」

小珍珠仍是站着，茫然的站在臉前，她渾身裸露，有如冰雪雕成的美人，唯一顯示她並非死物，是有血有肉的人，就靠她眼角凝聚的兩點淚。

淚水又細又圓，彷彿兩個甲虫，從她的眼角緩緩的爬下來。

他看了又再心動，很想走過去，親手拭抹她臉上的淚水，甚至想伸出舌頭，用舌尖舐它，忽然之間，他的神色凝重了許多，不敢輕舉妄動。

假如他把舌尖舐在她的臉上，那就等於變相的摸她，舐一舐就是一百兩金子！

他硬着心腸，很冷靜的凝視着小珍珠，看見她把逐件脫下來的羅衣逐件穿在身上，轉過了身子，低頭走開。

小珍珠整個嬌軀的背影在他眼前消失的時候，他才感到痛苦，並不是他被小珍珠所棄，而是他被整個塵世所棄。

無可壓抑的他也凄然淚下。

過了一會，那扇房門從外邊拉開，有一個人走進來，他向外邊望了一眼，說：「春夜武士，小珍珠眞的貌美如花，和尚看了也覺得心動，只是花掉一兩金子就看到這個絕色佳麗在眼前脫個清光，翩翩起舞，有如花間的蝴蝶，這些錢花得值！」

「不，千手佛，你說錯了，你該說二百零一兩金子！」

千手佛臉色驟變，冷然說：「如果有人躲在風洞後面偷看，他們應該看清楚我怎樣使勁尅制自己，沒有吻她，也沒有伸手摸她。」

「我也是六個偷窺者當中的一個，你應該罰二百兩金子。」

「混賬，你也帮住九花娘？」千手佛的語聲逐漸發惡。

春夜武士說：「我們一齊到九花娘的面前理論吧，照規照矩說，你是應該罰的，因爲你摸過她。」

千手佛沉住氣跟他一起走到九花娘的面前，九花娘緩緩的說：「春夜武士是你的朋友，怎會帮着我呢？他說得對，你閉上了眼睛的時候，她伸手捧住你左右兩邊臉頰，等於你自己的臉孔去摸她的手。」

「胡說！」千手佛大肆咆哮。

九花娘不理會他，自管自說下去：「其實你可以不用閉上眼睛，如果你始終沒有閉上眼睛，就算她想捧住你的臉孔也辦不到！」

千手佛悶悶不樂的說：「如果我不肯多付二百兩金子，你打算怎樣對付我？」

九花娘說：「我們沒有力量對付你，只好在小珍珠的身上發洩，少陪了，我有

點事情要辦！」

說完，她轉身走開。

「她到甚麼地方去呢？」千手佛有點焦躁。

「你可以走到左邊來，隔開風洞看看她。」春夜武士說。

他走過去，把眼睛湊近風洞。

雖然風洞只有半寸闊，仍然可以用一隻眼睛向下偷窺。

他看見小珍珠給九花娘抓住，不問情由的撕爛她所穿的衣裳，劈臉打了小珍珠一巴掌，邊罵邊打。

這還不算，九花娘還要揮鞭打她，一鞭打在她的背上，立刻現出一條血紅的鞭痕。

千手佛很是傷心，他想知道九花娘怎樣罵她，不再看了，把耳朵貼在風洞上面九花娘口口聲聲罵她：「賤人！」仍然是有邊罵邊打。

小珍珠開始嗚咽，她想放聲大哭，却又不敢。

千手佛不再聽了，把眼睛湊在風洞上面。

他看見小珍珠剝個淸光，身上多了幾條鞭痕。

突然，九花娘一鞭打在一團粉似的椒乳上面，小珍珠給她打到渾身發抖。

千手佛覺得那一鞭，簡直是打在他的身上，他也抖了一抖，直跳起來，大聲說：「春夜武士，你快些制止九花娘，別再打她，二百兩金子，我照付。」

說完了這一句，千手佛覺得整個人的神經抽緊，忽又鬆弛下來，很是舒服，却又感到自己變成十分軟弱，跟以前的千手佛大不相同。

原來法海禪師叫他收屍

入黑之後，他在留仙館甜睡之後覺醒，踏着如銀的月色，回到千山閣。

那個閣本來是佛門的寺院，大部份給戰火毀了，佛像蕩然無存，日久失修，巳經變成破廟，白天巳經是行人絕跡，夜裏更加凄清。

千手佛亮了燈，桌上甚麼都沒有，杯子也沒有，只有一個罎子盛滿了酒，千手佛喜歡身邊有酒作伴，即使他不喝，也要在睡前看見酒罎。

燈下的破廟，除了和尙就是一個酒罎，多麼寂寞呢？可是，千手佛巳經過慣了寂寞的生涯，沒法入夢，他索性盤膝而坐，往往一坐就是天亮。

不知道爲甚麼，那晚他傾全力想騙自己快些睡覺，跌進夢鄉，但却辦不到，坐起來運氣，也覺得茫無把握，不能够氣通七竅，貫通任督二脈，反而臉上無緣無故的透着一痕溫暖，它正是小珍珠一雙手摸過的地方。

他不由自主的嘆息了一聲。

幾次嘆息之後，仍是一盞燈，一罎酒，殘夜將盡，他忽然想起喝酒，伸手摸摸酒罎，仍是保留盤膝而坐的姿勢。

忽然，他覺得千山閣多了一個人，這個人以很低沉的脚步走動，而且是向他打坐的地方走過來。

他提高警惕，向入口的一處望去，果然發覺大堂之內多了一個黑影，它正是站在入口那個地方。

千山閣沒有一扇門，無法阻止夜行人入內，顯然那個人是看見最上層的大堂有些燈光走進來的了！千手佛很冷靜的說：

「朋友，走過來，我喝酒的時候，總是想起兩件事情，打打殺殺，或者，談天說地，你喜歡那一種呢？」

「我喜歡談天說地，」黑影仍是站着，從暗影中飛出這麼一句。

「談天說地也好，走出來吧。」千手佛很豪氣的說。

黑影緩緩的走近，在孤燈之下現身，千手佛微微吃驚，說：「原來是你！」

春夜武士再走近點，說：「近來我常常失眠，在這個小縣府裏面，朋友固然少，仇人也少，故此想打打殺殺或者想閒談都有些困難，忽然想起你，於是走進千山閣，我有些話恍如骨梗在喉，不說出來就會把我悶死，還是說了痛快些，給我喝些酒壯壯胆，才把它說個暢快，好嗎？」

「這裏放置的一罎酒，叫做女兒香，花了一兩金子買回來的，我只是喝了幾口，你能够一口氣把它喝乾更妙！」

千手佛把酒罎送過去。

春夜武士捧了罎子骨嘟骨嘟的喝酒，就像是喝水，過了一會，他抬起頭來，說了一句：「好酒！」

他的臉上飛紅，酒是上等的酒！不過，多喝了也覺得酒氣攻心，臉赤如火。

就憑着攻心的酒氣，春夜武士把藏在心坎最深處的一句冲出來，說：「千手佛，你應該還俗！」

「甚麼，春夜武士，你叫我還俗嗎？」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並非醉後胡言亂語，今天我看見小珍珠流淚，也看見你流淚，我就想起這麼一句，你應該還俗。」

「……」

「一個人出家，有出家的理由，到了他應該還俗的時候，他當然是有另外一種理由，需要還俗。」

「你看錯了，有女人在身邊，我可能覺得心上一動，不過，一生一世，我的身邊沒有女人，我也不覺得甚麼！」

「我明白你的心境，可是，今天我看見你流淚，那些淚不是假的，它並非爲了小珍珠流下來，而是爲了瓊花及小花。」

「……」千手佛想說甚麼，仍是沒有說出來。

「你沒有出家的日子是很快樂的，太太瓊花跟小珍珠同樣的美，比較小珍珠成熟，事實上這兩個女人的臉型是完全相同的，甚至你的女兒小花的臉型，也是這一類，小珍珠的臉型體態一半像是瓊花，另外一半像是小花，難怪你看見小珍珠受苦，你就凄然下淚，小花跟瓊花同是在大火中燒死，那一年，小花只有十六歲！

「你懷疑那一場火是神道派的人放火焚燒佛塔寺引起的，你恨透神道派所有人，因爲佛門子弟跟神道派對立，互相仇視巳經有三百多年，故此你投身法海寺，剃度出家，雖然這一切回憶巳成陳迹，你看見了小珍珠，那些回憶就復活了，好像在昨天發生。爲了小珍珠，也是爲了你，你應該毅然還俗，娶她爲妻。」

千手佛深長的嘆息了一聲。

春夜武士再喝一些酒，臉上更紅了，顯得異常威武，很有興緻的說：「即使你爲了自己着想，你也應該還俗，免得毀在法海禪師的手上。」

千手佛終於開口了，緩緩的說：「春夜武士，你眞是走火入魔了，你認爲法海禪師派我到萬劍峯，搜索鬼燈派的掌門人，那就是叫我送死嗎？」

「確是如此。」

「春夜武士，你爲甚麼說得那樣肯定呢？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嗎？」

「你應該明白，你決非鬼燈派掌門人的敵手，甚至不是神道派一級高手的敵手，昨晚如果不是小女帮忙你一臂之力，你巳經死在鬼燈之下。此外，你還要懂得這一點，鬼燈沒有冒升之前，你巳經跟金甲神的門徒交手，只要他們當中有人喪命，很快就有另外一些神道派的高手，從高處飄然而下，你只是一個人，怎能鬥得過九十六個虎穴裏面的高手？你沒有死，簡直是命運的安排，照法海禪師的估計，你是必死無疑的！」

「你怎樣知道別人的心事呢？」

「因爲他寫了一封密函，叫人送給我，叫我替你收屍！」

這一驚非同小可，千手佛沉住氣問：

「他爲何不叫別人收屍，叫你收屍呢？」

「因爲我是日本皇帝御賜箭王的獵戶，留在本縣，對付山上的妖魔鬼怪，我收了你的屍，證明你在山中遇害，而且引述你的死況，指出你被神道派的人所殺，神道派高手全數隱居虎穴修煉道術，人盡皆知，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足可證實神道派爲非作惡，到時法海禪師就可以透過朝中宰相，啓奏皇上，派兵討伐！」

「你說的話果然動聽，有證據嗎？」

「當然有證據，這封信是法海禪師親筆寫的，他的一手草書，巳臻化境，無人能够摹仿它，你自己看吧，他是否確定你必死於萬劍峯的平台石？」

說完，春夜武士送上一封密函。

千手佛閱讀的時候，春夜武士還加上這麼一句：「千手佛，是你自己說的，法海禪師叫你夜探虎穴縱聲狂嘯，打算把鬼燈的幕後人引出來，其實他想利用你長嘯之聲把神道派高手引出來就眞，此外，法海禪師給你五百兩金子，正是希望你未死之前，在這個地方逛妓院，飲花酒，打打殺殺，盡情揮霍，死了多幾個人知曉！」

千手佛看完信，喃喃自語：「是的，看來頗有可疑，不過，法海寺有三百多個和尙，爲甚麼他偏要派我到萬劍峯去？」

「這一層道理你還想不通嗎？一來你沒有出家之前，做珠寶生意，花天酒地，有了五百兩金子，一定揮霍，二來你是因爲一家七口死於大火憤而出家的，恨透了神道派的人，有機會跟神道派的人交手，你決不畏縮，三來你的功夫只能贏神道派三流貨色，必然死在一流高手劍下，就是這三種原因，法海禪師派你到萬劍峯送死！你不相信嗎？如果你詐稱找到了鬼燈派的掌門人，把這傢伙打傷，毀了許多盞鬼燈，爲了招募更多的弓箭手，夜間射燈彝射人，向他伸手要一千兩金子，還有我親手寫的一封信作證，法海禪師一定給你這個數目。」

「我要一千兩金子幹甚麼？」

「如果你想還俗，就要一千兩金子替小珍珠贖身！」

千手佛心上一震，說：「春夜武士，你眞是想得週到！」

「我只是缺少一個眞正的朋友，晚上伴着我喝酒，然後想得如此週到，如果你不想還俗，很快就離開我，回到法海寺，辜負小珍珠愛你的痴心，那就太過可惜了，有空的時候，你不妨想個透澈！」

千手佛打入鐵窖九死一生

一個人的思想性格，往往跟隨他的環境轉移，三天後，這一對好朋友聚在一起，商量大計，邊吃邊談，那個地方仍是留仙館。

千手佛說：「春夜武士，你肯替朋友着想，感激之至！老實說，看見過小珍珠，我才覺得寂寞，那是眞的寂寞，看來我大概要還俗了，正如你所說，向法海禪師伸手，多要一千兩金子，寺產豐厚，不成問題，不過，醜婦終須見家姑，我不能够一直躲在這個地方的，遲早要去京都述職，到時我怎樣向法海禪師交代呢？」

「你放心好了，千手佛，過了一個月，我跟你一起到京都找法海和尙，假戲眞做，你詐稱殺了鬼燈教的教主好了，如果你說他是掌門人，並非邪教，只是學習拳脚和劍術的一個門派，未嘗不可，總之，此後不再有鬼燈出現，等於立了大功，法海禪師一定不會向你追究。」

「如果他不相信，豈非無術回天？」

「你應該知道這一點，法海和尙叫我到萬劍峯替你收屍，顯然他相信我多過相信你，由我出頭，證明虎穴與平台石之間巳經沒有鬼燈，所有鬼燈給你僱用的弓箭手射破，化爲烏有，他必然深信不疑。」

「神道派方面的恩恩怨怨，如何交待呢？」

「你不妨多說一個謊，就說你殺了神道派十多個高手好了。」

「也是由你作證嗎？」

「當然是由我作證。」

千手佛嘆了一聲，質：「形勢比人強，我只好依照你的說話去做。」

千手佛還未蓄髮，就打算擺酒洞房慶春宵。

一個月後，形勢大變，千手佛得到法海禪師送來的千兩金子，替小珍珠贖身，再又脫去袈裟，實行還俗，跟她結婚。

春夜武士並非枉作小人，他跟九花娘平分春色，賺了五百兩金子，還有勇氣作着千手佛述職，眞是胆生毛了，奇怪的是他暗中帶了金甲神一帮人同行。

原來他是路路通的，京都有兩間神道派的道觀，金甲神就住在道觀之內。

春夜武士此擧，把千手佛瞞得緊緊，當時千手佛只知他跟着春夜武士兩人同到京都，事前本來是講好了一起同到法海寺，怎料抵達京都，春夜武士忽又改變主意，說：「法海禪師只是派你到萬劍峯去，並非叫我跟你並肩作戰，我只是負責替你收屍，如果我們兩人同行，豈非顯出串同謀奪法海寺的財物？看來仍是分作兩次入

寺好一些，今日你去，明日我才入寺拜訪他。」

這番話頗有道理，千手佛無可奈何，只好單身入寺。

他只是進入法海寺，叩見方丈，法海禪師還沒有聽他的稟告，先就叫人擊鼓，召集僧衆，然後在大堂見面。

千手佛顯然是不受歡迎了，心內煩燥，他在大堂勉强把一切發生的遭遇說出來，大半是說謊的，法海禪師聽了，冷笑一聲，說：「爲甚麼你把小珍珠漏去，隻字不提？」

千手佛大驚失色，法海禪師說：「你用一千兩金子替小珍珠贖身，還跟她擺酒結婚，蓄意還俗，是否有這種事？」

看來法海禪師必然另外派人監視他了，千手佛逼於吐實，說：「弟子確有此想，稟告方丈之後，即行還俗，現時尚未蓄髮，敬請方丈明察。」

「混賬，寺裏的金子是大施主佈捨的財物，積聚多時，才有這個數目，怎樣容許你用它狎妓，花得乾乾淨淨？先把你押入鐵窖，過兩天再行審訊定罪。」

法海禪師說完，揮手叫人把他押入地牢，那個地方到處鐵門鐵窗，故稱鐵窖。

千手佛自投羅網，後悔不已，到了深夜，他忽然聽到鐵門轉動之聲，定眼看時，發覺那一扇鐵門打開一半，有一個黑衣人閃身入內，低聲說：「我是春夜武士，特來救你，快些走，必要時殺出重圍！」

說完，春夜武士把一柄九節棍拋過來，它跟他平時舞動的九節棍一模一樣。

千手佛喜出望外，接過了棍，就向鐵窖那邊衝過去。

門外有人阻截，大叫：「千手佛背叛佛門，格殺勿論！」

四個和尚拔出戒刀，擋住去路，千手佛怒吼一聲，飛撲過去，那一柄九節棍舞動起來，有如一條長蛇，很快就打落兩把戒刀，傷了兩個和尚，他繼續往前衝，離開寺門，仍然沒法擺脫和尚纏鬥，後來，有一帮頭上有髻的道士加入戰圈，兼且春夜武士施展一弓九箭的絕技，才把和尚殺退，最後，他跟那一批道士走進淸虛道觀的後門，然後放心。

他跟春夜武士落坐，道士走開，春夜武士說：「佛門子弟，遍佈京都各處，你只有一條路可走，趕快投靠神道派，你沒有殺過神道派的人，只是跟金甲神交過手而已，實在沒有仇恨！」

只是略談幾句，有一個人闖入，正是以前黑夜交過手的金甲神。

金甲神雖無惡意，還說神佛一家，他們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他必須暫時避避，切勿外出。

千手佛身不由己，只好依了他。

在神道派庇護之下過活，總是不妙，再又因爲他時時刻刻想念小珍珠，索性把這般心事對春夜武士說答明白。

春夜武士說：「你還是趕快回去萬劍峯下保護小珍珠吧，說不定法海禪師一怒之下，派人到萬劍峯把她追殺！」

一言驚醒夢中人，千手佛立刻離開淸虛道觀。

旬日後，金甲神以及春夜武士一起回來，他們認爲法海禪師一定不肯罷手，隨時派人追殺，不可不防。

三個人想好了一個辦法，萬一追兵闖入萬劍峯，千手佛絕不退縮，誘敵深入，在虎穴佈陣，由神道派的高手出擊，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

剛剛議好了殺敵之計，便有三十多個武藝高强的和尚，連同官兵，殺入萬劍峯來。

沒有發生劇戰之前，春夜武士給他一個香囊，說：「千手佛，說不定鬼燈仍然出現，你把香囊佩戴在身，鬼燈就不會纏上了你。」

千手佛認爲這樣做有利無害，姑且一試，眞料不到，那一場大戰爆發，忽有幾個鬼燈加入戰圈，自遠而近，和尚或官兵碰上了它就倒下來，鬼燈同時爆開，藍色的光四濺。

局勢亂上加亂，千手佛憑着香囊保護自己，毫不畏懼，越戰越勇，到了那一瞬，我才覺察到那個香囊確實有用。

春夜武士從何處得到香囊呢？他頗有所疑。

百忙中，他想起了小珍珠。

那時他跟結伴所築的小巢，正是萬劍峯的山麓，她沒有香囊，可能被鬼燈所害，此念一起，他就往山下飛奔。

夜色很濃，加上了鬼燈的藍光掩映，不易辨路，他迷迷惘惘的走，竟然走錯了路，闖入一個工場，二十多人正在加緊製造鬼燈。原來鬼燈是人做的！

本來是篾架，罩上了藍色紗紙，內有燭光，它就會得從低處冒升，再又因爲燭內有磷，那種光透過藍色紗紙，半藍半白，略發綠色，看來就像是一團鬼火。

他只是看到這般景象，怒火攻心，抓住一個人怒問：「這是誰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春夜柔子從遠處走過來。

他愕然站着，不知道怎樣應付她。

「家父沒有對你說知他是鬼燈教的教主嗎？」

「沒有！」

只是聽了這一句，春夜柔子臉色大變，目露兇光，大喝一聲：「快些把這個人消滅！」

霎時間，七八把刀分別向他砍劈。

千手佛的九節棍從來沒有敵手，那些人怎會給他看在眼內，三幾招已經把刀子打落，不幸的是巨大的油燈也被一節棍擊破，火光熊熊。

春夜柔子咬牙切齒的說：「我跟你拚了！」

她伸手到懸掛在牆上的箭壺去。

千手佛把心一橫，飛躍出擊，在她沒有機會拔箭之前一棍把她的天靈蓋打碎。

殺了春夜柔子，他知道這一場大禍難以脫身，索性逢人就殺，加速縱火，毀了鬼燈的工場。

他疾忙返家，向小珍珠講出剛才的變化，小珍珠說：「我們現時走投無路，只有一個人可救活我們，她就是九花娘！」

千手佛叫她收拾細軟，潛赴留仙館，看見九花娘，兩人同時跪下。

小珍珠是她的養女，如珠如寶，九花娘怎會袖手旁觀呢？叫他們二人星夜出走，到達海旁見船就搭，先要離開險地，然

後取道往北海道投靠她的親妹「落雲」。

她的妹妹也是攪妓院生意，一定有辦法容納他們二人，千手佛和小珍珠再三叩謝，依計行事，果然死裏逃生，反而他的同門三十多個武藝高强的和尚，戰死於虎穴鬼燈之下。

金甲神也戰死，單是走了春夜武士。

事後法海禪師請求皇上發兵，封了虎穴，把鬼燈的工場澈底破壞，留下來的道士全部逐出萬劍峯，才消了這一口氣。

千手佛做了「落雲館」的保鑣，倒也安閒自在，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擁有一千枝銀箭是「春夜健男」，他認爲此人有仇必報，遲早找上門來，叫小珍珠嚴密戒備。

三年後的一晚，雪花飛舞，千手佛離開落雲館取道返家，已是凌晨二時。

忽有一人尾隨着他，亦步亦趨，走到較爲明亮之處，他索性停步，大聲喝問：「你分明是跟踪我的，你是誰？」

「我是一把弓可以射出九枝箭的春夜武士！」

「你以爲我是誰？」

「你當然是千手佛！」

「你看錯人了，我不是千手佛！」

他担心對方發箭，故此拖慢一步。

兩個夜行人打扮的武士，忽然雙脚一聳，凌空飛躍，擋住他去路，拔出雙劍說：「即使你不是千手佛，我也要殺！」

千手佛看見他沒有拔箭，拔的是劍，放心得多，說：「春夜武士，柔子不是我殺的，千萬不要誤會，你既然來了，返家跟小珍珠喝杯酒再談吧，她是你做媒人的，你還記得她嗎？」

千手佛以爲對方必有多少感情，也許利用友情泯了殺機，怎料對方冷笑一聲，說：「你已經承認是千手佛了，看劍！」

雙劍如風捲殘雲似的殺上，千手佛逼於拔出九節棍來。

照他想，春夜武士的劍法太過呆板，鬥不過九節棍，他看錯了，由於春夜武士兩年來到處查探他的下落，日日練劍，已非昔比，只是鬥了三個回合，千手佛知道他決非對方的敵手，虛幌一招，用最大的棍花蕩開雙劍，向山上一座房屋飛奔。

春夜武士全力殺上。

他仗着熟悉地形，走快一步，大叫：「有人追殺，小珍珠，快些開門！」

小珍珠剛開門，他飛奔入內，春夜武士已追到，一向箭步，從戶外飛躍進去。

燈光很暗，他發覺整個身體往下沉，暗呼不妙，已經遲了，原來那座房屋必須由後邊梯子走進去，地面不單是一個深六丈的土坑，坑裏還有幾十條毒蛇，它是千手佛最後一招，用來自衞，他剛剛飛躍入內，便即向上一抓，抓了鐵環，把自己留下來，不必雙脚落地，故此毫無損傷，聽到春夜武士顫聲慘叫，然後退回入口之處，繞道走向屋後，沿着木梯走到樓上去。

他跟小珍珠擁抱，喘息着說：「我們趕快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你收拾衣物離開，我縱火！」

過了一會，火光熊熊，人和蛇一起活活的燒死，直到那一瞬，千手佛然後放下心頭的大石。

他不會再看見虎穴、鬼燈，毒蛇以及春夜武士，除非在夢裏！　（全文完）

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完

五彩大盜（下）

危中堅・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大盜刦鏢銀的事，太行八虎搶刦通達鏢局的鏢銀殺了十一人，豈料黃雀在後，又出現了另一批大盜紅鳳凰姑娘和黑老闆、藍掌櫃奪去了鏢銀。而另一個陝甘道上的獨行大賊黃天一慕紅鳳凰之名想來和她合作，遭到她的拒絕，懷恨在心而去。這些劇盜都令冀南四府總捕頭、虎爪金英很頭痛，還請了高手對付。現在保定府北屏鏢局組織了大河六家鏢局聯鏢保護一批鏢銀出關。紅鳳凰和黃天一也覬覦這批鏢銀。她帶領四名高手出動了。總捕頭金英也和高手隨鏢銀來到北河店小鎮，伺機先將黑老闆和藍掌櫃擒獲……

奪鏢顯奇能　贏得美人歸

黑老闆的那一腳，踢向年輕人的手腕，勢子也十分狠疾，可是年輕人手腕向下一沉，手中的筷子，「啪」地一聲，已敲在黑老闆的足踝之上！

黑老闆眼看着那一筷子敲了下來，他本來還是可以避得開去的，然而他看到藍掌櫃已被人拽走，心中着急，只盼快快勝了對方，好趕向前去，是以他並不躲避，拚着捱一筷子，也想將對方踢倒。

可是，等到「啪」地一聲，那隻筷子擊了下來之後，他却發出了一下嚎叫聲，身子向後一幌，「砰」地跌倒在地，他一跌倒在地，以手撐地，迅速向後移去，可是那年輕人已大踏步追了上來。

黑老闆以手支地，在地上移出的勢子，倒也不慢，可是又怎及得上那年輕人大踏步向前跨來？

轉眼間，那年輕人已趕到了黑老闆的身前，黑老闆喘着氣，道：「你手中的是鐵筷子，你……你便是鐵筷子方劍豪？」

那年輕人冷冷地道：「好說，黑老闆，站起來啊！」

黑老闆掙扎着，站了起來，他雖然人已站起，但是剛才被方劍豪擊中的足踝，那一隻脚却還向上提着，看他緊皺眉頭的樣子，像是十分疼痛。

方劍豪又冷笑了一聲，「啪」地一聲響，將他手中的筷子併在一起，插在腰帶之上，身形一閃，來到了黑老闆的身後，抓住了黑老闆的手腕，將他的手臂，硬曲了過來，扭到了背後。

然後，只聽得他喝道：「走！」他一面喝着，一面便推着黑老闆，向前奔了出去。

黑老闆的左足，痛得不能行走，被方劍豪推着，一步一顛，向前奔去，他咬着牙，一聲也不出。

等到黑老闆和方劍豪出了巷子之後，小巷子中，又靜了下來，除了麵攤上所掛的那兩盞氣死風燈，在不住搖曳之外，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　×　×

午夜了，大街上也靜了下來，遠來客店門前的四盞燈籠在隨風幌動着，客店中也早靜了下來。

就在那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車聲，陡地打破了沉寂，一輛馬車，以極快的速度駛來。

而趕車的，似乎還嫌車走得不够快，鞭聲「啪啪」，正狠命地向那拉車的馬身上下着鞭子。

那馬車本來一定很華麗，可是這時，情形却糟透了！

只見車廂的車門破了一半，在車頂上，嵌着幾柄明幌幌的單刀，車前車後，還插着不少利箭，看這情形，倒像是這車子，是從千軍萬馬之中衝殺出來一樣。

車子直駛到了遠來客店的門口，那趕車的勒住了馬，喘着氣，道：「關爺，這裏有客店！」

趕車的一說，車廂中便跌跌撞撞地走下一個人來。

那人正是塞外四個客商之中那姓關的，只見他頭髮散亂，衣服破散，還有很多血漬，情形極其狼狽，他一出了車廂，車廂中便傳來一聲嬌呼道：「郎君，我怕……你別留我一人在車中！」

那姓關的客商喘着氣道：「已到北河店，不妨事了！」他一面說，一面伸開雙臂，已從車中，抱下了一個小娘子來，那正是他新納的美妾！這時，趕車的已自車座上躍下，衝進了遠來客店之中。

遠來客店的大門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東西各有一個院子，在東院的月洞門口，站着四個鏢頭，那趕車的本也是鏢局中人，他一奔走進院子，看到了那四個鏢頭，心中便自大喜，叫道：「原來你們在這裏！」

那趕車的也是身上血漬斑斑，樣子十分駭人，那四個鏢頭見了他，吃一驚道：「什麽事？」

趕車的奔向門口道：「總鏢頭他們可在麽？」

那幾個鏢頭道：「在，我們正在此處歇足，你——」他們話還沒有講完，那姓關的客商，扶着那千嬌百媚的小娘子，也已走了進來，那姓關的客商喘着氣，道：「快去救人，那位俠士受了重傷，還在不斷冒血，唉，你們得快去設法去救他！」

那幾個守在門口的鏢頭，都呆了一呆，道：「哪裏又跑出一個俠士來了？究竟是什麽事？」

一衆人在東半院的門口嚷叫喧鬧看，早已驚動了院中的人，只見徐高披着衣，執着劍，大踏步走了出來，喝道：「什麽事，半夜三更吵鬧！」

那趕車的正是北屏鏢局中的人，正在氣惱那四個守門的鏢頭還在夾纏，一看到了徐高，猶如看到了親人一樣，忙道：「總鏢頭，我們出事哩！」

這時，又有幾個鏢頭，跟在徐高的後面，走了出來，各人見到了趕車的全身是血，那姓關的客商神情狼狽，小娘子花容失色，都是一呆，一時之間，七嘴八舌，人人都向趕車的問了起來。

不一會，另外那三個客商，也都披衣起視，看到了那等情形，大是吃驚，更加亂了起來。

徐高雙眉一揚，叱道：「誰也不准再說話，我來問！」

徐高出聲一叱，衆人立時靜了下來，那趕車的也有了說話的機會，他忙道：「總鏢頭，我和關爺上路，才走出了三十來里，便遇到了強人！」

徐高沉聲道：「那是什麽所在？」

趕車的道：「是荊家古墳的墓園之旁，一共有二十多個人，個個武功了得，我們怎是敵手？」

徐高奇道：「荊家古墳附近？我們經過時沒事啊！」

在徐高身後的一個鏢頭道：「多半是看到我們大隊人馬，這帮強人便不敢對我們下手！」

這許多人中，只有飛刀追魂楊飛，出來之後一直未曾說過話，直到這時，他才道：「不對啊，既然強人如此厲害，你們如何脫得了身？」

那姓關的客商道：「那幸虧了那位大俠士！我們已被逼在一邊，有兩個強人，還要對她使強……」

他講到這裏，向那小娘子指了一指，那小娘子立時低下了頭，長睫毛抖動着，淚珠兒滾了下來。

那姓關的客商續道：「幸而就在那時候，那位俠士路過，力敵羣盜，將強盜殺退，可是他自己也受了重傷，現在還在車中生死不知，可怕得很！」

那三個客商叫了起來道：「快將他抬下來請大夫！」

徐高和楊飛兩人，互望了一眼，徐高道：「各位小心些，該當更的去守着鏢銀，我們去看看！」

那姓關的客商道：「徐總鏢頭，那位大俠救了我們，不論要化多少銀子，都要救他才好！」

徐高只是「哼」地一聲，已和楊飛兩人，大踏步向前走去，走出了幾步，徐高才轉頭，向那趕車的招了招手，道：「你跟我來，我有話問你！」

那趕車的忙跟了前去，徐高壓低了聲音，道：「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你詳細講給我聽聽！」

趕車的仍然心有餘悸，一開口，聲音還有點驚顫，道：「總鏢頭，眞是多虧了車中的那位俠士，要不然，我們三人，定然性命難保了！」

那趕車的武功雖然不濟，但是却在北屏鏢局中多年，徐高就算再多疑，也不會懷疑那趕車的有什麽花樣的，是以他點了點頭，加快了步子。

當他們三人來到那輛車附近的時候，徐高和楊飛兩人，又互望了一眼，從那輛車子的情形看來，也是可以看見當時戰況之激烈。

他們來到了車邊，便聽得車中，有陣陣呻吟聲，發了出來，他們還未曾打開車門，便聽得「砰」地一聲響，車門被一個人撞了開來，那人一撞開車門，整個人便從車子之中，直跌了出來。

那趕車的一見，忙奔了過去，道：「大俠你怎麽了？」

他一面說，一面去扶那人，可是那人的手中還抓住了一枝鐵棍，當時他鐵棍支地，挺起身來。

當那人挺起身來之後，徐高和楊飛兩人，也吃了一驚。

只見那人滿面虬髯，好高的身形，站在那裏，如同一座鐵塔一樣，雖然這時，他滿身是血，簡直成了一個血人，但仍有一股凜然的神威在。

那人鐵棍支着地，他肩頭處有一處傷痕，正在汩汩流着血，血順着他的手臂流下來，順着鐵棍流下來，轉眼之間，在地上便多了一小灘鮮血。

而且，那人身上的傷痕，還不止這一處，可是，當趕車的要過去扶他時，那人却一揮手，道：「不必扶，我自己可以走，這裏是什麽地方？」

那趕車的忙答道：「大俠，這裏已經是北河店了！」

徐高和楊飛兩人，看到了那大漢這等氣概，心中也不禁十分佩服，徐高走了上去，道：「壯士——」他才說了兩個字，那大漢便一翻眼道：「你是誰？」

徐高一怔，道：「在下徐高，是北屏鏢局總鏢頭。」

保定府的北屏鏢局，在大河上下，極其有名，徐高爲人，精明能幹，武功極高，在武林上名頭也頗爲响亮，這時，報出了名頭來，那大漢却還是十分瞧不起他的樣子，只是「哼」地一聲，立時轉過頭去，對那趕車的道：「你快走！」

他講了三個字，身形一個踉蹌，又向前跌出了一步。

然而，他一跌出之後，立時又以棍支地，穩住了身形，發出了一聲豪笑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既然到了北河店，我這條命，閻王還要不去！」

楊飛詫異道：「却是何故？」

那大漢道：「北河店西宅巷，有一位秦大夫，最善治外傷，各位，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他一面說，一面一個轉身，便向前大踏步走出去。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只見他老大的身子，幌了一幌，「砰」地一聲，已然跌倒在地上！

他人一跌倒，手中的鐵棍，也已撒開，鐵棍在石板舖成的街道上，滾了出去，發出了一陣噹啷啷的聲响來，直滾到了街邊，徐高忙俯身，伸手在那大漢的鼻端上，探了一探，叫道：「快來人。」

楊飛問道：「這位朋友怎麽了？」

徐高道：「他傷得太重，已經昏了過去，將他抬進去再說！」

楊飛道：「我們一早便要趕路，他的傷——」

徐高點頭道：「自然，我們不能帶着他上路，他的傷一日半日也好不了，他剛才不是說，西宅巷處，有一個秦大夫麽？他想來是他熟的，我們派人將這位秦大夫請了來，自然會照顧他的。」

那趕車的受過這大漢的好處，說道：「我這就去！」

徐高點了點頭，那趕車的急急向前走去，而剛才徐高一叫，客廳中也奔出了幾個鏢頭來。

徐高向地上的大漢一指道：「將他抬進去。」

那幾個鏢頭，有的抬頭，有的抬脚，抬着那昏迷不醒的虬髯大漢，進了客店，楊飛走到街邊，俯身將那根鐵棍，拾了起來，却不料那鐵棍十分沉重，他一個站不穩，幾乎沒被鐵棍帶倒！

他連忙用力將鐵棍在地上一頓，「砰」地一聲响，鐵棍頓在石板上，迸出了一片火花來。

楊飛不禁呆了一呆，道：「這位朋友的兵刃好重！」

徐高也走了過來，就楊飛的手中，接過鐵棍來，掄了一掄，步子也有點不穩，他也不禁駭然道：「眞是，却不知這位朋友，是什麽來歷？」

楊飛道：「那也容易，等他醒了，自然可以問他！」

他們兩人一面說着，一面便已回到了客店之中。那時，那趕車的已然走遠了，可是，趕車的還未曾來到西宅巷之前，却早有一個人走進了巷子。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鐵筷子方劍豪。

方劍豪却已換了打扮，看來像是一個低三下四的下人！

方劍豪在走進巷子之際，略停了一停，那屋子亦有丈許來寬，兩面全是高牆，在巷尾處，有一所中等規模的宅子，宅門緊閉，宅前掛着燈籠，在燈籠上，是一個斗大的，紅色的「秦」字。

方劍豪一直向前走着，他來到了巷子的中段時，才又停了一停，雙手一齊向上揚了一揚。

他忽然之間，揚起了雙手，看來實在怪異到極點。但是，就當他雙手向上一揚，只見兩面高牆上，都有人探出頭來，每一邊，足有五六個人。

月色很清朗，可以看到，自牆上現出

頭來的那些人，全是工人裝束，最近巷宅處，左邊牆上冒出頭來的，是冀南四府的總捕頭，虎爪金英。而在右邊牆頭上，和金英遙遙相對的就是那麵攤的主人。

方劍豪兩面一看，舉起的雙臂，又慢慢垂了下來。隨着他雙臂下沉，兩面牆頭上的人，也全都縮回頭去，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都頂着一塊瓦片，是以當他們縮回頭去之後，只見牆頭上瓦片搖曳，絕看不出有那麽多人在牆上隱伏着。

方劍豪繼續向前走去，當他來到了那宅子門前之際，他的樣子完全變了，他變得十分惶急，而且還在不斷喘着氣，他急驟地擂起門來。

「蓬蓬蓬」的擂門聲，在靜寂的小巷中聽來，特別驚人，方劍豪一面擂着門，一面叫道：「秦大夫！秦大夫！快開門，有人傷得很重，等你去救！」

門內立時响起了脚步聲，只聽得一個婦人道：「來了！來了！」

接着，門就打了開來，方劍豪走了進去，門內是一個天井，方劍豪喘着氣，道：「有一個虬髯大漢，帮我們殺退了強盜，他却傷得十分重！」

方劍豪在嚷叫着，只見大堂中已亮起了燈來。

只聽得一個人道：「那個受傷的人，現在在何處？」

隨着那略帶尖刺的聲音，只見一個人，一面扣長衫的鈕子，一面走了出來，只見他面色蒼黃，留着幾莖稀疏落落的長鬚，看來約有四十上下年紀。

方劍豪一看到了那人，心中不禁喝一聲采！

方劍豪在捉住了藍掌櫃和黑老闆之後，已在兩人的口中，知道了紅鳳凰的全部計劃，也正因爲如此，是以他才會來到了西尾巷，又在巷兩旁，埋伏了那麽多的人。這時，他自然也知道，那個匆匆自大堂中走出來的人，一定自認就是秦大夫。

然而，方劍豪却知道，那「秦大夫」實際上，却是紅鳳凰假扮的！

方劍豪不知聽得過多少人講起過紅鳳凰，但是他未曾見過紅鳳凰，他只知道，紅鳳凰是一個十分美貌的姑娘。可是這時，她扮成了一個郎中，除了她的聲音，聽出略帶尖利之外，混身上下，竟看不出絲毫破綻來！

方劍豪心中暗忖，難怪紅鳳凰無往而不利，從來也未曾失過手，旁的不說，單說她這次謀刼大河聯鏢的安排，已足以令人拍案叫絕的了！

方劍豪不動聲色，忙道：「這位可是秦大夫麽？」

紅鳳凰啞着聲，道：「是，有人受了傷，他在何處？」

方劍豪道：「就在不遠處的遠來客店中，請大夫快去！」

紅鳳凰轉過頭來道：「快，快拿我藥箱來！」她一叫，大堂中又奔出一個小僮，手中提着一隻藥箱，紅鳳凰一伸手，自小僮手中接過藥箱來。

方劍豪心中冷笑了一聲，因爲他早已知道，在那隻藥箱之中，有着兩樣東西，一樣是蒙汗藥，另一樣，就是江湖上一提就言怕的鞭子！

紅鳳凰接過了藥箱，又撩了撩衣襟，道：「請帶路！」

方劍豪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紅鳳凰跟在他的後面，兩人一起走出那宅子的大門。

方劍豪在前，急急向前走着，紅鳳凰就跟在他的後面，兩人匆匆，走出了一丈之外，方劍豪忽然轉過頭來道：「秦大夫，有一件事我們忘了！」

紅鳳凰一怔，道：「什麽事？」

方劍豪道：「這個！」他「這個」兩字，才一出口，手臂一揚，藏在袖中的一雙鐵筷子，已猛地出手，向紅鳳凰的面門攻來！

紅鳳凰可以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但是她做夢也料不到，藍掌櫃和黑老闆已經失了手，將她的全部計劃，都已經供了出來，是以全然未曾提防！

等到方劍豪的鐵筷子一出手，她陡然覺出事情不妙時，連忙向後仰了仰頭，但是却已然慢了一步，「啪」地一聲，方劍豪的鐵筷子已然挾到！

如果是在平時的情形下，紅鳳凰非吃大虧不可了！

但這時，她却便宜在臉上戴了一隻人皮面具！

是以方劍豪的鐵筷子一緊，恰好挾住了她面上的面具，她人再向後一縮，整個面具已被方劍豪的鐵筷子挾了下來，面具一去，月色之下，便現出了她俏生生的一張嬌俏臉龐來。

而紅鳳凰的反應，也快到了極點，她身形還未曾挺直，右手一拍，已將藥箱打開，一伸手，抓了她那條火紅色的鞭子在手，方劍豪甚至沒有機會發第二招，那鞭便已向着他呼嘯揮了過來。

一見到鞭勢來得如此之急，方劍豪身形也向後疾退了開來，這時，紅鳳凰一扭身，已將身上的長衫甩脫，現出一身火也似紅，密扣英雄襖來。

她一身紅色的勁裝，襯着她嬌俏的臉龐，看來更是動人，只怕若是不說明，誰也不會知道，眼前那樣美麗的一個姑娘，竟會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大盜！

而方劍豪在向後退去時，雙臂一起向上揚起。

方劍豪的雙臂，才一向上揚起，便聽得兩邊牆頭上，發一聲喊，道：「紅鳳凰，你走不了哩！」

隨着那一聲喊叫，只見牆頭上人影亂竄，虎爪金英，首先跳了下來，手中金光閃閃的虎爪，揚了起來，已向紅鳳凰的背心，疾抓了下來。

金英那柄虎爪，柄長三尺，柄的一端是一隻手掌大小，極其尖銳的虎爪，這種外門兵刃，本少人用，是以一聽得腦後風生，紅鳳凰一鞭揮出，「啪」地一聲，擊在虎爪之上，紅鳳凰便已知來的是什麽人了，她一聲嬌叱道：「金捕頭，你好！」

金英一縮手，撤回虎爪來道：「紅姑娘，總算找到你了，可憐我們一干兄弟，捱了多少板子！」

這時，牆頭上的人全跳了下來，已將紅鳳凰團團圍住，有五六個人，偷進了宅子，在天井之中，已經「乒乒乓乓」，打了起來，打得十分劇烈。

紅鳳凰的面色變了變道：「接招！看鞭！」

她身形突然一轉，軟鞭揮出，金英急揚虎爪去擋，兩旁兩人，舉起鐵尺，迎頭便擊了下來。

「啪」地一聲响，紅鳳凰的軟鞭，纏在金英的虎爪之上，眼看那兩柄鐵尺，她是躲不過去的了。

但是，就在此際，紅鳳凰的身子，突然向上拔起。

她身形一拔，雙腿一分，「砰砰」兩聲，兩脚已踢在那兩個捕頭的胸口，將那兩個捕頭踢得向後疾跌了出去，背撞在牆上，口噴鮮血。

但是金英也在這時，手背向下一沉，用力扯了一把。

紅鳳凰身在半空之中，無法着力，被金英拉得向下疾跌了下來，她身形才落，方劍豪的鐵筷子已然攻上，方劍豪鐵筷子，本來是向前直攻而出的。

但是，由於紅鳳凰的身形，正在下落，是以鐵筷子的尖端，一貼近紅鳳凰的背心，「嗤」地一聲响，筷子的尖端，已將紅鳳凰的背後，割裂了一道口子！

方劍豪的力道，使得恰到好處，那一筷子，只是劃開了紅鳳凰背後的衣服，却並未傷了她！

紅鳳凰覺出背上一涼，知道背後的衣服，已被人劃破，心中又驚又羞又怒，手腕一抖，軟鞭自金英的虎爪之上，呼嘯轉了起來，反手一轉，向後揮了出去，她一面揮鞭，一面已轉過身來。

而隨着她轉過身來之勢，只見她的手中，像是握着一團烈火一樣，呼嘯着向方劍豪捲了過去。

方劍豪看到紅鳳凰的鞭勢如此之猛，也不敢迎敵，因爲他究竟在兵刄上吃虧，是以連連後退。

可是，紅鳳凰却也絕無法衝出重圍去，因爲那巷子，兩面全是高牆，前後的去路也全被堵住。

紅鳳凰向前衝出了幾步，金英的虎爪，又隨後攻到！

而這時候，宅子天井中的戰鬥也已經結束了，三四個紅鳳凰手下的人，頸上全被套住了鐵索，雙手也被細鐵鍊纏住，被幾個捕頭推着，一面走，一面「噹啷啷」亂响，向外走了出來。

那幾個人一面走，一面叫道：「紅姑娘，快逃！」看來他們對紅鳳凰，倒是忠心耿耿，自己雖被擒住，但是却希望紅鳳凰可以逃出去，但是紅鳳凰的武功雖高，這時想要逃出去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紅鳳凰軟鞭飛舞，她整個人，像是被包在火中一樣，再加上她一身紅衣，在她軟鞭舞得急時，簡直是人是鞭也分不開來，金英和方劍豪兩人，連連搶攻，却一時之間，也是擒她不住。

反倒是旁的捕快，走近去就受傷，轉眼間，又傷了四五個人，金英焦躁起來，身子着地，向前滾去，他在向前滾去之際，虎爪在地上，「錚錚錚」連敲了三下，在石板上留下了三個擊痕。

他從地上滾近紅鳳凰，虎爪揚起，向上疾攻而出，刹那之間，連攻了三爪！他那滾動、三擊、三爪，乃是他有名的招式，喚着「三更三點」，在滾向前去之際，虎爪先在地上連擊三下，那是蓄定了勢子，是以當攻出之際，便格外猛烈！

方劍豪在看到金英向外滾出之際，便知道金英要使什麽招式，他雙筷「嗤嗤」有聲，點向紅鳳凰的面門，紅鳳凰的軟鞭揮起，擊在鐵筷子上，將方劍豪的一雙鐵筷子，蕩得直揚了起來。

但是，也就在此際，金英的虎爪，已攻到她的右腿！

紅鳳凰身子突然一扭，堪堪避開了那一抓，但是「嗤」地一聲响，她的褲脚，又被扯下了一大片來，現出了她膚光緻緻，雪也似白的玉腿來。

紅鳳凰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集嬌呼聲，金英也大喝道：「紅鳳凰，再不束手就擒，可要出醜了！」

他們兩人的呼喝聲，幾乎是同時發出來的，而突然之間，紅鳳凰的呼喝聲，轉爲長嘯聲，她的身形，已向上疾拔了起來，方劍豪急叫道：「暗靑子招呼！」

刹那之間，只見各捕快紛紛出手，足有十數件暗器，一起向拔在半空的紅鳳凰射了過去。

紅鳳凰身在半空之中，軟鞭陡地擊出，揮向牆頭，她軟鞭才一搭上了牆頭，整個人已就着那一搭之勢，直翻了起來，十枚暗器，在她的身邊疾掠而過，紅鳳凰的身子，陡地向下沉了一沉。

就在那時，只見牆頭下，突然冒出一個人來，一刀向紅鳳凰砍到，原來另有一捕快，伏在牆後。

但是那捕快一刀才砍出，紅鳳凰的軟鞭，也已捲到，正好纏在那捕快的手背上，一抖手，將那捕快抖得自牆頭之上，疾跌了下去！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一看到紅鳳凰的身形拔起，便知道紅鳳凰要逃走，他們也知道，若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再想擒住紅鳳凰，那就難得很了！

是以，他們一面招呼旁的捕快，放暗器招呼紅鳳凰，一面身形，也已雙雙掠起。可是他們才一掠起，那在牆頭上，暗算紅鳳凰的捕快，却已跌了下來，他們兩人連忙各自伸手，抓住了那捕快的手臂。

那捕快被方劍豪和金英兩人抓住，自然不致於自高牆上跌下來，跌個骨折筋裂，但是金，方兩人，却也被他帶得向地上落了下來，等到他們放下那捕快，紅鳳凰却早已逃得看不見了！

金英頓足道：「唉，又叫她走了！」

方劍豪雙眉緊蹙，道：「金大哥，她走了，我們絕追不上她，她還有兩個得力伙計在遠來客店裝神弄鬼，我們先去將他們擒住了再說！」

金英道：「走了紅鳳凰，厤煩了！」

方劍豪道：「先剪了她羽翼，再設法慢慢擒她歸案！」

金英一揮手，衆捕快全都快步奔出了巷子，方劍豪和金英兩人，也一起奔了出去，他們才一奔到巷子口，就遇到了急急趕向前來，特來請「秦大夫」的北屏鏢局的那個趕車的人，金英陡地喝道：「什麽人？」

那趕車的乍一見到這麽多做公的自巷子之中湧了出來，也不禁嚇了一大跳，忙

道：「保定府北屏鏢局的，有人受了傷，特來請巷中秦大夫去治傷的！」

方劍豪笑道：「不必請了！」

那趕車的愕然道：「閣下這樣說，却是什麽意思？」

方劍豪一伸手，抓住了那人的手腕，拉着他向前便走道：「你跟我們來，我自然會與你說知！」

那趕車的掙扎道：「不行，傷者的傷勢十分之重——」

可是，他那裏掙得脫方劍豪的掌握，一面說着，一面已身不由王，被方劍豪拉着向前直走了出去，他還在大叫大嚷，但是衆捕快却都轟笑了起來。

× ×

在遠來客店中，那虬髯漢子躺在榻上，胸脯起伏着，在他的傷口處，還有鮮血流出來。

那姓關的客商，不住焦急地向外望着，那嬌媚迷人的小娘子，則倚在他的身邊，望着那受傷的虬髯大漢，不時現出害怕的神色。楊飛、徐高以及幾個鏢頭，則坐在板櫈上，也望着那虬髯大漢。

那姓關的客商哼了一聲道：「怎地去請那秦大夫，請了這許久，還未來到，徐鏢頭，再派一人去催催看！」

徐高也覺得那趕車的去得太久了，他皺起了雙眉，還決不定是不是該派人去催請，而就在這時，只聽得客店外有人叫道：「秦大夫來了！」

隨着叫聲，那趕車的已急急忙忙走了進來。在那趕車的後面，隨着一個穿着藍綢長衫，樣子看來很斯文的人，提着藥箱，低着頭，一起走進來。

在姓關客商身邊的小娘子，立時嬌聲道：「好了，秦大夫來了，那就好了！」

聽她那樣說，像是滿心歡喜的樣子，她眉開眼笑，樣子十分嬌媚，那個趕車的將秦大夫再帶到了躺在榻上的虬髯大漢之前，那秦大夫一伸手，抓住了虬髯大漢的手腕，他才一抓住那虬髯大漢的手腕，虬髯大漢便陡地張開眼來，大叫一聲道：「你——」

那虬髯大漢，本來是昏迷不醒的，衆人只着到秦大夫才一伸手搭上了那虬髯大漢的脈門，虬髯大漢便大叫了起來，一時之間，盡皆爲之一呆，心中暗忖，這位秦大夫當眞名不虛傳，有着手成春的本領！

可是，隨着那虬髯大漢的一聲怪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却是看得所有的人，盡皆目瞪口呆！

只見那秦大夫一手抓住了那虬髯大漢的脈門，一手掀開了藥箱的蓋子來，藥箱蓋子才一掀開，只見他一抖手，「嗆啷啷」一聲响，已抖出了一條老大的粗鐵頸鍊來，那虬髯漢子恰在此時，坐起身來，鐵鍊抖起，已然纏住了他的頸子！

那秦大夫手一鬆，用力一拖鐵鍊，已將那虬髯大漢，自榻上拖了下來，一脚踏在那漢子的胸口。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那秦大夫一聲大叫，道：「金大哥，快來！」隨着他一聲呼叫，虎爪金英，帶着十幾個捕快，一湧而入。虎爪金英是河南出了名的捕頭，徐高、楊飛等一干鏢頭，自然是認得他的，一見他帶着人衝了進來！自然立即知道有非同小可的事情發生了！

是以，一時之間，他們各自發一聲喊，也各自掣了兵刄在手，刹那之間，氣氛變得緊張到了極點！

那時候，是苦了那四個客商，他們也不知道猝然之間，挺着兵刄衝了進來的是什麽人，只當是刦匪來了，個個面靑唇白，金英一衝了進來，便帶着四五個人，一起圍在那姓關的客商身邊。

那小娘子面上也變了色，金英一聲冷笑道：「白娘子，若是你要動手，那就蠢得很了！」

那姓關的客商，大着胆子叱道：「你……你們作什麽，還有王法麽？」

金英笑道：「客官，在下金英，是冀南四府的總捕頭！」

那姓關的客商兀自不明白道：「閣下是捕快，何以圍住了我們！」

金英笑道：「那要問你的身邊人！」

在姓關的客商身邊的小娘子，不是別人，正是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之一的白娘子，這時，她也看出，自己是萬萬賴不過去的了，只見她雙眉一揚，一伸手，「錚」地一聲响，手中已多了一柄三摺柳葉刀！那柄三摺柳葉刀，刀身不過兩寸來寬，刀身長三尺，摺成三摺，藏在袖中，也不過只尺許來長，這時她刀一出手，抖了一抖，只見刀身其薄如紙，寒光閃閃，却是鋒利到了極點！

白娘子才出手，金英便一聲陡喝道：「讓開！」

他只在喝那姓關的客商讓開，他是老江湖了，自然一看便看出，白娘子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若是想離去，唯一的辦法，便是制住那客商作爲人質！

可是，那姓關的客商，突然之間，看到自己心愛的人兒手中多了一柄利刄，他已驚得呆了，連金英的一下斷喝聲，也未曾聽到，金英見勢不妙，一步竄過去，抬脚向那姓關的客商便踢。

金英是想將那姓關的客商踢了開去，免得他爲白娘子所制，可是白娘子的出手却極快，左手一探，早已抓住了那姓關的頭髮，將他扯得向後退開了一步，金英一脚踢了個空，白娘子手中的柳葉刀，已經加在那姓關客商的頸子之上。

這時，早已有幾個捕快，湧到了那「秦大夫」的身邊，將虬髯漢子，自地上直拖了起來。那「秦大夫」，自然也不是什麽秦大夫，正是方劍豪。

虬髯漢子的身上，橫七豎八，已纏滿了鐵鍊，又有兩個捕快，用鋒利的刀尖，抵住他的後心，他睜大了眼，却是再也不能動彈，方劍豪轉過身來，叱道：「白娘子，你想你可以逃得出去麽？」

衆鏢頭在一聽到「白娘子」三字之際，也早已儍了眼，白娘子正是紅鳳凰手下的四大高手之一，他們如何會不知道。而且，看這虬髯大漢的情形，他分明是詐傷，衆鏢頭雖然不明其中的過節，但是那虬髯大漢是什麽人，却再明白沒有了！

紅鳳凰手下的四大高手，藍掌權，黑老闆，白娘子，黃金剛，那虬髯大漢，自然是黃金剛了！

白娘子將柳葉刀擱在那姓關的客商頸子上，姓關的頭髮被拖，頭向後仰着，就

像是待宰的鷄兒一樣，他駭然欲絕道：「娘子，一夜夫妻百夜恩！」

白娘子在那樣的情形下，居然臨危不亂，仍然嬌笑道：「讓你佔了我的便宜，現在要勞煩你送我出去，誰要是追了來，這姓關的便身首異處！」

虎爪金英，就在白娘子的身前，可是看到了那樣的情形，却也是投鼠忌器，一點辦法也沒有。

白娘子拉着那姓關客商的頭髮，一直在向後退去。

方劍豪却笑嘻嘻地跑了上去，道：「白娘子，人家說你是武林中第一尤物，迷倒了不知多少人，果然不錯！」

白娘子明眸流轉，道：「怎麽，甚麽時候，我也要來迷你才好！」

方劍豪張開了雙手，道：「現在我已給你迷住了！」

他一個「了」字才出口，身子突然向前欺去，「叮」地一聲，鐵筷子已然出手，出招快疾無比，只一挾，便已挾住了白娘子的右腕，白娘子一聲嬌呼，手中的柳葉刀陡地落下，「噹噹」跌在地上。

一旁的一個捕頭，一見這等情形，趁機一刀削出，削斷了那姓關客商的頭髮，那姓關的跌在地上，嚇得站不起來，竟在地上爬着，向前逃來。

金英笑道：「這位爺和白娘子在一起多久了，怎地脚軟成那樣？」

那姓關的客商，面上倏紅倏白，站了起來，兀自不住發抖，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白娘子被方劍豪的鐵筷子挾住了手腕，痛得她秀眉緊蹙。一干公差，縱使有憐香惜玉之心，這時却也講不得了，抖起鐵鍊，便已向白娘子的頸際，套了下來。

徐高、楊飛等一干鏢頭，這時，才算定過神來。而那四個客商，仍然站着發怔，那姓關的客商已站了起來，但是目瞪口呆，期期艾艾，道：「這……這……她究竟……是甚麽人？」

徐高「哼」地一聲，道：「關爺，若不是我小心，她已跟着我們大隊前進了！她是甚麽人，她是著名的女強盜，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之一！」

那幾個客商，經常來往關外，河北，常在道上走動，「紅鳳凰」的名頭，自然是聽到過的。

白娘子雖然已被鐵鍊纏住了頸，她一雙皓腕，也被鐵索反纏在背後，可是她仍然滿面嬌笑，向黃金剛道：「黃大哥，這回，我們可算是栽了！」

黃金剛悶哼一聲，並不回答，那姓關的客商，怔怔地望着白娘子，白娘子向他嫣然一笑，道：「這一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白便宜你了！」

那姓關的客商，想起和白娘子在一起纏綿的時刻，心中不知是甚麽滋味，白娘子道：「金捕頭，你可算是立了大功了，但我看，你一定擒不到紅姑娘！」

方劍豪冷笑道：「雖叫她暫時走了，總跑不了她！」

白娘子媚笑道：「這位朋友，出力不少，看來公門之中，現在也有些能人，不盡是飯桶了！」

方劍豪本來想說，自己並不是公門中人，只不過是虎爪金英的朋友，但是，他轉念一想，自己這句話若是講了出來，豈不是成了公門中人都是飯桶了？

是以他只是冷然一笑，並不回答，徐高、楊飛等鏢頭，走了過去，和金英、方劍豪拱手相見，金英道：「徐總鏢頭，紅鳳凰的奸計，眞還不少，她本來是打算假扮了甚麽秦大夫，出其不意，前來刦鏢的，但現在他手下四大高手，都已失手，可以放心了！」

徐高自然千謝萬謝，白娘子「格格」嬌笑着，道：「好啊，原來藍掌櫃和黑老闆，也成了網中之魚，我們四個老搭檔，倒又可以在一起了！」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向旁邊的一個捕快挨了過去，嬌笑道：「這位大哥，你說可是麽？」

那捕快被白娘子的胸脯，挨了上來，刹時之間，有天旋地轉的感覺，張大了口，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徐高看到了這種情形，喝道：「騷婆娘，快走！」

白娘子也不生氣，嬌笑着道：「我不信你會打我！」

徐高趕向前去，抬起脚來，「砰」地一脚，踢在白娘子渾圓的屁股上，白娘子驚叫一聲，向前踉蹌跌了出去，樣子狼狽之極，衆鏢頭和捕頭，都笑了起來。早已有捕快拉住鐵鍊，拖着黃金剛和白娘子走了開去。

金英、方劍豪和衆捕頭，帶着白娘子、黃金剛走了之後，徐高問那客商道：「我說如何，江湖上處處是險阻，豈是你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那四個客商連連點頭，姓關的更是滿面羞慚，一個客商道：「徐總鏢頭說得是，此去關外，全仗徐總鏢頭照料，一切靠你，眞是感激不盡！」

徐高大剌剌地道：「我們受人之托，自當忠人之事，只求四位爺們別再出甚麽花樣就是了！」

那姓關的被徐高一再排擠，滿面通紅，恨不得有一個地洞可以鑽下去才好，但是理虧的又是他自己，是以低着頭，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徐高講完之後，一轉身，便自向內院走了進去。

那四個客商才鬆了一口氣，一個拉了拉那姓關的衣袖，笑道：「還是你好艷福，那麽出名的女強盜，陪了你一夜，滋味自然是格外不同的了！」

那姓關雙手連搖，道：「這等艷福，還是不要的好！」

另外三人，驚定之後，心情十分輕鬆，一起取笑那姓關的，說了片刻，也自進院去休息不提。

客店內外，登時又平靜了下來，而這一鬧，也已經快到天色微明時分了！

而就在那時，在北河店以北，約三十來里的林子中，却是人影綽綽，那些人，有的在通過林子的官道上，掘上一道一道的深溝，有的在張着絆馬索，有的更將一皮袋的水，搬上樹去。

在樹上，也有着不少人，接過了皮袋，便蹲立不動。等到天色微明時分，一輛馬車，由四匹駿馬拉着，馳近了林子來，馬車之上，全是一個個麻包。

趕車的大漢一將車子趕進了林中，便

自車上，一躍而下，他看來雖然衣衫襤褸，但是自他的一躍而下之勢，却是身手矯捷，分明是一個武學高手。

黃天一一看那漢子趕着車進林子來，便迎了上去，道：「丁寨主，小心些，這路上已遍佈陷阱！」那被稱作「丁寨主」的漢子，向車上指了一指，道：「生石灰全運來了，北河店的生石灰，幾乎全叫我買來了，看來已經夠用，其餘全準備好了麽？」

黃天一道：「大河聯鏢自保定府出發，然後落在北河店投宿，丁寨主可曾聽到甚麽風聲麽？」

那丁寨主道：「我聽得一個差役無意中說起，說是虎爪金英，帶了一個姓方的高手，已破了紅鳳凰的妙計，將紅鳳凰和她的手下，一網打盡了！」

黃天一大喜，道：「這就好了，他們以爲紅鳳凰已去，必然無碍，也不會再小心戒備，丁寨主，刦了這趟大河聯鏢，你我是可逍遙半世了！」

丁寨主却多少有點猶豫，道：「黃兄，連紅鳳凰也失了手，我們……」

黃天一不等他講完，便「哼」地一聲，道：「那是紅鳳凰自取其咎，她若是肯和我合作，怎會落在虎爪金英之手？也可以說她應有此報！」

黃天一曾去找紅鳳凰合作，但是却被紅鳳凰趕了出來，他心中自然懷恨，這時，聽到了紅鳳凰失手的消息，他實是從心底下喜歡出來。

丁寨主又道：「我們伺伏的這條路，雖是北上的捷徑，但是却十分冷僻，大河聯鏢，未必一定取這條路走！」

黃天一「嘿嘿」笑着，道：「如果沒有紅鳳凰失手一事，我原也不敢担保他們會走這條路來，還要另出奇謀，但是現在，他們必經此處！」

這時，許多漢子，已將車上一袋又一袋的生石灰，搬了下來，倒在溝中，又將深溝用浮土遮起來。

天色漸漸大明，林子中也恢復了原狀，看來和甚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所有的人，都躲到了樹上，濃密的樹葉，將他們全部遮掩了起來。

太陽越升越高，眼看已到了午牌時份，只見一騎疾馳而來，在林外停下來，馬上的人叫道：「大河聯鏢，距此只有三里之遙了！」

他伸手在馬屁股上一拍，那馬撒開四蹄，向林子之外奔了開去，他也迅速地爬上了樹隱藏起來。

整個林子之中，充滿了危機，但是當危機還未曾發生的時候，林子內外，却是靜得出奇。

除了「沙沙」的蟬鳴聲之外，幾乎甚麽聲音也沒有，日頭晒在又乾又黃的道上，揚起一股塵烟來。

漸漸地，可以聽到馬蹄聲，車輪聲傳了過來。

黃天一躲在一株最高的樹上，是以他已可以看到色彩鮮明的鏢旗，在向前移動着，他向在他身邊不遠處的丁寨主打了一個手勢，丁寨主點了點頭。

黃天一一向只是獨來獨往的獨脚大盜，但是這次，大河聯鏢的聲勢實在太浩大，所以他才先去找紅鳳凰，及至紅鳳凰拒絕和他合作，他才和紅花寨主鐵獅丁耀勾搭，紅花寨的全部精銳，已全在這裏了！

看到了大河聯鏢的鏢旗，黃天一的心中也不免有點緊張，躲在樹上的那些人全都屛住了氣息。

迅速地，趟子手的呼喝聲，也可以聽到了，嘹亮的聲音，在不斷叫道：「大－－河－－聯－－鏢！」

整個鏢隊都出現了，這樣浩大的鏢隊，的確不是尋常的強盜敢以搶刦的，而且，連無往不利的紅鳳凰也失了手，還有甚麽人敢來自討沒趣？

領隊的總鏢頭徐高想到了這一點，也不禁有點自豪，他騎在馬上左顧右盼，看到前面是好大一片林子，他一生走鏢，經過這片林子也不止一次了，他大聲吩咐着道：「等趕過了這片林子，好到前面鎭上休息打尖，再行起程！」

可是，他後面的七八個鏢頭，却正在控着馬，向前疾馳了過來，一時之間，收不住韁，又撞跌了十來人，一時之間，不但二十個趟子手，全都滾跌在地，騎在馬上的鏢頭，也有幾個跌了下來。

就在此際，林子口子上的樹上，箭如雨下，鏢車、客車和押後的鏢頭，也一起被逼進了林子，自樹上，突然淋下了水來，水淋在溝中，生石灰一起沸騰了起來，還未及自溝中爬起來的人，一起哀號了起來，人的哀號聲，馬嘶聲，亂成了一團。

那麽多人馬，一字擺開之際，自然是威風十足，但這時，變得全擠在一起，却是糟糕透頂！

徐高總算未曾自馬上跌下來，他勒住了馬，厲聲喝道：「快下馬，先護住了鏢車，不要亂！」

衆鏢頭又豈是想亂的，可是馬匹亂竄起來，想要不亂也不行，而徐高的話才出口之後，林中已不知有多少人，大聲吶喊着，齊跳了下來。

徐高要各人護住了鏢車，可是自樹上躍下來的紅花寨主丁耀，一落下來，就落到了鏢車之上，只見他的手中，提着一柄足有四尺八寸的鬼頭刀，一落到了鏢車之上，身子一轉，大刀橫揮。

刹那之間，只聽得「唰唰」之聲不絕，七面鏢旗，已被他一刀砍下，而在那時，黃天一一劍已刺向徐高，一面喝叫道：「徐總鏢頭，黃某人多有得罪！」

徐高在馬上一欠身，落了下來，這時，林子之中，可以說亂到了極點，紅花寨的人極多，全已加入戰團，而鏢局方面，

一上來，那二十個趟子手，便已落到了溝中，有一大半已然死去！

徐高一面接住了黃天一的攻勢，一面叫道：「快將鏢車趕出林子去！」

趕鏢車和趕客車的鏢頭，也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可是林子前面，却有深溝，阻住了去路，若要換轉方向來，急切之間，又如何能辦得到？

而且，黃天一和丁耀既然有備而來，又怎容他們能夠趕出鏢車去？早已有十幾個人，趕了過來，手起刀落將車轅齊皆斬斷，馬受驚奔了開去，鏢車倒在一邊，客車中的四個客商也跌了出來。

四個客商，自車中跌了出來之後，縮成了一團，在地上不住地發着抖，丁耀桀桀怪笑道：「四口肥羊，在這裏了！黃朋友，羊兒可肥麽？」

黃天一長劍抖動，「颼颼颼」連發三劍，倒有兩個鏢頭死在他的劍下，他叫道：「肥得很！」

徐高一聲虎吼，疾攻了上去，楊飛手中執着一對分水蛾眉刺，疾攻向黃天一的下盤，黃天一身形陡地疾拔而起，避開了楊飛的一刺，他身形倏起倏落，已然落到了楊飛的背後，抬脚便踢！

徐高看得清楚，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驚，怪叫道：「楊鏢頭！」

可是，他才叫了三個字，「砰」地一聲，黃天一的一脚，已踢在楊飛的背心，那一脚將楊飛踢得向前，疾跌了出去，黃天一一步趕過，手起劍落，在楊飛的背後，劈出了一道極深的傷痕來。

那一劍，劈得楊飛號叫之後連打了好幾個滾。

等到他滾出了七八下，他全身都已成了一個血人！

徐高看到這種情形，咬牙切齒重又攻了上去。

而那一邊，丁耀一面叫着，一面已從鏢車上直跳了下來，手伸處，抓住那姓關的客商，將他直提了起來，喝道：「你們是要生要死，照實說！」

那姓關的客商，牙齒打顫，道：「自然……要生！」

丁耀厲聲道：「來人將這四個人一起帶走！」

黃天一一面和徐高動手，一面叫道：「留他們作甚？」

丁耀笑道：「他們全是關外一等一的富戶，只怕他們比金子打成的人還要值錢，話可得說在前面，自他們身上得到的好處，小弟獨得！」

黃天一笑道：「好主意！」

丁耀一聲呼喝，立時有七八個嘍囉奔了過來。

那七八個嘍囉，手中都拿着蔴繩，如狼似虎，將四個客商，反手綁了起來，由一個小頭目押着，呼喝着，推出林子，向外疾奔了出去。

林子中還在劇鬥，但是形勢却已經很明顯，大河聯鏢，已然保不住了，趟子手死亡過半不必說，各鏢頭也是傷的傷，死的死，只有徐高還在苦鬥！

×　×　×

紅花寨的小頭目，帶着七個嘍囉，押着那四個客商，奔出了林子，自一條小路上，直奔前去。

不多久，只聽得草叢中傳出了馬嘶聲，那小頭目停了下來，兩個小嘍囉奔進草叢去，趕了一輛馬車出來，拉到了小路上，小頭目拉開了車門，轉過身，向四個客商道：「上車！」

他一聲「上車」才一出口，只聽得「呼」地一聲，自車廂之中，便已然捲出了一條軟鞭來。

一條軟鞭，火也似紅，簡直就像是一條火紅的毒蛇一樣，那一捲出來，便已經纏住了那小頭目的頸際，那小頭目雙手用力拉着，想將軟鞭拉開來。

可是那條軟鞭已向上疾揚了起來，鞭子向上一揚，那小頭目的身子，便向上直飛了起來，翻過了車廂頂，直跌到了車子的另一邊，動也不會動了！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一刹那之間的事，那七個小嘍囉陡地一呆，全都發着喊，揚起刀來。

而這時候，只聽得車廂之中，一聲冷笑，一個一身紅色緊身勁裝，美麗非凡英氣勃勃的女子來。

那女子才自車廂中躍下，長鞭呼嘯，身子一轉，只見鞭子像是倏然飛起的火團一樣，她只不過身子打了一個轉，揮出了一鞭，可是在車旁的那七個小嘍囉，已各自發出了一聲慘叫，有三四個棄了手中的刀，掩住了臉，還有幾個雖還執着刀，但也駭然而退！

雖然只是一鞭，但是那七個小嘍囉的臉上，人人都已被鞭梢掃過，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七個小嘍囉中，有人失聲叫道：「紅鳳凰，她是紅鳳凰！」

紅鳳凰身形一轉之後，立時收鞭站定，左手春葱也似的手裏，提住了鞭梢，冷冷地望着那七個小嘍囉，道：「你們之中，有誰想和我動手？」

還有幾個小嘍囉，手中還拿着刀的，立時拋在地上。

那四個客商，乍一見車廂中忽然冒出了一個美麗女子來，一出手就將八個強盜，制得服服貼貼，只當來了救星，可是這時，聽得那美麗少女，不是別人，竟是紅鳳凰時，他們心中不禁齊叫了一聲苦，又把不住發起抖來，這時紅鳳凰也已轉身來。紅鳳凰才一轉開身，「呼」地一鞭，軟鞭已在四個客商的面前掠過，那一鞭雖然只是突擊，並未曾擊中他們四個人，可是鞭勢如此驚人，那四個客商齊聲叫道：「大王饒命！」

紅鳳凰叱道：「快上車去！」

那四個客商你望我，我望你，也不知是福是禍，紅鳳凰既然下了命令，他們如何還敢違抗？

他們一個推一個上了車，紅鳳凰關上了車廂的門，繞到了車子另一邊，脚踢在小頭目的身上，道：「起來，還裝什麽死，我知道你死不了！」

那小頭目本來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但這時被紅鳳凰踢了一脚，却一骨碌爬了起來，連聲道：「是！是！」

紅鳳凰冷笑一聲，道：「我問你，黃天一和丁耀刦了鏢銀，準備如何避過公人的耳目？」

那小頭目道：「這……這……」

紅鳳凰怒道：「你說不說？」

小頭目急得幾乎哭了起來，道：「紅姑娘，我要說了，寨主知道是我洩露消息，我也是該死！」

紅鳳凰又一脚踢在小頭目的腿彎上，踢得小頭目撲地跪倒，紅鳳凰罵道：「脚生在你身上，你不會早早逃走麽？」

小頭目苦笑道：「寨主和黃天一商議好了，刦到了銀子就挑選二十個弟兄，扮成販瓜的客商，將金銀藏在瓜中，兼程趕到大名府去。」

火鳳凰回頭向林中看了一眼，道：「主意倒不錯！」

她一句話才出口，身形已然飛起到了車座上。

她才一坐定，便揮起鞭來，軟鞭劈空，發出了「啪」地一聲巨响，馬兒受了驚，拉着車疾馳而去。

那幾個小囉嘍一起圍了上來，道：「我們怎麽辦？」

小頭目又驚又怒道：「不走的是灰孫子！」

七八個人齊發一聲喊，撒開大步，向前疾奔而出！

在林子之中，戰局已然定了，徐高的身上已負了好幾處傷，他在避開了黃天一的一劍之後，身子陡地向上，疾拔了起來，落在一株樹上。

當他落在樹上，居高臨下，向下看去時，饒是他一世英雄，到了這時候他也實在忍不住號啕痛哭！

當他才一向下看去時，還有一個鏢頭，在和強盜苦戰，然而轉眼之間那鏢頭也已死在亂刀之下！

威風赫赫的大河聯鏢，已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向下看去，林子中屍骸狼藉，固然也有一半以上是紅花寨的人，可是，還生還的那些人，却沒有一個是大河聯鏢的！徐高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從樹上向下疾撲了下來，在地上一彈而起！

他身形才一落下，便已有好幾件兵刃，一起向他的身上攻了過來，但是因爲他一起一落之勢，實在太快，是以那幾件兵刃，一起攻了個空。

徐高一彈起之後，只聽得黃天一一聲大叫，身形也隨之拔起，一劍刺出，徐高身在半空之中，迴兵刃擋了一擋，又是一個筋斗，向前翻出！

這一次，當他落下來時，恰好落在一匹馬背之上！

那馬一吃驚，向前便竄，徐高連拉住韁繩的機會也沒有，馬兒向前一竄，他的身子便突然向後一仰，險險乎又從馬背之上直跌了下來。

但是徐高的武功究竟不弱，雙腿緊緊挾住了馬腹，身子向後一仰之後，立時又挺直，那馬兒已經撒開四蹄，連奔帶竄直射出林子去了！

丁耀大聲呼喝，還待向前追了出去，黃天一却道：「丁寨主，由得他去，我們不可浪費時間！」

丁耀轉過身來，大聲唿哨，只見林子深處，走出二十個精壯漢子來，那二十個漢子，全部穿着粗布舊短衫，褲脚高高捲起，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每一個人都挽着一輛板車，車上全是金黃色的大黃瓜。

那二十輛板車，挽到了馬前，丁耀，黃天一和小嘍囉，早已砍開了鏢車，將一箱一箱的金銀，砍了出來，金元寶滿地亂滾，一個小嘍囉看着眼紅，拾起了一個，便望懷中揣去，可是却被丁耀看到，一個轉身，手起刀落，已將那小嘍囉的右手，齊腕砍下！

那小嘍囉慘號着，在地上打滾，他被砍下的手，五指却還緊緊地抓住那個金元寶不放！

金元寶在地上滾動着，那二十個精壯漢子，將板車上的黃瓜，一個個搬了下來，每一個黃瓜，都可以分成兩半，用竹籤連在一起，而黃瓜的心子，也早已挖空，一個又一個金元寶，被塞了進去。

轉眼之間，金銀便已藏進了黃瓜之中，丁耀轉過身來，向衆小嘍囉喝道：「我們刦了大河聯鏢，這事非同小可，你們或是三人一組，或是五人一組，喬裝打扮回紅花寨等我，千萬不可在半路走漏風聲，若是落在公人手中，那是自誤，等我回來自然分金取銀，大家快活！」

小嘍囉齊聲答應着，紛紛退出林去，丁耀向那二十個精壯漢子一揮手，大聲喝道：「走！」

那二十個漢子，挽起板車，將帶子放在肩上，大踏步向前走去，丁耀和黃天一兩人，也脫了外衣，露出裏面鄉下人的衣服來，換過了草鞋，跟在車後，一起走了出去，林子立時恢復了寂靜！

躺在林子中的死人，只有七八十個，他們之中，有的曾是威名赫赫的鏢頭，有的只不過是憑氣力討口飯吃的趟子手，有的則是打家刦舍的強盜，但到了這時候，却全是一樣，沒有什麽分別了！

先是有一隻胆大的烏鴉，穿過了林子，停在死人的身上，接着，烏鴉越來越多，撲着翅，聒噪着，林子之中，又响起了一片吱吱喳喳的聲响。

×　×　×

徐高負傷衝進了北河店之後，不到半個時辰，大河聯失鏢了鏢一事，便已傳了開來。

虎爪金英帶着一班捕快，和方劍豪一起，大踏步在街上走着，衝進了遠來客店的大門，他們一進了店堂，便看到了坐在桌前，呆若木鷄的徐高。

徐高身上的幾處傷口，還在不住淌着血，他臉色灰敗得就像是死人一樣，虎爪金英、方劍豪等一干人，直來到了他的身前，他還是連眼也不抬一下。

在徐高的額上，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在往下落着，落在他面前的桌子，發出拍拍聲來。

虎爪金英雙手由在桌面上，沉聲叫道：「徐總鏢頭！」

徐高面上的肌肉，劇烈地跳動了起來，他的身子也禁不住發抖，方劍豪道：「誰刦了鏢？」

徐高抬起頭來，望着方劍豪和金英，他一抬頭，汗水便立時流進了他的眼中，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看得清金英和方劍豪兩人，但是他却並不伸手抹汗，他雙手也按在桌面上，手指在漸漸收緊，直到他的指節骨中，發出一陣「格格」聲來。

金英也問道：「是誰刼了鏢？」

徐高的嘴唇哆嗦着，抖了半晌，才道出了三個字來，道：「黃……天一！」

金英急道：「就是他一個人，如何刼得了大河聯鏢？」

徐高的口唇，抖得厲害，道：「還有紅花寨人馬。」

虎爪金英陡地吃了一驚，跺足道：「糟糕，紅花寨山路險阻，官兵幾次進剿，都佔不到便宜，這……失鏢只怕難以追得回來了，唉！唉！唉！」

金英連連跺足，徐高仍然坐着發抖，方劍豪道：「大哥，紅花寨離此，有百來里路程，金銀衆多，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胆而行，我們調人去追截！」

一句話提醒了金英，拍桌道：「說得是，唉，我也是急昏了頭，我們去追，還來得及！」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自然是想吩咐什麽。可是，他才一轉過身，便看到兩名捕快，氣急敗壞奔了進來，這兩個捕快，奔到了金英的面前，胸脯起伏着，不斷喘着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金英怒道：「什麽事，怎地這等陣仗，算是什麽？」

那兩個捕快喘着氣，揮着手，道：「她……來了！」

金英更是大怒，「叭」地一掌拍在桌上，罵道：「他是誰？誰來了？」

金英的話才一出口，便聽得客店門外，傳來了一下嬌脆玲瓏的聲音，道：「我來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陡地一震，一起抬頭向前看去。一時之間，他們兩人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俏生生站在門口，手中的軟鞭，挽成了一個圈兒的，不是別人，竟正是紅鳳凰，紅鳳凰俏生生地站在門口，看來極其動人，可是在店堂中的幾個人臉上却全變了色，只有徐高仍是木頭人那樣地坐着。

虎爪金英究竟不愧是冀南四府的總捕頭，他在乍一見到紅鳳凰之際，也不免大吃了一驚，因爲他着實摸不清紅鳳凰究竟是什麽來路！可是，他立即想到紅鳳凰只是一個人，自己這方面人多，眞要動手的話，也不致於吃虧！是以，他立時沉住了氣，道：「紅姑娘，又見面啊！」

紅鳳凰只向金英略望了一眼，晶瑩透緻的眼睛，便轉向方劍豪望來，方劍豪的樣子，看來更是沉着，可是當紅鳳凰向他望來的時候，他却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不自在，忍不住伸手按向腰際。他那奇門兵刄，一雙鐵筷子就插在腰帶之上！

紅鳳凰似笑非笑，牽了牽口角，道：「這位方朋友，自然就是帮着金捕頭策劃，壞了我的大事的了？」

方劍豪沉聲道：「紅姑娘，你此來却是何用意？」

紅鳳凰冷冷一笑道：「照你看呢？」

方劍豪手臂一伸，已將鐵筷子探在手中，兩隻筷子相碰，發出了「叮」地一聲響，道：「在西尾巷中，給你趁亂逃走，現在，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

他一面說，一面鐵筷子已然向前，緩緩地伸了出來。方劍豪鐵筷子一出手，店堂中的氣氛，便大是緊張，各捕快都已紛紛掣刀出鞘，金英的手也已握住了虎爪的柄，每一個人都注定了紅鳳凰！

紅鳳凰却是一聲冷笑，道：「我在西尾巷離去，是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如果我打不過你，那就錯了！」

她一直是一隻手提着鞭梢的，這時，一個「了」字才出口，提住鞭梢的手指，突然一鬆，血紅的軟鞭，已然疾揮而出，揮向方劍豪！她人站在門口，離方劍豪還很遠，那一鞭本來是應該擊不中方劍豪的，可是她當眞是靜如處子，動如兔脫，鞭才揮出，人已疾掠向前。

連虎爪金英在內，也只看到紅影一閃，「呼」地一聲，鞭已揮到，方劍豪大吃一驚，急忙後退時，「嗤」地一聲响，胸前衣服，已被掠開老大一道口子，胸脯上且隱隱起了一道紅印子。

在一旁的虎爪金英一聲大喝，虎爪揚起，當背擊下，紅鳳凰一鞭將方劍豪逼退，也不轉過身來，手腕一翻，軟鞭在她自己的頭上，呼嘯掠過，已然到了背後，鞭梢恰好迎上金英的虎爪！

只聽得「啪啪啪」一陣响，軟鞭的鞭梢已將虎爪牢牢纏住，紅鳳凰一聲嬌叱，一抖手，竟將金英仗以成名的那柄虎爪，硬生生奪了下來，她軟鞭再揮，虎爪又在她的頭上掠過，「奪」地一聲，釘進了一張桌子的桌面之上，徐高恰好坐在這張桌子之旁，虎爪就釘在他前面不到一尺處！

徐高陡地一震，也立時站了起來，金英兵刄被奪，嚇得連連後退，紅鳳凰一步跨過，抬起一隻脚來，踏在桌旁的長板櫈上，竟不轉過頭去。

她只是瞪着方劍豪，冷冷地道：「能在猝然之間，逃得過我一鞭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方劍豪剛才退得輕快，但是，胸前還是被鞭梢掃中，這時胸口也在隱隱發涼，雖然他並沒有受傷，可是，額上也巳經沁出汗來，他低頭一看，苦笑道：「好說，其實我還是未曾逃得過去，好快的鞭！」

紅鳳凰嫣然一笑，她在嫣然一笑之際，極其嫵媚動人，道：「你倒老實！」

她講了那一句話，便轉過身來，道：「金捕頭，你帶幾個人到客店外看看，我給你送了一份禮物了！」她一面說，一面「叭」地一掌，便擊在桌面之上。

金英的那柄虎爪，釘在桌面之上，只怕已釘透了桌面，可是紅鳳凰一掌擊下去，虎爪立時跳了起來，紅鳳凰順手一鞭，又已將虎爪捲住。

她捲住了虎爪之後，一抖手，虎爪飛向金英，金英探手接住了虎爪，又向後退出了一步。

金英也不明白紅鳳凰剛才那樣說是什麽意思，面上的神色，驚疑不定，望定了紅鳳凰，紅鳳凰叱道：「你還不快去看看，那是一份大禮。」

金英一揮手，三四個捕快，跟着他一起奔了出去。

轉眼之間，便响起了一片呻吟聲，金英首先大踏步走了進來，在金英的後面，便是那四個捕快，扶着那四個客商，一起走了進來，徐高一見，直跳了起來，道：「你們，你們怎麽會來的？」

那四個客商呻吟不絕，一個道：「若不是這位姑娘救了我們，我們一定性命難保！」

另一個哭喪着臉，道：「現在檢得一條命，又有何用，那麽多金銀全落在強人的手中了！」

還有一個，更是搥胸頓足，號啕大哭起來，只有那姓關的，倒還沉得住氣，雖然面色青白，却是一言不發。徐高只覺得滿面羞慚，低下了頭去。

金英大聲喝道：「誰也別嘈！」

他一喝，幾個客商都靜了下來，金英向紅鳳凰望來，道：「紅娘姑，你救了他們，却是何意？」

紅鳳凰道：「四個換四個！」

虎爪金英一呆，隨即一笑，道：「我明白紅姑娘的意思了，但是黑老闆等四人，連紅姑娘你在內，全是官府要緝捕的重犯，捉不到，是我們當差的沒本事，既然到手了，豈有放出來之理？」

紅鳳凰冷笑一道：「金捕頭，你可曾想過，現在大河聯鏢失了鏢，你可有把握追回賍物，捉住盜首麽？」

金英的面色，變得十分難看，他吸了一口氣道：「不能說是有把握，但也總得盡力去辦！」

紅鳳凰又冷笑着，道：「我看官府未必像你那樣打算，失鏢追不回來，你豁下四府的公門兄弟，只怕個個全要吃不了兜着走，難免揹個追捕不力之罪！」

金英的神色更是難看，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方劍豪在這時，緩緩向前走來，他一雙鐵筷子，已然插在腰帶之上，道：「紅姑娘可是說，若是放出了黑老闆等四人，便可與我們聯手緝盜？」

紅鳳凰揚了揚眉，道：「只包在我們五人身上，我還不要和人聯手辦事！」

方劍豪笑道：「好大的口氣！」

紅鳳凰傲然道：「本來就是如此！」

方劍豪突然一聲大喝，道：「接我一招。」他右手疾探，鐵筷子「叮」地一聲，已然疾攻而出。

他攻的正是紅鳳凰的面門，那一招來得可以說是突兀之極，紅鳳凰身形倏退，方劍豪也巳縮手，只見他的一雙鐵筷子中，挾着一片鮮紅的花瓣！

那一片花瓣，自然便是從紅鳳凰鬢邊所簪的那一朶紅花上挾下來的，方劍豪向筷子一看，一見只有挾到了一片花瓣，不禁苦笑了一下，筷子鬆開，任由那片花瓣，飄飄蕩蕩落了下來！

方劍豪苦笑着，道：「我傾力一擊，居然還不能將紅姑娘鬢邊的花兒全挾了下來，眞是慚愧！」

紅凰鳳的一雙妙目，注定在方劍豪的身上，道：「不過你那一招，若是攻向我的臉上，我也一定受傷了！」

方劍豪搖頭道：「像這樣突然偷襲，究竟不是君子所爲，大獲全勝也未必光榮，何況不然！」

紅鳳凰笑了起來，道：「你指桑罵槐，是在說我了？」

方劍豪也不禁失笑，道：「這倒是我一時失言了！」

紅鳳凰笑得更嫵媚，道：「不打緊，我本來就不是君子，我是女強盜！」

店堂中的氣氛，何等緊張，可是方劍豪和紅鳳凰兩人，却你一言我一語謙虛起來，而且笑臉相向，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的敵對氣氛在？直看得衆捕快和那四個客商，目定口呆，不知如何反應才好。

只有金英和徐高兩人，究竟是武林高手，自然明白紅鳳凰和方劍豪這兩人此際的心意，他們是互相傾慕對方的武功，是以自然而然談了起來。

徐高的心情喪沮之極，並不出聲，金英却「呵呵」一笑，道：「紅姑娘和我這位方老弟，可算是惺惺相惜了！」

紅鳳凰的俏臉上紅了一紅，斜睨着金英，道：「金捕頭，我剛才所說的事怎麽樣了？」

金英沉吟了一下，道：「我還有一句話，紅姑娘，鏢是失在黃天一和丁耀的手中，對方實力也不少，我們何不聯手應敵，不是更有把握麽？」

紅鳳凰望着金英，又望了望方劍豪，道：「我的主意，從來也沒有改變過。」

她講到這裏，又向方劍豪望了一眼，方劍豪也給她望得臉上有點熱辣辣地紅了起來，紅鳳凰略頓了一頓，又道：「這次，爲了……爲了要救他們四人，說不得，也只好姑且聽人家一次話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心中都明白，紅鳳凰口中說是爲了要救她的四個手下，但實際上却並不如此！金英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心中反覺得有趣，可是方劍豪想到這一點時，心中却亂成了一片！

金英微笑着，道：「紅姑娘已然答應，那就最好了！」

紅鳳凰道：「他們四人在哪裏？快帶我去，有我們七個人也足够，不必再帶旁的人去了。」

金英道：「紅花寨的人多，我們多帶些人手也好！」

紅鳳凰道：「你不知道，他們另有辦法，人並不多，我們一面走，一面說！」

金英轉過頭去，對徐高道：「徐總鏢頭，你和四位一起在這裏歇歇，我們和紅姑娘去行事！」

徐高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又仰頭長嘆了一聲。

而紅鳳凰巳轉身向外走去，金英和方劍豪連忙跟在後面，在走出客店時，金英忽然向方劍豪扮了個鬼臉，方劍豪望着紅鳳凰窈窕的背影，心頭突然亂跳了起來。

× × ×

七匹駿馬，疾馳出北河店，揚起了一大片的塵土來。馳在最前面的，是一團火一樣的紅鳳凰，緊隨在紅鳳凰之後的是方劍豪、黑老闆、黃金剛、藍掌櫃三騎並轡，白娘子和金英在後。

七騎疾馳，馳進了失鏢的那片林子，林子中仍是縱横的屍體，方劍豪皺着眉，他們七人一停不停，轉眼之間，又馳出了林子，直到了一個岔路口，紅鳳凰勒住了馬，大聲道：「看路上的車輪印子，黃天一他們奔小路去了！」

金英道：「這條小路，向北却是通到松林店爲止！」

方劍豪道：「那我們就快馬加鞭，趕到松林店去，說不定還可以趕在他們這一伙人的前頭！」

紅鳳凰說道：「我們一定要趕在他們的前頭才好！」紅鳳凰一掌拍在馬頸上，馬兒撒開四蹄，向着大路疾馳而出，眼看太陽已然漸漸偏西了。

他們又馳出了十來里，只見前面炊烟四起，已然是松林店了，馳過一條小路口時，方劍豪疾掠而下。

方劍豪在小路上奔出了三四丈，立時又折了回來。各人都勒住了馬在等他，他一回來，躍上馬背便道：「他們還沒有到，我們在前面去等他們！」

一衆七人，又跑出了小半里，在幾株大樹旁，停了下來，伸手拍走了馬兒，那小路上未見車轍，自然是黃天一他們還未曾來到。

黃天一和丁耀帶着二十個得力的嘍囉，那時，的確還未曾從小路來到大路上，他們並不急於趕路，因為他們這次做下的案子，雖然可以說是驚天動地，一定要惹得公門中人傾力追捕，但是他們心中却也定得很，因為他們在得手之後，是不回紅花寨去，而反倒是向大名府進發的。

而且，他們全都扮成了販瓜的菜農，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那裏知道紅鳳凰已探到了秘密。

黃天一和丁耀兩人心中雖然各懷鬼胎，但是他們兩人，却是商議好了的，一到大名府，他們早已賃下了一幢極大的宅子，將那二十名小嘍囉，一起殺了滅口，他們兩人平分金銀。

他們在路上不急不徐地走着，若是走得太快了，反倒惹人起疑，是以，直到了天色薄暮時分，才上了官道，時候湊得正好，再趕幾里路，就可以投店了！

當黃天一在前，丁耀在後，走上了官道，官道上靜得出奇，遠遠地有好些車馬停着，倒像是前面發生了什麽事，大家都不敢前進一樣。

黃天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便不禁陡地打了一個突。

他立時一擧手，板車隊立時停了下來，丁耀也趕到了黃天一的身邊，沉着聲道：「可有什麽不對？」

黃天一向前看去，只見到前面的官道上，靜蕩蕩地，不像是有什麽，他雙眉一皺，道：「不像有事啊，但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別在陰溝裏翻了船！」

黃天一回頭，向那二十個嘍囉使了一下眼色，各人都小心在意，繼續向前走去，他們才走出了十來丈，突然聽得一株大樹之後，「咯咯」一聲嬌笑，轉出了一個全身鮮紅的人來，正是紅鳳凰！

一看到紅鳳凰突然現身，黃天一心頭不禁大駭！

但是，他仗着自己和丁耀早已喬裝改扮，心想紅鳳凰不一定認得出自己是什麽人來的，是以立即恢復了鎮定，仍然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他走出了三兩步，只聽紅鳳凰道：「一共是二十二個，一個也不准走，姓黃的，認了吧！」

黃天一心頭突突亂跳，可是，他却還在裝模作樣，東張西望，最後才道：「姑娘是在和我說說啊，我自姓張，姑娘多半是認錯人了吧！」

紅鳳凰嬌笑了起來，道：「認錯人了？嘿，可能認錯人了，但是這二十車金銀我却認得的！」

紅鳳凰一句話才出口，手中的長鞭捲起，「颼」地一股勁風，便自疾揮而出！黃天一一見鞭到，身子陡地向前，閃了一閃，而紅鳳凰早已算定了他一定會向旁閃了開去，是以鞭梢早已向前疾捲而出，「叭」地一聲，正擊在一隻大瓜上。

那一鞭將那隻瓜，擊得四分五裂，瓜中的金銀子紛紛滾了出來，紅鳳凰叫道：「是我認錯了麽？」

黃天一一看到這樣情形，分明是再也瞞不下去了，他一聲怒吼從衣內抽出長劍來，一劍刺出。

紅鳳凰身形反縮，大叫一聲道：「快動手！」

黃天一直到攻出一劍之際，心中還是有恃無恐，因為他是當紅鳳凰只是一個人，足可以對付。

可是，隨着紅鳳凰的一聲呼喝，白娘子格格嬌笑自樹上飛身而下，黃金剛一聲怒吼踏斷了一根樹枝，身子直落了下來，黑老闆一個筋斗，自路邊的草叢中翻了出來，藍掌櫃自大樹旁的矮樹叢中長身而起，衣袖飄拂，來到了路中心。

一看到了紅鳳凰的四個手下，黃天一的心中，已是叫苦不迭，可是只聽得草叢中又是一聲暴喝，又竄出了兩個人來，正是金英和方劍豪！

金英才一出來，便喝道：「黃天一還不束手就擒！」

黃天一也眞機靈，一看到那樣的陣勢，他已知難討公道，大叫一聲，長劍虛幌，轉身便逃！

黃天一不戰而逃，紅鳳凰長鞭倏地捲了上去，捲向他的足際，紅鳳凰的鞭勢，去勢何等之快，但黃天一的身法也不慢，「嗤」地一聲響，只將他的袴脚，捲下了一小截來，他人已在丈許開外！

紅鳳凰一聲嬌叱追了上去，在此同時，方劍豪的一隻鐵筷子，向上一拋，另一雙鐵筷子疾擊了上去，只聽得「叮」地一聲響，拋在空中的那隻鐵筷子，疾如流星，奔射黃天一的後心。

黃天一正在前竄，一聽得背後傳來極其勁疾的金刄劈空之聲，反手一劍，擋了一擋。

在他反手出劍格擋之際，身法自然慢了一慢，紅鳳凰隨後趕到，一鞭呼嘯而出，黃天一身子向前疾竄，鞭梢已在他的背上掠了過去，多了一道血痕！

紅鳳凰連發兩鞭，仍然未能傷了黃天一，也不禁大聲叫道：「好快的身法！」

方劍豪的那隻鐵筷子，被黃天一長劍格飛，方劍豪迎着鐵筷子，掠了過去，迎上又是一擊。

鐵筷子被方劍豪一擊，又如同鐵矢一樣飛射向前！

那正是方劍豪鐵筷子的絕技，凌空十八擊，除非對方可能接住他的鐵筷子，不然，不論將那同時而來的鐵筷子擊向何方，方劍豪却可以再將之反擊回去，而且，射擊的目標也是相同的地方！

這一次，鐵筷子仍然是射向黃天一的後心，黃天一大是駭然，他適才反手一劍，擋了鐵筷子一下，便幾乎吃了紅鳳凰的一鞭，此際如何還敢再擋？

是以，一聽得又有勁風射到，他的身子，突然向前撲了下去，鐵筷子在他的頭頂飛掠而過！

他只當這一下，一定可以破了方劍豪的「凌空十八擊」了。却不料方劍豪這門絕技，實是巧妙之極，鐵筷子一擊出，早已人也掠動，不論鐵筷子如何飛，他却可以趕得到，這時，鐵筷子在黃天一的身上，掠了過去，情形也是一樣，方劍豪身形疾掠，「颼」地一聲，竟在黃天一的身上，掠了過去，趕上了鐵筷子！

黃天一心中大驚，才一站起，迎着紅鳳凰的鞭勢，還了一劍，才將紅鳳凰逼退半步，又是「叮」地一聲，鐵筷子又已飛射到了他的身前，「噗」地一聲，插進了他的肩，沒入數寸之深！

黃天一一聲慘叫，身子一側，紅鳳凰的軟鞭趁勢捲出，已捲住了他的左腿，用力一拉，黃天一「砰」地一聲，跌倒在地，紅鳳凰拉着他，向外疾奔了出去，黃天一在地上掙扎打滾，揚起老高的塵土來。

方劍豪忙跟了過去，叫道：「紅鳳凰，行了！」

紅鳳凰奔勢一停，方劍豪一脚踏在黃天一的胸口，自腹際解下鐵索來，已將黃天一牢牢纏住！

他纏住了黃天一之後，抬頭向紅鳳凰望來，這時，紅鳳凰也望着他，兩人四目交投，紅鳳凰突然之間，臉上一紅，低聲道：「你瞧我作什麽？」

方劍豪心頭怦怦亂跳，道：「紅姑娘，我……我……」

紅鳳凰撇了撇嘴，道：「大男人，講話倒像是妞兒！」

方劍豪的心頭跳得更劇烈，他先轉過頭去，向路上看了一下，只見那一邊，還乒乒乓乓，打得激烈，但是勝負之勢，已經定了，已有數個小嘍囉，倒在地上，呻吟不絕，已都受了重傷。

方劍豪轉回頭，一俯身，自黃天一的肩頭上，拔出了那隻鐵筷子來，一脚將黃天一踢了開去，黃天一頸際，手足全被鐵索纏住，也無法站得起來。

方劍豪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紅姑娘，我受金大哥所托，是要拿你歸案的，你看怎麽辦？」

紅鳳凰抿嘴一笑，道：「要拿我歸案，那就動手吧！」

方劍豪鐵筷子一伸，看來，他筷子像是向紅鳳凰攻出的，可是，鐵筷子伸到了一半，他的手背，突然一彎，鐵筷子竟變成向他自己的肩頭攻到！

也就在這時，只見紅鳳凰的軟鞭，疾揚而起，就在鐵筷子快要刺進方劍豪自己的肩頭時，軟鞭已將鐵筷子捲住，向外一拉，紅鳳凰也在這時道：「你想刺傷自己，假作打不過我，以免你的好朋友怪你不出力拿我？」

方劍豪苦笑一下，並不出聲，紅鳳凰忽然笑道：「其實，你就算出全力進招，也打不過我！」

方劍豪道：「那倒未必！」

紅鳳凰直視着方劍豪，望得方劍豪臉紅耳熱，紅鳳凰道：「你要是不服，從今天起，我們不妨每天較量較量，看是誰高誰下！」

紅鳳凰爽直乾脆地自她的口中講出了那樣的話，方劍豪又不是傻子，還會不明白紅鳳凰的心意麽？他忙道：「總不能整天在路上比武呀！」

紅鳳凰的俏臉映着晚霞，襯着她一身紅衣，紅得像火一樣，她道：「我們可以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幽靜去處！」

方劍豪手背一縮，紅鳳凰突然向前，跌出了一步。方劍豪的心跳得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只聽得虎爪金英叫道：「方兄弟，大功告成了！」

方劍豪回頭看去，但見丁耀和一衆小嘍囉，全被黑老闆的鐵索扣住，黃金剛大踏步走了過來，提起黃天一，黑老闆也將之扣進了鐵圈之中。

金英看到紅鳳凰的軟鞭，纏在方劍豪的鐵筷子上，吃了一驚，道：「兩位怎麽動起手來了？」

方劍豪道：「金大哥，你忘了麽？你找我帮手，是要拿紅鳳凰歸案的！」

金英呆了一呆，道：「這……這個……倒……是……」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麽說才好，他初邀方劍豪相助，自然是為了對付紅鳳凰，但是在現在這種情形下，却又着實難說得很了！

紅鳳凰却「格格」嬌笑着，道：「金捕頭，你不必為難，我本是女強盜，現在若是將你邀來的帮手也搶走，那你自然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金英一怔間，只聽紅鳳凰一聲呼嘯，一匹馬兒應聲疾馳而來，紅鳳凰一抖鞭，方劍豪和她，雙雙掠起落在馬背上，紅鳳凰在馬背上叫道：「藍掌櫃，我們歷年來刦掠營生，自問未曾殺過一個人，刦來的金銀有本生利，只有多了，你和黑老闆好好一宗一宗算了，去還給失主！」

她話一說完，抖起韁鞭，馬兒已開步疾馳了出去！金英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目瞪口呆，藍掌櫃笑道：「紅鳳凰眞行，最後還搶到了方朋友。」

黑老闆笑了笑道：「我說，是方朋友搶去了紅姑娘！」

白娘子扁了扁嘴，道：「只有我最可憐，沒有人要，金捕頭，我還是跟了你吧，你看怎樣？」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向金英，軟綿綿地靠了過去。

金英身子一閃，又到了她的背後，喝道：「騷婆娘，去你的！」一脚踢出，踢向白娘子的屁股。

但是這一次，白娘子却沒有給他踢着，反倒一則轉身，抓住了金英的足踝，提起了金英的脚。

金英急叫道：「快放手！」

白娘子嬌笑着道：「你說要我跟你，我才肯放手！」

藍掌櫃笑道：「白娘子，別胡鬧了，我們還有正事要辦，先帮金捕頭將這些人解回去，紅姑娘吩咐下來的事，只怕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辦得到！」

白娘子嘆了一聲，鬆開了手，金英連忙後退開去。黑老闆已拉着一干人犯，向前奔了出去，白娘子還在唉聲嘆聲，金英遠遠避着她，一干人也向前走去，頭上的晚霞，漸漸地消失了紅色，暮色，已經四合了。

（全文完）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一）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意闖禁地　失足跌斷崖

楊晞剛張開眼睛，猛烈的陽光如無形的利刃，刺在眼簾上，他立即又合上眼皮，可是耳邊却聽到一個細碎輕微的脚步聲，他轉了一個身，以背對着陽光，再睜開眼睛，便見到韋玉棠了！

韋玉棠頭髮有點散亂，濃眉隆鼻，一對星眼發出迷人的神采，嘴角掛着一抹教人分不出是什麽情感的笑意，肩胛以及寬廣的胸膛沐浴在陽光之下，自身上發出的那股魅力，眞敎楊晞呼吸也困難起來。

他先是有點自慚形穢，繼而又昇上一股妒火，眼睛不由迸射出兩道懾人的光芒來。

韋玉棠來至他身前，臉上的笑容已斂，因爲他已爲楊晞那副斯文俊朗的風采所懾，雖然自己與他都是腰懸利器，可是這剎那，韋玉棠却覺得自己是山野間的一個野小子，而楊晞則是飽讀詩書的世家子弟！在他身前，自己彷彿矮了一截！

楊晞臉上忽然綻開一個燦爛的笑容，露出一口雪白整齊的牙齒，他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輕輕彈去衣上的泥土。「韋兄何其早也？」

韋玉棠冷笑一聲，說道：「辰時將過，還早？嘿嘿，小弟倒忘記楊兄是大少爺，快樂優遊，平日必是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

楊晞臉上笑容不變。「韋兄此言錯矣，平時小弟天未亮便下床練武了！」

「楊兄平日必是聞雞起舞，可惜廬山只有幾頭野兔，却無山鷄報曉，難怪楊兄沉睡不醒！」

楊晞見仲語氣咄咄迫人，眼中閃過一絲怒意，眼珠子一轉，再次笑道：「非也，小弟昨夜爲伊人而失眠也！」

韋玉棠臉色一變，急問道：「昨夜她跟你在一起？」

楊晞道：「難道她肯跟你在一起？」

韋玉棠臉色再一變，「姓楊的，你莫狗眼看人低！我韋玉棠乃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她又不是瞎子，不跟我在一起，難道會去與執袴子弟卿卿我我？」

楊晞文武雙途皆有成就，平生極是自負，最難忍受別人視他是執袴子弟，更何況是當面奚落？當下他手腕一翻，已把長劍抽了出來。「少爺是不是執袴子弟，看來韋兄甚欲求取答案！」

韋玉棠哈哈一笑道：「楊兄這是什麽意思？」

「與你這等山野鄙夫談書論經，無異對牛彈琴，誰高誰低，口說無憑，刀劍之下見個高下吧！」

韋玉棠道：「刀劍無眼，這個……口角之爭而已，何必這般認眞！」

楊晞長笑一聲，道：「韋兄怕了麽？不動武也行，你現在立即下山，從今之後，只要有我楊晞一口氣在，便不許你去見她！」

韋玉棠伸手理一理被山風吹散的頭髮，道：「姓楊的，你莫欺人太甚！既然你要迫我，韋玉棠唯有捨命陪君子！話說回來，假如敗的是你呢，那又如何？」

「簡直是痴人說夢話！」楊晞冷冷地道：「憑你那幾手破刀法，也想勝得我楊家的『追風劍法？』哼！」

韋玉棠不爲所動，冷靜地問：「假如有什麽意外，使我贏得了你一招半式，算是不算？」

楊晞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那麽，只要你在她身旁，楊晞便遠遠離開！」

韋玉棠也把刀抽了出來，道：「韋玉棠也如此，如違諾言，便如此樹！」話音甫落，只見刀光一閃，一棵腕口粗細的樹兒已攔腰被斬斷，韋玉棠左脚飛起，把樹踢下山！

這一刀的力道與速度，以及那一脚時間拿捏之準，已令行家失色，楊晞不由一怔，忖道：「原來這小子上次藏了私！咦，他剛才爲何表現得這般窩囊？」

心念未了，只聽韋玉棠道：「楊兄，這場比試是你迫小弟，將來有什麽後果，該負責的可是你！」

楊晞心頭一跳，暗道：「好狡猾的小子！原來他怕她知道，故意引我先開口，將來有事，也可全部推到我身上來，這小子好像十分蠢鈍，却原來心機這般深沉！我眞看走了眼！」

當下問道：「她呢？她在那裏？」

「她說去打幾隻山兔做早餐，還未回來！」

楊晞心頭忽湧上一陣醋意，大聲道：「爲何你知道，我不知道？」

韋玉棠目光一亮。「因爲她知道誰對她才是眞心的！」

楊晞冷笑道：「韋兄頗擅自慰，小弟佩服之至！」

韋玉棠臉色一沉。「廢話少說，萬一你跌下懸崖，明年今日，小弟會携子來拜祭你！」

楊晞怒極反笑。「韋兄眞乃小弟肚子之蛔虫也，恰好說出小弟心中之感受！」

韋玉棠目光噴火，轉頭一望，道：「咱們到那裏去，免得她來了看見！」

「好！」楊晞見韋玉棠所指之處，乃是一處斷崖，斷崖有多深難以知道，不過那斷崖長及三四丈，寬只有一丈，背後又有一塊平滑如鏡的岩石聳立，若在那裏比武，甚是隱蔽，倒不虞會被心上人看見！

楊晞心念未了，首先展開輕功向斷崖飛去，他一來有心賣弄，要先寒情敵之胆，二來又想先找個有利的地方，可是韋玉棠却不與他爭，慢條斯理地走過去。

楊晞先是一呆，繼而又暗罵起來：「這小子既提議在此比武，他一定先來探過！」想到此，他不禁怒瞪了韋玉棠一眼！

陽光爲山壁遮掩，斷崖上的光綫稍暗，山風自斷崖下吹上來，楊晞衣袂飄飛，如一脚踩在雲端，有點虛幌的感覺，他把頭一低，目光投向斷崖上。看不到底，只見一團白茫茫的山霧正在升高。

韋玉棠道：「楊兄，咱們是不是不分勝負便不停手？」

楊晞宏聲道：「這個自然！」

「就算她叫咱們，也不要應她，不停手？」

楊晞略一沉吟，道：「誰應她的，或者因此而停手的，便算他輸！」

韋玉棠目光一寒，再問一句：「若果失足跌落懸崖呢？」

楊晞冷哼一聲：「這後果還用問？自是有死無生，生還者自然得到她！」

「楊兄書讀得多，果然明理得很！」韋玉棠手中烏金刀斜斜橫在胸前，立了個門戶。

楊晞不甘示弱，也揑了劍訣，隨時準備動手。

韋玉棠雖然只穿灰布粗衣，不修邊幅，却有一股自然的瀟洒感，他閑閑地站着，却給人一種堅實強壯的感覺，身上不露一絲破綻。

楊晞本來自忖高過韋玉棠一兩籌的，豈知韋玉棠只劈了那棵樹兒一刀，便使楊晞心生寒意。

韋玉棠忽然笑道：「楊晞，你已經輸了！」

「胡說！輸的一定是你！」

「你心生害怕，還能不輸？」

「笑話！」楊晞心頭一懍，忍不住吸了一口氣，韋玉棠立即發出第一刀！

這一刀畢直劈出，顯然不把楊晞看在眼中，楊晞心頭大怒，寒意大消，長劍一橫，格開烏金刀，隨即向韋玉棠的手臂絞去！

韋玉棠道：「追風劍果然不慢！」刀一橫，却以刀柄末端之緣頭，撞開劍尖！

這一着更充份表現出韋玉棠的目光、經驗與胆量！

楊晞大叫一聲：「好！」劍刄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圈，斜削韋玉棠肩頭！

韋玉棠嘴噙冷笑，烏金刀只守不攻，楊晞殺紅了眼，一口氣攻了六六三十六劍，一套四十八式的「追風劍」使了四分之

三！

韋玉棠被迫得連連後退，可是他每退一步，便又可擋架七八招，是以三十六劍下來，他才退了四步！

楊晞得勢不饒人，冷嘲道：「韋兄平日氣勢如虎似豹，怎地今日做了縮頭烏龜，敎小弟好生失望！」

韋玉棠咬牙不答，楊晞再奮力攻了三招，又把韋玉棠迫退一步，這一次他早有準備，韋玉棠一退，他如影隨形，踏前一步，長劍「嘶」的一聲，自刀隙中刺入，直指韋玉棠的胸膛！

就在此刻，山風忽然送來一個少女清脆的叫聲：「晞哥哥！」

楊晞不知爲何手臂上的力道忽然消失了大半，去勢也慢了許多，心情激動之下，幾乎張口欲應！幸而話到口邊，想起剛才之約，陡然止住！

與此同時，韋玉棠的烏金刀忽然一翻，擋開長劍，刀刄拽着一抹烏光，直劈楊晞的頭顱！

這一刀他力蘊千鈞，可是因爲心上人沒叫他，情緒異常激動，頭腦發熱，一心只想殺死情敵，却忘了把自己的前身的空洞全部呈現在楊晞劍下！

幸而楊晞頭腦也迷迷糊糊，只有一個念頭，我不能死在韋玉棠刀下，是以立即抽身後退！

「棠哥哥，你在那裏！」

山風又把少女的叫聲送到，韋玉棠大覺安慰，心中暗暗叫道：「青妹青妹，待我殺了楊晞，便來與你相會！」

楊晞只覺妒火燒得心頭發痛，長劍一直，標前幾步．手臂暴長，直刺韋玉棠的胸膛！

韋玉棠也在這時候清醒過來，烏金刀同時展開攻擊，勢如猛虎下山！

這一招，雙方都是有去無回之勢，待得發現自身的危險時，要換招已來不及，只得同時驚呼一聲，折腰後退！

那少女似乎聽見聲音，叫道：「棠哥哥，晞哥哥，你們在那裏？唉！這時候誰跟你們捉迷藏，快出來吃燒兔肉！」

韋玉棠與楊晞都不約而同停了下來，睜大雙眼，瞪着對方，心中極想應她，却又怕一開口，違了約便會終生失去了她！

「棠哥哥、晞哥哥！你們再不出來，我便不請你們吃兔肉啦！」一忽，那少女又叫道：「你們若是再不出來，我可要生氣啦！」

韋玉棠與楊晞腦海中同時浮上一個天眞嬌憨的少女的臉龐來。那少女就在山壁之後，可是偏又不能應她，都覺得心頭發痛。

一陣山風吹來把白茫茫的山霧也吹了過來，如流水般在他們身邊飄過。

楊晞忽地猛吸一口氣，長劍「嘶」的一聲刺出，韋玉棠也同時揮刀急攻！這次兩人都怕心上人會久候，是故希望盡速擊敗對方，也因此攻勢之猛，更甚剛才。

韋玉棠剛才只守不攻，如今一展開攻勢，楊晞才知道他的刀使來絕不比自己的劍慢！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已鬥了七八十招，而山霧來得更急，擧目所見都是白茫茫一片，五尺之外，視綫已不太清楚！

這情況其實十分危險，只要一個大意，失足跌下，後果不堪設想！

不識廬山眞臉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霧更濃了，那少女聲音欲哭：「棠哥哥，晞哥哥，霧好大……我，我心內好害怕……你們再不出來，我，我可要先下山了……」

楊晞與韋玉棠心如刀割，咬牙悶聲一味強攻！

少女的叫聲聽不到了，兩人在霧中惡鬥的形勢，更加凶險，身上同時都受了幾處傷！

就在此刻，一陣山風吹來，送來了那少女的一道驚恐欲絕的驚叫聲！

楊晞與韋玉棠同時停手，齊叫道：「青妹！」

話叫了出口之後，兩人互望了一眼，臉上都有怒意。

楊晞道：「韋玉棠，青妹可能發生意外，咱們這一戰改期擧行吧！」

韋玉棠冷冷地道：「現在你就算甘願認輸，也走不得！」

楊晞目光一及，臉色登時大變。原來此刻山霧更是濃密，方寸之間的鼻頭也看不到，而斷崖與山道之間尚有一道空間，饒得他自忖輕功了得，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敢輕易冒險跳過去！

「那麽咱們怎辦？」

韋玉棠目光閃過一絲焦慮之色，語聲空洞地道：「等霧散了再去！」

楊晞怒道：「你這般怕死，根本不配愛青青！」

韋玉棠冷冷地道：「如此請吧！」

楊晞道：「只要你不無賴反說我毀約，我怕什麽？」

韋玉棠悠悠地道：「我也可以爲青妹而死，不過請你再看清楚一點，就算你能到外面去，又能找到青青麽？這種有害無益之事，只有楊兄才肯做！」

楊晞心頭恚怒，同心一想，又覺韋玉棠所說甚有道理，是以又有一點羞愧，他書雖然比韋玉棠讀得多，但韋玉棠不但江湖經驗比他豐富，而且遇事也比他冷靜！

「怎樣，不丟了？」

楊晞悶哼一聲：「有害無益之事，小弟也不屑做！」

韋玉棠哈哈大笑，楊晞怒道：「你笑什麽？」

「你知道！」韋玉棠忽然一嘆。「剛才青青不知因何發出驚呼，莫非遇到什麽仇家？」

「胡說，她剛涉足江湖，有什麽仇家呢！」

韋玉棠喃喃地道：「不錯，她剛涉足江湖，便與咱們結識，可不曾跟人結怨……哎呀，不好！」

楊晞吃了一驚，忙問：「韋兄，你想到什麽？」

「青青這般漂亮，千萬莫叫她遇到什麽採花大盜！」

楊晞大叫一聲，只覺五內都扯到一塊，說不出的難受。「快去救她！」

韋玉常也跳了起來，兩人剛走了幾步，望着那白茫茫的山霧，無端端地打了個冷噤，只覺那些山霧好像魔鬼，又好像是妖霧，裏面藏了不少的陷阱，不由自主便又停住了！

兩人互望了一眼，解嘲似地苦笑了一聲又齊聲道：「現在去眞是有害無益！」

× × ×

楊晞是撫州人氏，父親是撫州城的富翁，又是贛中的有數武林高手，楊晞今年才十九歲，認爲已讀飽了詩書，決意到江湖上闖蕩一下，不料一出門，在懷玉山下便遇到了韋玉棠及麥青青！

韋玉棠二十一歲，家貧，父母早亡，因此他很小便在江湖上混　他雖然有一身武功，但却無人知道他所出何門何派，而韋玉棠對自己的師承亦諱莫如深！

麥青青剛離開師門，今年才一十七歲，天眞未泯，不知人間險惡，由於她自小便與師父生活在高山中，雖說十歲之後，師父每年都帶她下山走一趟，但嚴師在旁，自得循規蹈矩，這次師父准其獨自下山，如同出籠之鳥，遇到韋玉棠與楊晞，因年紀接近，大覺投緣，便提議結伴到廬山遊玩！

韋玉棠與楊晞一見到麥青青，如見天人，旣爲其容貌震懾，又被其純潔無邪的氣質所折服，一顆心全繫在她身上，可惜一女難以事兩夫，當韋玉棠與楊晞都發現對方也喜歡麥青青時，便一直在「勾心鬥角」，盡量在伊人面前展露所長。

麥青青如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未知情愛滋味，只把韋玉棠與楊晞當作兄長，當作朋友，是以一視同仁，弄得韋楊兩人神魂顚倒，向她暗示愛意，麥青青又似懂非懂地笑笑，沒奈何之下，唯有以決鬥的方式決定伊人誰屬。

萬料不到，勝負未分，麥青青已發生意外！

× × ×

麥青青運氣很好，只花了頓飯工夫，便打了兩隻野兔。廬山香爐峯瀑布掛前川山泉處處，麥青青把野兔洗淨後，便生火燒烤起來。過了一陣，兔肉已發出誘人的香味，可惜韋玉棠與楊晞一心只望殺死對手，那裏還嗅得到？

麥青青燒好了野兔，喜孜孜地同去，却料不到找不到韋楊兩人，起先她還以爲他倆是在跟她玩捉迷藏，可是久久仍不見他倆現身，又見山霧越來越濃，她一來心頭害怕，二來以爲韋、楊兩人因爲找不到自己而先下山去，是以她再叫了一遍，不見有同音，便提着兔肉下山了。

由於山霧自西吹來，她便向東行，那邊視野果然較清，她拾級而下，剛走了幾丈，山霧中突然飛出一個臉目猙獰，身裁高瘦如一桿長竿，一對手臂就像是骷髏骨般！

麥青青以爲來的是一隻山魈，忍不住發出一聲驚恐至極的叫聲！

這道叫聲，連那「山魈」也被嚇了一跳，不由呆了一下，麥青青則發瘋似的，自他身邊竄過！她跑了二三丈，那「山魈」才如夢方醒，轉身追了下去。

麥青青荒不擇路，見路就跑，不知不覺跑向絕路！路越來越難行，而山石也越來越多，麥青青轉身一望，只見那「山魈」仍不即不離地跟在自己背後，不由魂飛魄散！

慌亂之間，她跳進一堆岩石之後，匿在暗處。那「山魈」慢慢走過來，向麥青青所藏之所，探頭探腦，麥青青見地上有一塊十來斤重的石頭，忽然把其抓在手中，擊在「山魈」的頭上！

「噗」地一聲，那「山魈」身子抖了一抖，突然咧嘴一笑，軟軟地攤倒地上。

麥青青鬆了一口氣，嘴上却道：「誰敎你要『吃人』！」說着慢慢自「山魈」身邊走過。

就在此刻，「山魈」突然醒來，一把抓住麥青青的足踝，把她按倒，麥青青全沒想到他會突然醒來，是以又發出一道驚呼！

驚呼聲未了，那「山魈」已壓在她身上！

麥青青在霧中看不清那「山魈」的一切，但身子被其手掌握着，便有一股冷森森的寒氣，侵體而來，不由又吃了一驚：「莫非這個眞的是怪物？」

忽然一張臉湊了下來，與剛才那張臉截然不同，雖然臉目如馬首，但始終有點人氣。她一怔問道：「你，你又是誰？」

「我又是誰？」馬臉人笑道：「我便是剛才那個呀！」只見他左手一揚，尾指勾着一張小孩玩耍的面具，至此才知道他不是妖怪，不由鬆了一口氣。

那人笑嘻嘻地道：「姑娘，我長得怎樣？請多多指敎！」

麥青青見他不是山魈，也非鬼怪，精神大定，忽然一掌擊出，正中其小腹？

「噗」地一聲過後，「山魈」只是呆了一呆，便笑嘻嘻地說道：「你打不死我的！」

麥青青那一掌已用了七成眞力，但「山魈」若無其事般，又使她吃了一驚。但她不愧系出名師，立即想到原因，便問道：「你練成『鐵布衫』的外門功夫麽？」

「山魈」搖了搖頭，喃喃地說道：「姑娘，你叫什麽名字？我，我活了這許多年，都未見過像你……像你這般漂亮的姑娘……」

他說話乾澀，好像平日甚少與人交談般，麥青青心頭不知如何，突然對他產生同情之心，訝然問道：「你今年幾歲啦？你見過很多姑娘麽？」

「山魈」楞了一楞，結結巴巴地道：「我，我……我不知道……」

這兩個問題都很簡單，他竟說不知道，麥青青秀眉一皺，再問道：「你叫什麽名？」

這次「山魈」答得甚是流暢，「我姓馬，叫天養！」

「馬天養？」麥青青覺得這名有點奇怪。「你住在這裏？」

馬天養點點頭，伸手去撫摸麥青青的臉頰，臉上露出歡愉陶醉之色，喉頭發緊地漏出幾個字：「你，你不是人……」

他說話時，氣都噴在麥青青粉臉上，她瞿然一醒，雙臂弓起，隨即發力要把馬天養推開，馬天養上身向後一仰，下身仍坐在麥青青身上，氣急敗壞地道：「你莫生氣……我不是罵你……」

麥青青嗔道：「罵人不是人還不算罵，你快滾開。」

「我……你不是人，是，是……天上

的仙……仙子！」馬天養好不容易才在喉頭迸出這句話來。

麥青青到底是少女心情，聽見人家稱讚，難免有點高興，何況馬天養又說得誠懇無比，當下嬌羞地道：「你，你胡說……你胡說……」

馬天養一張馬臉都漲紅了，說話更加吃力，「我，我……我從來都不胡說。」

麥青青嗔道：「那你便趕快走吧！」

「我，不，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麥青青道：「你胡說什麽，誰肯做你的老婆。」

馬天養道：「你做我老婆，我一定對你好，你答應我吧！」

「快走快走！」麥青青吃起驚來，用力擂打馬天養，打得「砰砰」亂响，馬天養絲毫不損，「救命，救命！」

馬天養柔聲道：「你答應我吧，我一定會對你好……這裏無人，你喊破喉嚨也沒人來救你。」

麥青青心頭一動，忖道：「這人武功雖高，腦筋却不靈活，唔，我何不騙他一下？」心念一了，立即道：「你還不放手，我……我要解手……」

馬天養無論如何，也知道解手是怎麽一回事，是以沉吟了一下，道：「你不要騙我……我，我在外面等你。」

「我騙你作甚？」麥青青紅着臉道：「你不許偷看！」

馬天養爬了起來，走到外面岩石後，麥青青叫道：「你閉着眼睛，不許偷看，」她偷偷探頭出去，果見馬天養閉起雙眼，她又道：「你退後一點，轉過身去！」

馬天養想了一下，終於依言後退，麥青青縮回石後，轉頭看了一下環境，輕輕巧巧向前奔去。

剛走了幾丈，不小心把一塊石頭踢下去，撞到一堵石壁，發出「啪」的一聲响聲，馬天養叫道：「姑娘，姑娘，你完了沒有？」

麥青青跑得更快，馬天養聽到聲音，走了過去，探頭道：「姑娘……」目光一及，麥青青已逃之夭夭，他大叫一聲，展開輕功追了下去，口中不斷大叫，麥青青回頭見到馬天養追來，魂飛魄散。

「姑娘不要跑，再過去便沒路啦！」

麥青青那裏肯相信，只顧飛奔，那山道極是崎嶇，一邊是高及數丈的峭壁，一邊是山霧茫茫的懸崖，稍一不愼跌下去，便粉身碎骨！

馬天養的武功顯然高出麥青青甚多，但他似乎無意追得太接近，只一味哀求麥青青不要再跑。

麥青青道：「你若不追過來，我便不跑。」

馬天養果然立即停下來，麥青青又道：「你向後退。」

馬天養猶疑了一下，倒退了幾步，麥青青叫道：「再退再退！」

馬天養道：「我知道，你叫我退，然後你又要跑了，要退你跟我一齊退。」

麥青青忖道：「怎地這次他又不儍了？」當下道：「你再退後，我不再前進就是！」

馬天養又猶疑了一下，終於再退後幾步，麥青青見雙方距離巳有四丈，便一個轉身 再向前奔去。

馬天養大叫一聲：「前面巳快到禁地，你不要再跑過去！」

麥青青那裏肯聽，只顧前進，馬天養跟了下來，不斷求他停步，這次他奮力追趕，雙方的距離迅速接近。

麥青青去勢更急，馬天養巳追近麥青青一丈之內，照看只要再有半里路程，他便很有可能反超在前，可是就在此刻，他忽然大叫一聲：「禁地，快停！」

麥青青被他突如其來的叫聲，嚇了一跳，目光一瞥，果見地上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四個字，擅闖者死！

石碑旁邊尚有幾具骷髏骨，麥青青吃了一驚，不由停了下來，馬天養見狀追了上去，伸手抓麥青青的香肩！

麥青青香肩一幌，滑後七尺，擺脫馬天養的糾纏，叫道：「你要作甚？」

「快出來，快出來！」馬天養氣急敗壞地道：「你巳經踏進了禁地。」

麥青青看了那石碑一眼，見他如此害怕，有點奇怪，却也不想再問，只道：「你給姑娘滾，我不想再見到你。」

馬天養臉色一變道：「我一定要娶你爲妻，你，你，快出來，咱們回家去！」

麥青青又羞又怒，嗔道：「你再胡說，我便，我便……要罵你啦。」

馬天養索性坐在石碑外，道：「你罵吧，只要是發自你的嘴，我便愛聽！」

「你無賴！」

馬天養眨眨那對銅鈴似的眼睛，對無賴這兩個字，好像不大明白，麥青青不禁爲之氣結。

馬天養見麥青青臉上帶着幾分薄怒，另有一番風味，他幾曾瞧過這種絕色美女的嗔態？不由看痴了。麥青青跺足轉過身去。

馬天養喃喃地說：「我一定要娶你……娶不到你，便，便終生不娶……」

麥青青臉又紅了，心中却有說不出的煩惱，最後氣道：「鬼才肯嫁給你！」

馬天養叫道：「你說什麽？」

麥青青見他神態緊張，滿頭亂髮都似要豎起一般，雖然有點害怕，但知道這醜八怪怕人看不起他，於是故意再氣他：「你那副尊容……人怎敢嫁給你？只有鬼跟你才相配！」

馬天養在地上一躍而起，臉上五官都扭在一起：「你，你說我什麽？我師父說，我是天下間最英俊的男子！只有我才配娶你！」

麥青青好像聽了一個絕妙的笑話般，不由笑得前俯後仰，似花枝亂顫，馬天養那腔怒火，不知爲何隨她這一笑而烟消雲散，重新坐在地上。

麥青青見他態度變得這般快，再也笑不出來，馬天養柔聲道：「姑娘，你怎不再笑了？」

「我爲何要笑？哼！你喜歡讓人笑話你麽？」

馬天養嘆了一聲。「只要能使你高興，我還管得了那許多！」

麥青青忽然覺得他似是一隻糾纏不休的寃鬼般，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她知道假如不能擺脫他的糾纏，今生的煩惱必定不少，是故不顧一切，轉身望內奔去！

馬天養大吃一驚，叫道：「快回來！裏面……」話音未落，麥青青已標出幾丈，他對禁地雖然有莫大的恐懼感，但爲了麥青青，他顧不得那許多，立即跟着飛進去！

麥青青見他不顧一切奔來，又惱又驚，去勢更急，不料山道崎嶇，踩着一塊腐木，滑開幾尺，到了崖邊，不知如何，她心頭一怕，雙脚發虛，竟然收不住勢子，向斷崖直跌下去！

馬天養伸手一撈差七寸才抓及，眼見麥青青的倩影迅速隱沒在白霧中，只有那驚呼聲在上空飄盪，馬天養不由儍了眼！

那斷崖也不知有多深，馬天養站了好一陣都聽不到回音，當下不由痛哭起來：「姑娘姑娘，都是我害了你……待我學成了武功，一定來替你報仇，殺……殺……」說至此，他不禁轉頭四望，生怕有人躲在附近。

「我，我終生不娶，你，你就是我的老婆！」馬天養哭了好一陣，頭腦逐漸清醒，倏地想起此處乃是禁地，吃了一驚，連忙倒飛出去！

他展開輕功急飛，出了禁地仍不收勢，好像背後有人追趕一般，一口氣奔了里餘，忽見兩個青年迎面走了過來，他立即收步立定。

那穿杏黃衣袴，長得斯斯文文的青年揚手道：「請問兄台貴姓大名？」

馬天養眼珠子一動，反問道：「你叫什麽名字？爲什麽我要先答你！」

那青年堆下笑容，說道：「兄台說得有理，小弟姓楊，單名一個晞字，不知兄台……」

「我叫馬天養，你們來這裏作甚？」

另一個青年道：「咱們問你一件事，剛才可曾見到一位姑娘？」原來此刻山上的霧稍散，韋玉棠與楊晞便一路找下來。

馬天養望一望韋玉棠，他心情不好，見韋玉棠說話不善，心頭有氣，道：「不告訴你！」

楊晞忙道：「馬兄請息怒，那位姑娘是咱們的朋友，她頭一次來廬山，咱們怕她會迷失了路，假如兄台知道的，尚請指示一下，小弟當感激不盡！」

「她叫什麽名？」馬天養問道。

楊晞道：「她叫麥青青……」韋玉棠截口把麥青青的容貌描述了一番。

馬天養「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原來她叫麥青青！青青，青青，她人長得好看，名字也好聽……」

韋玉棠見他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態，心頭一酸，知道眼前這醜八怪必然見過麥青青，是以立即喝道：「她在那裏？是不是被你藏了起來？」

馬天養抬頭怒道：「你凶什麽？你們是她什麽人？」

「朋友！」韋玉棠手腕落在刀柄上。「你若敢對她無禮，今日便教你無命下山去！」

馬天養瞧瞧笑道：「你們只是她朋友而巳，可知道她是我老婆！」

楊晞與韋玉棠齊是一楞，接着又齊叫了起來：「你說誰是你老婆？」

馬天養得意洋洋地道：「便是你們要找的那位姑娘……對啦，她叫做麥青青！麥青青是我馬某人的老婆！」

韋玉棠怒道：「放屁！你連她叫什麽名字都不知道，還敢胡吹什麽！」

楊晞則哈哈笑起來：「閣下莫非在作白日夢？憑你這副尊容，也想做青妹的丈夫，嘿，這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馬天養怒道：「你們才是癩蛤蟆！像我這種潘安再世的男子，你們今生見過沒有？」

韋玉棠與楊晞互望了一眼，好像遇到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般，以爲自己聽錯了，齊聲道：「請你再說一遍！」

馬天養只道他們已爲自己的容貌震懾，得意地道：「你們眼福不淺，站在你們面前的馬某人，是再世潘安，你們再瞧清楚，下次可不讓你們看了！」

韋玉棠與楊晞同時大叫一聲，隨即大笑起來，笑得死去活來，馬天養一怔，他腦袋雖不太靈光，但過了一忽，也終於看出這兩個醜小子是在譏笑自己，當下大喝一聲：「閉嘴。」

韋玉棠冷冷地道：「你兇什麽？老子還未跟你算帳哩！剛才九成是你擄走了青妹！」

楊晞忍不住說道：「潘安，你若不把人交出來，咱們便要叫你變成醜八怪。」

「她是我老婆，我爲何要把她交給你們？」

韋玉棠霍地把刀拔了出來，喝道：「醜鬼，先吃我一刀！」

不料馬天養反應極快，雙肩一幌，巳倒射一丈，韋玉棠那一刀便劈去空處。

他一退之後，楊晞立即抽劍躍前，劍尖抖起兩朵碗口般大小的劍花，遙罩馬天養的胸膛！

馬天養道：「自己討死，可怪不得我！」他看也不看楊晞的長劍，身子一斜，上身探前，右拳如鐵鎚一般擊出。

他手臂奇瘦，而拳頭又出奇地粗壯，看來有點好笑。但這一拳風聲呼呼，楊晞想笑却笑不出來，急切間，退了半步，長劍回鞘。

馬天養大喝一聲，右臂一橫，竟以血肉之軀撞開劍刃，左拳挾着勁風，急撞楊晞的胸膛。

楊晞大驚失色，匆匆後退，馬天養得勢不饒人，緊迫過去，韋玉棠見狀連忙仗刀奔前，手臂一掄，烏金刀劃了一道弧圈，斜劈馬天養的脅下。

馬天養見他來得勢猛，左拳一拐，攻擊韋玉棠！

拳未到，拳風巳把韋玉棠的刀刃撞歪，右拳翻起，掌緣如刀，望韋玉棠左手腕切去。

韋玉棠自小在江湖中打滾，打鬥經驗極是豐富，手臂一縮一翻，刀刃反對着對方的腕脈。

馬天養去勢不止，只是稍爲改一改方向，就在此刻，一絲陽光突自雲層中漏了下來，射在烏金刀上，發出一絲亮光。

馬天養忽然感覺到刀上的那種令人心悸的殺氣，急切之間，縮臂變招，可是巳然慢了半步，刀刃過處，小臂皮肉綻開，鮮血汩汩淌下。

馬天養再向後一退，韋玉棠追前喝道：「現在才知道厲害，巳經太遲了！」原

來他那柄烏金刀，不甚起眼，但却是一柄寶刀，馬天養的「甲不神功」尚未大功告成，可以抵受得住麥青青的擂打和楊晞的長劍，却擋不住韋玉棠的烏金刀。

馬天養再退一步，本巳青白的臉孔，突然又升起一層青氣，更加顯得難看，他雙腿微曲，如一頭發怒的雄獅，又似引弓待發的長箭，韋玉棠心頭一懍，不敢迫過去。

楊晞叫道：「你若把青青交出來，咱們便不殺你！」言畢他自側抄了過去。

「我不怕你們！」馬天養道：「但青青這一生都是我老婆，這是誰也不能改變的！」

楊晞道：「你們又未成親，難道她也不能改變？」

「是的，她也不能改變，你們不用跟我爭，因爲……」

韋玉棠怒道：「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連說話也是吞吞吐吐的！」

馬天養大叫一聲，遙發一拳，韋玉棠微微錯步閃開。

「因爲她巳經死了。」

部句話一入耳，楊晞與韋玉棠耳朶同時「嗡」地一响，彷彿天將塌下來，什麼人生樂趣都在這瞬息間消失。

良久，韋玉棠才怒道：「你放的什麼屁！」

楊晞隨即說道：「她一定是被你殺死的。」

韋玉棠心頭一熱，寶刀急劈而出。「我要替青妹報仇！」

馬天養不敢攖其鋒，斜閃兩步，再發出一拳，迫開韋玉棠，楊晞的長劍刺向其眼睛，他頭一低，手臂一掄，把劍撥開，叫道：「青青不是我殺的。」

韋玉棠大叫道：「不是你殺的還會有誰？」

「她是失足跌下懸崖的！」

「眞的。」楊晞忽然有了一絲希望，叫道：「快帶咱們過去看看！」

馬天養倒退幾步，搖頭道：「不行不行，她跌下去的地方是一個禁地，不許外人進去的。」

「不許外人進去？」韋玉棠朗聲道：「我偏偏要去看一看！」

馬天養臉色一變。「你們要去看？我……你們跟我來！」

說着展開輕功望禁地飛去，楊晞與韋玉棠在後急追。

馬天養一口氣馳到石碑前才停了下來，道：「青青往裏面跑去……我，我叫她不要進去……她她，忽然失足跌下去……」

楊晞道：「一定是你追她才使她跌下去的……」

「我，我不想她死，所以才冒險追趕她！」

韋玉棠道：「咱們進去瞧瞧！」

馬天養道：「不可，裏面住着兩個人，這兩個人武功十分厲害，他們不准別人進去！」

楊晞問道：「這兩個魔頭叫做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先是住了個女的，後來又來了一個男的，這兩人鬥個不分險負，後來不知爲何又相安無事了！」馬天養道：「我師父也險險死在那個女的手下，他臨死時叫我在武功未曾大成之前，千萬不可去招惹那兩個魔頭！」

馬天養的武功巳是如此，他師父自然更不待言，但馬天養的師父對裏面那兩個魔頭，尚且如此忌憚，由此及之，便知道那兩人的武功是如何可怕的了！楊晞與韋玉棠不禁交換了一個驚悸的眼色。

馬天養止住了手臂上的血，道：「你們回去吧，青青的仇，我會替她報！」

楊晞道：「難道她的仇，咱們不能替她報？」

馬天養道：「不必，她是我老婆，關你們什麼事？」

「你簡直無恥，自認是人家的丈夫，就算青妹死了，她也不會答應！」

馬天養怒道：「世間除了我，尚有誰配做她的丈夫？」

「連你都配的話，那麼還有什麼人不配的！」韋玉棠忍不住諷刺他。「假如青妹的亡魂知道你自認是她的丈夫，只怕她做鬼也不快樂！」

馬天養大叫一聲：「我不相信！」

楊晞嘿嘿笑道：「你不相信，何不去問她？」

馬天養臉色一變。「她死了，我，我怎去問她？」

楊晞冷冷地道：「她死後，你才要做她的丈夫，自然得跟她一齊死！」

馬天養臉色又是一變。「這個……那麼你們呢？」

韋玉棠說道：「可惜咱們不是她的丈夫！」

馬天養怒道：「那就滾吧！還跟我爭什麼？」

楊晞冷冷地道：「你連青妹的屍骨也不敢找來，還敢自稱是她的丈夫，豈不好笑？」

馬天養一愣，半晌才道：「你說得有道理……好好，你們在這裏等我，我下去找青青的屍骨，找到之後，你們便莫與我爭！」

楊晞忖道：「這馬臉的，爲人有點獃，武功又這般了得，嘿嘿……他害死青妹，我何不使了招『借刀殺人』之計，叫他死在裏面，豈不乾淨？」

韋玉棠則暗道：「青妹跌了下去，生死未卜，這渾小子要去找她，就讓她去證實一下，有何不可？嘿嘿，青妹又非瞎子，難道她未死會嫁給他不成？她若眞的死了，這渾小子要做她丈夫，便由得了他，死人的醋呷來作甚？」

心念未了，楊晞巳道：「只要你找到青妹的屍骨，咱們便不與你爭，而且青妹的屍骨也屬於你的！」

馬天養自小即在廬山長大，今年巳三十歲，却從未下過山，平日接觸的人極少，豈知人心險惡，當下大喜，道：「你們要帮我割些山藤來，吊我下懸崖！」

韋玉棠眼珠子一轉，道：「割山藤咱們可以助你，至於吊你下去這種事，咱們是不會做的了！咱們若助你，何不自己下去？爲何要把青青讓給你？」

馬天養一想覺得有理，便點頭稱善，三人立即在附近找尋長山藤，用兵器切割，不一陣，巳割了一大堆。馬天養把山藤

接了起來，慢慢拽進禁地。

一入禁地，他便開始緊張地張望起來，一切跟剛才並無異狀，看來此地主人尚不知道有人闖入禁地。他轉頭望出去，韋楊兩人等在外面瞻望。

好不容易把山藤拖至麥青青跌下之處，找了一棵大樹，把山藤的一端緊緊紮在樹幹上，再把山藤拋下。那山藤垂得直直的，似乎尚未到達實地。馬天養暗中估計一下，這細山藤長及七八十丈，尚未到地，人若跌下去，焉有命在？他喃喃地道：「青青、青青，我來找你！」

他情懷激動，早把安全拋諸腦外，雙手抓住山藤滑下去，迅速投入霧海之中！

馬天養緊閉雙眼，任由身體滑下。崖下山風甚烈，吹得他身子搖搖幌幌，忽然腰上一痛，不知被什麼勾了一下，他不由睜開眼來。

山霧迷彌中，他看到一棵大樹，心頭大喜，鬆出一隻手臂來，抓住一根樹枝，把勢子止住。

山風一陣緊來一陣鬆，白霧也時而濃密，時而疏淡。霧稍散，馬天養發現這棵樹自山崖中斜生而出，而且旁邊尚有一棵，都是枝葉茂盛，如同兩把巨大的綠色傘子。

山藤自兩棵樹之間的空隙垂下，但人滑下時，因山風猛烈，連人帶藤都被吹動，是以馬天養的腰才被樹枝勾着！

山霧又淡了一些，馬天養又有所發現，原來這兩棵樹的根部附近掛着不少小兒臂粗的山藤，而山崖石壁也似有落足之處，顯然有人自那裏上落。馬天養只是因爲蟄居山野，不通世務而巳，並非眞的蠢鈍，否則也學不到上乘的武功！他目光瞥及山壁上那些青苔，立即繼續瞄射過去，果見有好幾處地方沒有青苔！

這刹那，他心頭立即浮上一個希望，也許麥青青跌下時，急亂之中抓到樹枝，再利用這棵樹及山藤安全地吊了下去也未定！

想到此，馬天養精神大振，鬆開山藤爬上大樹再慢慢降落至根部，那裏掛着幾根山藤，他隨便選了一根，滑了下去。

剛降了三四丈，山霧又把他包圍起來了，擧目所見全是白茫茫的霧，令人心生驚悸，既似在雲端，又似身處地獄，一切只能聽天由命！

再過了一陣，馬天養睜開眼睛，此刻臨近谷底，山霧稀薄，景物清晰，但聽水聲淙淙，如奏仙樂，脚下綠草如茵，綴以紅、黃、白的山花，更使人有如置仙境之感，馬天養心頭的驚恐，在這瞬息間，巳消失殆盡。

山藤巳盡，離地只有二丈餘，下面是一條小路，舖以碎石子，寬約六尺，馬天養手一鬆，便躍了下去。

山風不知自何而來，帶來了一陣花香。馬天養吸了一口氣，仔細一瞧，這仙境似的山谷，左首便是自己下來的山壁，右首又是一道山壁，中間相隔約五六十丈，前邊盡處是一堆岩石，岩石之後又有樹木，郁郁蒼蒼，不知有沒有道路，而後面那邊則是一座樹林。

馬天養擧目看不到麥青青的屍體，估計她未死，心頭又是一陣狂喜，再一想，麥青青既然芳踪渺然，自然是巳離開此谷，這山谷看來只有後面這座樹林有路可走，是以他立即轉身望樹林走去。

由中間那條碎石子小路到樹林，約有四十丈距離，馬天養赤足踏在柔軟的青草上，鼻端嗅着花香，遠處又有一彎山泉蜿蜒山壁之下，再加上心上人未死，實有說不出的快活！

到了樹林外，馬天養微覺有點奇怪，因爲那座樹林看來是如此的濃密，好像沒有邊際似的，他略一猶疑，終於抬步走了進去。

一入樹林，光綫倏地一暗，似是太陽下山，馬天養暗呼一聲怪也，連忙展開輕功向前馳去！

那樹林沒有盡頭，馬天養越奔越是心驚，不知爲何光綫越來越暗，他心頭驚恐，突然轉身望來路跑去，可是奔了幾盞茶的工夫，仍在林子內，這時候他才眞正地吃驚起來！

他在樹林內左奔右跑，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跑得筋疲力盡，還未出林，失望之下，不由席地痛哭起來：「老婆老婆，你爲什麼不等等我？老婆老婆，你去了那裏？」他邊哭邊叫着，生似眞像是成爲麥青青丈夫似的。

×　×　×

麥青青嬌軀凌空之後，吃驚之餘，手足亂舞，忽然右臂撞到了什麼東西，她下意識地翻掌一抓，撈住了一根樹枝。由於勢子太猛，衝力極大，「喀嗤」一聲，樹枝折斷，嬌軀仍向下墜！

可是也因此而使她淩空打了個沒頭觔斗，身子改變了方位，她幾次伸手去抓樹枝，都未能如願！

說時遲，那時快，眨眼又墜下數丈，眼看巳抓不到樹枝，麥青青僅有的希望又再熄滅，但她仍然抱着一絲僥倖之心，雙手在霧中亂揮亂舞，希望能再讓她抓到一件什麼東西，那怕是稻草也好，只要它能救命！

也不知是她命不該絕，還是天可見憐，居然又讓她撈着了一件東西，這次她雙手齊出，死命抓住，去勢止住，身子在半空搖來搖去，半晌才定下神來，這才知道抓着的是一條山籐！

山籐比樹枝堅韌得多，所以樹枝會斷，山籐却不會。麥青青暫時檢回一條命，拭一拭額頭的汗珠，抬頭向上望去，只見一片白霧，不知何處有涯，她長嘆一聲，只得慢慢滑了下去。

忽然手上一鬆，嬌軀下跌之勢加速，原來山籐巳盡，離地尚有三丈餘！所幸麥青青反應快，觸地之處有了準備，才免背脊受傷，饒得如此，足踝也因此而扭傷！

她坐在草地上，伸手撫了足踝一陣，目光一及，忽見旁邊有條小石子路，路上有兩塊木牌，面對自己那塊上面寫着三個字：埋劍谷。而背對着自己這塊較大，却看不到字。

麥青青喃喃地道：「那醜八怪說這裏住了什麼厲害的人，但假如這人『埋劍』，自然是看破名利之爭，隱居深山，實乃高人雅士，有何可怕？不知道這一塊寫的是什麼？」

心中好奇心一起，便輕拐着脚走了過

去，目光一及，只見這木牌上面寫着三個娟秀的字：埋情谷！

「埋情谷？這人一定是出家人，咦，看字跡還極可能是個女的！她是尼姑還是道姑？」麥青青邊想邊打量這座谷（其實是一分爲二），忖道：「我該走那一邊？不知他們歡迎我不！」

「唔！照醜八怪的神情推測，這兩個可能脾氣不大好……還是去埋情谷吧，大家都是女子，也許較好說話，相信向她借路出谷，她也不會難爲我！」

想到此，麥青青便向那一堆岩石走去，到了岩石下，果見有個石洞，上面刻着三個大字，無情洞，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有情者不得入此洞！

麥青青怔了一怔，有點忐忑，沉吟了一下，氣納丹田，對着石洞道：「晚輩誤跌落貴谷，欲向前輩借路出谷，請前輩予以方便！」

她一連叫了三遍，裏面都沒有反應，不由暗道：「莫非谷中之人有事離開，還是因爲年紀大了而死亡？唔，那木牌已很舊……說不定眞的死了！反正我禮貌已盡，就算她在裏面也不該怪我！」主意一定，便走了進去。

那石洞僅容一個人通過，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處，不過風聲嗚嗚，證明有出口，麥青青心頭略定，慢慢前進。

剛走了丈餘，背後忽然格的一响，接着光綫大暗，風聲也聽不到了，她猛吃一驚，艱難地轉過身去，只見背後一片黑暗，出口已不知在何時被人關上了！

「請前輩行個方便，晚輩不是有意闖進來的！」麥青青的叫聲在石洞內激盪，振得耳朵嗡嗡作响，極是難受，她慢慢地走前，到了自己進來之處，伸手摸去，入手的全是岩石，如山一般沉穩，推也推不動。

麥青青無可奈何，再次轉過身去，不斷向前走着，石洞內的空氣逐漸變得混濁，也開始燠熱起來了，幸而尚未有窒息的感覺。

到了盡頭，麥青青伸手亂推亂摸，就是找不到出口，這時候，她才眞的驚慌起來，這石洞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空氣流通，如何活下去？

麥青青慢慢屈膝才能坐在地上，起先她還不斷地叫着，希望有奇跡出現，但到了後來，她便放棄了，心中想道：「此處是埋情谷的無情洞，又謂有情者不得入洞，可知此間主人必是一個絕情人，我這次必死無疑，還求她作甚！」

過了一陣，石洞內的空氣越來越濁，心頭發悶，麥青青忽然生了一個念頭：「假如此刻能讓我吸了一口氣，其他的什麼東西，我都可以放棄！」

隨着空氣的變濁，她這念頭越來越強烈，而且再也坐不住，便慢慢地站直身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就像魚兒離了水一般！

這時候，她只想起師父，但覺這樣死去，無法報答她老人家的恩情！她是個孤兒，無父無母，自小又長在山野間，胸無雜念，因此雖然知道離死不遠，倒也不太難過！

又過了一會，麥青青連腦袋也發脹了，忽然聽到一個細微的聲音：「女娃兒，你快死了，你有什麼要求？」

麥青青吃了一驚，心想，假如她肯放我出去，我自然不會死，而今她說我會死，由此可見她不想放我出去，既然如此，我還求她作甚？是以閉口不答。

那聲音又响了，一連問了幾遍，每次的內容都一樣。到了最後那人的聲音已有了怒意：「我好心問你，你爲何連答也不答？」

麥青青聲音微弱地道：「你一定不是本岩的主人！我爲何要答你？」

「我便是本谷主人，無情仙子！」

麥青青在這刹那，明鏡清淨之至，淡淡地道：「你既無情，我何必求你！」

那細微的聲音道：「你既無情無慾，那麼你去死吧！」

這句話過後很久，石洞之內便再無聲音。

麥青青心中暗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眼角忽然滾下兩行晶瑩的淚珠。「師父師父，徒兒唯有來生才來報答你的大恩大德了！」

心念剛落，她只覺五內都似要爆裂，雙眼一黑，便什麼也不知了……

× × ×

馬天養哭了一陣，忽然聽見一個聲音道：「你叫什麼名字，爲何跑來這裏找老婆？」

（未完·一）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情劫女煞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倩欣被徐子文綁架，向她逼問吳雲香的下落，白倩欣寧死不說，徐子文又把洪英豪抓來逼問，並以生死作威脅，白倩欣見狀，立刻供出吳雲香下落，徐子文把白倩欣和洪英豪關進一間空屋內，正好譚愛麗也被困此處，他們三人終於想出辦法，從一個送風筒逃去……徐子文去一家日本食堂搜尋吳雲香的下落，但此處已空無一人……」此時黃飛約徐子文到『遊樂園』的後門去決鬥，徐子文依約前往，他五名手下均被黃飛槍殺，而徐子文也被黃飛所制，雙方展開激烈的拚鬥，徐子文最後不敵，趁機逃去……

全面緝兇　大限難逃

白倩欣連忙介紹：「他名黃飛，是我父親往日的手下，你就是他救出來的；你中了吳雲香的圈套也是他發現的。」

「哦！那該多謝。」洪英豪接着壓低了聲音問道：「你怎麼突然想到將吳雲香轉移別處？」

黃飛回答說：「三點鐘的時候有一個陌生人打電話到食堂裏來，告訴我說白小姐已落進了徐子文的圈套，並說徐子文立刻就要帶人來刧回吳雲香。爲了顧及白小姐的安全問題，不宜與之正面衝突，最好躲一躲。」

「會有這種事？」洪英豪和白倩欣不禁面面相覷。接着，白倩欣又問道：「遇見徐子文了嗎？」

「唉！」黃飛跺着足說：「方才本來有一個機會可以逮住徐子文的，我却故意放他走了。」

「爲什麼要故意放他走呢？」二人同聲發問。

「白小姐下落不明，我只有以『欲擒故縱』的手法放徐子文走，然後派人跟着他了。」

洪英豪拉着白倩欣跳上了車，向黃飛揮揮手說：「現在先開車送我們去舊的屠宰場吧！」

車到屠宰場，洪英豪在車上找了一把鉗，示意白倩欣和黃飛在外守候，他一個人走了進去。

屠宰場內並沒有埋伏，洪英豪很順利地找到那間冷藏室，用鉗子撬開了房上的鎖，走了進去。然後爬進冷氣送風筒，大聲喊叫譚愛麗，但是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也未見到譚愛麗走出來。

洪英豪開始順送風筒搜索過去，來到了他們逃走的出口處，又尋遍了幾個支道，都未見譚愛麗踪跡。

那只有一種解釋——徐子文去而復回，將譚愛麗帶走了。想到這裏，洪英豪不禁暗呼一聲糟糕！

白倩欣見洪英豪一個人回到車邊，心頭不禁一怔，連忙問道：「譚小姐呢？」

洪英豪兩手一攤，垂頭喪氣地說：「沒有見人，想必又被徐子文綁走了。」

「眞糟！」白倩欣急得直搓手。

洪英豪回到車上，吩咐黃飛開車。當車子經過一座公用電話亭時，洪英豪叫停，他打電話到偵探社去，鈴聲响而無人接聽。現在他已肯定譚愛麗尚未恢復自由，尚在囚禁之中了。

洪英豪回到車邊時，驀見一個騎單車的男人和黃飛在喁喁細語。他情知那男人必是黃飛的同伴，連忙問道：「有什麼消息？」

「徐子文回到李公館去了。」黃飛回答說。

「噢！」洪英豪不禁皺緊了眉頭，轉向那個報信的男人問道：「你一直在跟踪徐子文嗎？」

「是的。」

「他沒有去過別處？」

「沒有。他是六點十分左右到李公館的。走的是後門，他隨身携帶着鑰匙。現在還有兩弟兄分別在李公館的前門和後門把守着。」

「怪！」洪英豪不斷地搖着頭，喃喃地說：「有人在徐子文未到之前用電話通知黃飛；也有人綁走了譚愛麗。這個人絕對不是徐子文，那麼又是誰呢？倩欣！妳能猜想得到嗎？」

白倩欣並沒有立即回答，想了許久才說：「這個人一定是本案的關鍵人物，說不定徐子文也受了他的利用。他這樣作法顯然是對徐子文不利的。」

「那會是誰呢？」洪英豪在自問。

白倩欣提供意見說道：「英豪！我看你最好用電話和你那位姓方的朋友聯絡一下。」

「嗯！」洪英豪點頭同意。低頭看看錶，已經是六點四十分。於是他再一次向公用電話亭跑去。

電話接通，接聽的人正好是方銳鋒。洪英豪迫不及待地問道：「小方！徐子文回來了嗎？」

「沒有啊！」

「他是六點十分左右回來的。」

「沒有，沒有。」方銳鋒語氣肯定地說：「羅坤泰的屍體已經運走。李餘慶尚熟睡，這裏一點動靜都沒有哩！」

「他的確是回去。」洪英豪停下來作了半分鐘的攷慮，然後說：「小方！我立刻就來一趟，也許會從後門破門而入，該不會有什麼阻碍？」

「我教李家的人將巡邏的狠犬關進籠子裏就行了。」

「好！我馬上來，你提高警覺，注意突變。」

「我知道。」

洪英豪切斷電話，回到車上，吩咐黃飛將車子朝李公館開去，由那騎電單車的男人在前面帶路。

李餘慶住宅的後面是一個小型的公衆運動場，此刻已有不少人在那裏作晨操以及作球類遊戲。他們遠遠地停了車，由洪英豪和那個報信的男人徒步走了過去。立刻有兩個玩羽毛球的男人上來。

「還在嗎？」

「沒有看見走出來。」

「前面呢？」

「沒有人過來報信。如果徐子文離開，會有二人跟踪，一人過來聯絡的。大概還沒有離開。」

洪英豪聽清楚了，吩咐他們在運動場等候，他自己有一個人走到後門處，仍舊是用鉗子破壞門鎖。

一進後門就是一座偌大的花圃，花木修葺得異常整齊，此時却一個人也沒有看見。洪英豪完成了隨時拔槍的準備動作，小心翼翼地穿過花圃中間的小徑。

突然，一道光亮刺進了他的眼內。那是屬於金屬品的反光，和陽光照在銀白機翼上的反射色彩完全一樣，白中帶藍，光度强烈。

洪英豪彎腰一看，原來是一個不銹鋼的「搭鈎」。洪英豪心頭一震，這不是譚愛麗那條「束腹褲」上的東西麼？

那麼，譚愛麗已經被綁到這裏來了？

徐子文是一個人來的，綁架譚愛麗的顯然是另有其人了。

再往前走，洪英豪又發現了兩枚「搭鈎」。看來不是掙扎時脫落，而是譚愛麗留下的記號，她倒不愧是一個私家偵探的女秘書。

穿過花圃，登上走廊，看見方銳鋒站在走廊的盡頭處在等候。洪英豪連忙走過去，低聲說：「小方！你的女秘書可能也被綁到這兒來了。」

「眞的？」方銳鋒無限吃驚。

洪英豪攤開握在左手裏的三枚「搭鈎」說：「看吧！這是釘在譚愛麗身上那條『束腹褲』上的，現在却散落在花圃的小徑中，自然是她已經被綁來這裏了。」

方銳鋒以曖昧的眼光望着他說：「小洪！我不明白你何以對譚小姐的內褲都那樣清楚……」

「慢慢再解釋……」洪英豪語氣一轉，「你眞沒有看見徐子文？」

「保證沒有。」

「我保證你錯了。」

「小洪！」方銳鋒向屋子裏指了一下。「我的當事人李餘慶正在熟睡。徐子文回到這裏，最主要的就是要見他，我怎會不知道？」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掉轉話題說：「先不談這個，羅坤泰是怎麼被殺的？」

「和呂德惠死狀一樣，一刀穿心。」

「兇手是那兒來的？」

「警方的人說是破窗而入，但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是怎麼回事？」

「小洪！」方銳鋒的目光中透射出異樣的神采，每當他進行推理時就是這樣子，「破窗只是故佈疑陣。我仔細勘察過，早上下過一場雨，庭園中泥土鬆軟，不但庭園中應該留下兇手的足印，而且臥房中也該留下從兇手鞋底上帶進來的濕土，可是，這兩樣都沒有。」

「那麼兇手從何而來？」

方銳鋒沒有回答，却反問道：「小洪！依你說呢？」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才又問道：「羅坤泰是和李餘慶同房而睡嗎？」

「嗯！是的。」

洪英豪突然脫口低呼道：「莫非是李

餘慶？」

「我也這樣猜疑過，可是不成立。」

「爲什麼？」

「從羅坤泰發出慘呼到我破門而入目睹慘狀，只不過三秒鐘的時間。兇刀沒有指紋，李餘慶在床上蒙頭發抖。李餘慶能够在短短三秒鐘的時間內拭去刀柄上的指紋再回到他的床上去麼？」

「也許他戴着手套行兇的。」

「手套呢？我搜遍了那間屋子的每一處角落都沒有發現。三秒鐘的時間想要收藏一隻手套而不被人搜出來，那似乎比在刀柄上拭去指紋還要困難得多。」

「怪了！」洪英豪搖搖頭，又開始沉思。突然，他目光一亮，振聲說：「你說徐子文當時在你身邊，你聽到慘呼之聲破門而入，想必他也跟着你衝進了臥室。然後你一定又去追趕兇手……」

方銳鋒接口說：「小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當我去追趕兇手時，徐子文可能利用這個機會去撫拭兇刀上的指紋，對嗎？」

「這是很可能的。」

方銳鋒點頭說：「也許你說對了。但是李餘慶嚇得面色蒼白，被褥蒙頭，渾身發抖的樣子却絕對不是三秒鐘短短的時間內可以裝出來的。我曾經試過，從羅坤泰的床邊跑到李餘慶的床上也得需要三秒鐘的時間，那間臥室很大，兩床距離最少也有十五碼。」

「兇手不是李餘慶，也不是徐子文，那就是第三者了。」洪英豪愈說眉頭皺得愈緊。「兇手既不是從窗口來，又不是原來在屋裏的人，那麼……」

「我知道你要說是從地道裏來的，可對？」

洪英豪搖搖頭說：「我並沒有這樣想，不過你的話倒觸動了我的靈機，地道並非不可能，像他們這些在黑海中沉浮過的人物。」

方銳鋒連連搖頭，說：「絕無可能，臥室內鋪着地毯。即使有地道，也得先捲起地毯來。用電子控制，三秒鐘也辦不到。」

洪英豪不想再作於事無補的推斷，以三分鐘的時間將自己的遭遇和發現簡略地說一遍。最後他揮揮手說：「走！我們去和李餘慶談談。」

「準備將焦點放在他身上嗎？」

「嗯！目前只有這樣了。」

李餘慶不但猶有餘悸，而且神色也顯得很疲累。當方銳鋒將他自沉睡中搖醒時，他目光中透射出惶恐的神色。

洪英豪搬了一張椅子在床邊坐下，和藹地道：「李先生！昨晚你受驚了吧？」

「你……是誰？」

「我姓洪，方先生的朋友。」

「我！」李餘慶目光突然明亮起來，刻意地打量着他。「昨晚要是你在，羅老闆就可能不會被殺了。」

洪英豪搖搖頭說：「李先生，你說錯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在你們的四週築起銅牆鐵壁，兇手照樣有機會下手的。」

李餘慶顯然異常驚慌地說：「那麼，我……還有被殺的可能了？」

「嗯！你的處境很危險。」洪英豪加重了語氣，「除非你能盡可能地說出你心中所知道的任何秘密。」

「啊——」李餘慶有些失魂落魄的樣子。

「李先生！」洪英豪將目光逼注在對方臉上，語氣冷冷地說：「你們這個珠寶走私集團一共七個人，你現在是最後一個，我希望你從十年前白開福被殺開始，到昨夜羅坤泰被殺的每一件內幕都說出來。」

李餘慶突然雙手掩面，聲音顫抖地呼叫起來：「我不能說，我不能說……」

洪英豪和方銳鋒二人不禁一怔，一人拉開了李餘慶的一隻手，同聲問道：「爲什麼不能說？」

「我我……」

方銳鋒語氣溫和地說：「李先生！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令人可怕的。說吧，即使我們的力量不够，法律會保護你的。」

「不！不！」李餘慶仍是連連地搖着頭。「我不能說。」

洪英豪先向方銳鋒打了個眼色，然後語氣森冷地說：「我們不是警務人員，只要是與本案無關的個人秘密，我們不但不會訴之於法，還會代守秘密。如果李先生堅持隻字不吐的話，那要讓警務人員去盤問你了。小方！我們報警吧！」

「慢點！」李餘慶低呼了一聲，問道：「你報什麼案？」

洪英豪冷笑着說：「有關羅坤泰被殺的事。」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

洪英豪冷笑了一聲：「哈哈！羅坤泰被殺與你大有關係。他和你同房而睡，你說兇手破窗而入。窗外是花圃，泥土上沒有足印，房內沒有濕土，證明你說的是假話。李先生！你爲什麼要說假話？」

李餘慶兩眼瞪得很大，期期艾艾地問：「難道……你們懷疑……是……是我……殺了羅坤泰？」

「你的嫌疑最大！」洪英豪的指尖幾乎指到對方的鼻子上。

李餘慶吼道：「不是我！不是我！」

方銳鋒一把揪住他的睡衣，沉聲問道：「不是你，是誰？」

「是徐子文。」

「胡扯！案發的時候徐子文在我的身邊。」

「是徐子文派的人。」

「從那裏來？那裏走？」

「從……」李餘慶突然以手掩住了嘴唇，後悔的聲音，從指縫間迸出來：「天啦！我在胡說些什麼？」

洪英豪示意方銳鋒放開手，然後語氣緩和地說：「李先生！你現在只有繼續往下說了。不然你是跳到黃河洗不清的。一字不漏地說出來，對你有利無害。」

「可是……」李餘慶仍在猶豫。

「李先生！」方銳鋒沉着臉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如你有罪，可以藉此減輕，如你無罪，可以藉此洗脫。你若有猶豫，就會後悔無窮。」

「可是，徐子文會殺我的呀！」

「放心！」洪英豪安慰他說：「我們已經掌握了徐子文的犯罪證據，只要他一

露面，我們就會逮捕他。他休想會向你報復。」
「眞的？」
「我們怎會騙你？」
「那麼我就說了，白開福是徐子文謀害的。」
「嗯！」洪英豪望了方銳鋒一眼，然後問道：「是你們六個人的意思嗎？」
李餘慶搖頭說：「不！當時我們並不知情。」
方銳鋒插嘴追問道：「那麼，你是如何知道的呢？」
「事隔多年，徐子文托我帮他賣掉他從白開福那裏掠奪來的幾件貴重首飾時，我才知道。」
「你帮他賣了嗎？」
「沒有。」李餘慶連連搖頭不停。「大家都在傳說白開福是被我們六個人共同謀害的，那幾件首飾一旦從我這裏出手，勢必會引起誤會。可是我又不敢拒絕徐子文，只得慢慢地敷衍他。」
「以後呢？」
「直到白開福的女兒開始尋仇……」
洪英豪插嘴問道：「慢點！你怎麼知道是白開福的女兒在尋仇？」
「是……徐子文告訴我的。」
「嗯！往下說！」
李餘慶接着說下去：「我感到事態嚴重，找徐子文商量。他却教我放心，說什麼這是他在耍『移花接木』的妙計，絕不會殺我。我也有些相信他的話，因爲沒有我，他手裏的東西就賣不出去。所以就得聽任他擺佈。」
洪英豪沉吟一陣，點點頭說：「我相信你的話。因爲我曾親眼看見徐子文拿出一件紅玉胸墜，那是當年白開福被掠奪的東西。李先生！我的眼綫發現徐子文回到了這裏，你能告訴我，他藏在何處嗎？」
「在地……道裏。」
方銳鋒吃驚地說：「眞有地道？」
李餘慶點點頭說：「當初我在本埠定居，買下這幢房子時，爲了防備黑道上的人物尋仇，所以鳩工造了夾牆地道，想不到被徐子文利用上了。殺害羅坤泰的兇手就是利用那裏作進出的通路。」
洪英豪站了起來，很有禮地說：「李先生！現在請你告訴我們，地道的出入口在何處吧！」
李餘慶顫巍巍地站起來，走到他的辦公桌前，伸手將桌上的「叫人鈴」按了兩下，牆上立刻出現了一道暗門。
那道暗門離開羅坤泰睡的那張床榻不足一尺；兇手是來得及在三秒鐘之內遁走的。

× × ×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都同意李餘慶的話可信。不過，洪英豪却想到了一個問題。於是問道：「李先生！徐子文帶得有槍嗎？」
「沒有。」
「你的話讓人難信。」
「我保證他身上沒有槍。」
「他原來也是一個槍手呀！」
「是這樣的，」李餘慶加以解釋，「徐子文因爲喜愛女色，縱慾過度，雙手手指有了痲痹現象，非但握槍不穩，有時甚至於勾動扳機的力量都沒有。不過他此刻手邊有刀，他的拳頭也得小心點。」
「嗯！」洪英豪又問道：「地道裏有個女人嗎？」
「女人！沒有呀！」
「還有沒有別人？」
「只有他一個。」
「好吧！我想向你借支電筒。」
「請自己拿，在辦公桌最下面那個抽屜裏。」
洪英豪拿了電筒，然後向方銳鋒悄聲說：「小方你留在這兒，由我去看看。」
「應該由我去，案子是我接辦的。」
「別弄錯了，我是在爲白倩欣找尋謀害她父親的兇手，並不是在爲你辦案。」
「誰是白倩欣？」
「白開福的女兒。」
「你認識！」
「我們從塞城同機來的。」
「呂德惠是她殺的麼？」
「是她。」
「那麼，她就是我要找的人囉？」
「不錯。案子澄清後我會將她交到你手裏。」
方銳鋒發了一陣楞，這是他意料不到的事情。良久之後，才說：「小洪！我們一起進去吧！」
洪英豪扳着臉說：「不行！你是私家偵探，必須活着宣佈破案。而且我們還得防備李餘慶要花樣。他萬一按動開關，將我們關在地道中，那就不妙了！」
方銳鋒苦笑著說：「我總是爭不過你，小心一點吧！」
「放心！我是打不死的福將。」
一進那道暗門，是十餘級平整的石階，下了石階之後，通道異常平整，約有一碼多寬。
洪英豪小心翼翼地貼壁而行，前行二十多碼，忽然來到一座寬敞的地下室。在手電筒的照射下，他發現譚愛麗被綁在一張椅子上坐着，繩子在她腰上纏了無數匝，却沒有綁住她的雙手，若非她的手短肉肥，早可巳彎曲到背後將繩子解開了。
洪英豪正想大叫，忽然在一個角落裏傳來徐子文陰冷的叱聲：「別動！」
洪英豪沒有妄動，也沒有必要妄動，只要發現對方藏身何處，隨時都可拔槍制住他的。因此，他和和氣氣地說：「徐子文！出來談談吧！」
「姓洪的！用你的電筒照照那胖小姐的頭上吧！一塊重逾數百斤的鐵墩離開她的頭頂不足一尺，我只要用手裏的小刀割斷繩子，一秒鐘之內她就要變成肉醬，你無論如何費盡心機，也別想救得了她。」
洪英豪將手電筒往上一抬，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徐子文並不是虛聲恫嚇，譚愛麗的確身在隨時都可能變成肉醬的危機之中。
他定了定神，然後冷冷地問道：「徐子文！你要提出什麼條件？」
「放下你的槍。」
洪英豪暗暗思忖：放下槍也無所謂，憑一雙鐵拳也照樣能制服對方；問題是，放下槍之後，徐子文是否尚有別的陰謀。
在他面臨考慮的時候，譚愛麗却惶恐地叫了起來：「洪先生！快放下槍吧！否

則我就要被砸成肉醬了。」
洪英豪被譚愛麗的一叫，連思索的餘地都沒有了。「啪」地一响，他手裏的槍就扔到地上。
徐子文又叫道：「將電筒照亮自己，然後敞開上衣翻轉褲子的插袋，高擧着雙手，緩緩地轉過身去。」
洪英豪只得一一地依照對方的吩咐去做。
當洪英豪轉過身去時，徐子文從隱藏的屋角走了出來。皮鞋鞋底所訂的鐵掌敲擊在水泥地上「鏘鏘」有聲。每一响都像是敲在洪英豪的心弦上，他不禁自心底深處昇起一股寒意。因爲譚愛麗的性命扔槍妥協照說是應該的，然而却太草率。雖然徐子文手中無槍，但他手裏有刀。在黑道中闖久了，誰都會玩幾手飛刀絕技。現在徐子文隨時都可以取自己的性命。
他一念及此，連忙尅制自己心頭的懼意，力持鎭定地說道：「徐子文！希望你不要作胡塗事。我不過是想弄清楚事實眞相。殺人的事應該由白倩欣負責。你有罪，却罪不至死，即使白開福被你所殺，也沒關係，本埠的法律再也不會追訴那件命案……」
不待他的話說完，徐子文就沉叱道：「住口！我在一秒鐘之內就可要你喪命在我的刀下。」
「你不是手指痲痹麼？我不相信你的飛刀絕技還會那麼準。」
「我可以試給你看。」
「別開玩笑，」洪英豪故意輕鬆地說，「我相信你隨時可以置我於死地就行了。不過我要提醒你：『神槍雙傑』只有一個人在你的刀尖威脅之下。如果你胆敢妄動，你就難逃一彈穿心的厄運。」
「姓洪的！」徐子文語氣陰冷地說：「別拿我當傻瓜。我正要問問你，姓方的現在何處？」
洪英豪向頭頂指一下。「在上面。」
「叫他下來。」
「徐子文！別自找痲煩，他不像我那樣易於妥協。」
「我相信他不會置他好友生命於不顧的。」
「別那麼自信。」
徐子文沉聲說：「姓洪的！你現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快叫你的朋友到這裏來，我和他談談條件。」
「你放心我一個人去？」
「哼！我還跟在你後面。十步之內，你絕對逃不過我的飛刀！」
「好吧！」洪英豪緩慢地移動脚步。
他表面上裝作妥協的樣子，其實他在暗中尋找機會。在這地道中就靠他手裏的電筒照明，只要他確定好了徐子文站立的方向部位，測妥兩者之間的距離。突然熄掉電筒，他有信心絕對可擒下對方。
孰料徐子文却大叫一聲：「站住！不要動。」
「噯！你不是要我上去叫我的朋友到這裏來同你談條件嗎？怎麼又要我不許動了呢？」
「你不是一個肯聽話的人。」
「那該怎麼辦？」
徐子文沉聲說：「聽着，我現在就站在這個胖女人的身邊，手裏的刀子也壓在吊着鐵墩的繩索上。你如敢妄動，她依然隨時可以成爲肉醬。」
「我並沒有妄動呀！」
「等一會兒就很難說了。」
洪英豪故意激怒他說：「徐子文！像你這種胆小怕事之輩，還憑什麼和我們『神槍雙傑』作對，你早該擧手投降了。」
徐子文發出一串冷笑：「哈哈哈……你太自負了！別以爲你們『神槍雙傑』有多麼了不起，只不過是你們在靶場裏多下了一點苦功而已，其實你們是一對笨蛋。神槍可以射穿別人的腦子，却挖不出藏在別人的腦子裏的秘密。」
洪英豪故意裝作不解地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哼！」徐子文鄙夷地嗤之以鼻。「你自然聽不懂。等到你和姓方的會齊之後，我會告訴你們一點使你們意外的秘密，長長你們的見聞。」
「現在先透露一點如何？」
「現在我可沒有那種閒工夫！」說到這裏，徐子文的語氣突然一沉，「姓洪的！照我的話去做，將電筒的開關固定，插在背後的腰帶裏，光頭向上。然後高擧雙手，慢慢地向外走。」
洪英豪心頭不禁一怔，徐子文不愧是一個老江湖，自己心中的打算竟然被他識破了。自己爲了譚愛麗都會妥協，方銳鋒爲了自己也必然會妥協。二人同時落陷，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聲音一沉，試探地說：「徐子文！你這樣未免太過份了。我不會那樣聽話。」
徐子文語氣陰冷地說：「那很簡單！這個胖女人先送命，然後輪到你。」
譚愛麗也湊熱鬧地大叫起來：「洪先生！快照他的吩咐做吧！我才二十一歲，可不想死哩！」
洪英豪不禁嘆一口氣，女人就是那麼一回事；看時裝表演，美容示範，總是爭先恐後。一旦遇上危險，她們就往後縮了。她們不承認自己是弱者；而她們却又喜歡大唱「男人是應該保護女人」的反調。
洪英豪頹然地按照徐子文的意思，將手電筒插在後褲腰上，高擧雙手。然後顯得無可奈何地說道：「徐子文！這樣可以了吧！」
「嗯！」徐子文似乎很得意，「慢慢地朝前走。到了地道的出口處就站在那兒，到時我會告訴你如何去做。」
洪英豪自信還有機會，也就毫不猶豫地向外緩慢地走去。
走了約莫十幾步，突然身後响起「砰砰」的槍聲。在地道中回聲特別大！就像是誰擊發了一尊小炮。
洪英豪不明情況，第一步就是臥倒急滾；在滾中他還不忘捺熄了手電筒，因此四週一遍漆黑。
槍聲巳止，靜寂如死。
突然，响起了譚愛麗的叫聲：「洪先生！你沒有中槍吧？」
「譚小姐！」洪英豪驚疑不定地問：「是怎麼一回事？」
「徐子文死了！」
「誰殺他的？」

「我！」

洪英豪大吃一驚，從地上一躍而起，掣亮了手電筒向譚愛麗照射過去，果然看見她右手拿着一枝槍。

「妳……妳那裏來的槍？」

「別問啦！快替我解開繩索吧！」譚愛麗面上有詭譎的神色，「如果能夠將我的腰圍綁得小一點的話，我倒願意多綁一會兒。」

洪英豪心中有些狐疑不定，先拿過她手裏的槍，那是一枝三號左輪，子彈已經全部射光。

他一面爲她鬆綁！一面問道：「譚小姐！妳那來的槍？」

「別問。我担心殺了徐子文會不會犯法？」

「不會。完全是合法的自衞殺人。」

譚愛麗吁了口氣說：「那我就放心了。方才我大聲高叫，你一定以爲我是胆小鬼。其實我是要徐子文跟在你後面向前走我才有機會開槍。」

洪英豪將綑綁譚愛麗的繩索完全解開，而他自己的心頭却被一根無形的繩索纏牢了。因此他又問道：「譚小姐！妳將槍藏在何處？」

「一直坐在臀部下面的。」

洪英豪摸着腦袋，大感不解地說：「那就怪了！在屠宰場的時候妳身上根本就沒有槍。而且到這裏來也逃不過檢查。到底是怎麼回事？」

「別問嘛，」譚愛麗的身軀在扭，不知是她故意撒嬌，還是在活動她那被綑綁得太久的腰肢。

「難道有什麼秘密嗎？」

「就算我有秘密吧！反正我開槍殺的是徐子文，而不是你。」

「譚小姐！」洪英豪沉着臉說：「妳必須解釋，槍是那裏來的？」

「別忘了我是一個私家偵探的秘書，」譚愛麗的神色像是在有意賣弄。「總該學會了一些花招的啊！」

「那麼，妳是怎樣到這裏來的呢？」

譚愛麗翻了翻眼睛，開始敍述：「你們走了之後，我先是躲在送風筒裏，太黑，太悶，我又爬回原來那間冷藏庫的頂上。我只是想爬在洞口看看當他們發現我們不見了時會有什麼反應。一個不注意竟然滑了下去……」

「嗯！後來呢？」

「大概五點鐘左右，來了一個人。」

「是誰？」洪英豪搶着問。

譚愛麗搖了搖頭說：「那個人的臉上紮着黑巾，看不見他的面孔。」

「是他將妳帶到這裏來的？」

「嗯，他是在我的後頸窩上砍了一掌，我就暈了過去。後來在汽車上由於顚簸的關係，我甦醒過來了，但我却繼續僞裝昏迷。後來車子開到一個運動場停下，那人掏出鑰匙，打開了一道小門……」

洪英豪接口說：「那就是這裏的後門了，後來呢？」

「後來那人將我從車上抱下來，走進了一座涼亭。他移開一張石桌後出現了一個地道口，然後就到了這裏。」

「那個人是從那裏出去的？」

「大概是原路。」

「徐子文是何時來的？」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黑黑的又看不見錶。」

「現在輪到最後一個問題，槍是怎麼來的？」

「我會變魔術。」

洪英豪只得暫時將這個疑問存於心中，將手電筒向倒臥於血泊中的徐子文照去。只見他身中四槍，早已氣絕了。左輪槍一共有六發子彈，洪英豪方才也聽到了六聲槍响，其中有二彈落空，足證譚愛麗不是玩槍的老手。

他喃喃自語地說：「徐子文說得不錯，槍彈可以殺死他，却無法挖出他腦海中的秘密。可惜他現在已經死了。」

譚愛麗神色不屑地說：「多行不義必自斃，有什麼好可惜的？」

「我是在爲我們惋惜，因爲徐子文的秘密還沒有說出來。」

「別聽他的！他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

「那可不一定，也許個中原委並不如我們想象中那樣單純哩！現在徐子文已死，似乎已無從去追究探索了！」

洪英豪又彎下腰去翻檢徐子文的衣袋，除了那件紅玉胸墮之外別無他物，看來「人爲財死」這句話一點也不錯。他再拾回自己的槍，向譚愛麗擺了擺頭說：「走吧！」

二人循原路回到出口，方銳鋒正神情焦灼地在那裏探頭探腦，一見他們上來。連忙問道：「小洪！動槍了嗎？」

洪英豪給了他一個眼色，示意他不要發問，來到李餘慶的面前，舉起手裏的紅玉胸墮。問道：「李先生！見過這副首飾嗎？」

李餘慶點點頭說：「見過二次，第一次是在白開福手裏，第一次在徐子文手裏。」

「另外五件呢？」

「不知道。你可以問徐子文。」

「徐子文已死了，是被這位小姐殺死的。」

「啊——」不但李餘慶感到吃驚，方銳鋒也同樣感到意外。

李餘慶打量了譚愛麗一眼，然後向洪英豪問道：「這位小姐怎會在地道裏？」

洪英豪語氣冷冷地說：「李先生，請別發問。容我請教你幾件事，秘密通道的另一個出口，設有什麼地方？」

「花園的涼亭裏。」

「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

「就祇有徐子文知道，不過……」李餘慶又補充了一句：「他可以再告訴他的同黨。」

「後門的鑰匙有幾把？」

「兩把。」

「一把帶在你的身邊，一把在徐子文那兒，對嗎？」

「是的。但是鑰匙是可以複製的。」

洪英豪似乎再沒有什麼問題提出來了，楞了一陣才點點頭說：「你休息吧，有問題再請教你。」

李餘慶惶恐不安地問道：「請問我有罪嗎？」

洪英豪沉吟着說：「你是無罪的。即

使有罪，也是很輕很輕，法庭上一定會同情你的處境。」

方銳鋒也安慰了他一陣，然後三個人一同走出李餘慶的臥房，來到了外面的客廳裏坐下。

方銳鋒皺着眉頭問道：「小洪！這案子到此算是破了麼？」

洪英豪點點頭說：「應該算是破了。不過不太完滿，徐子文已死，我們祇有去相信李餘慶所提供的資料了。」

「小洪！你方才說，徐子文是被譚小姐殺死的？」方銳鋒說。

「嗯！」

「她那裏來的槍？」

「她說她會變魔術。」

方銳鋒沉着臉，對譚愛麗說：「譚小姐！妳該說出實際情形來。因爲每一個細節都會影响案情的推斷。先說槍是那兒來的？」

譚愛麗訕訕地說：「那支槍原來就放在檯子上的。」

「甚麼檯子上？」

「她在地道內是被綁在一個檯子上的。」洪英豪從旁加以解釋。接着他又問道：「譚小姐！妳的意思是說——妳坐下之前，那把槍早就放在檯子上了。」

「是的。」譚愛麗點點頭。「我當時沒動聲色，等那人走後，暗暗拿出來用手一摸，發覺裏面裝滿了子彈。平日方先生曾教過我在緊急情況下該如何用槍。所以我放到臀部下面，以等待機會。」

洪英豪沉吟着說：「也許有人將那把槍遺忘在那裏了，也許綁架妳的人在黑暗中沒有發現檯子上有槍。這都可以解釋。但是，有一件事却無法解釋，妳被綑綁在檯子上而讓妳的兩隻手自由自在地不予綑綁……」

方銳鋒振聲問道：「小洪！譚小姐的雙手沒有被綁麼？」

洪英豪點點頭說：「是的。」

方銳鋒神色一變，壓低了聲音說：「小洪！我明白了，有人故意將那把槍放在檯子上，目的是想借用譚小姐的手殺死徐子文。」

洪英豪沉思了一陣，點頭表示同意。

「很可能。那人是誰？」

「這就要靠我們的腦子猜了。」

洪英豪喃喃自語地說：「有人打電話去向黃飛告警，又有人故意留給譚愛麗一枝槍……這都是對徐子文不利的事。」

方銳鋒插口道：「小洪！白小姐現在何處？」

「在後門外的運動場上。」

方銳鋒揮揮手說：「走！她是殺害呂德惠的兇手，我們該去逮捕她了。」

洪英豪苦笑着說：「小方！你眞是一個負責任的好偵探，但不是一個好朋友。我不是答應過，要親自將她交到你的手裏麼？」

「我應該保護李餘慶先生的生命。」

「我想她不會去殺害他的。」

「有許多事情往往是會出乎我們的意料。」

洪英豪點點頭說：「好吧！不過我要聲明一句，白小姐可以算是自首的，因爲到目前爲止，你還沒有蒐集到有關她殺害呂德惠的有力證據。」

「這一方面我會斟酌的。」

「走吧！讓譚小姐在這兒照顧李先生吧！」

「我看不必，李先生他會自己照顧自己。祇要我們儘快地將白小姐逮捕，他就不會再感受威脅了。」

洪英豪覺得方銳鋒的言行有些反常，這大概是他太負責任的關係吧？洪英豪祇得作這種推想了。

三個人默默無聲地走出客廳，向後門走去。其中洪英豪的步履顯得特別沉重，而他的心情比步履還要沉重。

當洪英豪介紹白倩欣和方銳鋒相互認識時，白倩欣顯得很平靜。她神色鎭定地問道：「英豪！眞相大白了嗎？」

洪英豪勉强地笑着道：「應該算是眞相大白了，徐子文已死，李餘慶說出了令尊當年遇害的經過。現在私家偵探方先生要逮捕妳，罪名是謀殺呂德惠。並非我檢舉，也不是他查出證據，是妳自首的。」

白倩欣轉頭瞟了方銳鋒一眼，流露出一個艱澀的笑容，然後向洪英豪問道：「誰是謀害我父親的元兇？」

「徐子文。」

「誰是主謀呢？」

「也是徐子文。」

白倩欣怔神許久，才吁嘆了一聲說：「我眞後悔！方先生！你現在可以逮捕我了。」

方銳鋒搖搖頭說：「白小姐，我永遠也不會逮捕妳。」

白倩欣訝異地望着他喃喃問道：「爲什麼？」

「因爲妳會自動地向警方投案。」方銳鋒說到這裏，向洪英豪揮揮手說：「小洪，將那紅玉胸墮拿出來交回白小姐。」

洪英豪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仍然將那件首飾拿出來給了白倩欣。

白倩欣接在手裏，不勝困惑地問道：「這……給我幹什麼？」

方銳鋒向那件紅玉胸墮指了一下。「看看可是妳父親的原物？」

「我昨晚就看過了，和我父親留下的那張圖樣上所繪的完全一樣，紫水晶三十六粒。」

「再看仔細一點。」

白倩欣拿起來映着日光看了又看，忽然脫口叫道：「這是假的。」

方銳鋒神色一振，忙問道：「妳怎麼知道是假的。」

白倩欣答道：「我曾請教過珠寶專家。假的紅玉任何光綫都穿透不過，而眞的紅玉却可以穿透日光，昨晚在燈光下看不出來，現在映日一照，就分出眞假了。」

方銳鋒一句話也沒有說，將那件首飾放進了衣袋。然後走到譚愛麗面前，神情凜重地問道：「譚小姐！是怎麼樣一個人將妳從屠宰場將妳綁架到這裏來的？」

「那人臉上紮着毛巾，沒有看清他的面孔。」

「體型呢？」

「沒有注意。」

「有什麼特徵嗎？」

「沒有啊！」

「再想想。」

譚愛麗皺眉苦思良久，忽然大叫道：

「哦！有了！」

方銳鋒拍拍她的肩頭說：「別緊張，慢慢說，愈仔細愈好。」

譚愛麗比手劃脚地說：「到這裏下車時，是那個人抱我下來的。他的左手托着我的頸項，右手抄着我的腿彎，那時我是故意僞裝昏眩，當我臉向外時，我曾偸偸睜開眼睛來看了一下，看到那人的左手小指上有一圈白色的痕跡，像是在綁架我的時候原先戴的戒指除了下來。」

「看清楚了嗎？」

「看清楚了，那人一定是戴的大型寶石戒指。那道白色的痕跡正面大，兩側却很細。」

方銳鋒目光望着遙遠的天際，半晌之後，才將目光收回凝視着洪英豪，苦笑着說：「小洪！做人最怕誤入歧途，幹我們這一行的也最怕這一點，但是往往免不掉走錯路。」

洪英豪皺着眉頭問道：「小方！你發現什麼了嗎？」

方銳鋒微微地笑着說：「我現在正式宣佈全案偵破，大家跟我來吧！」

他說完之後又重新從後門走進了李公館，洪英豪、譚愛麗、白倩欣以及黃飛四人莫名其妙地跟在他後面。

方銳鋒一直將他們帶到李餘慶的房裏，李餘慶原本躺在床上的，此刻有些吃驚地坐了起來。

方銳鋒示意大家坐下，然後向白倩欣問道：「白小姐，妳身上有槍嗎？」

白倩欣搖搖頭說：「沒有。」

「刀呢？」

「有一把。」

「拿出來。」

白倩欣很馴服地自右腿內側拿出一把鋒利的匕首扔在地上。

方銳鋒又向洪英豪一擺手說：「小洪，白小姐交給你了，我不希望白小姐在我說明眞相時太過份激動。」

洪英豪點點頭，坐到白倩欣的身邊，用臂彎去環抱她。目光緊緊地盯在方銳鋒的臉上，他已意料到對方必定有驚人的宣佈。

方銳鋒走到李餘慶的床邊，掀開了蓋在李餘慶身上的毛毯，又掀開了枕頭，甚至還用雙手檢查了李餘慶的身體。最後他退了幾步，以森冷的語氣說：「李先生，我是本埠法律許可掛牌開業的私家偵探，所以現在鄭重宣佈你被捕了。」

李餘慶先是一驚，接着大叫道：「我沒有犯罪！我要找我的律師。」

方銳鋒沉吟道：「請你先安靜一點，我主動地去通知你的律師。」

「我犯了什麼罪？」

「謀殺。」方銳鋒說這兩個字特別加重語氣，「從白開福開始，到呂德惠爲止，可以說全部都是被你謀殺的，不過，你沒有動手，然而昨晚你却親手殺死了羅坤泰，這就是足以構成你的謀殺罪名了。」

李餘慶嘶吼着說：「胡扯，你拿證據來。」

方銳鋒冷冷地說：「作偵探的人有時也難免犯錯誤。」我總是不停地去設想，兇手從何處，短短三秒鐘的時間，兇手絕不可能就平空飛掉。正因爲我鑽牛角尖，所以才忽略了近在咫呎的你了。」

「你根本在胡說，三秒鐘的時間我能從羅坤泰的床邊，跑到我自己的床上嗎？請你測量一下距離好了。」

「這正是我犯的最大錯誤，所謂三秒鐘短短的時間是從那一聲慘呼到我們破門而入爲止。但是在慘呼聲響起之前，不知有多少個三秒鐘給你利用，你可以從容地拭去刀上的指紋回到床上。」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一聲慘呼是你叫的，當一個人在睡夢中突然被利刀刺進心臟時，根本就叫喊不出聲音來。」

李餘慶氣呼呼地說道：「這完全是推想。」

「的確是推想。但是却有許多旁證可以支持我的推想。請問你爲什麼要設計殺害徐子文？」

「你說什麼！」

「別裝胡塗！」方銳鋒說着抬起手來指着譚愛麗道：「李先生！這位小姐是你帶到地道中去的吧！」

「胡扯！我一直在床上。」

「爲了使你能安靜休息，當警方人員離去後我一直沒有進房來打擾你，你却利用這段時間從秘密通道離開了這間屋子。」方銳鋒一把抓起李餘慶的左手，除下他小指上的一枚寶石戒指。「當你將這位小姐帶到這裏來時，怕被她認出這枚戒指，所以拿了下來，但是却露出了小指上的白色痕跡。之後你又故意留下一枝槍假借他人之手去除掉徐子文。」

李餘慶呆楞了許久。他反問道：「方大偵探！你說得頭頭是道。但是沒有說出來我爲什麼要這樣作，我是有財產，有地位的人。」

方銳鋒冷笑着說道：「因爲徐子文死後，再沒有人知道你設計謀害白開福的秘密，也沒有人去向你要求分贓了。」

「分什麼贓？」

「別裝胡塗！自然是那幾件從白開福那兒掠奪而來的貴重首飾。」

「你胡說！」

方銳鋒從衣袋中掏出那枚紅玉胸墮往李餘慶面前一丟，冷冷地說：「你自己看吧！這件首飾是假的。憑徐子文那個半內行，絕不可能仿製出這樣一件可以亂眞的贋品來。」

「……」李餘慶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方銳鋒又說：「想必通電話通知黃飛，要他將吳雲香轉往別處也是你的傑作。不過我却想不透你的用意何在？」

李餘慶連連搖頭說：「不是我！我沒有打過什麼電話，你胡說！」

方銳鋒冷冷和說：「關於這一點你不承認也無所謂，因爲無關薩要！現在你可以將那六件名貴的首飾拿出來吧！」

剎那間，李餘慶面上那股頑強之色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沮喪，凝重，他緩緩搖着頭說：「眞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

洪英豪示意譚愛麗照顧白倩欣，他自己走到李餘慶面前去，沉聲說：「你還不認輸麼？」

李餘慶抬起頭來以乞求的目光望着他，問道：「洪先生，假如我認罪，會受到

什麼懲罰？」

洪英豪無情地說：「送你上電椅。」

「什麼？」李餘慶顯然大吃一驚。

洪英豪語氣狠狠地說：「你可以說是死有餘辜，比起徐子文那個該死的傢伙來，你顯得更狠，更毒！」

李餘慶目光中出現一股獰色，咬牙切齒地說：「幸虧你不是法官。」

「但是我可以將你送到法官面前。」洪英豪說着一把揪住了對方的睡衣領口。「少廢話！將那幾件從白開福那裏掠奪來的首飾拿出來。」

此刻李餘慶射出毒蛇般的目光，狠狠盯了洪英豪一眼，悻悻地說：「放手，我會交出來。」

洪英豪用力一推，將李餘慶推倒在床上。李餘慶沒有說什麼，他爬起來緩緩到他那張辦公桌的後面，洪英豪站在桌子前面虎視眈眈地監視着他！

當李餘慶取出鑰匙打開抽屜時，坐在辦公桌左側沙發上的白倩欣，突然高聲大叫道：「英豪！小心……」同時間，她已飛身撲前，緊緊地將洪英豪抱住！

小啓

「鷹飛江南」作者旅遊歐陸，以致續稿暫時中斷，短期內未能如期刊出，情非得已，敬希見諒。

・編者・

「噠噠噠——」一陣機槍聲怒吼起來。原來李餘慶那張辦公桌裏裝有機槍，他是打算按動電鈕殺害洪英豪的，却被白倩欣擋住了。

「砰」！方銳鋒閃電拔槍，射中了李餘慶的心臟。

「砰砰砰砰……」洪英豪惡毒地將槍中子彈全部射光，打擊得李餘慶的身體旋轉得像一具風車。

白倩欣已經身中數彈，背上一片血痕。幸虧他們距離槍口很近，彈頭脫離槍管後的初速威力不大。因此洪英豪未受絲毫損傷。否則，他和白倩欣就要共作同命鴛鴦，共赴黃泉了。洪英豪雖活如死，那種痛苦的滋味非筆墨可以形容，他將白倩欣抱到沙發上，嚎啕着說道：「倩欣！妳爲什麼那樣傻啊！」

白倩欣抬起顫巍巍的手撫着洪英豪的面頰，聲音斷斷續續：「英豪……你太不小心了！……」我父親當……當年……在桌子裏……也裝置了機槍……所以……所以……」

「倩欣！我抱妳去醫院，妳不能死！不能死！」

「我該……死，因爲我錯殺了四……四個人。你……你才不該死！你要好好的活着……才不辜負……」她的話沒有說完，人已香消玉殞了。

洪英豪痛苦嚎啕，大叫大嚷：「倩欣！妳不能死！妳不能死……」

譚愛麗在落淚，黃飛也在落淚。方銳鋒噙着眼淚沒有滴下。他向二人揮手示意，三個人一齊退出了那間籠罩着愁雲慘霧的屋子。

客廳裏坐着一個女人，原來那是呂德惠的太太。方銳鋒微微一楞，然後在她對面坐下，喟然地說：「殺害尊夫的兇手已經找到，不過她却死了。死得凄慘，也很悲壯！……」

不待方銳鋒說完，她就搖搖頭說：「方先生，我不關心那件事情。」

「那麼，妳……？」

「我是來向你投案的。」

「投案？」方銳鋒不禁一楞！

她點點頭說：「是的。同時也要糾正你一項錯誤的判斷。打電話向黃飛告警的是我，而不是李餘慶。」黃飛插口說：「打電話的那是男人呀！而妳……」

她故意粗着嗓音說：「我僞裝男人的聲調，是這個聲音嗎？」

方銳鋒訝異地問道：「呂太太！妳告警要他將吳雲香轉移到別處去的目的何在呢？」

「我要報復。」

「妳能說詳細點嗎？」

「徐子文在我這裏敲詐的錢，全部化在吳雲香身上去了。我難服這一口氣，所以我殺了她。」

「妳殺了她？」黃飛大叫起來。

她白了黃飛一眼，語氣平靜地說：「你一定不信。吳雲香的屍體在『福隆公寓』的五〇五室，這你總該相信了吧？」

「哦——」黃飛聽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多謝你幫了我的忙，」她說，「若不是你們綑綁了吳雲香的手脚，我還不容易幹掉她哩！」

方銳鋒喟嘆了一聲：「呂太太，妳太不够冷靜了。妳知道謀殺罪要受到嚴厲法律制裁嗎？」

「我知道。殺人償命這很公平。」

「不值得！」方銳鋒連連搖頭。

「方先生！我不是爲吳雲香而死，而是爲德惠而死。」

方銳鋒神色迷惑地望着她說道：「這是怎麼說法？」

「我和德惠老夫少妻，名存實亡，感情淡薄。但是他總是關懷我的。自從被徐子文勾引成奸後，我無時不含愧在心。若不是有德惠那一股關注之情的支持，我早就不想活在這個世界上了。現在他一死，世間再沒有關懷我的人，我變成了無根的浮萍，愧疚又時時襲擊着我，我……沒有勇氣……再……」她說到後來，竟然泣不成聲。方銳鋒頗有感觸，世間多少刦難，有的爲財，有的爲情。在裏面那間屋子裏有一場情刦，而在外面客廳裏又面臨一場情刦……

譚愛麗畢竟是女人，掏出了手帕爲呂太太拭淚。拭來拭去，結果自己比呂太太還要厲害！

方銳鋒走到黃飛身邊，悄聲說道：「打電話報警吧！」他交代完畢後向內間走去。

洪英豪已止住了嚎啕，目光呆滯地盯着白倩欣那張花容慘淡的臉上。方銳鋒再也忍不住一陣鼻酸，熱淚奪眶而出。此情此景，大概只有喪失了人性的人，才能够無動於衷。

（全文完）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繼承人(一)

富家子失蹤

這是一個悲劇的世紀，世局動盪不安，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令到許多人都惶惶不可終日。

石桂河是個家財億萬的大富翁，照道理他是不應該受到經濟上困擾的，尤其是他已屆退休之年，即使什麼也不做，也不怕會餓死。

但是，他終於在鬱鬱寡歡的情況底下，死了！

當石桂河在醫院病逝之前一剎那間，他仍然扯着那沙啞的聲音，渴望地問道：「志謙回來了沒有？」

一直衣不解帶地，侍候在側的石老太，總是黯然地搖搖頭：「還沒有！」然後她又自欺欺人地安慰着她的丈夫：「不過他遲些一定會回來的，你放心吧。」

「我怕我等不到了，」石桂河有時也會以後悔的口脗說道：「都是我不好，我倆就只得這麼一個兒子，早知如此，又何必弄成今日這副樣子呢？」

無論如何，石氏夫婦的心境實在是並非外人所能理解的，外間的人，大都以爲他們這麼富有，一定很快樂，可是，誰也想不到事實剛好相反。

石桂河無可否認絕對是個成功的商人，他名下的生意都能賺到大錢，他的身體一直也很好，好像他這麼樣的一個人，誰會相信他有今日這種收場？

一個人成功總有他成功的因素。石桂河不但目光遠大，也十分懂得利用機會，無論在利用環境因素，以及人際關係，也都做得巧妙、靈活，因此之故，往往別人無法成功的事情，一轉到了他的手上，立刻就可以迎刃而解，水到渠成。

偵探社被燬

人是萬物之靈，但石桂河的頭腦却被親友們譽爲「靈中之靈」。

在商場上，人緣好，乃是最大的成功因素之一，但是誰會想到他與自己唯一的兒子，感情竟然會變得那麼的惡劣？

不管怎麼樣也好，現在，他終於也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在最後一刻，他竟然無法見到自己那唯一的骨肉——石志謙，相信也是他一生人之中最大的憾事，何況這種遺憾又是永遠也無法補償的呢！

但是，最痛苦的却不是石桂河本人，而是他的老伴——妻子呂玉貞。

石桂河無論如何痛苦都好，畢竟他已經死了；一個人死了之後，應該是大解脫了，還有什麼痛苦可言呢？所以最痛苦的，應該是他那位仍然活着的妻子才對啊。

然而呂玉貞仍得「掩住良心」去說謊，無非要哄哄她的丈夫，希望他死前獲得一點點的安慰。

至於石桂河是否相信她，抑或含恨而終？她是無法知道的，不過她愛她的丈夫，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人生的旅途上總難免有悲歡離合的事情發生，生老病死也是無法避免的事。

貧苦的人總希望自己富有，讓一家人可以過着快樂無憂的日子，但當一個人有了錢之後，是否就有快樂？眼前的石桂河，應該是最典型的例子。

石桂河的經濟，肯定是不成問題，但他臨終時却爲了「金錢」而傷透腦筋。爲什麼？只因爲他實在太過富有，於是他想到死後遺產的處理。

他的兒子沒有回來「送終」，將來能否回來繼承他名下的遺產仍成問題，萬一他的兒子不回來，又怎麼辦？——直至到他死前一剎那，石桂河仍在爲了這問題而感到困擾，這相信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事，甚至還會感到不可思議呢。

人，總是難免要死的，但死得安安樂樂，這才是福氣，然而石桂河這回就死得一點兒也不安樂，因此，亦連帶到他的妻子也加倍地傷心。

親人死了，當然傷心，但呂玉貞除了傷心之外，還感到無限的徬徨，她就在如此無援的狀態下，黯然送別了她的丈夫。

要不是爲了丈夫臨終時那幾句話，呂玉貞眞恨不得也跟隨着她的丈夫一齊到另一個世界去。

然而現在，她必須在孤獨無援的情況底下，設法把他們那唯一的骨肉找回來。

她一方面要咬實牙齦，爲亡夫辦理好喪事；而另一方面，又要設法去把兒子石志謙找回來。

石志謙就是石桂河名下那份龐大遺產的繼承人，但是，爲什麼石志謙又會突然之間「失踪」？

要不是石桂河這次病逝，似乎還沒有人會留意到這件事，但是一個好像石桂河這麼富有的人死了，人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親人，尤其是繼承人。於是這件事才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呂玉貞一度希望透過傳播界將丈夫的死訊傳開了，她的兒子會及時回來奔喪。

但是，當石桂河的喪禮開始在一間著名殯儀館內進行時，石志謙仍然音訊全無，踪跡渺然。

結果，她惟有硬住頭皮，獨力支撐大局。

石桂河的喪禮非常隆重，組織治喪委員會的是當地的社會名流，但是，眞正屬於死者家屬的，就只有石老太呂玉貞而已。因此喪禮中許多事情仍然需要她處理。

本來人死了，應該一了百了，又何必花費那麼一大筆的金錢去鋪張？

這是一個名利社會，原來一切只不過是做給人看的。至於死了的人是否「在天有知」？眞的是天曉得！

無論如何，現在靈堂之上都是鬧哄哄的，未亡人石老太看來一點也不寂寞，寂寞、孤獨的，只是她的內心而已！

祭帳、輓聯以及花圈等，不斷送到殯儀館裏面的靈堂來；石家的親友們，也穿梭似的前來行禮。石老太在親友的攙扶下，搖搖欲墮，她的精神已接近崩潰。但是無論怎樣，她也要支持下去，直至喪禮完畢爲止。

突然之間，走來了一個渾身穿上了黑色衣服的少女，她的出現，令到所有在場的人都爲之議論紛紛，也令到頹喪的石老太精神爲之一振。

那少女年約十八九，長相清秀，雙眼紅腫，臉色蒼白，容顏憔悴。

她只向靈位行了一鞠躬禮，就撲進石老太的懷抱中去，痛哭失聲！

正是傷心人對傷心人，石老太跪在地上，與那少女相擁飲泣，這情景令到在場的人無不爲之黯然！

賓客席上有人好奇地問他身邊的朋友：「她是誰？」

「我也不清楚，我想可能是石桂河的女兒吧？」

「不！這怎麼可能呢？如果她就是石桂河的女兒，此刻她應該跟石老太一起跪在靈位一旁才對啊。」

這時又有人插咀道：「石先生根本就沒有女兒，他只有一個兒子石志謙。」

一個中年人彷彿知道很多有關石家的事似的，他告訴在場各人：「這個少女姓藍，叫藍采兒，是石志謙的女朋友。」

「哦！原來是石公子的愛人，怪不得石老太這麼憐惜她了。」衆人頓時恍然大悟。

但很快又有人問：「爲甚麼她如此無禮？人人到這兒都行三鞠躬禮，剛才我明明見她只鞠躬一下而已！」

「因爲她恨他！」中年人原來還知道一些「內幕」。

於是又很快又有人問道：「爲甚麼她會恨石先生？」

「石公子和藍采兒是天生一對，但是石桂河却反對這頭親事；他要石公子娶一位富家千金，石公子亦因此而跟老父鬧翻，一氣之下，突然不知所踪。」中年人無限唏噓地，輕輕嘆息。「年青人的火氣雖然猛烈，但事到如今，他實在也很應該要回來了。」

「是的，看石老太對藍采兒這麼好，假如石公子這時候回來，他們之間的婚事相信一定不會再有任何阻力。爲甚麼石公子不回來？」

「也許他才剛剛知道老父的死訊，說不定正由外國兼程趕回來呢。」

正當各人在議論紛紛之際，冷不提防後面一列座位已有數名大漢在靜靜地偷聽他們的說話。

那幾名大漢尤其是最注意那名似乎知得很多的中年人。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有人悄悄離座而去，也有人留下繼續監視。

最後，那個似乎知得很多的中年人也要走了，他照例到靈堂前去行禮——這等於向死者告辭。但是一切儀式只不過是做給活人看的，所以那個中年人在向死者遺像行完禮之後，又跑到家屬席去，安慰了石老太幾句。

石老太含淚瞪住他：「你可有志謙的消息嗎？」

那中年人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暫時還未有他的消息，但我們一定盡力而爲，石公子一定也會吉人天相，平安歸來的。」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想辦法，替我把他找回來。至於費用方面，絕對不成問題。必要時，你還可以替我出主意，懸出一筆花紅，希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石老太又嘆了一口氣：「其實事到如今，一切已成過去，也不應該再固執。」

中年人終於告辭了。

藍采兒這時候又走過來問石老太：「他是誰？」

「他是私家偵探，也是我家好朋友。」石老太道：「我拜託他設法把志謙找回來。」

「沒有用的。」藍采兒頹喪地說：「這幾天以來，報紙、電台和電視台，都有報導石世伯病逝的消息，如果他肯回來的，早就該回來了。」

「是的，你說得不錯，他如果仍然有點人性，這時候無論如何也應該回來了。」石老太深深地嘆口氣，淚水又再淌下來：「我倒有兩種想法，第一種就是他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躲了起來。第二種想法就是——」

石老太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儘管如此，藍采兒也不難猜測得出她的意思；石老太忖測的「第二種可能性」，當然就是猜她的兒子石志謙已遭不測——死了！

因此她才難過得淚如雨下，說不下去！

其實，藍采兒比誰都更加難過，只因爲她一直都眞心愛着石志謙。難得石老太也非常喜

歡她，偏偏石桂河沒有把她看在眼內。

石老太目前已是一名富孀——石桂河的遺產繼承人之壹；假如她的兒子眞的不幸死了，她便是獨一無二的合法繼承人。

因此，她的身邊難免有許多前來奉承的人；那些人好話說盡，百般慇懃，無奈石老太此刻心中只有藍采兒一個。

石老太一直都很喜歡藍采兒這個女孩子，只可惜她無法說服她的丈夫。

事到如今，藍采兒與石志謙之間，已經完全沒有了阻力，偏偏石志謙却又音訊全無。所以石老太就更加替藍采兒感到難過。

當然，親友之間，也有不少人知道他們之間所發生過的事，於是有人在責怪藍采兒，認爲石桂河之死，與石志謙失踪，直接都與她有關。

有人冷嘲熱諷，也有人用鄙視的目光去注視她；然而藍采兒眼前却無暇去兼顧這一切。她除了好好的慰解石老太之外，就是默默地爲石志謙祝福——願他早日無恙歸來！

× × ×

那個中年人帶着滿面愁容由殯儀館出來！他，就是石老太所講的私家偵探兼石家的朋友黎柏剛。

黎柏剛並非一名很出色的私家偵探，平時他那間偵探社接辦的案件，也只不過是一些商業詐騙、通姦罪證……等等一類十分普通的案子而已。但却因爲他是石家的朋友，所以石老太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他的身上去。

他不但認識石桂河，也認識石志謙，故此石老太要他設法找尋石志謙，他就更加義不容辭。

然而人海茫茫，叫他到那裏去找？

黎柏剛除了出動他那間私家偵探社所有人手去找之外，還要求同行的其他私家偵探協助，反正石老太有的是錢，何況又另外還有奬金呢！

本來，在這種日子裏面，黎柏剛很應該留下來，協助石家招呼到祭的親友才是，但是，他却知道石老太更焦急的，就是要盡快找回她的獨子。因此，他匆匆離開了殯儀館，準備回到他的偵探社去，重新部署。

黎柏剛跑到停車場去，正想登上他的汽車，突然有個人閃到他的身邊。

他的反應已經夠快，無奈對方的出手比他更快，手起手落之間，黎柏剛已被擊暈。

以後發生一些什麼事，他根本無法知道。

× × ×

黎柏剛只感到渾身疼痛，尤其是頸骨部份，更加有如針刺。

一塊冰凍的毛巾，蓋到了他的面上，當堂又令到他整個兒清醒過來。

他睜開了雙眼，立刻感到十分刺眼，只好迅速閉上眼睛，同時亦不由自主地企圖以雙手遮住那些刺眼的光綫。

但是，他立刻發覺雙手被人綁住，令到他動也不能動一下，他試將雙腿伸縮，發覺同樣被人綁得牢牢的。

他無法想像得到這兒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只憑經驗，知道一定有一支强光的燈投射到他的臉上，所以他無法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耳畔有人在說話：「大偵探，恭喜你，你總算沒有死去啊！」是一個男子的粗魯聲音。

黎柏剛雖然無法睜開雙眼，但却可以開腔說話，他忍不住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想知道我們是什麼人，請先回答我們幾個問題吧！」這分明又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也就是說：眼前圍繞着他的，一定不祇一個人，最少應該是兩個以上。

黎柏剛順口反問：「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就是想知道石公子的下落。」其中一個人說道。

「我正想知道，可惜我們却一點也查不到，」黎柏剛忍不住又問：「你們爲什麼要找石志謙？」

「要他還錢啊！」

「他欠你們的錢？」

「是的，你覺得奇怪吧？」那人冷然的一笑。

「不但欠我們的錢，而且，數目十分之可觀。」另一個男人插咀說。

黎柏剛半信半疑：「他父親很有錢，爲什麼他要欠你們的錢？」

「你可以不信，但是，當你找到他時，他自然會親口承認這是事實。」

另一人又問：「黎先生，你有了他的消息嗎？」

「還沒有啊！」

「那麼，請詳詳細細的告訴我，他是如何失踪的，只要你說的是事實，那我們就會立刻放你。」

黎柏剛道：「他父親迫他與一名富家女結婚，這是原因之一，此外，他的女朋友剛與他發生了一些意見，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我想不到，他還在外面有麻煩，我想甚至他的家人也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

忽然有人說：「把燈光熄了，讓我們與黎先生好好的談談。」

那支射燈熄了，但是，黎柏剛仍然不可以一下子就見到四周的景物。

跟住有人過來替他解開綁住手脚的繩子，於是他可以坐了起來。

黎柏剛用雙手揉揉雙眼，然後放眼四望，原來這兒是一間斗室，圍繞着他的，是四名大漢，他們都戴上了眼罩，分明是怕黎柏剛認出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黎柏剛忍不住問道。

一名大漢道：「你可不必理會我們是什麼人，總之，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知道石志謙的下落。」

「朋友，如果我知道他的下落，我已經可以領取一筆賞金了。」黎柏剛說。

「那麼，讓我們來助你一臂之力吧。」其中一名似是首領的男子說：「我們一齊合作去找尋石志謙的下落，找到他之後，我們依法追債，你亦可以領得奬金。這樣對大家都有利，你以爲如何？」

黎柏剛想了想，道：「這當然是個好主意，我們可以携手合作。其實這一次石老太爲了找尋她的獨子，正是不惜工本，你不怕找不到他的，因爲我已聯合本市所有的私家偵探們，聯手去找他。」

「我們當然相信你們的工作效率，但是這次他父親死了，他也沒有回來，可見問題殊不簡單。」那男子又說：「這樣好嗎，你提供資料給我們，讓我們派人設法把他找回來，但功勞則歸你，也就是說，石老太那份奬金讓你去領取。」

「你們要一些什麼資料？」

「有關石志謙的一切資料。」

「那就容易了，我的辦公室裏面，有許多關於他的個人資料，我正打算分發給我的行家們，我當然也可以給你一份。」

「嗯——」那男子想了想，又望望他的手錶：「這是晚上時份了，你那間偵探社還有人辦公嗎？」

黎柏剛正想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因爲他暈倒了多久，連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問：「這是晚上什麼時間？」

「已差不多九點了。」

「應該有一個職員在値班。」黎柏剛又說道：「我們那裏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値班，但是，他只負責接聽電話，不可以擅自離開崗位的。」

「好吧，那麼，我們陪你一齊返回你的辦公室一次，你供給我們一切有關石公子的資料。」那男子向後面各大漢遞了一個眼色。

各人暫時退出房外去了，只留下一名大漢看守住黎柏剛。

黎柏剛心裏想，這班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爲什麼要知道石志謙的一切有關資料？

如果照剛才這班人所講，石志謙曾借下他們一筆錢，所以他們才急於要找他。

但是，若照黎柏剛所知，石志謙似乎不是那種人，何況石桂河只得他這個獨子，即使石桂河這位嚴父在經濟上管束得很緊，石老太這位慈母相信也會給他錢花用吧。石志謙又何必外求？

黎柏剛旣是一名私家偵探，自然會想到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他覺得這班人看來很有組織，今次綁架他，也不似是偶然的事。然則，他們的眞正目的，究竟何在？

黎柏剛也沒有想出一個正確答案之前，已經有人入來把他帶了出去。

在離開那間房之前，有人把一副墨色——看不見任何東西的眼罩，讓他戴上了。

黎柏剛現在是眞的什麼也看不見。

他由二名男子，分左右挾持着，帶出那間房之後，再通過一條走廊，轉入一間車房去，登上了一輛汽車，最後才駛到街上。

黎柏剛是私家偵探，他明白到對方這種做法是防止他辨認出這是什麼地方，以及這地方位於何處等等。

所以，他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以便憑聽覺和記憶，記下這兒四周的環境，以便日後可以憑此找出這兒之所在。

但是，對方可能也想到了這點，所以車子首先在附近一帶街道兜圈子。同時車內的收音機也開啓了，而且聲浪很大。

黎柏剛自然無法聽到外面的環境聲响。

電台正在播音樂，但間中也有「報時」，黎柏剛因此知道，這是晚上九點半。

他心裏想：他已經超過三小時沒有跟偵探社方面連絡了，他們可能正在四處找他。

本來目前「傳呼機」十分流行，黎柏剛就是不喜歡那陣陣「BB」聲，有時跟朋友在交談時吵了一陣，有時在戲院、公共場所等處，亦足以引人注目。黎柏剛總之覺得不是味道，因此他沒有配備傳呼機的習慣。

不過，他每隔若干時間，無論身在何處，一定有電話與他的私家偵探社連絡。

但是從來未試過像今天這樣，在辦公室下班的時間之前，連電話也沒有跟偵探社方面通過一次的。

偵探社的職員都知道他是石家的朋友，所以大家可能都以爲他在忙於協助石家辦理石桂河的喪事。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一定也都知道，他正在連絡全市的一流私家偵探們，去追尋石公子的下落。因此他與偵探社失去連絡這麼久，說不定已引起了男女職員們的懷疑。

不過，無論如何，不久之後，他就會被人押返他的辦公室去。屆時到底有些什麼人在那裏？

最重要一點似乎還是：這一班人會不會放過他？

至今爲止，他仍然無法猜透這班人的心意；假如這班人的目的只爲取得有關石志謙的資料，那就太簡單了。問題只怕他們另有目的。

不久之後，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有人一邊替黎柏剛除下那副不能透視的眼鏡，一邊警告他：「你的生命已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十分衷誠地希望你合作；等會兒，你切勿對你的下屬作出任何暗示。事實上，我們亦非壞人，只不過我們希望把石公子找回來，解決我們之間的一些事情而已。萬一你迫我們對你不客氣，那將是十分遺憾的事。」

這是恫嚇，但却說得很動聽。

黎柏剛道：「我會依你們的吩咐，從我辦公室中收集到的資料，讓你們知得更多，更清楚石公子的一切。當然，我也希望你們可以找到他。我却有個提議，各位不妨考慮一下。」

「你有什麼提議，不妨說來聽聽。」身邊一名大漢說道。「只要你對我們沒有敵意，以後我們還是朋友啊！」

黎柏剛道：「我不知道究竟石公子欠下了你們多少債項，你們如果信任我，我可以帶你們去見石老太；只要你們能夠拿出證據來，我相信石老太一定可以代他還給你們這筆錢。」

「嗯——」一名大漢回頭與其他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又對黎柏剛說道：「暫時我相信不必去驚動她老人家吧？主要還是因爲我們與石公子有約在先，未得他同意，不可以把此事對其他人洩露，尤其是他的父母。因此，我們寧願盡我們所能，先去找找他再說。希望今次可以充份得到你的合作。」

「旣然你這麼說，我也只好暫時守秘了。」黎柏剛認得這兒已是他辦公室樓下的停車塲，因此，他把手一攤：「請乘升降機上去，我的辦事處就在上面。」

陪伴着黎柏剛同來的人，表面上只有三個，但黎柏剛本身是一名私家偵探，他對一切事物都比常人機警、敏感；他覺得後面不遠處的另一輛汽車裏面，也坐了數名男子，他們可能也是這一班人的同黨！

爲什麼要如此大陣仗？

黎柏剛就憑他職業上的敏感，已在直覺上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

他身邊這三個人，樣子都很斯文，表面上無論怎麼樣看，也不似是壞人。

這三個人都稍經化裝，最低限度黎柏剛就分辨得出其中一個的「小鬍子」是貼上去的。還有那些戴眼鏡的，他們的目的大概只有一個，就是不希望黎柏剛這個私家偵探認出了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三個人之中，只有二人陪伴着黎柏剛到他的辦事處去；另一人留守車上。

陪伴着黎柏剛的兩個人之中，有一個分明是頭目。他對黎柏剛要脅着說：「我們只要好好地合作，我保證你安全；要是有不測，只怕受害的不限於閣下，而是閣下的家人。」

黎柏剛十分反感，無奈肉在砧上，只好啞忍。

升降機停下來之後，二名大漢押着黎柏剛走進他的辦事處去。

「神探偵探社」裏面，仍有燈光透出。一名男職員在値班，他正在接聽一個電話，當他發覺黎柏剛與兩個陌生人一同走進來時，立即就對住電話筒說：「啊！他剛剛回來了，請等一等！」

然後他又回頭對黎柏剛道：「社長，是找你的。」

黎柏剛正想去接聽，但他身邊的大漢示意道：「把電話綫路接到房間裏去吧，我想可能就是我們要等的人呢。」

黎柏剛一直懷疑他右邊的二名大漢，最少有一人擁有一支手槍，所以他只好對那名男職員道：「把電話接到我的辦公室去！」

那名男職員當然照做了。

黎柏剛開了辦公室的房門，把二名大漢帶進去，但是，那二名大漢很有默契，也很機警．他們只由其中一人入內，另一個則留在房外，分明是要監視那名男職員，以防止他做出對他們不利的事。

房間之內，正是黎柏剛平時辦公的地方。他那張辦公桌上，有兩具電話機，一具是室內電話分機，另一具是直綫的。

現在他過去拿起其中一具奶白色的電話分機，只「喂」了一聲，身邊那名大漢已經對他發出警告的眼色；他當然也明白對方的意思。

「黎社長，你好。」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黎柏剛好容易認出他是游天虹。

但黎柏剛仍然故意問：「誰？」

「怎麼啦？連老朋友也不認得了？」游天虹在電話那邊格格地笑道：「我又不是來求職的，你又何必向我擺架子？我只不過知道你身負重任，想分一杯羹而已！哈哈……」

黎柏剛苦笑道：「老弟，在這個時候，不要開玩笑了，好嗎？我很忙，到底有些什麼貴幹？」

「我正是因爲知道你忙，所以才希望分担你的工作。」游天虹又說：「關於石公子的失踪，你有些什麼綫索嗎？聽說你正與全市的行家聯手接辦此案。」

「是的。」黎柏剛又說：「可惜至今爲止，仍無消息。假如你有他的訊息，可以獲得石老太一筆賞金。」

「你可有他的資料？」

「當然有。」黎柏剛心裏想：這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只要游天虹立刻跑到他的辦事處來找他，眼前的危機就可以解除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到目前自己的處境，只要引起對方的疑心，對方就可能傷害他。

所以他只說道：「如果你有興趣，隨時找我吧！」

想不到游天虹立即有反應：「我現在就來找你！」

「好極了，再見。」黎柏剛以爲身邊那名大漢聽不到游天虹電話中傳來的聲音，匆匆把電話筒擱上。

但是，那大漢十分機警：「快些把有關石志謙的資料都給我；如果你企圖用詭計拖延，對你絕無好處。」那大漢終於拔出了他的手槍來。

黎柏剛心裏一凜！

他仍然極力保持冷靜，故意走到文件櫃前面去！

豈料就當他轉過身去，在文件櫃中搜索時，那大漢已急不及待地，用手槍槍柄把他擊暈了。

這是黎柏剛第二次在這班人手中被擊暈。此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他根本就一點都不知道。

直至有人將他救醒時，他發覺千門奇俠游天虹和他的一名男職員，都在他身邊出現。

「你怎麼啦？」游天虹盯實他問。

黎柏剛撫摸着他那疼痛的頭部：「他們呢？」他一邊放眼四望，但他的辦公室裏却找不到第四個人。

偵探社裏的一名男職員朱明說道：「我早已看出他們兩個人有些不對勁，本來我想偷偷致電報警的，可惜那傢伙有利刀在手，他要脅住我。不久之後，我就看見另一名大漢匆匆忙忙由你辦公室奔出，手上還捧住一大叠文件；我想追他們，但被他們用手槍指嚇！」

黎柏剛一聽到「一大叠文件」，立即感到渾身一凜！

他撲到那座文件鋼櫃的前面，翻査之下，果然發覺失去了好一大叠的文件；再細査之下，全是有關石志謙的資料。

游天虹看見他這麼緊張，忍不住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也不清楚。」黎柏剛又問他的下屬：「有報警麼？」

朱明訥訥地說：「還沒有，我怕你不高興啊！」

原來黎柏剛過去曾是一名偵緝警官，因不滿上司所爲，自動提早「退休」，後來開辦了這一間「神探偵探社」。許多時非到迫不得已時，他是不喜歡求助於警方，所以，朱明才會這麼說。

游天虹是他的朋友，當然了解他的爲人和個性。

因此，游天虹以開玩笑的口脗對他說道：「以堂堂一名神探，何必求助於警方？」

黎柏剛嘆氣道：「那班人看來大有來頭！」然後他又自言自語地問：「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游天虹至此才一派正經地問：「你怎麼會落入他們的手上？我眞不明白。」

其實不祇游天虹不明白，黎柏剛的下屬朱明也一樣不明白今晚所發生的事。

黎柏剛終於要向他們說出了兩次被人擊暈的經過。

游天虹聽了之後，也覺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石志謙爲什麼會欠下巨債？」他又有點好奇地問黎柏剛：「以你這位世叔伯所知，他可是個嗜賭的人？」

黎柏剛沉思着說：「據我所知，他似乎不大喜歡賭博。但有時一個人不可以看表面的，例如一些上流社會的紳士們，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却可能是一名販毒的首領。石志謙乃石梓河之獨生子，表面上他循規蹈矩，但私生活方面，我倒不大清楚。」

黎柏剛說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嗯」地一聲，道：「游老弟，你熟悉江湖上的人，可否代我查探一下？」

「你要我查什麼？」游天虹問。

「正如剛才你所說的，我想知道石志謙是否在外面賭輸了，又或者可能中了老千設下的陷阱等等。」黎柏剛又以偵探的口脗說道：「只有這樣，他才會欠下人家許多錢啊！」

朱明衝口而出：「剛才那一班人會不會就是騙財的老千集團？」

黎柏剛奇怪地瞥了他一眼：「我所以一直不敢提升你出去做外勤，正是因爲你太過沒有常識，又不肯去用腦思想問題。」

游天虹又以調侃的口語微笑地對黎柏剛道：「我們的大偵探，爲什麼你會罵小朱不肯用腦？」

黎柏剛道：「如果他們眞的是老千，如果他們已騙去了石公子的錢，又怎麼會還到我這裏來？」

「那你以爲他們是什麼人？」游天虹反問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他們應該是高利貸集團的黑人物。」黎柏剛分析着說：「只有黑社會人物，才會用刀槍來對付我這個局外人的。」

「你是局外人？」游天虹笑道：「你不但是石家的朋友，還受石老太所託，怎麼說法也不能算得是局外人啊。」

「事到如今，不要再取笑我了。」黎柏剛道：「如果你仍然是我朋友的話，希望你不要再以欣賞的心情袖手旁觀了。」

游天虹也變得一派正經地問：「你想我怎樣做？」

「你應該很熟悉黑道中的行情，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黎柏剛道。

游天虹道：「其實不用你開腔，我今次也要插手這件事；這也是我今晚來找你談談的主要目的。」

「我知道你一向只對老千集團有興趣，大概因爲你是千門奇俠的緣故吧！」黎柏剛又說：「難道你也認定了石公子可能是中了老千局麼？」

「不！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全市的私家偵探社忽然都接到了你的轉聘，聯手追尋石志謙的下落。這表示事態十分嚴重。」游天虹道：「第二，石家家財十分之豐厚，石老頭死了，唯一的繼承人爲什麼不匆匆趕回來接受這一筆非常可觀的遺產？」

「老弟，你問得好，所以，我就更加急於要知道石公子的下落，只不過經過了今晚這一次的遭遇之後，似乎令到事情變得更加複雜而已！」

游天虹道：「若照一般常理，石公子即使欠下人家許多錢，但，當他聽到了他父親的死訊之後，也應該急急趕回來才對；即使他是個逆子，他也沒理由不回來的，因爲他父親死了之後，一切石家的遺產就是他的了。以他父親遺下的家財，無論如何，亦是足夠他還債有餘的。」

「嗯，對了，你分析得很合理，所以，我才更加替他担心。」黎柏剛道：「但無論如何，剛才那班人，一定不會知道他的下落。」

「何以見得？」

「如果他們知道了石公子的下落，又何必向我落手，將一切有關石公子的資料取去？」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他們會不會故弄玄虛？譬如他們一直秘密控制住石公子，又不想你聯合其他私家偵探去追尋他的下落，因此他們第一步必須將你手上擁有一切有關石公子的資料取去毁滅！」

「我不反對你這想法，但是，他們的目的如果爲了錢，這時候正是迫令石公子出面的最佳時刻；只要石公子接受了石梓河的龐大遺產，他們要多少錢亦可如願！」

「嗯——」游天虹其實暫時還沒有結論，所以當他聽了黎柏剛的說話之後，又呆在一旁，怔怔地想。

就在這時候，小朱忽然由外門驚叫起來：「不好了，着火啦……」

游天虹與黎柏剛同時一凜，雙雙匆忙撲了出門外去，果然看見那邊文件櫃冒出了一股火花來。黎柏剛正待追問朱明，但小朱已衝向火堆中！

驀地「轟隆」一聲！文件櫃裏面彷彿放置了一顆小型炸彈，令到那股火花迅速蔓延！

小朱受傷了！

游天虹救人要緊，冒險撲了過去，把小朱拖出辦公室外面的走廊去！

黎柏剛想起這裏面還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文件，所以也顧不了許多，急急去找滅火筒來救火！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的辦公室裏面，又傳來一聲爆炸聲，隨即起火！

利那間，火頭處處，四處火光熊熊的，黎柏剛也不知道如何撲救才好，更加不會知道爲甚麼會弄成了這樣的局面？

游天虹把小朱拖離現場後，立刻又折回來，一邊按响了牆邊的警鐘，一邊把黎柏剛拖了出去！

×　×　×

「神探私家偵探社」在一場火警中被燒毁了。

身爲社長的黎柏剛，要不是有個游天虹在場，只怕他也會葬身於火海之中，因爲當時他眼見自己的事業毁於一旦，曾想奮不顧身地去搶救那些文件。幸好游天虹死也不肯讓他再折返火場去。

小朱受了傷送院救治。

游天虹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也感到無限驚奇！

「爲甚麼會這樣？」游天虹喃喃地說：「他們本來可以在擊暈你之後，放一把火才走，爲甚麼要用計時燃燒彈？」

當時他們正在一輛汽車之內，消防人員和警方的人，正在大厦內救火。

起火原因暫時雖未査出，但游天虹只憑直覺去推測，懷疑有人在文件櫃之內留下計時燃燒炸彈。

黎柏剛咬牙切齒地說：「他們既然已將一切有關石公子的文件和資料取走了，爲甚麼還要出到這麼狠毒的手段？」

「嗯——」游天虹忽然又想到一些問題上：「會不會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

「你的意思是——」

游天虹立即加以解釋：「相信你主理這間偵探社，接下的案件一定不只這麼一宗吧？有些人可能爲了另外一件事，亦有可能有些行家因妬忌你們的生意太好，於是存心破壞。」

「這是個自由競爭的社會，相信我的行家們不會出到這麼卑鄙的手段吧！」黎柏剛又說：「照我忖測，十之八九是那班人，我眞的不明白，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

游天虹一邊沉思，一邊喃喃自語地說：「假如這宗縱火案是那班要脅過你的人做的，石志謙這一回可能凶多吉少了。」

「爲什麼你會這麼忖測？」黎柏剛有點吃驚地瞪住他。

游天虹道：「他們說不定已經殺了石公子，所以才想到要將一切有關石公子的資料毁滅凈盡！」

「但是，他們擊暈我之後，不是已將一切有關石公子的資料帶走了麼？」

「那間偵探社是誰的？」游天虹忽然反問道。「你瘋了嗎？」

黎柏剛有些生氣地盯實游天虹：「你明知這間偵探社是我開的啊！」

「那就是說：那一班人不可以肯定已經得到手的文件，是否就是全部，亦即是說，他們担心你偵探社之內還收藏着其他有關石公子的有用資料和文件，索性放一把火，將它燒光了，以免後患！」

「嗯——我仍然想不通，石公子要是給他們殺了，爲什麼他們還要找我？」

「當初你被他們抓去，他們曾說石公子欠了他們巨欵，所以其中一個可能應該是：他們急於要找石公子，追他還錢。但看他們今次的做法，我才有了剛才的想法。」游天虹苦笑了一下：「當然，在事情眞相未大白之前，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我們只可以忖測：剛才我所講的，可能只是杞人憂天而已。」

「等會兒，你打算如何向警方交代？」黎柏剛忽然又問游天虹。

游天虹反問道：「你想我怎樣說才對你有利？」

豈料話猶未完，汽車外面已有個人彎腰俯首，探望入來招呼二人：「你們好嗎？」那是一名與他們相識的探長。

林浩探長一邊打着哈哈，一邊已主動地拉開了車門，攢了入來，他入來之後就瞪住黎柏剛問道：「這件事到底怎麼攪的？」

黎柏剛就算對警方沒有多大的好感，也要對這件事交代清楚。他也曾做過警務人員，所以就更加明白，事情發展到這地步，絕對不可

以拖泥帶水。

林浩探長聽了之後，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猜那班渾蛋是何方神聖？」他一邊反問着黎柏剛，一邊又喃喃自語地說：「他們究竟想怎麼樣？」

游天虹與林浩探長早已認識，但此刻他卻沒有把他的想法告訴對方。

現場的調查工作，初步有了結果，就是消防人員和警方都證實有人將二枚計時燃燒彈，分別置於兩個文件櫃之內，計時器同時撥到晚上十時十五分，結果兩枚燃燒彈都依時爆炸。消防人員初步調查所得，證實神探私家偵探社內，大部份文件已被燃燒；即使未被燒燬的，亦受了水漬。

黎柏剛十分生氣，他差些兒就要痛哭失聲。眼看自己的事業受到了這麼大的挫折，相信任何人亦無法抵受得住那一股情緒上的冲擊！

許多行家都聞訊趕來慰問。他們如此關心黎柏剛，一方面是基於同情心，而更大的理由，就是黎柏剛會替石家轉聘他們，大家正準備一齊聯手去追尋石志謙的下落。想不到還未開始，事情竟然已起了變化。

任何人都樂意跟有錢人交易，尤其是私家偵探這種行業。既然生意來自黎柏剛這位行家，費用方面最低限度也不怕事主爛賬。

黎柏剛本來約好全市的行家們，明天先開一次聯席會議，當席分發有關資料給他們。卻想不到現在所有的資料都不知所踪。

因此行家們雖然對黎柏剛十分關心，諸般慰問，無奈黎柏剛此刻的心境卻有如陰霾密佈，好像世界末日即將降臨似的。

林浩探長看見黎柏剛無法再向他作進一步的提供，心裏也有些同情這位同僚。

他趁住有些私家偵探過來慰問黎柏剛時，正想示意游天虹跟他到另一角去，卻想不到游天虹突然衝向路邊他的汽車那邊。

林浩探長追住他問：「你可否留步？我想跟你談談啊！」

游天虹對林浩探長微笑道：「除非你認爲我有可疑，正式要扣留我，否則很對不起，我要走了。因爲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我趕住要去做！」

林浩探長與游天虹是舊相識，他便忍不住問：「到底有什麼事情比這一場縱火案更加重要？」

游天虹一邊坐進他的汽車裏去，一邊示意着說：「探長，你最好也跟我一齊趕到殯儀館去一次！」

林浩探長也知道游天虹爲人極富正義感，有他出現的場合，絕對不會是尋常的場合，所以當他聽到「殯儀館」，立刻就連想到石家的喪事去。

林浩探長果然就好像受到了催眠一樣，有點身不由主地坐進了游天虹的汽車裏去。

游天虹立刻開車。

「可是石老太出了事？」林浩探長也知道石老太委託黎柏剛找尋兒子的事。

游天虹一邊開着快車，一邊說道：「希望石老太未出事，否則，事情一定會變得更加複雜啊！」

「我才不明白，偵探社失火，你怎麼會想到石老太那方面去？」

「只因爲石老太是一筆龐大遺產的繼承人之一，在未找到石公子之前，她似乎變了衆矢之的！」

「嗯——」林浩探長彷彿也給游天虹提醒了；他喃喃自語地說：「是的，爲了那龐大數目的遺產，我們警方似乎也須要派人保護石老太啊！」

豈料話猶未完，游天虹的汽車這時剛好經過一座天橋的底下，忽然之間，也不知道從何處衝了一輛電單車，「嗚嗚」的拉响了警號，風馳電掣地，追住游天虹的座駕車，使二人也感到有點意外。

游天虹往望後鏡瞥了一眼：「這回要看你這位大探長的威風了，要是阻延得太久，石老太可能被殺，那時只怕你又有得忙啦！」

由一名交通警察駕駛的電單車，正越過游天虹的汽車，示意他向路邊停下來，毫無疑問，那是「捉快車」的「埋伏者」。

游天虹於是停車在道旁。

林浩探長探首車窗外：「我是警方的林浩探長。」他隨即把一張證件遞了過去：「我們有重要的任務要及時趕到貴族殯儀館去，如果你想升級的，就快些替我開路吧！」

那名警員本來已經認得林浩正是警方目前最具權勢的探長，所以也沒有接過那些證件，已行了一個禮，隨即開着他的電單車，拉响了警號，在前面爲游天虹的汽車開路。

「探長，你眞有辦法！」游天虹笑道：「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當差，同時也明白爲什麼那些當差的人都拚命往上爬，原來你們這輩的職位爬得越高，就越加威風八面。」

林浩探長卻說：「怎麼樣威風也及不上你那麼自由自在啊！」

汽車在殯儀館門前停了下來。

林浩探長首先搶落車去，急急衝進了殯儀館之內，彷彿有個刺客正在殯儀館裏面要脅住石老太似的。

那名交通警員則奉了探長之命，在門外戒備着。

游天虹反而要停好了他的汽車之後，才可以進去。

當他們登上了二樓一個大禮堂時，那兒一片肅穆的氣氛，根本就沒有任何意外發生。

石老太披蔴戴孝，半跪半坐的在靈堂的旁邊，那兒地上鋪滿了許多乳膠座墊。

林浩探長這時已十分接近前列座椅，那兒最接近石老太，游天虹則坐到了他的身邊去。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數名大漢虎視眈眈的盯實他們；其中二人則分左右靠着他們坐了下來。

其中一名接近林浩探長的人低聲問道：「請問閣下貴姓大名，是死者什麼貴親？」

林浩探長望了他身邊的大漢一眼！又回頭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才反問道：「老兄，請問你與石家又有何關係？」

那大漢很不客氣地說：「現在是我問你，你只有權回答我的問題，卻無權反問。」

林浩探長再回轉身去張望了背後一眼，只發覺座中的人盡是非富則貴的上流社會人物。他只好摸出了一張證件來，遞到他身畔那男子的手上去：「請你先看看，然後才回答我的問題亦未遲。」

「很抱歉。」那男子年約三十，反應得十分快，他只瞥了那證件一眼，已認得是警務人員的工作證。「我叫石奇，是石桂河老先生的侄兒，剛才我發覺閣下入來時，未有簽名就匆匆靠近這兒來，所以我才担心到嬸母的安全。探長，相信你也知道，我堂弟至今下落未明，我當然要小心保護我的嬸母啊！」

「原來你是石奇先生！」林浩探長又很細心地觀察他面部的表情．「但我似乎從未聽過石桂河有一位侄兒的。」

「探長，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石奇面色一沉。

林浩探長卻答非所問地瞪住他：「石奇先生，你既是石老先生的侄兒，又担任起保鏢的任務，想必是石老先生生前的至親吧？」

「對不起！」石奇眞的生氣了，「我又不是犯人，爲什麼我要回答你這種審問？」

「你可以不答我的問題，但有件事我必須提醒你，就是你的堂弟石志謙，至今下落不明，偏偏他又是石老先生那龐大遺產的繼承人。」林浩探長說。

石奇怒問道：「然則，你可是懷疑我將我堂弟收藏起來？」

「我沒有這樣說過啊。」林浩探長道：「你既是石老先生的至親，我可否請問一句：我可以跟石老太談談嗎？」

「你是探長，這裏的警察權力一向很霸道的，可不是嗎？然則，你又何必裝模作樣來問我？」石奇不屑地說。

林浩探長也沒有再去理會他，只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就走到了石老太的身邊蹲下去。

林浩探長向石老太作了一次自我介紹，然後又關懷地去慰問她。

豈料石老太卻哽咽道：「你既然是警方的人，那就好極了。先夫在生時，除了熱心公益之外，也捐過一大筆錢給警察福利基金。如今我丈夫死了，卻有一宗心事未了，就是小兒至今下落不明，請問你們警方有些什麼辦法代我把他找回來？」

「現在我正是要找你談談，令郎平時與一些什麼人來往？這點似乎十分重要。」林浩探長又說：「此外我還想了解一下，石老先生死後，他的遺產可是盡歸令郎所有？抑或部份屬於你呢？」

石老太淚眼圓睜：「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要將令郎的資料集中一下。」林浩探長又反問石老太：「你不是希望我們警方能早日將令郎找回來麼？」

「嗯——」石老太怔了一怔，隨即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對不起，這時候，我心亂如蔴，如果你不是警方的人，我根本一句話也不想說。至於有關小兒的一切有關資料，我已交給一個人，他是我家的世交，也是一名私家偵探——」

林浩探長也不等她說完，就說道：「石老太，你所講的，可就是黎柏剛？」

「對了，你要小兒的資料，請你去找他好了。」

「嗯，有件事，我忘記了告訴你，就是不久之前才發生了一件怪事，黎先生那家私家偵探社被人打刦以及縱火，結果令郎的資料被人全部刦走了。」

石老太聽到這裏，吃驚得幾乎就要站立起來。

她淚眼汪汪地瞪住林浩探長：「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探長。」

林浩探長道：「照我初步分析，這班人的目的不外乎在於金錢方面。照黎柏剛透露，較早時有人擄走他，那帮人正是要他說出一些有關令郎的下落。他們分明也急於找到他。」

林浩不想說出石志謙欠下債項的事。尤其是此時此地，假如石老太知道自己的兒子如此「不肖」，一定會更加傷心的。

石老太怔怔地呆在一旁，一句話也不說。她顯然也給迷惑住了。

林浩探長不想騷擾她，只問道：「石老先生有沒有立下遺囑？」

「當然有。」石老太哽咽道：「不過內容方面，我們還不大清楚。」

「爲什麼？」

「因爲遺囑仍密存在律師樓那裏。」

林浩探長想了想，又說道：「本來我們警方沒有必要去理解石老先生的心意，但是，目前事態發展，似乎越來越複雜，所以我才不得不查問清楚。請你不要見怪。」

石老太也很明理。她說：「只要你們替我把我唯一的兒子找回來，我可以回答你任何問題，只要你爲我保密就行了。」

「這點你大可放心，誰不知道石家十分富有？正是因爲你們太過富有，故此我才更加有理由替令郎担心。」林浩探長又問道：「石老先生的遺產，可是大部份都留給他唯一的兒子嗎？」

「坦白說，我也不大清楚。我丈夫雖然只得一個兒子，照一般常理，他死後一切應該盡歸志謙。但是，他們父子有過口角，志謙不聽他的話。」石老太輕輕嘆息！

林浩探長不想再令她傷心，回到游天虹身邊：「石老太似乎很平安。」他又問：「你還想到一些什麼？」

游天虹道：「我覺得那班人的目的難明。現在要看你們警方的努力了。」

林浩探長低聲說道：「你對石奇這傢伙，又有些什麼意見？」

「人不可以貌相，我自問不了解他，何必妄下斷語？」游天虹苦笑一下。

他再望望靈堂一角，只見石奇正與一名大漢竊竊私語，跟住又指手畫脚的，不知道正在說些什麼。

林浩探長問游天虹：「以你高見，我們要不要派人保護石老太？」

「當然要吧。」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尤其是這個時候，石桂河的遺囑尚未揭曉，石志謙下落不明，我們都不想再看見有任何悲劇發生。」

「好吧！我就相信你的直覺好了。」林浩探長隨即回轉身去，把手輕輕一揮，就見到有個人由人叢中走了過來。林浩跟住與那男子耳語一番。

游天虹這才知道，警方原來已派有警探在此暗中監視。

林浩探長走了。游天虹也知道他有許多事情要理，例如私家偵探社的火災現場，警方一定十分重視那一場火。

× × ×

這是一間私家俱樂部。

表面上，這家俱樂部只招待會員。但是如果有熟人介紹，主持人會立即替他補辦「入會」手續，給一張「會員證」給他，這當然是爲了「法例」方面的理由。

游天虹是這一類俱樂部的常客，但未必是最受歡迎的賓客。

當然，有些人歡迎游天虹，這類人多數知道游天虹是千門奇俠，有他出現的地方，多少也會給予賭徒們安全感。相反，有些別具用心的人，見了他就覺得頭痛；例如那些老千們。只因爲游天虹目光如炬，任何更高明的老千手法，亦難瞞得過游天虹眼睛。

儘管如此，也不是每個老千都認得游天虹其人的，因爲他不是一個喜歡出風頭的人；他只是有一股正義感。

就在俱樂部的一間貴賓房之內，有幾個人正在賭「沙蟹」。這種利用撲克紙牌作爲賭具的賭博，不但要講究技巧，也要懂得捕捉對方的心理反應。是百份之百全面性的賭博，包括了注碼的控制，情緒的自我抑制等等，絕非一般賭徒可以輕易做得到的，更不要講到「完美」地步了。

但是，許多賭徒偏偏就是喜歡參加這種賭局。「沙蟹」賭局的另一特點，就是注碼不受限制，可以加到很大，只要對方接受，甚至還可以開支票、押屋契。因此有人在一夜之間，由千萬富翁，輪到傾家蕩產，變得一無所有。

（未完・一一）

鶴翔庄功法和功理

（五）混元歸一

預備：兩脚平行，與肩等寬；兩手自然下垂，鬆靜站立；舌頂上顎，似笑非笑，雙目平視，心澄目潔，由上而下放鬆，將氣沉入下丹田，開始意守。（圖104）。

2雙回氣：引丹田氣經會陰，沿督脈上升至兩肩，沿兩臂至勞宮穴。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緩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圖105——108）。

3左顧右盼：左手護命門，掌心向後，右手放右肩，掌心通天（意遠），同時轉身，轉頭，兩脚原地不動，左顧；右手護命門，掌心向後，左手放左肩，掌心通天（意遠），同時轉身，轉頭，兩脚原地不動，右盼。連續作三次。（圖109—112）。

4通（足）三陽：雙手叉腰，提左腿，將大腿抬平，小腿自然下垂，踢左脚，脚尖伸直，意在脚面，脚尖上翹，下蹬脚跟，然後以脚脖為軸，脚尖划圓，先向外，後向裏各繞三周，還原，將左脚放下（圖113——115），提右腿，將大腿抬平，小腿自然下垂。踢右脚，脚尖伸直，意在脚面，脚尖上翹，下蹬脚跟，然後以脖為軸，脚尖划圓，先向外，後向裏各繞三周，還原，將右脚放下（圖116—118），如此左右各作三次。

5混元歸一：雙臂向左側伸出，掌略斜向前，以腰為軸，按逆時針方向大轉三周（意圓、遠）；再按順時針方向大轉三周（意圓、遠），（圖11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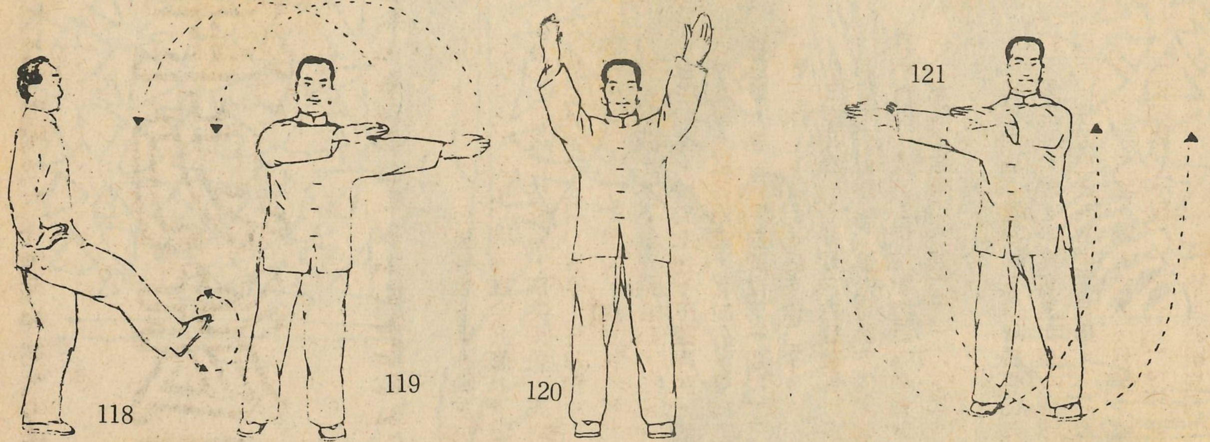
6雙回氣：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慢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分手抱球，將氣貫入下丹田，收功，恢復預備式（圖12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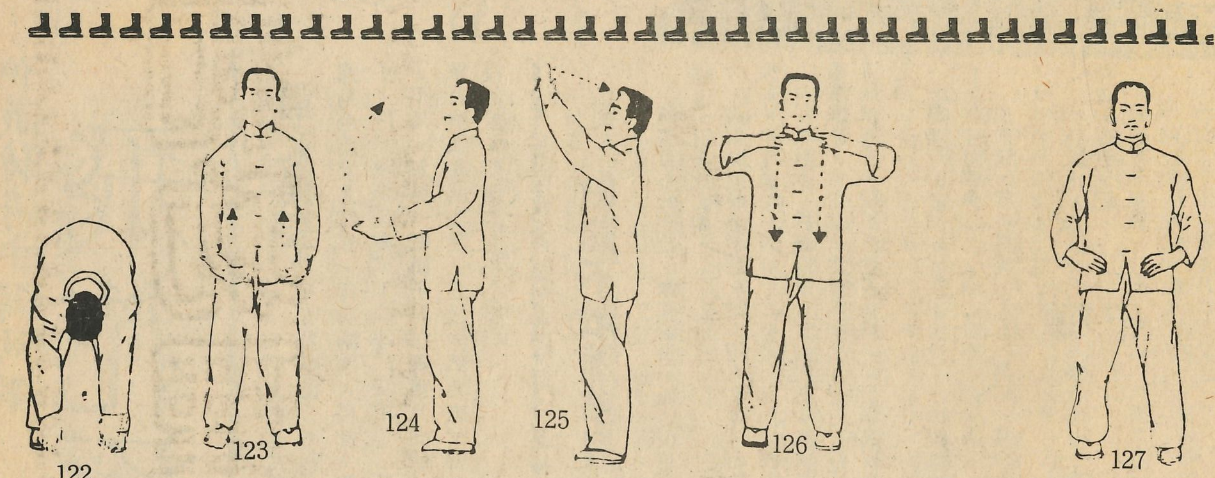
（摘自明報周刊）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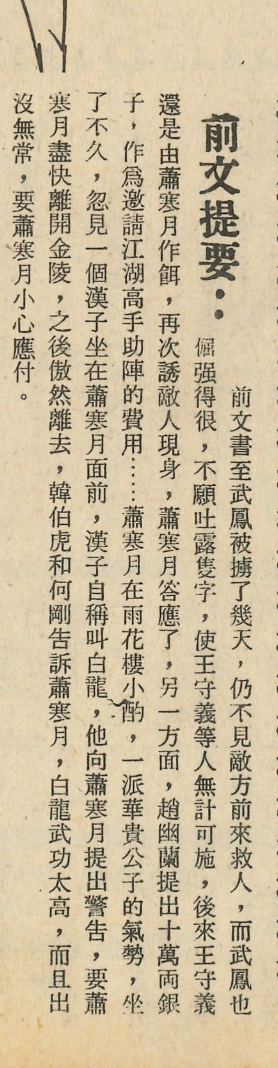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鳳被擄了幾天，仍不見敵方前來救人，而武鳳也倔强得很，不願吐露隻字，使王守義等人無計可施，後來王守義還是由蕭寒月作餌，再次誘敵人現身，蕭寒月答應了，另一方面，趙幽蘭提出十萬兩銀子，作爲邀請江湖高手助陣的費用……蕭寒月在雨花樓小酌，一派華貴公子的氣勢，坐了不久，忽見一個漢子坐在蕭寒月面前，漢子自稱叫白龍，他向蕭寒月提出警告，要蕭寒月盡快離開金陵，之後傲然離去，韓伯虎和何剛告訴蕭寒月，白龍武功太高，而且出沒無常，要蕭寒月小心應付。

白龍不敵蕭寒月　受傷逃入烏衣巷

蕭寒月心意決定，豪氣陡生，連客棧也不回去，直奔玄武湖。

尚未到遊湖的季節，湖上遊人不多，山風吹來，湖波盪漾，偶有一二小舟，划行湖波之上，岸上林木，排列整齊，縱橫成行，雖未見楊柳飄絮，但松葉依然嘯風，名湖景色，濃裝淡抹總相宜，雖不見遊人如鯽，却是別具幽靜之美。

蕭寒月沿着湖畔，緩步而行，一面瀏覽景色，暗中却凝聚功力，留心着四下的動靜。

忽然間，衣袂飄風，人影一閃，一個白衣人，出現身前丈餘之處。

來人正是白龍，不同的是，身上多了一把佩帶的長刀而已。

蕭寒月長長吸一口氣，笑道：「來了！」

「你也知道我殺人的規矩？」

「嗯！……」蕭寒月欲言又止。

白龍雙目轉動，不停在蕭寒月身上打量。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看甚麼？」

「你用的是什麼兵刃？」

蕭寒月心中一動，暗道：「是啊！對付這麼一個强敵，我怎麼忘了帶把劍來？」

其實他涉足江湖不久，根本沒帶兵刃習慣。白龍突然踏前兩步，右手按在刀把之上，頓然殺氣陣陣逼了過來。

蕭寒月一提氣，勁達四梢，力佈全身，有如山岳挺立一般，淡然一笑，道：「該用兵刃的時候，在下自會取出。」

兩股內功暗提，蕭寒月不遑多讓，氣勢上毫不遜色。

白龍道：「在下刀出取命，從未失手，你要小心了。」

蕭寒月道：「彼此無怨無仇，閣下要殺我，也該有個理由吧？」

白龍道：「我已經勸過你了，要你離開金陵。」

蕭寒月道：「這就該死了？」

白龍冷冷說道：「亮兵刃吧！面對一個將死的人，我從來沒有浪費過這麼多的口舌。」

形勢上，對蕭寒月形諸於外的豪壯氣勢，白龍已然有些心折，估不透這年輕人，怎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自己練的七煞刀罡，威力凛人，敵人常在那暗湧殺氣中現出驚懼，畏縮，才能出刀一擊，取敵之命，近年息隱苦修，更見精進，但對蕭寒月却是全無震懾作用。

這就使白龍的信心有點動搖，希望能對蕭寒月多一點瞭解，逼他亮出兵刃，看看可否由兵刃上瞧出他的來歷？

蕭寒月却不知白龍心中的打算，只是全身凝注，等白龍出刀，再見機出手破解。

他雖已身經侯玄、文雀、武鳳兩戰，却是從未先行出手攻敵，胸中熟記的攻敵招術雖多，竟不知用出那一招才好。

這就是蕭寒月最缺乏的經驗，沒有敵人的引發，就感覺到無從下手。

兩人相持了一陣，白龍漸感不對，大喝一聲，拔刀擊出。

這眞是驚天動地的一刀，但見一道白芒，長虹經天一般，電射而至，四週的柳枝松葉，在凌厲的刀風波蕩之中紛紛墜落。

蕭寒月亦早蓄勁待發，白龍揮刀攻來，他亦飛身而起，追了上去，左掌右指，雙足並出，在一瞬間的交接中，掌指封開了白龍一十三刀的變化外，又還擊了四腿。

兩人的方位交錯，同時落地，但立刻轉身面向對方，白龍在雙足着地時，左腿一軟，幾乎栽倒，但却一咬牙，硬行站穩。

蕭寒月臉色蒼白，一頭汗水頓時滾滾而下，這顯然，這一刀接得十分辛苦。

他不敢稍分心神，舉手拭汗，星目圓睜，看着白龍，準備迎接第二次的攻擊。

白龍長刀平胸，緩步後退。

蕭寒月暗暗忖道：他要接長距離，再度飛撲擊來，那來勢之兇，必然更勝於前面一刀，我手中無劍，只恐難再接下這第二刀了。

白龍退後約三丈左右，突然一個轉身，飛躍而去。

這變化大大出了蕭寒月的意外，目睹白龍消失不見，才舉手用衣袖拭去臉上汗水，散去了提聚的功力。

但覺雙臂之上，冷風侵入，仔細一看，臂上衣袖竟有數處破裂的刀口，心中甚感奇怪，何以衣袖破裂數處，都未傷及皮肉？

蕭寒月尚不自知本身已然練成了護體神功，刀風雖然凌厲，破裂衣袖，却傷不及到他的皮肉，自然，以白龍的兇厲刀勢，如果直接擊中，也難免去斷臂、裂膚之危。

「恭喜蕭公子……」

「赤手空拳，擊退了白龍……」

何剛和韓伯虎像快馬一般奔了過來，人還未到，已忍不住叫了起來。

蕭寒月笑一笑，說道：「兩位果然沒有退出。」

韓伯虎道：「咱們一直盯着蕭公子，跟到玄武湖來，只不過距離遠了一點……」

何剛道：「就算咱們跟在蕭公子的左右，也是幫不上忙，還得勞動蕭公子分神照顧。」

「唉！兩位說得不錯，白龍果然是個厲害人物，那一刀，像是一隻轉動的刀輪……」蕭寒月心有餘悸的說：「由空中直捲下來……」

何剛接道：「但蕭公子仍然封住了他的刀勢，而且打傷了他。」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我好像踢中了他一腳，不過，只要他攻出一刀，我一定會傷

在了他之刀下。」

韓伯虎道：「但蕭公子赤手空拳，未出兵刄，接下了一刀，白龍這一戰敗得很慘。」

蕭寒月道：「我只是忘了帶把劍來！」

何剛道：「可惜，咱們離得太遠了一點，沒有看到這一場精彩絕倫的大戰。」

蕭寒月道：「談不上大戰，那只不過是一個回合的交接。」

何剛道：「絕世高手過招，就是這樣，一個回合之間，却是潛藏着無數的兇險變化。」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白龍走了，但咱們仍找不到趙大夫在什麼地方！」

韓伯虎道：「王守義是江南第一名捕，經驗豐富，我想他可能早已作了安排。」

何剛道：「除了王總捕頭的安排之外，我們也有準備，追踪白龍，雖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我們安排了當今江湖上最高明的追踪之人，至少也可以找出一個輪廓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麼說來，在下當眞是一個餌了。」

韓伯虎道：「白龍突然出現，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這方面……」

蕭寒月揮揮手，笑道：「韓兄，這件事在下純出自願，希望因此而能够找出趙大夫的下



落……」

何剛接道：「會的，蕭公子……」

韓伯虎道：「蕭兄，你已經完成了最艱苦的任務，請回趙府中休息一下吧！」

何剛道：「是的！張嵐兄和王總捕頭，都在趙府中恭候大駕！」

× × ×

張嵐、王守義都站在賞花軒的門前等候，臉上的笑容中，帶着幾分崇敬的神情，和以前的倨傲，完全判若兩人。

「辛苦了，蕭兄弟……」張嵐急急的迎前兩步，接道：「軒中已備好了酒菜，快來喝兩杯。」

蕭寒月被擁上首席，王守義親自執壺斟了一杯酒，道：「蕭兄弟，一戰成名，擊敗了白龍……」

蕭寒月接道：「王兄，在下的希望是找出趙大夫的落足之處。」

「放心，放心，這一次，一定可以找出他們的隱身之處，很快，就有消息傳回來了……」王守義充滿信心的說。

消息果然來得很快，蕭寒月喝下第二杯酒時，一個靑衣小帽的漢子，已然快步闖入了賞花軒，對着王守義一躬身，目光轉動，欲言又



止。

王守義道：「說！這裏都是自己人。」

「是！屬下們交接監視白龍，至烏衣巷消失不見。」

王守義呆了一呆，問道：「什麼？在烏衣巷……」

「是的！白龍在烏衣巷口，突然消失不見了。」

王守義臉上神情肅然，揮揮手，道：「知道了，你去吧！」

靑衣人又行了一禮，退出賞花軒。

這時，賞花軒中的空氣，也似乎是突然凝結起來，王守義臉上一片慘白，張嵐也是一臉嚴肅，韓伯虎、何剛、也都冷着臉一語不發。

蕭寒月輕輕吁一口氣，道：「王兄，這烏衣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烏衣巷……烏衣巷……」

目光看着張嵐，突然住口。

張嵐吁一口氣，道：「王兄，你就告訴蕭兄弟吧！」

王守義點點頭，道：「烏衣巷中，是金陵中的禁地，只住了三戶人家……」

蕭寒月接道：「是那三戶人家？」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七王爺的府第，楊尚書的宅院，李大將軍的將軍府……」

蕭寒月道：「只有這三戶人家？」

王守義道：「是！」

蕭寒月目光轉動，看看張嵐、何剛、韓伯虎，目光又轉到王守義的臉上，道：「白龍在烏衣巷口，突然消失不見，那也不一定就是這三家宅院中了？」

王守義精神一振，道：「對！以白龍的輕功之高，只要飛越幾道圍牆，就可以到一般百姓人家了。」

「昔日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蕭寒月歎息一聲，接道：「王兄，白龍越過幾道圍牆，躱入一般人家的機會有多大？」

王守義臉色又靑起來了，搖搖頭，道：「不太大！」

「如果，白龍進入了烏衣巷內裏那三大宅院其中之一，那一家的可能性大些？」

蕭寒月提出了問題。

王守義看看張嵐，欲言又止。

張嵐道：「我在七王爺府中已經數年之久，對王府中的情形，知之甚詳，絕不會進入七王爺府的。」

蕭寒月點點頭，道：「王兄，楊除了七王爺的府第，只餘尚書的宅院和李大將軍府了，對這兩位大人，你有多少瞭解？」

王守義歎息一聲，道：「他們都是國之干城，一品大員，我只是應天府衙中一個小小捕頭，見面的機會也沒有，那又怎麼能夠談到瞭解？」

這時刻，就看出蕭寒月與衆不同之處了，笑一笑，道：「王兄不要妄自菲薄，你是江南第一名捕，執法如山，江湖上的巨盜、悪匪，有不少被你送入大牢，這些聲譽，得來不易，比起你應天府捕頭的品級，價值高多了。」

王守義呆住了，靑白的臉色逐漸開始泛紅，忽然一掌拍在桌子上，道：「蕭兄弟說的對，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不管他是什麼人，什麼身份，只要犯了王法，我王某就可以辦他。」

蕭寒月道：「不錯，但咱們要有證據，可不管他甚麼身份。」

王守義沉吟了一陣，道：「楊尚書和李大將軍，我確實瞭解不多。楊尚書任職吏部，住在京都，一兩年難得回來一次，前年他回鄉養息，知府大人受邀赴宴，我負責保護守衛，倒是見過一次，只是相隔很遠，看的也非十分清楚。至於李大將軍，託之封疆，親率重兵，駐守邊關……」

蕭寒月接道：「楊尚書任職京都，李將軍兵駐邊關，爲什麼家眷都住在金陵……」

王守義笑一笑，道：「這個嗎……楊夫人住在金陵，一直未隨夫北上，至於李將軍府，聽說只有李公子常住在金陵，李夫人每到冬天才回金陵，來年春天，再赴邊關。」

蕭寒月心中忖道：「這些一品大員，想來都有年輕的美妾侍奉生活，元配夫人是否隨侍在側，倒也不關重要了。」

沉默了一陣的張嵐，突然接口說道：「楊府、李宅都非平常人物，就算七王爺肯支持這件事情，但也要有確實、肯定的綫索，才能進入府第查看，目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查出白龍進入那家府第才能有所行動。」

何剛道：「常九的追踪之術，天下第一，我想他一定會有發現。」

韓伯虎接道：「這般時候，常九還不回來，會不會出了什麼事情？」

何剛道：「希望不是被白龍發現了……」

蕭寒月接道：「難道白龍就敢在金陵城中殺人？」

何剛道：「敢。白龍一旦發現了被常九追踪，肯定會殺了常九。」

蕭寒月目光轉動，忽見一個身材瘦小的老人，緩步行向賞花軒來。

目下趙府戒備森嚴，大白天一個人行了進來，除非是自己人通曉連絡暗號，否則不可能不驚動守衛的人。

所以，蕭寒月並未有吃驚的感覺，只是暗作戒備。

張嵐也發覺了，霍然站起身來，道：「你是常九？」

來人停下脚步，伸手在臉上一抹，長鬚不見，整個臉也變了形狀，瘦削如猴，但年輕了不少，笑道：「正是區區在下。」



何剛笑道：「剛才還在談你，怕你被白龍宰了……」

常九苦笑一下，接道：「差那麼一點點，白龍已對我動了懷疑，幸好我很沉着，沒有被他看出破綻。」

王守義對常九似是十分敬重，一抱拳道：「常兄先請入席，咱們邊喝邊談。」

常九也不謙讓，行入席位，自斟自飲，一口氣喝了九杯酒，吃了六口菜，才放下杯筷，笑道：「你們要問什麼？」

王守義道：「常兄！白龍是否進入烏衣巷中？」

常九點點頭，道：「不錯，看來王總捕頭佈的眼綫也很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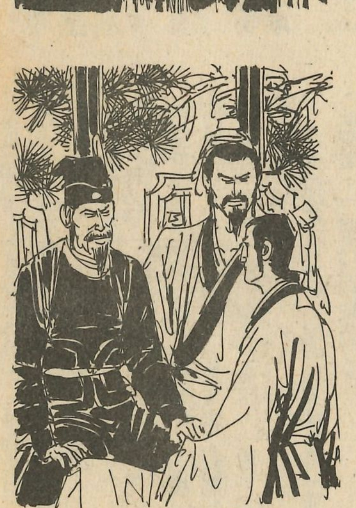
張嵐道：「他進入了那一家府第？」

常九道：「烏衣巷中不准閑人入內，大白天也不見行人，白龍貼着牆壁走，避開守護的人躍入一道牆內……」

張嵐一皺眉頭，道：「烏衣巷內只有三戶宅院，每家宅院，都很廣大，白龍究竟進入了那一家呢？」

常九道：「我不知道是那一家府第？不過，我看清楚那片圍牆的顏色。」

張嵐道：「什麼樣的顏色？」



常九道：「朱紅圍牆，高約兩丈四尺，比烏衣巷中所有圍牆，都高出了四尺左右。」

張嵐臉色大變，瞪着常九，道：「你……你沒有看錯吧？」

常九道：「沒有，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道朱紅圍牆。」

只看張嵐的神情，蕭寒月已經有些明白了，但他還是問了一句，道：「是不是七王爺的府第？」

張嵐道：「如果常九沒有看錯，那確是七王爺的府第，但這怎麼可能呢？」

常九道：「張兄，我常九可是你請來帮忙的，難道，你還信不過我追踪的本領？」

張嵐苦笑一下，道：「自然是信得過，只是這件事情，實在不太可能……」

常九冷冷說道：「張兄，白龍躍入那道朱紅圍牆之內，我是親眼所見，張兄不肯相信，我沒有法子，如果是我看錯，我常九可以把這一對眼珠子挖出來。」

韓伯虎急道：「九哥，言重了，言重了，張前輩是太過驚奇，一時之間，沒法子接受這個事實吧了……」

張嵐長長歎息一聲，道：「老九，你不要誤會，我不是懷疑你的話，只是覺着這件事，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蕭寒月接道：「張兄，七王爺府中的圍牆，可全是朱紅顏色？」

張嵐道：「不！只有一段，因爲那一段正好接近李將軍府和楊尚書宅院的圍牆，故而刷成朱紅顏色，以資區別，至於高出四尺，那是李、楊兩位大員，表示對王爺的敬重……」

蕭寒月接道：「張兄，斗胆相問，那段朱紅圍牆之內，是王府中什麼所在？」

張嵐道：「花園、假山、王爺喜愛山水，在那座花園之中，移來了黃山之松，佈置成應

山五老峯的形狀，雖然很小，倒也具體而微，流泉飛瀑，樣樣皆全。」

蕭寒月道：「那座花園，有多大地方？」

張嵐道：「不太大，祇有三十畝左右。」

蕭寒月道：「三十畝左右的花園，不算小了，但不知園中的戒備如何？」

張嵐道：「有六名園丁，住在花園中，負責打掃，整理花草樹木……」

心中突然一動，站起身子，接道：「蕭兄弟，你是說……」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白龍躍入王府園牆之內，未必就和王府有關。」

王守義道：「王府花園，剛好和楊宅、李府的庭院圍牆相接，那一片地方，數百丈方圓之內，再無別的人家了。」

張嵐道：「奇怪的是，白龍這個江湖人物，怎會和這等一品大員關連一處？」

蕭寒月道：「王兄、張兄，現在眞象未明，一切都言之過早……」

王守義接道：「蕭兄弟的意思是，先要查一查了？」

蕭寒月道：「是！不知王兄能否安排到現場看看……」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蕭兄弟，那是王府啊！別說我沒有這個能耐，就算是應天府，也沒有這個胆量。」

張嵐一皺眉頭，道：「蕭兄弟準備怎麼一個查法？」

蕭寒月道：「自然是現場看看。」

張嵐道：「多少人？」

蕭寒月道：「王總捕頭是主辦此案的人，一定要去，常先生是目睹白龍躍入王府的人，自然要去……」

張嵐接道：「加上你一個，一共是三個人了？」



蕭寒月道：「張兄自然也要去了。」

張嵐苦笑了一下，道：「進入王府搜查，此事萬難辦得到，但張某確信，王爺的確清白，斗胆自作主張，請三位扮作蒔花修草的工人，明日午後，由側門進入王府花園……」

王守義接道：「張兄，這件事在下要不要稟告知府大人一聲？」

張嵐說道：「我看不用了吧！王府中由我安排，如若找不出什麼可疑破綻，此事就不再提……」

常九道：「如是不幸找出可疑之處呢？」

張嵐臉色微變，沉吟了一陣，道：「眞要如此，在下會稟報王爺，請作定奪。」

蕭寒月道：「好！就這麼決定了。」

× × ×

烏衣巷鬧中取靜，而且靜得聽不到一點吵雜之聲。

蕭寒月、王守義、常九三個人，穿黑色粗布衣服，束着四指寬的白布腰帶，提着花鋤、鐮刀、大鐵剪，在一個王府侍衛帶領之下，行入了那閒雜人等，不得擅入的烏衣巷。

行進的路綫，完全依照着白龍走過的地方，王守義藉機說明了楊府、李宅的形勢。

那是緊相連接的兩座廣大宅院，但却有不同顏色的圍牆，劃分得十分清楚，楊府是白色圍牆，李家是藍色，圍牆之間，相隔是一個五尺左右的小巷子，一入夜，就有守備營的兵丁，分成三班，不停在三座府第之間的巷道中，巡行不絕，直到天亮，防護可算得十分森嚴。

王府圍牆果然有一段是朱紅顏色，三座巨大的府第，不是一排橫立，而是佈成了一個有些斜度的三角形，但圍牆顏色分明，一看即知屬於那座府第。

常九行速微微一頓，回頭看了蕭寒月一眼，低聲道：「就是這個地方了。」

蕭寒月目光轉動，四顧一眼，發覺這地方竟是三座府第的交滙之處，三座不同顏色的圍牆，彼此相距都在五尺左右，不禁一皺眉頭，心中忖道：王府之內是花園，不知李宅、楊府之中，又是什麼地方？

繞墻行約十餘丈，到了一座緊閉小門前面，帶路的侍衛停下脚步，輕輕叩門，但聞聲音鏘然，敢情小門竟是鋼鐵所鑄。

鐵門打開，張嵐早已在門內相候。

張嵐迅快的掩上鐵門，一擺頭，那個帶路的王府侍衛，悄然退了下去。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停身處，正在假山之後，一排蒼古雄奇的矮松，分接假山兩側，延伸過去。

這座假山，實在不高，只不過比圍牆高出了一尺左右，站在圍牆外面，很難看到園內情形。

但聞水聲涓涓，似有流泉由假山上流入水池。

張嵐低聲道：「繞過假山就是荷花池了，再往前走是牡丹廳、茶花閣等羣花圃，那些地方，一望平川，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王守義道：「如果有毛病，應該就出在這假山了。」

兩人談話的時候，常九已飛身躍上假山，四下看了起來。

蕭寒月低聲說道：「張兄，這座假山佔地多大？」

張嵐道：「大約有一畝左右吧！」

蕭寒月道：「這座假山之內，可有山洞，複室之類？」

張嵐道：「這似乎是沒有聽過。」

這時，常九人已跑得不見。

蕭寒月道：「常先生是追踪高手，不知他的觀察能力如何？」

張嵐道：「如果這座假山之上，眞有一個石洞、密室之類，常九一定能夠找到。」

日光下人影一閃，常九像一隻大飛鳥似的，突然由空中躍落幾人身前，接道：「可惜，這座假山之上沒有石洞，也沒有密室！」

張嵐緊繃的臉色，突然解凍，微微一笑，道：「七王爺嚴肅正直，絕對不會和江湖中人來往……」

常九臉色一變，道：「張兄，別忘了你也算江湖中人。」

張嵐道：「常九，不要挑眼，我說的江湖中人，是指白龍、侯玄那等殺手型的人物，至於正正經經的武林白道中人，七王爺倒是十分

敬重，我張某受到七王爺的垂顧，待如上賓，可資爲證。」

王守義低聲道：「張嵐，咱們這次進入王府的事，你對七王爺提過沒有？」

張嵐點點頭，道：「提過，張某身爲教席，一向受王爺信任，要我欺騙王爺，實不願爲，不過，你王總捕頭盡管放心，王爺已經點了頭……」

蕭寒月突然接道：「有人來了！」

張嵐目光轉動，不見人踪，心中奇怪，低聲問道：「在那裏？」

蕭寒月道：「在南邊……」

不再說下去，假山南面，矮松之後，果然出現一個身着淡青、綉着金邊的長袍人。

張嵐呆了一呆，道：「七王爺！」急步迎了上去。

王守義臉色大變，道：「糟了，這一下吃不了兜着走了。」

常九冷冷說道：「你那江南第一名捕氣勢那裏去了？變的如此胆小！」

王守義道：「七王爺是何等尊貴的身份？怎能和一般人相提並論……」

話未說完，他陡然住口。

原來，張嵐陪着七王爺已行到丈許左右。

王守義搶前一步，拜伏於地，蕭寒月、常九、也只好跟着跪了下去。

七王爺突然加快了脚步，行近幾人，笑道：「起來起來，這是花園便敍，不用行禮。」

一位王爺，竟然是如此客氣，蕭寒月、常九，也都有些感動，齊聲說道：「多謝王爺恩典。」

但三個人仍叩了一個頭，才站了起來。七王爺目光轉動，仔細打量了三人一眼，笑道：「三位都經過一番改裝了？」

王守義不便開口，常九自知說不出文雅之言，都不開口，蕭寒月只好搭腔了：「是！草民等不敢驚擾王府，故而改裝成花工身份。」

七王爺點頭道：「那一位是王總捕頭？」

「卑職在！」王守義又急急跪了下去。

「我說過，不用多禮，快些請起。」七王爺神情和悅，似是言出至誠。

王守義道：「謝謝王爺，謝謝王爺……」

七王爺攔住了王守義的話，笑道：「官場禮儀繁瑣，諸位如果太拘束，就很難暢所欲言，盡興此敍，最好諸位暫時把我王爺的身份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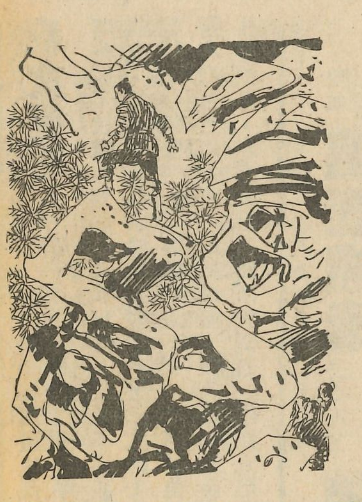
蕭寒月忖道：好一個禮賢下士的王爺。微微一笑，道：「是！小弟等恭敬不如從命。」

「這就對了，你叫……」

「蕭寒月。」

七王爺點點頭，道：「張敎席告訴我，你們想來府中花園看看，我也正想和諸位見見，不過，我沒告訴張敎席，恐怕影响諸位中止此行。」

蕭寒月抬頭打量了七王爺，只見他年約三十七、八，修長身材，黑髯及胸，和靄中，自具一種高貴的氣勢，微一躬身，說道：「王爺禮賢下士，使草民等能得一睹風采，實是生平之幸。」



七王爺點點頭，道：「你談吐文雅，讀過不少書了？」

蕭寒月道：「也曾秉燭夜讀，只是資質所限，未能盡得神髓。」

七王爺笑一笑，道：「龍隱深淵，鳳棲高崗，有很多高人雅士，淡泊名利，更不慣於官場繁瑣禮數，不願入仕。我已在茶花閣上備了茶點，請諸位去小坐片刻，飲茶一敍。」說完，當先轉身行去。

張嵐對蕭寒月點點頭，隨王爺身後行去。

常九笑一笑，低聲說道：「這位王爺倒是和靄得很，比起那些芝蔴綠豆的知縣、刑吏可敬多了，當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王守義吃了一驚，道：「常九，你不會說話，最好少開口，王爺如此相待，可是從未有過的殊恩……」

常九接道：「所以我說他是好王爺呀！」

王守義歎口氣，搖頭苦笑。

× ×

茶花閣，是用青石砌成一座五尺左右的高台，青瓦覆頂，木柱雕龍，四週是湘竹垂簾，閣內一張紫檀木的小圓桌上，放着銀碗叩蓋的玉盤，四個宮裝女婢，分站四角。

七王爺坐了首位，示意幾人落坐，四個宮女立刻取開銀碗，奉上香茗，玉盤細點，仍然冒着熱氣。

所謂茶花閣就是建築在四週滿植茶花之間，只可惜不是開花季節，看不到茶花的嫣紅紫艷。

七王爺揮揮手，四名宮女齊齊躬身一禮，退了下去，食用一口點心，喝了一口茶，笑道：「諸位請用，邊談邊吃。」

常九看盤中細點，色色精緻，立刻吃了起來，蕭寒月也緊隨進食，王守義却十分拘謹，喝了一口茶，就放下杯子靜坐不動。

七王爺看看王守義，笑道：「聽說你辦了不少奇案，被稱爲江南第一名捕。」

王守義欠身道：「卑職司追捕盜匪之責，自當爲朝廷効命。」

七王爺又笑笑，道：「茶花閣上，再無他人，諸位有什麼話，儘管請說出來……」目光落在常九臉之上，接道：「壯士大名？」

「草民常九。」

王守義心上打鼓，忖道：就怕他出言粗陋不文，口無遮攔，王爺就偏偏問上了他。

七王爺道：「常壯士在……」

常九接道：「在江湖上走動。」

七王爺道：「江湖高人，常壯士想必學有精專，不知練那一門武功？」

常九笑道：「武功上俺常九不如張兄，不過，常某追踪之術，却是略有成就。」

七王爺笑道：「嗯！追踪之術，常壯士追踪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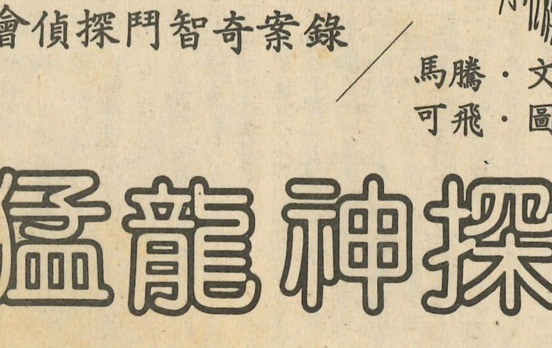
「魔刀白龍……」突然住口不言。

七王爺點點頭，笑道：「是不是白龍就躲入了這花園之中。」

常九忖道：我說話向不轉彎，他就偏偏問上了我，只好硬着頭皮說下去了。當下便將經過情形很仔細的說了一遍。（未完．十）

社會偵探鬥智奇案錄

馬騰·文
可飛·圖



（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H市發生幾宗離奇的兇殺案，都是有名譽地位的富豪大戶，這使本市的警局探長雷克帶了助手鄧雄連夜到現場偵察，死者朱成是被嚇致死的，死狀可怖，又查不出甚麼原因。私家偵探龍天保也爲此案而協助偵查，托另一名私家偵探馮修文查出死去的朱成、黃天、梁宗三人在十多年前和彭朋、喬啓光合夥做生意，賺錢來路不明，彭朋被他們四人推下山崖，生死不明，現在本市的還有喬啓光未遇害，他要求龍天保保護，重金酬勞，龍天保不答應，但暗中和雷克到他住所偵查，未有發現，而事實却有一個怪人已出現在喬啓光的眼前，要爲彭朋報仇……

追查綫索　神探遇阻

龍天保和雷克等三人分別埋伏在喬宅外的三個地方，足足有四小時之久了。

他們三人看見喬啓光從外面回來，精神爲之一振，但是時間慢慢的過去，自從喬啓光從外回來計起，已經有半小時了，仍然是毫無動靜，他們心中都十分焦急，心裏都想道：「難道兇手今晚也不來？」

就在他們心中納罕之際，他們都突然清晰地聽到從喬宅二樓處，傳來了一聲凄厲的呼叫聲！

× × ×

那怪物一步一步的逼近龍飛鳳，她感到自己的心是跳動得如此之厲害，她眞恐怕它會從口中跳了出來。

她慢慢的向橫移動，突然之間，那怪物忽然一聲怪叫，張開雙臂，向她撲了過來。

龍飛鳳在那一刹那間，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她陡地身形一矮，幾乎跌倒在地上，就因爲她身形陡地一矮，那怪物便撲了個空，它的來勢是那樣兇，是以它撲了個空之後，收不住勢子，「砰」的一聲撞在那大門上。

龍飛鳳立時便從它的身下竄了出來，向通上二樓的梯級衝了過去！

那怪物的反應也着實敏捷，在它撞在門上的一刹那，便立即轉身，向正要衝上梯級的龍飛鳳疾撲上去。

龍飛鳳正在發足向那通上二樓的梯級奔去，三碼……二碼……一碼……祇要她一上了二樓，她便可以說是安全了。

可是，就在她的脚正要踏上第一級樓梯的時候，她的腰際突然一緊，身子跟着便向下倒去！

她的身子一到地便立刻轉了過來，這時候，那怪物的雙手仍然緊緊的纒着她的腰際，龍飛鳳伸出右手，重重的在那怪物的臉上劈了一掌，那怪物怪叫起來，雙手一鬆，突然身子向前一傾，雙手勒住了她的頸項，同時張開了口，向龍飛鳳臉上咬去。

龍飛鳳大吃一驚，頭向兩面亂搖，但

那怪物用力勒住了她的頸項，使她漸漸感到呼吸困難起來，而且看到它的血盆大口慢慢的向自己的臉上咬下來，心中一陣發急，眼前陣陣發黑，終於昏了過去！

那怪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從她的身上爬了起來，立即走向大門，同時把它打開了。門外站着兩個人，他們一看見那怪物打開了大門，其中一個便道：「一號，快回到車裏去！」

那怪物似乎就叫作「一號」，是以它立即一跳一跳的跑到車中。

那兩人互望一眼，立時閃身入了屋，以熟練的手法將龍飛鳳抬到車中，其中一人開動車子，以高速度駛向郊區。

在汽車行駛中，其中一人向正在駕着車的人說道：「不知通『二號』方面怎麽樣？」

駕着車的那人說道：「這担心是多餘的，阿炳和阿財不是就在喬宅後面接應『二號』的嗎？經彭大哥計劃的，還會有差錯嗎？」

兩個人乾笑起來，車在笑聲中向前疾駛。

× × ×

「怪物」揮動雙臂，向不斷退後的喬啓光疾撲過去。喬啓光向後一退，碰到了牀沿，急忙向後一倒，跟着身子一翻，翻過了大牀，來到了牀的另一邊。

那知「怪物」反應極快，一見他翻過了大牀，連忙縱身一跳，跳到牀上，那是一張裝有彈簧的牀，牀受了「怪物」的壓力，向下微微凹了下去，跟着又向上彈了起來，「怪物」借着這一彈之勢，身子向前一縱，向喬啓光疾撲過去。

喬啓光登時大吃一驚，正想向後退開去，可是「怪物」的來勢實在太快了，他意念甫興，便被「怪物」一撞，雙雙跌在地上。

喬啓光的胆子也算不小的了，若是換上他人，早在「怪物」出現時已被嚇暈。可是，就算他的胆子怎麽大，現在的情形也把他嚇得胆破了。

「怪物」雙手緊抱着他，它身上的長毛不斷的擦着他的皮膚，跟着張開大口，向他的臉上咬下去。喬啓光這下可眞嚇得魂飛魄散，他用盡了平生的氣力大叫一聲，隨即便昏了過去！

這一聲慘叫驚動了埋伏在喬宅外面的龍天保等三人，他們怔了一怔，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二聲狗吠聲，跟着便由三方面發足向喬宅奔去！

他們三人在喬宅大門相遇，正要破門而入，突然龍天保發現三樓露台處，有一條黑影正在迅速地沿着一條水管爬下來。

龍天保回頭向鄧雄道：「你進去看看情形怎樣。」跟着一拉雷克，向那黑影逃去的地方追過去，他們拐過花園，來到喬宅後面，祇見那黑影正在向一叢矮樹林奔去！

雷克拔出佩槍，向空中放了一鎗，同時大聲喝道：「站着別動！否則我便開槍打了！」

那黑影似乎聽不到雷克的警告似的，仍是飛奔向着樹林跑去，雷克一咬牙，舉起手鎗，對準那黑影放了一鎗。他對自己的鎗法十分有信心，是以他根本不用再看，便飛步跑去了。

果然那黑影突然向前一傾，倒在地上，雷克心中大喜，正要走前將他手到擒來，怎知那黑影又陡地從地上跳了起來，一拐一拐向樹林逃去！

雷克呆了一呆，脚步一慢，那黑影已經消失在樹林中，他正想衝入樹林，龍天保却一手把他捉住，低聲道：「小心！樹林內可能有他們的埋伏！」

他們在樹林外伏了下來，靜聽着。

就在他們剛剛伏下，一陣汽車開動的聲音傳了過來，他們心中陡地一動，互相望了一眼，立時好像非洲的黑豹向林中撲了進去，他們來到林子的中央，看到一輛貨車正以極高的速度向外駛去。

雷克向那貨車放了幾鎗，可是那貨車好像毫不受其影響地向前疾駛而去，顯然它是裝有高度的防彈設備的。

他們一直追出林子的另一邊，那貨車已經消失在黑夜中了。

龍天保和雷克兩人來到喬啓光的睡房的時候，喬宅上下人都已經被吵醒，他們張惶失措的，亂作一團。

鄧雄正在指揮着一切，將他們集合在廳中，不許任何人出入或進入喬啓光的睡房。

他一看見雷克走入來，便立即上前道：「探長，喬啓光看來還沒有死，不過他的心臟跳動十分微弱，我已經打了電話叫救傷車來了。」

雷克和龍天保兩人的心中不由激動起來，跟着互相望了一眼，他們是多年同學和朋友，他們對彼此都是最了解不過了，他們心中想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他們也知道對方也知道了。那便是：祇要喬啓光未曾死去，而又能從他的口中獲得實情，許多疑問也會跟着迎刃而解決了，所以喬啓光的生與死，在現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是以他倆互望一眼後，便立即快步跑到喬啓光的睡房中，這時喬啓光仍然倒臥在厚厚的地氈上，臉色十分蒼白，簡直和紙沒有兩樣。

龍天保俯下身，抓起他的手腕，按在他的脈搏上，他的手十分冷，脈搏的跳動微弱得好像隨時隨地都會停止一樣。

龍天保抓下牀上的一張被單給他蓋着，同時倒了一杯烈酒，向他的口裏倒了進去，烈酒的刺激性能使一個昏迷的人清醒過來，更能令一個飽受虛驚的人的情緒平靜下來。

這時雷克走了過來，道：「這裏剛才一定發生過打門，我想，必定是他！」說着向喬啓光一指：「和兇手曾經糾纒起來，後來才遇害的。」

龍天保這時也發覺到房內有着顯著的打門痕跡，他來到露台上，向對面那叢樹林看了一會，轉頭向雷克道：「兇手必定是由這裏爬下去，再由樹林逃走的——」

他說到這裏突然陡地停住了，他的視綫停在露台的鐵柵的極邊處，那裏有着一條繩，那條繩一直垂到花園的地面，看來必定是兇手行兇後發現有人追趕，急忙中未及取回。

他走近一看，原來繩的一端連接着一個小鐵鈎，繩本身十分幼細，但龍天保知

道，它雖然如此幼細，却能支持二百磅左右的東西。

龍天保把繩和鈎一起收起來，在燈光下看了一會，並沒有發現什麽出奇之處，便順手把它放進外衣的口袋中。

就在這時，一輛救傷車和一輛警車在喬宅外停了下來，兩分鐘後，鄧雄帶領着一名醫生走進喬啓光的睡房，隨着進來的是兩名帶着担架床的醫務人員，一名護士，以及三四名警方人員，他們是負責例行工作的。

那名醫生蹲了下來，解開了喬啓光的衣服，用耳筒放在他的左胸上靜聽了一會，跟着替他打了一支強心針，才慢慢的站了起來，對雷克道：「雷探長，傷者雖然暫時還未死去，可是，他旳心臟跳動得十分微弱，只怕——」

「黃醫生，」雷克急忙說道：「他是警方的重要證人，你必須盡力去救治他才好！」

那黃醫生道：「那我們當然會盡力而爲的，不過是否成功，我却不能保證。」

說時，那兩名醫務人員把喬啓光放在担架床上，抬了下樓，黃醫生和那名護士也跟着出了房去。

雷克在喬宅再逗留了一會，將善後的事情交給了鄧雄，便和龍天保一起走出大門，登上了車子。

「怎麽樣？你是先回家還是直接去警局？」

龍天保想了想，道：「我想我還是先回家吧，不過明早我會來找你的。」

車子一直來到龍天保的家附近，拐了一個彎，離目的地祇不過是幾個住宅單位，就在雷克正要把車子駛向路邊之際，他們兩人都突然發現在他們前面二十碼左右，停泊着一輛汽車，那是一輛工廠專用的貨車。

那貨車是全白色的，車身寫着它們公司的名稱：憑朋化工廠。雷克和龍天保兩人對這間工廠並不陌生，因爲憑朋化工廠是本市著名的大工業機構，專門製造化學用品和工業用料的，外銷東南亞各國。

龍天保看了看手錶，凌晨三時了，在這樣的時間，竟會有一輛這樣的貨車停泊在他的住宅附近，他怎能不覺得奇怪。

車子在門外停了下來，龍天保下了車，正想向雷克道別，那知他們剛轉過身，却着見那輛貨車車頭的駕車座位處，坐着兩個人，他們側坐着，正向他們這面望過來，而龍天保忽然感覺到，在街燈的燈光下，他們的面上都有着一個十分古怪的表情。

龍天保怔了一怔，心中納罕，而就在這時，那輛貨車突然以高速度向前駛去！龍天保心中陡地一動，突然驚呼起來：「飛鳳！」跟着便打開大門，向屋內奔進。

這時在車中的雷克也知道事情有點不對勁了，他連忙下了車，跟了進去。

龍天保來到大廳，大廳中空無一人，他祇是略看了一眼，便發足走向二樓，來到龍飛鳳的睡房，房內也是人影全無。他這下子可眞發急了，他又從二樓跑到大廳，直至他確實全所住宅都沒有龍飛鳳的影子時，他才頹然的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

雷克也感到萬分驚異，但他却不知道說什麽才好。他所知道的就是這事件必定和那輛貨車有着密切的關係。

就在這時，枱上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龍天保幾乎是跳了起來的，他一手抓起了聽筒，立即問道：「是誰？」

那邊傳來的却是一片寂靜，龍天保大聲問道：「是誰？」過了好一會，才聽到一個十分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

「龍先生，相信你還認得我吧？」

龍天保呆了一呆，他認得，他當然認得，那是曾經警告過他不要多管閒事的彭朋。刹那間，他頓時明白過來了，他心中的憤怒實在到了極點，但是他知道自己現在是處於極之不利的劣勢，如果不能冷靜地應付的話，自己妹妹隨時有着生命的危險。是以他竭力按下心中的怒火，然而不知道是憤怒還是驚恐，他的聲音也微微的顫動着。

「你究竟想怎樣？」

彭朋乾笑了幾聲，才慢慢的道：「龍先生，我們本來也不想和你作對的，可是，你也太不識相了，我不是早說過嗎？喬啓光一定會死的，現在可對了吧？」

龍天保沉聲道：「我妹妹現在究竟怎麽樣？」

「啊！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龍小姐現在正在享用她的茶點，她是我們的貴賓嘛！」

「如果你動她一根汗毛，我決不放過你！」

「那要看你的反應如何了，嘿嘿！」

龍天保正要破口大駡，彭朋已「卡」的一聲收了綫，他怔了好一會，才放下電話聽筒。而就在這時，電話又响了起來，龍天保呆了一呆，抓起電話，問道：「是誰？」

那邊傳來的是一陣急速的聲音：「是龍先生嗎？我是鄧雄，探長在你這裏嗎？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他！」

「你等等。」說着將聽筒交給雷克，雷克立即問道：「什麽事？」

「探長，剛才我打電話到醫院去，想問問喬啓光的情形，那知那裏的人說，黃醫生還沒有返回醫院！」

鄧雄的話說得十分响，是以在一旁的龍天保也聽得十分清楚，當他們兩人一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們的心便陡地向下一沉。鄧雄又繼續道：「我知道事情一定出了岔子，便派人在由喬宅到醫院的路上搜索，後來在一段公路旁找到了，黃醫生他們被反綁着，而喬啓光左太陽穴中了一鎗，已經死了。」

雷克和龍天保二人怔怔的呆了好一會，這個消息對他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這是他們破案的唯一綫索，但現在這綫索已經隨着喬啓光的死而消失了。

雷克首先從驚訝中回復過來，道：「鄧雄，你現在千萬不要離開，我盡快趕回來！」

放下了電話，雷克向龍天保道：「你說我們應該怎麽辦？」

龍天保抬起頭來，望向雷克，不禁苦笑起來。

× × ×

彭朋放下了電話，他的臉上雖然仍是冷冰冰的，但是仍然掩蓋不了那份發自內

心的喜悅。他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的一名男子道：「二號的傷勢怎麽樣？」

那漢子垂首答道：「請你放心，在我們的悉心治理下！二號一定很快就會復原的。」

「那很好，如果二號能在下星期完全復原的話，我們就能交貨給他們的馬戲團了。」

「大哥，祇要第一次能替他們賺大錢，那麽以後我們就可以將價錢提高了。」

「那當然啦，我相信必能賣錢，而且必定十分哄動，你想想，有誰會看過這樣的東西？起先觀衆一定以爲他們是假人或是猴子之類，但當他們看見『他們』竟然能够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們一定會驚訝不已的，哈哈……」

彭朋說到這裏，想到金錢滾滾而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而站在他前面那漢子也跟着哈哈陪笑起來。彭朋笑了一會，突然收斂笑容，道：「要不是那姓龍的小子多管閒事，事情也簡單得多了，不過，他也快成爲我的『貴賓』啦！哈哈……」

那漢子問道：「大哥，你敢肯定他一定上當嗎？」

「他們這些自以爲聰明的人的性格我十分清楚，他們一定會中計的。」

「大哥，我不明白爲什麽我們不乾脆的把他幹掉，或者把他捉回來，這不是更簡單嗎？爲什麽要費這麽多的工夫把他引來呢？」

「你知個屁！他現在一直和警方人員在一起，要把他幹掉談何容易，而且冒的險也太大，說到把他抓回來，嘿！不是我小看你們，你們全都不是他的對手。況且我不希望白白的損失弟兄，我要他自己送上門來，現在我這辨法正好用得着。」

彭朋沉吟了一會，道：「那小丫頭現在怎麽樣？」

那漢子道：「那丫頭兇得很，我們送入去的食物她全都不碰一下，而且整天的在吵，還將房內的東西全打碎了。」

彭朋道：「你們不用理她，祇是按時送茶送飯給她，別的全都不用理。」

× × ×

龍飛鳳坐在那間小房間的一張牀上，雙手托着頭。房內可以打爛的東西全給她打爛了，但仍然不能減去她心中的怒火。這時她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漸漸感到有點肚餓了。在她身旁桌上放着一碟牛肉三文治，她順手拿起一件，一邊吃一邊想。

她知道現在最重要的便是冷靜和機智，她的心裏不住地問：「怎樣才能反敗爲勝，扭轉形勢呢？」

突然她的心中一動，她突然想到了一點：擒賊先擒王，如果她想扭轉形勢，便一定要先制服他們的頭頭，但是怎麽才能制服他們的頭頭，以他爲人質，離開這裏呢？她苦苦地思索着，突然她好像想到了什麽，來到了房間的門處，大力地拍着門，同時大聲叫道：「喂！外面有人嗎？還是做了縮頭烏龜！」

門外還是一片寂靜，她又用力拍着門，同時破口大駡。一會，才聽得門外有人說道：「別吵好不好，有什麽事快說！」

「快帶我去見你們大哥，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他說。」

「什麽事告訴我好了，我給轉達。」

「哼！你是什麽東西？還不快帶我去，若是給你壞了大事，你能承担這個責任嗎？」

門外那人猶疑了一會，才道：「好吧，那妳等不等，我去向大哥請示。」

龍飛鳳心中不禁暗暗高興，想道：「祇要他一來到，我趁他一不留神之際，把他制住，那時我便可以大搖大擺的離開這裏了。」

那知就在這時，一個聲音響自她的頭上：「龍小姐，聽說你有事要跟我說，是不是？」

龍飛鳳怔了一怔，抬頭向上望去，原來在這房間的天花板裝有一個通話器，彭朋便是通過這個通話器和她說話的。

她這時心中的失望實在難以形容，她氣得好一會出不得聲來，過了好一會才道：「你現在這樣算是什麽？你究竟要把我困到何時何日？我警告你，若是你再不放我走，給我哥哥知道了，他一定會把你碎屍萬段的。你知道我哥哥是誰？他就是本市有名的猛龍神探龍天保，哼！你現在可怕了吧？」

當龍飛鳳提到她哥哥的時候，她的語氣中多少有點自豪。那知她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陣哈哈的狂笑。

「我當然知道你哥哥就是鼎鼎大名的貴賓，你們兄妹也快將見面了。」

「你放屁！」龍飛鳳聽到彭朋這樣說，不禁大怒起來，順手拿起地上的一張木椅，便向那通話器擲過去。

祇聽見「砰」的一聲，那通話器被那木椅擊得凹了下去，而那木椅也跌回地上。她頹然的坐在牀上，心裏氣極了，又站了起來，在房內來回踱着步。

當她又冷靜下來的時候，她的鬼靈精的腦子又活動起來了。突然她雙眉微微向上一揚，右手食指和中指「得」的一彈，又來到房門，大力拍起來，同時大聲叫道：「喂！你們到那裏去？喂！快來呀！」

過了一會，剛才那個人來到門外，不勝其煩地道：「妳又要要些什麽花樣？」

龍飛鳳心中暗暗高興，想道：「門外祇有他一人，他身上一定帶有武器的，祇要把他制服，我便有機會殺出去了。」

於是她高聲地叫道：「我要什麽花樣來啦？現在本姑娘要去洗手間，你快帶我去！」

門外那人顯然想不到她會要去洗手間的，是以他一時之間呆住了，不知如何做才好。龍飛鳳見他久久不作聲，又道：「喂！怎麽樣？要不要又去請示你們大哥？哼！想不到你們如此小器，你究竟帶不帶我去的？」

那人又想了一會，才道：「好吧！不過我要警告妳不要再耍花樣！」

跟着龍飛鳳聽到他去取鑰匙來打開房門，她連忙向前踏上一步。那人打開房門，向房內進了兩步，說道：「快來吧，眞是麻煩……」

就在這時，龍飛鳳突然道：「咦！怎麽我大哥也來了，大哥，我在這裏呀！」

那人怔了一怔，忍不住回頭一看，而就在這一刹那，龍飛鳳身形一轉，來到那人的右側，那人一看之後，便立即回過頭

來，但當他發覺龍飛鳳突然不見了的時候，他不禁呆了一呆。而就在那電光火石之間，龍飛鳳右手向那人握着手鎗的右手腕間劈下去，同時右膝向他腰間疾撞過去！龍飛鳳的右手首先劈在他的手腕上，那人怪叫一聲，手指一鬆，手鎗「啪」的一聲跌在地上，隨着那一聲怪叫，她的右膝已撞在他的腰間。

那人痛得彎了身子；她立時舉起右掌，在他的後頸上重重的加上一掌，那人悶哼一聲，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這時龍飛鳳吁了一口氣，她不敢再猶疑，立即從地上拾起那柄手鎗，向門外衝了出去。她的去勢十分速，可是當她一來到門外之際，她的身子便陡地停住了。

因爲就算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再向前走去的，門外最少有四枝機關鎗和三柄手鎗對着她，祇要她向前再走一步，她便會立即成了一個活靶子了。

那裏最少有十個人，其中有七個人是持着武器的，站在最前的是一個中年人，他的臉上有着幾道極深的疤痕，使他的臉孔看來極其醜陋。這人正是彭朋，這時他向他身旁的一名男子打個眼色，那人立時上前從龍飛鳳手上奪過手鎗，跟着站回彭朋身旁。

彭朋向前踏上一步，冷冷的道：「龍小姐，我看你還是安安靜靜的坐在房中休息的好，否則妳是自討苦吃！」跟着又向他身後的其中兩人打個眼色，那兩個人向前走去，來到龍飛鳳身旁，一人一邊的把她抓着，向房內走去，龍飛鳳拚命掙扎，同時破口大罵。

彭朋突然冷冷的道：「我看妳還是乖乖的回去好，不然的話，我把你放進『隔離室』去，我相信你還記得剛才在你家裏那個『怪物』吧，在『隔離室』足足有十多個如此的怪物，我相信和那些怪物在一起的滋味不大好吧，妳想想好了。」

龍飛鳳在家裏被壹號的怪物嚇倒，現在想起來還有些毛骨悚然，心裏想道：要是眞的被他放進那個什麽隔離室的話，不氣死也會被它們嚇死，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回去另想辦法吧。

於是悻悻然道：「我回去也可以，不過你要將房中一切物件換過，我要舒舒服服的休息一會。」

「那當然，」說着向他身後的人道：「你們都聽見了吧，還不快去？」

× × ×

龍天保首先從熟睡中醒了過來，他伸了個懶腰，揉揉雙眼，看到雷克仍然沉沉的在他的辨公室的一張長沙發上睡着。

他看着牆上大鐘，已經是早上八時半了，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是有限，自從他和雷克離開他的住所，去到喬啓光被殺的地方察看了好一會，回到警局再一同研究了一會，這才在警局雷克的辨公室中沉沉睡着的。

連續二天的連夜埋伏在喬宅附近，直至今晨才有機會休息三個小時，是以他這時還是十分疲累，睡意仍然甚濃的。

他來到了洗手間，扭開了浴室的花洒，讓清涼的水洒在他的面上、頭上。冰冷的水令到他全身震了一震，腦子登時清醒了不少。他走出辦公室外的露台上，晨早的清新空氣迎面吹來，龍天保連續深深的吸了幾口，盡量讓腦子清醒過來。

他在露台上的一張椅子坐下來，開始將整件案情從頭到尾再想一遍。最先的是彭朋爲了報仇，回到本市，逐一把當年合謀殺害他的人殺掉，跟着的便是喬啓光來找自己保護，而被拒絕，但他自己却爲了好奇心驅使而暗中偵查。

後來的便是接到彭朋的警告，可是他還是和雷克等三人到喬宅附近埋伏，結果喬啓光還是死了，而妹妹也被抓去，他却連一點綫索也找不到。

龍天保站了起來，雙手放在外衣的袋中，在露台上來回踱着步。就在他雙手放進外衣的袋中的時候，他的右手突然觸到了一些物件，他怔了一怔，右手縮了出來，手心中拿着的竟然是昨晚在喬啓光睡房的露台上找到的一根繩和一個鐵鈎子。

龍天保反覆地察看着那根繩和鐵鈎，始終看不出什麽端倪來。突然他的視綫停在那個鐵鈎的底部，那裏印着幾個凸字：憑朋化工廠製造。在那刹那間，他的心中陡地動了幾下。憑朋化工廠，就是那憑朋化工廠，他現在再明白也沒有了。

五個多小時之前，他看見一輛憑朋化工廠的貨車停在他家的門前，他已經覺得有點奇怪，但後來因爲自己妹妹的失踪而弄昏了腦子，到現在他才發現這個秘密：憑朋就是彭朋，憑朋化工廠祇是個掩飾的名稱，而實際上却是彭朋在本市活動的大本營。

他又想起在他和雷克一起追趕那黑影的時候，他們曾看見有一輛貨車把那個已經受傷的人載走，那時因爲樹林內黑漆漆得看不清楚，但現在想起來，就好像隱約記得那是一輛憑朋化工廠的白色貨車。

龍天保這時心中的高興實在難以形容，他連忙走回辦公室，這時雷克熟睡不醒，龍天保用力扳着他的肩頭，雷克這才從夢中醒了過來，他打了個呵欠，揉揉雙眼，道：「什麽事？現在是什麽時候了？」

龍天保可能是太高興之故了，是以他的聲音也顯得十分不自然，他把雷克從沙發上拉了起來，說道：「快起來，如果你想破案的話，就快起來！」

雷克雙眼瞪着龍天保，過了一會，突然從沙發跳了起來。

× × ×

十五分鐘後，他們坐上了一部探長專用的房車，而就在這時鄧雄走了過來，俯身伏在車窗對雷克道：「探長，包圍組巳出發了，一共是十個小隊，全部是裝甲部隊，據到達那裏的黃警官說，憑朋化工廠巳開始工作了，看來並沒什麽異樣。」

龍天保向雷克問道：「每一小隊有多少人？」

「每一小隊有十五人，他們幾乎是本市最出色精幹的人員了。」

龍天保笑了起來，說道：「一百五十名如此的幹員，可以把憑朋化工廠每一寸的地方都搜到了，」他沉吟了一會，又道：「不過我希望到時盡量不和他們作正面衝突，你到時只是下令他出來投降就可以了。」

「我知道，不過若是他們不識趣，想作反抗的話，我也不會對他們客氣的。」

說着按下無綫電的通話器，說道：「可以出發了！」

十分鐘後，他們來到了憑朋化工廠，憑朋化工廠位於市區近郊的地方，是一列單層的工廠建築物。汽車駛近的時候，龍天保看到在工廠附近的街道，早巳有着持有機鎗的警員駐守，可以說連蒼蠅也飛不過。

當汽車來到工廠大門的前面時，龍天保環顧四週，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雷克的包圍工作做得非常之好。

在工廠的四週有着十輛警方的吉甫車，車上是三名手持輕機槍的警員，他們的槍頭對着工廠每一個角落，單是他們三十人巳經可以將工廠四週的通道封鎖了。

憑朋化工廠的建築物全是新式的建設，佔地極大，有着一種豪華及莊嚴的感覺，但有誰知道在這工廠裏面竟然有人幹着犯罪的勾當。雷克來到工廠的門前，那大門並沒有關上，克雷祇是望了一眼，便轉身向鄧雄道：「你先帶二十名兄弟進去，控制了在塲的人，同時留意有沒有人通風報訊給其他的同黨！」

鄧雄應了一聲，手一揮，登時有兩小隊警員跟他衝了進去。過了一會，聽得他在裏面大聲說道：「探長，一切妥當！」

雷克和龍天保交換了個眼色，跟着向他身後的警員說道：「除了留下一小隊在門外看守外，其餘的都跟我進來。」

當他們一踏入大門，便聽得鄧雄正在和一個人大聲地爭吵着。鄧雄一看到雷克，便向那人道：「好了，你和我們探長說吧。」說着來到雷克身旁，雷克向他說道：「你將工廠內全部人員一律帶到那邊空地去，同時小心搜查，除非到了必要時，否則別和他們開火。」

鄧雄應着走開去，雷克來到那人面前，向那人望去。那是一個大約五十開外的中年人，身形瘦削，一面狡猾之色，尤其是他那雙老鼠眼，不時骨碌碌地亂轉。這時他滿面憤怒之色，向雷克道：「你就是雷探長了吧，你們這樣究竟算是什麽？大清早走來我工廠亂搜一輪，你不要以爲自己是探長就可以胡來，我會控告你的！」

雷克將一份文件遞到他面前，冷冷的道：「這是搜查令！」那人呆了一呆，雷克又道：「你就是這工廠的主持人吧？」

「不錯，」那人傲氣道：「我就是這間憑朋化工廠的董事長陸憑朋。」

雷克突然冷笑道：「我看不是吧，你怎麽不將你的眞實姓名說出來呀？你，就是彭朋！」

那人臉上突然現出驚愕，說道：「什麽？什麽彭朋？難道我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嗎？眞笑話，你們究竟想作什麽？」

雷克厲聲道：「我若不說出來，你也不會承認的了。你們利用這間工廠作掩護，進行一連串的謀殺，雖然你是爲了報仇，可是殺人究竟是犯法，同時你把這位龍先生的妹妹抓去，更加罪無可赦。」

那人臉上一副怒極反笑的神情，轉身向他身後的工人道：「你們都聽了，他究竟在說些什麽？什麽謀殺、報仇，又誰會經抓去他的妹子啦？」他最後一句話是向着龍天保說的。

龍天保向他說道：「現在你說什麽也是沒用的，等一會我們找到證據的時候，你想再狡賴也不成！」

那人冷笑道：「好！那你去搜吧！」

就在這時，鄧雄走了回來，雷克道：「怎麽樣？有什麽發現？」

鄧雄道：「工廠內的人全部都巳經集合在空地了。」突然間他俯身向雷克道：「不過，我們巳經搜遍了工廠的每一處地方，可是……什麽也沒有發現。」

雷克呆了半晌，過一會才沉聲道：「繼續進行搜查，他們可能有些密室、暗格或地窖之類，都可以把人收藏起來的。」

鄧雄應着又走了開去。

雷克回頭向龍天保望去，龍天保剛才也隱約聽到鄧雄所說的話，而他所受的震驚也絕不在雷克之下。

而就在他們兩人怔怔發呆之際，那人巳經氣呼呼的大聲道：「怎麽樣？你們找到殺人證據沒有？是兇刀還是手鎗？咦，怎麽不見你們所說的那位被我們抓去的龍小姐？嘿嘿……」

雷克看到他那副自鳴得意的神情，眞想走去賞他兩記老拳，可是他始終按下了心中的怒火，道：「你先別得意，我們的人還在搜着。」

那人冷笑道：「隨便你們搜，不過我得警告你，你們警方一定要賠償我的損失的！」

雷克也不理他，來到龍天保身旁，說道：「你看怎麽樣？」

龍天保沉聲道：「我看我們這次有麻煩了，你看！」說着向大堂的牆上一指，雷克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禁呆了一呆。

在那牆上掛着一幅十分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是兩個人正在熱烈地握着手，面上滿是笑容，右邊的一人，雷克認得是一位外商，他在本市有着大量的投資，是著名的富商，左邊的一人正是那瘦漢子，照片是在一個鷄尾酒會上拍攝的。

雷克道：「你不以爲這是假的嗎？」

「不，」龍天保苦笑了一下，道：「看來我們完全上了他們的當了，他們是有意使我們跌進他們的圈套的。」

在這時，鄧雄又跑了回來，雷克一看他面上的表情，不用多問，便巳知道這次搜查是沒有結果的了。果然，鄧雄來到他面前，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

龍天保這時也走了過來，低聲向他說道：「我看你先去向他表示道歉，然後立即收隊。」

「什麽！」雷克尖叫起來，剛才他看到那人的那種自鳴得意的神態時，巳經幾乎忍不住了，現在還要他向那人低聲下氣的道歉，這簡直比登天還難。

但究竟他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縱然他心中憤怒，他還是用冷靜的頭腦來處理這件事，因爲他知道是自己理虧，如果不能好好的善後，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他心中嘆了口氣，想了一想，來到陸憑朋面前，他先咳嗽一聲，然後道：「陸先生……」

不待他說下去，陸憑朋便以譏諷的口吻道：「探長，我看你找錯人了，我不是陸憑朋，我是那個什麽彭朋嘛！」

雷克勉強的笑道：「陸先生，眞是對

不起，這……這不過是誤會而已，我現在代表警方向你表示道歉，同時我想這次的事，我們不必向外宣揚出去了！」

「什麼！你們一早走來，無緣無故的大肆搗亂一番，現在還要我保守秘密？嘿！世間上那有這樣的事情！」陸憑朋雙手叉腰，聲勢洶洶的說道。

「不過，我希望你再三考慮一下，」龍天保走了過來說道：「人們的心理是非常奇怪的，要是給他們知道你被警方懷疑涉嫌與幾宗謀殺案和一宗綁架案有關的時候，你猜他們會怎樣想？」

陸憑朋呆了一呆。

「這對你的聲譽和商業的影響都是無可估計的！」龍天保軟硬兼施，迫使陸憑朋答允。

果然，陸憑朋聽了對方的話後，想了一會，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向呆呆的站在那裏的工人道：「唉！算了，算了，算我倒霉，大家繼續工作！」

龍天保和雷克換個眼色，連忙向外退了出去，一面傳達命令，所有人員立即離開，轉眼間，工廠內外又回復了正常。

× × ×

龍天保回到自己偵探社辦公室，他已經有幾天沒有回來了，桌上堆滿了文件，他之所以辭別了雷克，趕回來，就是要清理這些工作。

他在辦公桌後坐了下來，却不能收斂心神來工作，他的腦子一直在想着，他不明白彭朋將他們引到去憑朋化工廠的目的，是想將他們的注意力移到憑朋化工廠上去，而他却從另一方面活動？

這可能是最具說服力的一個解釋了，但是彭朋已經將他的四個「仇人」全殺了，他還要幹些什麼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要是知道了他這樣做的眞正目的，一切都簡單得多了。

他怎樣才能查出來呢？龍天保心中突然一動，他突然想到了那陸憑朋，他當然是彭朋的手下，而且可能是彭朋的心腹親信，如果有辦法跟踪他，那……

龍天保從椅上跳了起來，來到辦公室的一角，打開了夾萬，在夾萬的一個暗格取出一枝手鎗，放在腰間。他起先想打個電話給雷克，和他一起去的，但當他想到陸憑朋在他們一離去之後，便會去向彭朋報告一切，而如果要等雷克的話，可能來不及了，是以他想了一想，他立即走出偵探社辦公室，登上車子，來到憑朋化工廠的附近。

車子駛上一個小山丘，龍天保坐在車裏，取出一個望遠鏡，從那小山丘上，利用望遠鏡的帮助，可以把憑朋化工廠四週的一切看得瞭如指掌。

大約五分鐘後，龍天保果然看到陸憑朋從工廠大門走了出來，他四面張望了一會，才登上一部車子，以高速度駛向郊區的公路。

龍天保並不立即開車追上去，祇是用望遠鏡繼續觀察着。他對本市各處地方的形勢都十分清楚，他知道從這山丘的後面下去，可以到達通往郊區的公路，所以他要確定陸憑朋是走向郊區的路上，他才開動車子，由山丘後面的一條小路駛下去。

他的車子剛拐進那小路，便看見陸憑朋的車子以飛快的速度在下面疾馳而過。

龍天保不敢將車駛得太過接近，他待那輛車去了甚遠，才跟了上去。兩輛車子一直保持着相當的距離，而陸憑朋似乎亦不發現有人跟踪着他。車子一直駛進了郊區，大約二十分鐘後，陸憑朋的車子在一所農場外停了下來，龍天保連忙將車子駛進一個小樹林，將車子停了，從車裏向外望去。

陸憑朋下了車，轉身向四面張望了一會，來到農場外的一個鐵柵，伸手去按那個電鈴。他按電鈴的手法似乎是有規律的，他先按三下短的，停了一會，再按二下長的，然後俯身在那鐵柵的一個「鐵牌」上說道：「北區的工廠報告！」

那鐵牌上寫着的是：「北郊農場」，但有誰知道這竟然是個掩飾得十分好的通話器呢？

過了一會，兩名漢子從農場內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打開了大門，陸憑朋閃身走了入去，另外一人則在門外張望了一會，才又走了進去，門外又恢復了正常。

龍天保放下了望遠鏡，走出車來。他向農場大門看了一眼便知道是無法從那裏偷進去的了，因爲從剛才的情形看來 他們的防衛工夫做得非常好，是以他立即放棄了由大門和前面偷進去的打算。

他利用樹林的遮掩，來到了農場的後面，那裏是一片大草地，農場的四周有鐵絲網圍繞着，在接近樹林處有一扇鐵門，是用鎖鎖着的。龍天保閃身走近去，取出一根鐵綫，以不够十分秒鐘的時間便把它打開了。

他把那鎖取了，慢慢的推開那扇鐵柵。那鐵柵顯是很久沒有人開關過，是以它發出「支」的一聲，龍天保吃了一驚，伏了下來，到他確定沒有人走出來的時候，才閃身走了進去。

那農場規模十分之大，在鐵絲網內的空地上，全是單層的屋舍，大約有十數間之多，看來全是用來飼養牲口的。龍天保四週環顧一會，取出手鎗，緊握在手，向左面的一列屋子竄了過去！

那是三間單層的平房，龍天保在一間的門外伏了下來，側耳靜聽着。屋內靜得出奇，而正當他想向第二間平房走過去的時候，屋內突然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來。

祇聽得他道：「怎麼樣？你考慮清楚沒有？」

跟着便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語氣中充滿了憤怒：「你別做夢，無論你們怎麼，我也不答應的！」龍天保一聽到這個女子的聲音，心中的高興實在難以形容，那正是妹妹飛鳳！

他心中雖然高興，但他仍然保持着冷靜，他慢慢的站直身子，將臉貼在門上，從鑰匙孔望了進去。他看到在屋內站着一名大漢，那大漢手中握着一條皮鞭，正在不斷的打在地板上，發出「啪啪」的聲音。龍天保將身子向兩邊移動，希望從不同的角度看清楚屋內的情形。可是那鑰匙孔實在太小了，是以他雖然盡量將身子移動，却仍然祇看見那手執皮鞭的大漢。

這時他看見那大漢將手中的皮鞭揮了幾下，大聲說道：「妳竟然這樣不識抬舉，不讓妳吃點苦頭，妳是不會說的了！」

跟着正要將皮鞭抽出去，龍天保心中大急，心想：不能再等了，看來屋內人數不多，可以一拚！身形向後一退，跟着向前一衝，「砰」的一聲撞開了大門，向屋內放了二槍，同時大聲喝道：「別動！」

可是當他看清楚屋內情形的時候，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屋內祇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手執皮鞭的大漢，而並沒有龍飛鳳的影子。在那大漢的前面，一張桌子的上面，放着一個通話器。這時龍天保吃驚的程度實在無法以筆墨形容，但他却立時明白過來。

龍飛鳳現在被囚在另一處，同樣是正在被人威迫着，她的聲音是通過這個通話器而傳到這間屋來的，同時正在威迫着龍飛鳳的人和現在這名大漢是有默契的，他們所問的問題同是一樣，是以使人「看來」他正在拷問着龍飛鳳的樣子！

龍天保呆了一呆之後，身形便立即向後疾退出去，可是他一退到大門處，他的腰際便給一枝硬物抵住！他倏地將身形止住，這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也會這樣做的。

龍天保微微側頭向後一望，剛才還是冷清清的、空無一人的門外，現在最少站着四名大漢。站在最前的，亦就是用鎗抵在龍天保腰間的那人大聲說道：「走進去！」說着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推，龍天保向屋內跌了進去。

而就在同一時間，在屋內手執皮鞭那名大漢突然揮動皮鞭，那長鞭就好像長了眼睛的一樣，向龍天保捲了過去。龍天保一怔之間，只見眼前鞭影舞動，手中手鎗已被長鞭纏住，那大漢手上用力一扯，手鎗登時被捲了過去，落在那名大漢手中。

這一連串事情，從龍天保衝進屋內，及至他的手鎗被奪，祇不過是發生在那電光火石之間，但龍天保心中所受的震驚也着實不輕。正當他腦子亂轉，一面竭力保持鎮定，一面設法扭轉劣勢之際，門外那四名大漢已經走了進來，「砰」的一聲把大門關上。

他環顧一周，愈來愈覺得情形對他不利，那五人面上都掛着冷笑，而且除了那手執皮鞭的大漢外，其餘四人皆磨拳擦掌的，四散分開，把他圍在中心，而那手執長鞭的則站在門前，顯然是防止他企圖奪門而出的。

剛才用鎗抵着他的那人向前踏出一步，冷笑道：「姓龍的小子，你也太多管閒事了，連我們彭大哥的事你也敢插手，我看你一定是吃了老虎胆了，嘿……或者是你的骨頭發癢，今日老子們就替你鬆一鬆骨吧！」

那人一定是以爲自己說了一件十分好笑的事情，是以他哈哈的仰首大笑起來，其他的四人也跟着乾笑起來！

龍天保的腦子一直在打着轉，他知道他們一定是要作圍毆的，而自己在他們地頭裏，如要想拖延時間是沒用的，所以他立即作出決定，那就是在他們的同黨還沒有來到之前，來一個先發制人，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然後衝出去再另行打算。

他心中一有了打算，心情便登時輕鬆起來，他一面向那人慢慢走過來，一面說道：「這位大哥，你知道啦，我是一名私家偵探！」

他說時低着頭，望着地面，雙手微微揮動着，好像一個演說家正在演講一樣，這使到那人的注意力分散。他在作出決定之後便看出那人似乎是這五個人之中，地位較高的一個，而且祇有他是帶有手鎗的，是以他才決定先要制服這人，奪去他手中的手鎗，這才有扭轉劣勢的機會。

龍天保繼續向前慢慢行去，離那漢子祇不過是四尺左右了，可是那人似乎已經警覺到，他一揚手中手鎗，大聲喝道：「站着別動！」

那知就在他剛開口之際，龍天保腳步突然一快，來到那人面前，左手倏地向前一伸，抓着那人握着手鎗的手腕；順勢向上一托，跟着右手執住他胸口的衣服，身形一矮，同時雙手向後一拋。

那人的警覺性和反應也算極快的了，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龍天保在五個人包圍下仍會突然出手的，是以當他一呆之後，他已經被龍天保抓住，他食指連忙一緊，放了一鎗，但是因爲他的手已經被對手托起了，那一鎗當然是落空了。

而就在他放了一鎗之後，龍天保便已把他整個向後一拋，那人怪叫一聲，重重的跌在地上。他手指一鬆，手鎗「啪」的一聲跌了開去，落在龍天保面前四五尺之地上。龍天保見時機不可再，急忙一翻身，滾在地上，伸手去抓那柄手鎗。

可是正當他的手指快要碰到那柄手鎗的時候，站在門前那名大漢突然一揮手中長鞭，呼的一聲向那手鎗疾捲過去！那名大漢一定是十分精於鞭法的人！因爲他揮出的長鞭又快又準，才見他一揮手，那長鞭便像一條長蛇似的，「啪」的一聲打在那柄手鎗上，那柄手槍登時被它打得跳了起來。

龍天保眼看就要抓到那柄手鎗，那知它突然跳了起來，他知道這柄手鎗一定不能落在他們手上的，是以他立即一翻身，右脚飛起，踢在那柄手槍上，那手鎗被他踢得飛了出去，跌在屋角裏。

龍天保立時跳了起來，可是就在他剛站直身子，雙臂突然一緊，一人從後面撲了過來，將他緊緊的抱住。龍天保吃了一驚，連忙向兩旁一甩，想把那人拋開，那知那人臂力竟是如此大，緊緊的將他摟住，任由他怎樣用力向兩邊抛，總不能將那人弄開。

龍天保心中微微吃驚，就在這時，一名大漢揮動雙拳，向他撲來，他連忙向上一縱，雙足「砰」的一聲踢在那人的胸口上，那人怪叫一聲，「蹬、蹬、蹬」的向後倒退開去，重重的倒在地上。

這時那大漢仍然緊緊的抱着龍天保，而龍天保突然心中一動，右脚用力向後一蹬，踢在那人的小腿上，那是人的腿部最脆弱的地方，那人被他踢了一下，登時痛得怪叫起來，雙手一鬆，抱着小腿跳了起來。

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龍天保突然感覺到右臂上一陣劇痛，只見一條長鞭已經纏在他的右臂上，那使鞭的大漢哈哈狂笑起來，手上一用力，向後使勁一扯，龍天保登時被扯得向前跌出幾步，撞在一張桌上。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龍形劍客（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藍文蘭來到達仁堂找姚姐兒，見她夫婦向隧道遁走，他下隧道搜查再上來時，不見了藍文蘭，隨即在房間檢起姚姐兒拒服的藥丸，去約會毒公子聞人俊，經過他妹妹聞人鳳認出是溫老二的藥丸，三人連忙去找溫老二，原來他被壞人囚禁，喬裝溫老二出來招待，被他用迷烟痲木了雙脚，隨後又來了四川唐門的唐崇智也被痲木了雙脚，四人不能動彈，唐崇智也將假冒的溫老二用唐門附骨毒針將他點中，此時門外又來了五個黑衣幪面大漢也被唐門的毒藥粉連屍骸都化解了。雲中岳因日前服了百草解毒丹，已能行動，連忙去救溫二先生……

假兄妹探險　夜闖梵王宮

溫老二直到此時，才想起剛才是人家解救了自己，這才哦了一聲，朝雲中岳拱拱手道：「老朽眞是急昏了，這位小兄弟是……」

雲中岳抱拳道：「在下雲中岳，是和聞人俊兄妹一起來拜訪二先生的，却被那個假冒二先生的人，在堂屋地上，撒了痲人草，以至聞人俊兄妹，目前還困在堂屋之中，不能行動，另外還有一位是四川唐門的唐大先生，也在外面……」

「哦！」溫老二哦道：「他們都中了痲人草毒，那就快出去。」

他隨手拿起一個藥瓶，往外就走，雲中岳跟在他身後走出。

唐崇智大笑道：「溫老二，你也黔驢技窮了麽？你還有幾個羽黨……」

溫老二愕然道：「唐兄誤會了，兄弟並不是……」

唐崇智道：「你怎麽不是？」

雲中岳忙道：「唐大先生，這確是誤會，剛才那人冒充二先生，已經從屋後逃走了，這位二先生也是中了他的暗算，是在下剛替他解開穴道的。」

唐崇智聽得一楞，說道：「那人會是誰？」

溫老二神色微黯，沒有說話，只是搖了搖頭，把手中拿着的藥瓶，打開瓶塞，傾出四顆硃衣藥丸，遞給雲中岳說道：「雲老弟，這是痲人草解藥，痲煩你去分給他們服下，老朽還得把屋中的痲人草清除了。」

話聲一落，回身走入屋後，取出一把稻草，點着了火，在地上燒着，火光燒過之處，地上飛起一縷縷的青烟，也發出一陣「滋」「滋」輕响，敢情痲人草給火一熏，很快就消滅了。

雲中岳也在此時把四顆解藥分給聞人俊兄妹，靑衣使女，然後又走出屋去，遞給了站在階上的唐崇智，各人立即吞入口中。

過了約莫一盞茶的工夫，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溫家的痲人草果然厲害。」

溫老二已在上首一張木椅上坐着，也大笑道：「溫家如果沒有一手，天下豈非就讓你們姓唐的和聞人二家稱尊了？」

聞人俊拱拱手道：「多謝二先生的解藥。」

「不用謝。」溫老二含笑道：「幾位中了寒家的痲人草，老朽是應該給你們解藥的。」

口氣一轉，問道：「唐兄和聞人公子賢兄妹，還有這位雲老弟，連袂來訪，不知有何見敎？」

唐崇智道：「兄弟可不是和聞人賢侄他們一起來的，因爲兄弟有兩個門人，昨晚遭人暗算，中了兩支極細的暗器，一直昏睡不醒，極似嶺南溫家的『迷魂針』，兄弟來找你溫老二，一來是求取解藥，二來也想請問你老哥一聲，可是你溫老二的門下弟子和我兩個劣徒有何過節？」

溫老二面色微變，恨恨的道：「又是他，眞把兄弟給坑死了。」

唐崇智道：「不是溫兄門下，那是什麽人？」

溫老二痛苦的笑了笑道：「此事說來話長，唐兄且請稍緩。」

說着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了兩粒藥丸給唐崇智，說道：「這是迷魂針解藥，唐兄收好了。」

一面回頭朝聞人俊道：「老朽想請問聞人公子二位，不知是否也發生了什麽事麽？」

聞人俊一指桌上已經打開的紙包，說道：「晚輩兄妹是來請敎二先生，這顆藥丸是不是失心丹的，後來就中了那假冒二先生的痲人草……」

溫老二雙手取起紙包，凑着鼻尖聞了聞，點頭道：「不錯，正是寒家的失心丹，果然又是這下流東西！」

聞人鳳道：「除了二先生，還有人會配製失心丹麽？」

「唉！」溫老二歎了口氣道：「是我老三。」

唐崇智驚異的問道：「你還有一個老三？」

溫老二點點頭，苦笑道：「說來也不怕諸位見笑，咱們本來是三兄弟，老三自小不務正業，結交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那年他正好二十歲，先父責罵了他一頓，要他閉門思過，不料他盜取了咱們祖傳的一本『溫氏迷經』，不告而去，從此不知下落，先父就是給他氣死的，溫氏門中從此不再提起這個人，所以外界只知先兄和兄弟兩人……」

唐崇智點頭道：「方才那人，就是你老三？」

溫老二點點頭道：「咱們兄弟差不多已有二十幾年沒見面了，今天一早，他忽然找了來，咱們雖有幾十年不見；但他對兄弟的一擧一動，居然瞭若指掌，因爲兄弟化了二十年心血，從各處名山大川採擷藥草，練製成一瓶『解迷化毒丹』，其功用略同於前輩高人易百草的「百草丹』，雖說不能盡解得天下奇毒，大概也差不多了……」

唐崇智看了聞人俊兄妹一眼大笑道：「溫兄那是想和咱們兩家一較長短了？」

溫老二道：「兄弟絕無此心，只是二

十幾年前，兄弟無意中覓得了兩服靈藥，才許下宏願，立誓要完成這解迷化毒之藥，純以救人為本。」

「好，好，咱們入地獄，你溫老二升天堂去。」

唐崇智笑着又道：「後來呢？你說下去。」

溫老二道：「老三一見面就問我『解迷化毒丹』是否眞的有效？這不是和溫家的祖宗作對？我還沒有開口，他不知從那裏學來的武功，一下就把我制住，用繩索綑綁了我的手脚，塞入床底，就在房中大肆搜索，後來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唐崇智道：「你不知道他的行踪？」

溫老二說道：「他盜走祖傳迷經，我非追回來不可，如今又奪去我化了二十幾年心血的『解迷化毒丹』，更非找到他不可。」

閒人俊說道：「二先生要找他也並不難。」

溫老二目光一亮，問道：「閒人公子知道他的下落麽？」

閒人俊道：「他的下落，晚輩雖然不知道；但他和近日在百泉鎭發生的幾件大事，很可能有關。」

唐崇智道：「閒人賢侄說拍賣藥材失踪的一批人麽？」

「是的。」閒人俊道：「昨晚有人持着失心丹，威脅那晚主持拍賣藥材的人吞服，可見……」

唐崇智道：「那晚在藥王殿舉行拍賣藥材，傳說只有雲老弟一人不曾失踪，那主持人是誰？」

閒人俊因溫老二和廣帮區古柏是刎頸之交，四川唐門又是一派，目前究竟是誰在暗中興風作浪猶未澄清，不願說明眞相，這就答道：「就因雲兄是唯一沒有失踪的人，才聽得出那主持人的聲音，但那兩人都蒙着頭臉，看不清他面貌，可惜雲兄一步之差，一個中針而死，另一個給溜了，所以只有拿着這顆失心丹，來請敎二先生，這是唯一的綫索了。」

唐崇智目光一注，問道：「此事發生在何處？」

閒人俊道：「邵夫子廟。」

唐崇智站起身：「兄弟這就告辭。」說完，大步朝外行去。

閒人俊也跟着站起，抱拳道：「晚輩兄妹也告辭了。」

溫老二道：「閒人公子且請留步。」他轉身進去，出來之時，手中拿着兩個靑瓷小瓶，說道：「老三在此時出現，而且又使了迷魂針和痲人草，這是寒家秘製的『解迷丹』，老朽奉贈閒人公子和雲老弟，以備不時之需。」

閒人俊、雲中岳雙手接過，同聲說了句：「謝謝」，就別過溫老二，走出茅屋，回到車廂停靠之處。

閒人鳳小嘴一撇，說道：「溫老二眞是小氣鬼，他送大哥和雲兄每人一瓶『解迷丹』，却沒送我一瓶。」

閒人俊笑道：「他送了我一瓶，和送妳不是一樣麽？」

閒人鳳道：「自然不一樣了。」

閒人俊道：「方才那五個黑衣蒙面人，不知是何來歷？」

雲中岳道：「這五人和昨晚襲擊在下的四個黑衣人，應該是一路的人。」

閒人鳳道：「我看他們一身黑衣，一定是特製的了，連唐伯伯那一蓬又多又雜的暗器都打不進去呢！」

說話之時，大家都登上車廂，只有那靑衣女使沒上車來。

駕車的放下車簾，就揚鞭起程。

閒人俊問：「秋月怎麽不上來呢？」

閒人鳳含笑道：「她隨後就會來。」

回到大宅院，馬車一直馳進天井，才行停下，閒人俊兄妹和雲中岳一同進入書房。

龔大鵬已經先在，見到三人走入，迎着道：「公子回來了。」

閒人俊問道：「龔大叔，可有甚麽眉目麽？」

龔大鵬道：「達仁堂藥舖依然開着門，掌櫃成天生神情懊傷，兩眼紅腫，屬下聽他左右隣居說，他渾家姚姐兒跟着小白臉捲逃了，屬下問他們是跟誰跑的？他們都說……」

他望望雲中岳，笑道：「他們是說達仁堂前幾天住了一位姓雲的公子，昨晚姚姐兒是和雲公子一起私奔的……」

雲中岳俊臉一紅，說道：「這件事，又給我揹上了黑鍋。」

閒人鳳抿抿嘴，輕笑道：「他們一定也說，那雲公子就是毒公子閒人俊的化名，對不？」

龔大鵬連連點頭，笑道：「小姐眞是料事如神，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閒人俊道：「這還扯上我麽？」

閒人鳳道：「我這可並不是普通猜測之詞。」

閒人俊道：「那是什麽？」

閒人鳳道：「極可能是對方故意這樣造的謠。」

閒人俊道：「有意破壞我的名譽？」

「不！」閒人鳳道：「他們還不知道雲大哥大難不死，從石窟中出來了，第二個目標就是大哥，姚姐兒如果是拍賣藥材的主持人，她可能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他們造謠說姚姐兒和大哥私奔了，許多想得到黑梔子的人，不是都會來找你麽，這一來，不論那一方面落敗，都遂了他借刀殺人之計。」

閒人俊聽得矍然道：「妹子這話大有道理！」

龔大鵬道：「屬下話還沒有說完。」

閒人俊道：「龔大叔請說。」

龔大鵬道：「屬下派了兩個人在達仁堂附近監視，據剛才報告，有一個殘廢老人到達仁堂去抓藥，有人認出他是梵王宮的香火道人。」

閒人俊道：「這和姚姐兒失蹤有關連麽？」

龔大鵬道：「事情是沒有關連，但屬下因雲公子曾和一個長髮披肩的駝背老人動過手，那殘廢老人也是個駝背，覺得不無可疑。」

閒人俊攢攢眉道：「這麽說事情好像越來越複雜了。」

閒人鳳道：「我們只要找到溫老三，就可眞相大白了。」

閒人俊輕哦一聲道：「妹子，是妳要

秋月去找追踪散了？」

閒人鳳美眸一轉，輕笑道：「大哥到這時候才想起來？」

閒人俊臉色微沉，說道：「妳太冒險了，溫老三為人何等狡猾，妳在他身上做了記號，要秋月找下去，豈不是要她去送命？」

「會有這麽嚴重？」閒人鳳道：「我也要秋月沿途撒下去的追踪散，如果她不趕回來，我們飯後就可以尋下去了。」

閒人俊問道：「妳想好了辦法？」

「是啊！」閒人鳳嬌笑道：「飯後，我和雲兄扮成遊客去找秋月，大哥和龔大叔隨後跟來，不就萬無一失了麽？」

閒人俊點點頭道：「好吧！」

閒人鳳道：「那就快些吃飯了。」

不多一回，兩名靑衣使女進來，在書房一張方桌上，擺好了三副碗筷，端上飯菜。

閒人俊道：「妳們再添一副碗筷，龔大叔就在這裏和我們一起吃了。」

靑衣使女依言又加了一副碗筷。

閒人鳳催道：「雲兄，快請坐下來呀，吃過飯，我們馬上要出發呢！」

四人坐下之後，兩名靑衣使女裝了飯送上。

閒人鳳對雲中岳似是很有好感，一回挾這，一回挾那，不但殷勤，還口口聲聲的說着：「雲兄你嘗嘗這個，也不要客氣呀！」

閒人俊知妹莫若兄，這位妹子，平日裏給爹嬌縱慣了，什麽人都不在她眼裏，對雲兄好像很投機！

這也難怪，像雲中岳這樣人品俊，武功高的人，就是打了燈籠，也不容易找得到的。他心裏覺得好笑，但甚至連看都不敢多看妹子一眼，怕她多心。

雲中岳當然也覺得出來，這位閒人姑娘笑語如珠，一雙水盈盈的美眸，只是往自己瞟，但他心裏，却一直惦記着共過生死而又失了蹤的藍文蘭姑娘。

這一頓飯，大家因飯後有事，就匆匆吃畢。

兩名使女送上面巾，閒人鳳輕輕在櫻唇上沾了一下，就嬌聲道：「龔大叔，你要給我們稍稍易點容才行呢！」

龔大鵬道：「小姐要如何易法？」

閒人鳳道：「不能把我變得像醜八怪就行了。」

雲中岳道：「在下也要易容麽？」

閒人鳳朝他嫣然一笑道：「自然要易了，不然人家一下就認出你來了。」

龔大鵬道：「好吧，小姐坐下來。」

閒人鳳朝雲中岳招招手道：「雲兄，你先坐下來，龔大叔是易容老手，他先給你易。」

雲中岳只得依言坐下。

閒人鳳道：「龔大叔，我們要扮成去遊山玩水的兄妹，你只要給他變個面貌就好了！也不能太醜了。」

龔大鵬笑道：「屬下省得，但易容術也只能暫時混朦人的，遇上老江湖，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說話之時，在雲中岳對面坐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扁扁的小鐵盒，打開盒蓋，裏面分成八九個小格，放着各種的顏色藥膏，他用手指沾着開始在雲中岳臉上輕輕抹着。

一回工夫，龔天鵬已經停住了手。

閒人鳳拍手道：「好了，雲兄，現在只怕你自己也認不得了呢！」

雲中岳站起身，閒人鳳就坐了下去。

龔大鵬着手替她易容，雲中岳站在一旁觀看，只覺龔大鵬替她把眉毛稍稍加粗了些，在眼下，鼻旁，有的地方加深，有的地方加白，隨着他手指塗抹之後，閒人鳳的臉頰就豐腴了許多，本來的瓜子臉，乍然一看，就變成了小圓臉，眼睛也變得又細又長，鼻子也短了！看來當眞像換了一個人，但依然嬌婉秀麗，另有一種嫵美之處，不覺讚歎道：「龔老易容之術，眞是神乎其神，巧奪天工！」

龔大鵬笑道：「雲公子誇獎了，這是雕蟲小技，江湖上會的人很多，比我高明的多着呢！」

一邊說話，一邊又給閒人鳳改變髮型，額前又加了一排劉海。

閒人鳳嬌笑道：「會的人很多沒錯，要像龔大叔這樣高明的恐怕不多呢！」

她站起身，又道：「龔大叔，鏡子呢，給我照照看？」

龔大鵬從布袋中取出一面小銅鏡，遞了過去。

閒人鳳接過鏡子，照照自己，又看看雲中岳，咭的笑道：「雲兄，我們眞成了兄妹啦，你也拿去瞧瞧。」

雲中岳從她手中接過，照着自己一看，鏡中的自己，果然和閒人鳳有幾分相似，任何人看到了都會認得出自己兩人是兄妹，他把銅鏡遞還給龔大鵬，一面說道：「幾時在下要拜龔老為師，學習易容之術呢！」

龔大鵬大笑道：「雕蟲小技，學了也沒什麽大用。」

閒人鳳催道：「雲兄，我們也可以走了。」

閒人俊笑道：「妹子，妳現在和雲兄是兄妹了，應該叫大哥才是，不能再叫雲兄了。」

閒人鳳粉臉微微一紅，說道：「到了外面，我自然會叫他大哥的了。」

龔大鵬道：「雲公子！你最好不要佩劍，免得引人注意。」

雲中岳點點頭，隨手解下了長劍。

閒人鳳道：「不帶劍怎麽成？萬一和人家動起手來呢？」

雲中岳說道：「不要緊，劍就不用帶了。」

閒人鳳也解下了身邊長劍，回頭嬌笑道：「我身邊還有一支短七可以應用，好啦，大哥，我們走了。」

閒人俊笑道：「妹子，妳這聲大哥，是在和我說呢？還是和雲兄說的？」

閒人鳳緋紅着臉道：「我不來啦！」扭扭腰，往外就走。

閒人俊含笑道：「雲兄快去吧，妹子是個急性子的人，別讓她久等了。」

雲中岳只好跟着閒人鳳身後走去。

出了大宅院！雲中岳問道：「姑娘，我們到那裏去呢？」

閒人鳳回身道：「從現在起，我叫你大哥，你也要叫我妹子才行。」

雲中岳點點頭道：「我會叫的。」

聞人鳳一雙目望着他，嬌聲道：「那你就叫咯！」

雲中岳俊臉一紅，說道：「現在就要叫麼？」

聞人鳳嬌笑道：「自然現在要叫咯，叫慣了才會順口呀！」

雲中岳道：「好，我就叫妳妹子。」

聞人鳳似喜似羞的嗯了一聲，低低叫道：「大哥……」

「好了，」雲中岳道：「妳現在可以說要到那裏去了？」

聞人鳳道：「你不用問，跟我來就是了。」

聞人鳳在前，雲中岳在後，走了三里來路，聞人鳳在路旁折了一支柳枝，拿在手中輕輕拂着，朝東行去，回頭道：「大哥，我們出城去玩好麼？」

雲中岳看到路上正有幾個人迎面走來，這就笑道：「我們出來了，妳要到那裏去玩，我這個做大哥的自然隨妳的意思走了。」

聞人鳳依然一手輕盈的揮着柳枝，嬌笑道：「大哥你眞好。」

兩人一路出了東門，因爲正是泉會時期，遊人漸多，聞人鳳雖然易了容！但還是貌美如花，路上有許多年輕遊客，不期而然的都會朝她看上一眼，甚至還有回頭看來。

聞人鳳甩着柳枝輕啐道：「討厭。」

雲中岳笑道：「人家看看妳，表示我有一個漂亮的妹子。」

聞人鳳道：「我不許他們這些齷齪男人看我。」

雲中岳含笑道：「女爲悅己者容，那妳要誰看呢？」

聞人鳳忽然轉過身來，雙頰微酡，幽幽的道：「你……」

她究是少女，「你」既出口，慌忙別過身去，扭着腰，朝前就跑。

雲中岳沒想她會直截了當的說出「你」來，不禁心頭一蕩，看她低着頭跑去，急忙叫道：「妹子，妳走得慢一點呀！」

聞人鳳道：「你不會走快一點麼？」

雲中岳只得追了上去，四顧無人，悄聲問道：「妹子，妳有沒有找到秋月留下的記號。」

聞人鳳臉上還是紅紅的，低聲道：「你不是看我一路用柳枝在拂麼？我家秘製的『追踪散』，只有我們兄妹才聞得出這氣味來。」

雲中岳道：「她是朝這裏來的麼？」

聞人鳳道：「再下去就是鳳凰山潞王墳了，我看龔大叔說得沒錯，溫老三可能是朝梵王宮去的了。」

雲中岳道：「那我們快走。」

聞人鳳道：「從這裏到潞王墳，還有一段路，我們不能走得太快。」

鳳凰山，南面是黑龍潭，山嶺左右環抱如拱，兩人走近石坊，看到三三兩兩的遊人，有的從石階下來，也有些人正在循階而上。

聞人鳳手中依然拂着柳枝，一面迴臉低聲說道：「我們先上去，別讓人家看了起疑。」

雲中岳已從她這句話中！聽出秋月不是往上面去的了，但爲了不讓人家起疑，才上去的。

拾級而上，是潞王的祭殿，殿後就是潞王墓，墓門是用兩方高大的巨石製成，還可以啓閉。

兩人遊覽了一陣，從石橋走下，兩邊排列着翁仲駝馬，氣象森嚴。

聞人鳳邊進邊道：「這裏陰森森不好玩，大哥，我們到梵王宮休息去，那裏有茶喝。」

一路折而向西，走沒多遠，就是梵王宮了，碧瓦朱欄，建築宏麗。

聞人鳳回過頭去，朝雲中岳輕輕的點了下頭。

雲中岳心裏有數，敢情秋月果然一路追踪，被狡猾的溫老三識破，把她擒到梵王宮來了。

兩人跨進大門，只見迎面七楹大殿，香烟繚繞，不少遊客正在殿上燒香拜佛，兩人也隨着走入大殿。

一名中年道人含笑走來，稽首道：「二位施主可要在佛前燒香麼？」

雲中岳道：「在下兄妹，是遊山來的，想討一杯水喝。」

聞人鳳道：「大哥，你在這裏隨喜，我要去上炷香呢！」

她盈盈的走到神案前面，點了香，虔誠跪下，拜了幾拜，還拿着籤筒，「策」「策」的求起籤來。

那中年道人看雲中岳負手站着，立即陪笑道：「施主請到左邊客堂奉茶。」

雲中岳等她求了籤，才一同步入左廂，中年道人已命小道童沏了茶送上。

雲中岳含笑問道：「妹子求的是什麼籤？」

聞人鳳羞澀一笑：「我不告訴你。」

雲中岳等道人退出，雙手捧起茗碗，悄聲問道：「妳找到了麼？」

聞人鳳微微搖頭道：「還沒有。」

茶葉是山上採的，入口甚是清香，兩人喝過茶，也休息了一回！雲中岳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作爲香金，就和聞人鳳一起走出。

那中年道人又迎了過來，稽首道：「二位施主怎不多坐一回？」

雲中岳道：「謝謝道長，我們還想到處看看。」

殿後是王潞次妃墓，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墳，和潞王墓差不多。

聞人鳳手中揮着柳枝，回身走出，她走出去了，就是沒找到了，雲中岳也就隨着走出。

殿外石欄迴亘，潔白如玉，東西階下，各有一方石碑。

聞人鳳走近西首石壁前嵌着的一方石碑前面，忽然停了下來，回身叫道：「大哥，你來看看，這碑上的字，我們家裏有一本拓本，就是這碑上的字呢！」

雲中岳心中一動，也就跟着過去。

兩人正在摩挲之際，那中年道人又走了過來，陪笑說道：「這是潞王次妃趙氏的祭碑，次妃生就淑德，特册封爲次妃，這碑上勒祭文，三位再去看看東首那一方碑上的册封文。就知道了。」

兩人聽了他的話，只好走過去，又看了東首那方石碑，聞人鳳道：「大哥，時

間不早了，我們該回城去了。」

雲中岳朝那道人拱手致謝，兩人走出梵王宮。

雲中岳問：「妹子，事情怎樣了？」

聞人鳳道：「我們回去再說，我看那道士對我們可能已經起了疑心。」

雲中岳問道：「妳找到了沒有呢？」

聞人鳳道：「殿上，後進，都沒有找到，但那方祭碑上却有『追踪散』的氣味，我想多看一看，那道士不是故意打着岔，要我們去看東首一方石碑了麼？」

雲中岳回頭看去，只見那中年道人果然站在宮門口，正在目送着自己兩人，這就迅快回身，一面就問道：「那該怎麼辦呢？」

聞人鳳道：「我們先回去，和我哥哥商量之後，只有晚上再來了。」

× × ×

鳳凰山在夜色籠罩之下，山影黑幢幢的更顯得巍峨陰森！

這時差不多初更方過，潞王墳西側，悄悄出現了兩條人影，一個是頎長的人影，另一個身材較爲瘦小玲瓏，一看就知是一男一女了。

這兩人行蹤躲躲閃閃的，逐漸逼近梵王宮，梵王宮巍峨的殿宇，這時已沒有燈火，看去黑黝黝的，不聞一點人聲。

走在前面的頎長人影回身將後的嬌小人影打了個手勢，就飄身而起，像一縷輕烟，悄無聲息的躍登牆頭。

他身後嬌小人影，立取隨着縱身躍上，於是兩道人影如影隨形一般，騰空掠起一下閃入正面五楹屋脊暗處，隱伏下來。

女的悄聲道：「大哥，幹麼……」

男的立即豎起一根手指，擋當咀唇，輕「噓」了一聲，壓低聲音道：「下面有人來了。」他們附着耳朶說話，聲音說得極輕，女的就沒有作聲。

兩人蹲着身子，好在殿脊上有雕刻得栩栩如生的龍鳳，可以隱蔽住他們身形，不慮被人發現。

過了好一回，才看到一個道人從東首長廊上走出，朝大殿西首行去。

今晚，天上有雲，但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忽然從雲層裏被推了出來，一下清光就洒遍了大天井，照着大殿前面潔白如玉的欄杆，份外顯得像瓊樓玉宇！

女的忽然低低的道：「大哥，你看這道人，不就是下午招呼我們的那個麼？」

男的輕輕點了下頭，目光却只是注視在道人身上。

那道人兩手好像還捧着一隻方形的木盒，他踽踽獨行，一直走到西首那方祭碑前面，忽然脚下一停，倏地回頭朝身後看來，四顧無人，才放下手上捧着的盒子，雙手在石碑上端摸索着。

女的看得心頭一動，低聲叫道：「大哥，他……」

男的此時正在全神貫注，看着那道人的手勢，口中忙道：「快別作聲。」

那道士放下雙手，匆匆忙忙的閃到石碑石側，又伸出雙手朝石碑推去，石碑隨着突然移動，緩緩朝左移開，石壁間登時現出一個半人來高的洞窟！

女的不禁喜道：「大哥那石碑果然有着蹊蹺，難怪他方才不讓我們多看呢！」

那道人推開石碑，又回到原處，雙手捧起方匣，俯身朝洞窟中走入，過沒多久，那移開的石碑又緩緩的恢復了原狀。

女的又道：「大哥，我們現在可以下去了。」

男的道：「再等一等，令兄和龔老還沒到呢！」

原來這一男一女，正是雲中岳和聞人鳳。

話聲甫落，只聽左首屋脊上傳來「呱」「呱」兩聲夜梟的啼聲。

聞人鳳喜道：「龔大叔來了。」

但覺疾風一颯，一道人影已在兩人身邊瀉落，低聲問道：「雲兄，可曾發現什麼嗎？」

聞人鳳搶着道：「大哥，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那祭碑果然可以移動，下面是一個洞窟……」

聞人俊也隨着蹲下，問道：「妳怎麼知道的？」

聞人鳳道：「剛才有人進去了。」

聞人俊道：「咱們要不要下去呢？」

雲中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聞人兄賢兄妹最好守在此處，兄弟先下去看看。」

聞人俊道：「兄弟和雲兄一齊下去，有妹子和龔大叔守在這裏就好。」

聞人鳳不依道：「不，大哥和龔大叔後來，應該守在這裏，這石碑是我發現的，自然由我和雲大哥一起下去了。」

聞人俊道：「咱們目前還不明底下的情況，下去會有危險。」

聞人鳳撇撇咀道：「我才不怕危險呢？雲大哥，我們走。」

她倏地站了起來，伸手去拉雲大哥的手。

聞人俊知道妹子生性倔強，不肯聽人勸告，何況她一顆心對着雲兄，自然更不肯聽自己的話了，這就點頭道：「好，妳和雲兄下去就是了，但深入險地，不可逞強，一切都得聽雲兄的。」

聞人鳳咕的笑道：「我知道了，雲大哥，我們快下去呀！」

話聲甫落，回頭之際，身邊的雲中岳忽然沒了影子，原來他已經悄無聲息的騰空而起，朝石階上射去。

聞人鳳口中輕「啊」一聲，隨在他身後，像小雲雀一般輕巧的翩然掠空投去，落到石碑前面。

雲中岳朝石碑跨上一步，前胸緊貼着石碑，伸出雙手朝石碑頂端摸去。

他目光銳利，方才已看清那道人摸索的地方，這伸手一摸，就給他摸到石碑上端的裏首，有顆鵝卵大的東西，入手冰冷，似是鐵鑄的，但却甚是光滑，也好像不是和石碑聯在一起的，他用力向左右搖動，却是一動也不動，再往裏摸索，靠鵝卵的裏面，似乎微微有些凹下。

雲中岳腦中突然靈光一動，想起方才那道人雙手好像很用力，莫非要把這鵝卵挖起來不成？

心念這一動，就十指用力，緊緊握住鵝卵，往上拔起，這下果然有效，那鐵製的鵝卵被他緩緩拔起，升高了兩寸光景。

聞人鳳站在他身後，悄聲問道：「大哥，你摸到什麼了沒有？」

雲中岳點點頭，鬆開十指，退到右側，雙手用力一推，石碑果然應手朝左推去，露出了一個半個人高的洞窟。

聞人鳳喜道：「好了，好了！」一俯身正待往裏跨去。

雲中岳一把把她攔住，說道：「慢點，還是我先下去。」

聞人鳳嬌聲道：「我先下去，不是一樣麽？」

雲中岳沒有理她，功運全身，俯身鑽進了石窟，裏面是一道石級，往下通去，下面黑越越的，大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感！

這點黑，難不到雲中岳，但跟在他身後的聞人鳳可看不見了，她只是跟在雲大哥的身後而行。

雲中岳從身邊掏出了一隻精巧的白銅火筒，却沒有打亮。取出火筒，就使他想起火筒的主人藍文蘭，失踪已有兩天，不知她在不在這裏？

石級不多，只有十七八級，就已到了地頭，依稀可以看到眼前是一個略呈方形的石室，室內空蕩蕩的別無一物，只有中間停放了一具石棺，方才進來的那個道人，早已不知去向。

雲中岳站定下來，目光緩緩掃過整間石室，却看不出有什麽可疑之處，好像這間石室停放石棺，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在此時，但聽上面傳來，「砰」的一聲輕響，那是石碑已經闔起來了。

聞人鳳站在雲中岳身後，低低的道：「大哥，這裏黑得很，你看得到麽？」

雲中岳「嚓」的一聲打着手中火筒，隨卽遁了過去。

火光乍亮，聞人鳳看到了石棺，身子機伶一顫，說道：「這裏是墳墓？」

雲中岳道：「妳是不是害怕了？」

聞人鳳擧着火筒，緩緩走前了一步，嫣然道：「和你在一起，我才不怕呢！」

雲中岳叮囑道：「妳站在這裏，我過去看看。」

聞人鳳胆怯的道：「你要看什麽？」

雲中岳沒有作聲，緩步走近石棺，仔細打量着，只覺這石棺型式極古，兩邊還雕刻着極細緻的花紋，似是年代已經甚久了。

但整座石室，除了這具石棺，四面都是渾然天成的石壁，毫無絲毫痕迹可尋，就是這具石棺，也蓋合嚴密，看不出有人時常啓閉的痕迹來。

雲中岳心中暗道：「除了石棺，根本找不出別的通路了。」

心念一動，右足倏地跨上一步，功凝雙臂，張臂朝石棺蓋上搭去。

聞人鳳吃驚的叫道：「大哥，你要做什麽？」

雲中岳十指運勁，「喀」的一聲，已把石棺棺蓋掀了起來。

這一瞬間，石棺中蹶然坐起了一個人來，口中發出陰森的尖笑道：「你們來了麽？」

緊接着又是「拍」的一聲輕響，那是機簧之聲，隨後就是一陣的「嗤」「嗤」細響，一蓬利鏃，密集射出！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聞人鳳驟覩有人從石棺中蹶然坐起，耳中也聽到笑聲，驚怖得尖叫一聲，一個人往後疾退，差點嚇昏過去。

雲中岳目光何等銳利，一眼就已認出那蹶然坐起的人就是方才進來的中年道人，看他抬起雙手，手中捧着木盒對準自己，顯然那木匣之中藏着古怪，機簧未響，匣蓋未啓，他已大喝一聲，揮手就是一掌劈了過去。

他練的是「九陽神功」和「縱鶴擒龍」，這一掌的力道，何等雄渾？一陣強猛的掌風，應掌而生，呼嘯劈出，不但把奪盒而出的近百支匣弩利鏃，悉數反捲過去，厚重無匹的掌力，也把蹶然坐起的道人，擊得砰然一聲往後壓了下去，緊接着又是一聲大響，被掀的石棺棺蓋，也在同時往下闔落。

雲中岳在這一連串的巨響中，還依稀聽到一聲隱約慘叫，像一個人從危崖跌落萬丈淵深，往下落去。

這幾下當眞說時遲，那時快，幾乎是分不出先後來！

現在棺蓋又闔上了，一切也恢復了原狀，就在聞人鳳嚇得一怔神之間，全都過去了；但她還是哇的一聲，撲入了雲中岳的懷裏，火筒及時熄滅，她豐滿的酥胸，緊緊貼在他胸前，連她怦怦跳動的小鹿，也一下又一下的傳到雲中岳的胸口！

她是受了驚嚇，無怪要緊緊的偎在他懷裏。

雲中岳雙手輕輕攏在她嬌軀，笑道：「瞧妳嚇成這個樣子，他就是方才進來的那個道人，又不是眞的殭屍？」

聞人鳳雙手環在他腰上，撒嬌的道：「我本來想不讓你去開石棺的，我話還沒說完，你就掀開來了……」

雲中岳道：「這間石室，四週沒有通路，所以我想那通路一定在石棺之中。」

聞人鳳依然偎在他懷裏，仰起臉道：「現在已經證明不是了？」

雲中岳含笑道：「現在我還認爲通路在石棺之中。」

聞人鳳吃驚的道：「大哥，你還要去掀開來麽？」

雲中岳輕輕在她肩上拍了兩下，柔聲道：「妳不是說過，和我在一起，妳就不怕麽？好了，妳還是站在這裏，打着火筒，不可過來，我非看看清楚不可！」

聞人鳳緩緩站直身子，依言打着了火筒，一面說道：「大哥，你這支千里火筒，製作得眞精巧！」

雲中岳口中「唔」了一聲，又擧步朝石棺走去，他相信方才這一掌，那道人縱然不死，也必被震成重傷，於是緩緩伸出手去，十指搭上棺蓋，再次用力一掀。

石棺蓋掀開了，這回石棺裏毫無動靜，也並沒有人再蹶然坐起！

雲中岳俯首下望，這一看之下，不期口中「咦」了一聲，急忙叫道：「妹子，快過來。」

原來石棺之中，空蕩蕩的變成了一具空棺，裏面乾乾淨淨，那裏還有那道人的影子？

聞人鳳怯生生的道：「你要我過來麽？哦！」

雲中岳已把石棺棺蓋輕輕放落一旁，說道：「別怕，妳只管過來。」

聞人鳳一手擧着火筒，走了過來，探首一望，不禁驚奇的道：「大哥，他人呢？怎麽不見了？」

雲中岳道：「我說這石棺可能是通路，妳現在相信了？」

聞人鳳用火筒照了照，說道：「這棺底的石板一定是活絡的了。」

雲中岳右手一按，跳了進去，仔細察看了一遍，依然看不出絲毫縫隙，用手敲了幾個，棺底石級好像很厚，根本像是一口整塊大石雕成的，毫無破綻可找。

聞人鳳一直照着他，問道：「大哥，找到入口了麽？」

雲中岳微微搖頭道：「不容易找得來。」

他一躍而出，雙手抓起石棺棺蓋，把一頭先闔好了，另一頭用手托着，又跳了進去。

聞人鳳吃問驚道：「大哥，你這做什麽？」

雲中岳已在棺中坐下，說道：「我要蓋上了試試看？」

聞人鳳攢着眉道：「這有什麽好試的呢？」

雲中岳道：「不要緊，我馬上就會掀開來的，妳怕什麽？」

他不待聞人鳳回答，托着棺蓋的雙手，突然一放，石棺蓋發出砰然一聲大响，就闔上了。

聞人鳳如今知道棺中是雲大哥，當然不會再害怕了；但時當深夜，人在地下，黝黑的斗室之中，一棺相對，火光搖動，一個人站在這樣的地方，冷冷清清，陰陰森森的，縱然不害怕，也會使人起鷄皮疙瘩，毛孔悚然。

她等了一回，依然不見雲大哥掀起蓋來，忍不住隔着石棺叫道：「大哥，你找到了沒有呀？」

這麽厚石棺，雲中岳那裏會聽得見。

又過了一會，棺中還是沒有動靜，聞人鳳心頭有些焦灼起來，用手敲着石棺，叫道：「大哥，你怎麽啦？」

用手敲，當然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音，她心頭一急，從身邊取出一柄尺許長的短劍，又用劍柄敲了幾下，裏面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回聞人鳳眞的急了，心想：「這石棺又沒有通氣孔，大哥不要給悶死了？」

一念及此，又用劍柄重重的敲了幾下，裏面那有什麽回音？她幾乎急得要哭出來！

要想出去叫龔大叔和大哥進來，上面石碑又恢復了原狀，自己不知如何出去？再說，就算能退出去叫人，只怕時間也來不及了，雲大哥在棺中時間一久，豈不眞的悶死了？

她收好短劍，用雙手去抬石棺棺蓋，但這整塊大石的棺蓋，何等沉重？她抬了兩下，竟然一動也不動！

「大哥……」聞人鳳急得哭出聲來，心中暗道：「我一定要救他！」

她含着淚珠，也收起了火筒，往懷中一塞，兩手用盡吃奶的力氣，緩緩的往上抬。

她內功雖然不算很強，但總是從小練的功，這樣蹩着一口氣，脹紅了臉，用力上抬，總算給她抬上了一點。

只要抬上一點，就可以往旁邊移。

現在總算把石棺蓋移開了一角，她舒了口氣，伸手摸出火筒，打着了往裏照去，口中叫道：「大哥……」

火光照處，裏面空空如也，雲大哥也不見了，石棺依然好好的，看不出絲毫痕迹！

這回聞人鳳倒並沒有吃驚，因爲現在證實大哥猜得不錯，這石棺是下去的通路了，要闔上了蓋，才能下去。

大哥既然下去了，她自然也非下去不可。

於是她又用力扛動棺蓋，移開到一個人可以鑽進去，才伸下雙脚，身子慢慢的鑽入棺中，先行坐下，再用雙手去移棺蓋

方才是站着用雙手抬的力道，如今坐下來了，用手去托，就比較不容易使得出力氣。但她既已知道了這是通路，就不再像方才那麽焦急，又哭又叫的。她只是慢慢的移動，那怕每次只移動一寸，也總會移到的。

終於，她耳中聽到了「撲」的一聲，那是棺蓋合上筍頭的聲音。厚重的石棺，一旦闔住，就和外界隔絕了，聞人鳳但覺剎那之間，有了窒息之感！

所幸這不過是瞬息間的事，她已可感覺到棺底有一方正在緩緩下沉！

那是靠脚的那一方，她在闔上棺蓋之時，人已仰臥躺下，因此靠脚那邊的棺底往下沉去，她根本無法看到，只覺得自己身子漸漸的斜傾。

下沉的棺底斜傾到了某一程度，便自動停住，它好像滑板一樣，聞人鳳終於脚先後一下滑了出去。」

× × ×

雲中岳也是這樣滑出去的。他還沒站起身，就聽到了左右兩邊響起的金刃劈風之聲，朝當頭劈落下來。他連想也沒想，雙手朝上揚起，兩隻衣袖左右齊拂，擋得一擋，人已一低頭朝前竄出去六七尺遠。

然後一個急旋，轉過身來，目光一注，便已看清襲擊自己的，是兩個手持扑刀的黑衣漢子。

這一下，他已可確定前晚在達仁堂天井中襲擊自己的黑衣人，和眼下兩個黑衣漢子的裝束、兵刃完全相同，自己終於找對了地方。

兩個黑衣漢子兩柄扑刀劈下之時，陡覺勁風起處，居然把自己的刀勢震得一歪，雲中岳已從刀下鑽了出去，兩人久經大敵，急忙往後躍退，才看清進來的只是一個小伙子，而且還空着雙手，沒帶兵刃。

左首一個獰笑說道：「這小子還挺滑溜！」

右首一個喝道：「剁！」

兩把扑刀隨着喝聲，隨人欺上，又是一左一右像鉸剪一般橫掃過來。

雲中岳面含微笑，說道：「二位有話好說，且慢動手，刀劍不長眼睛，傷了自己人，二位不怕上頭怪罪下來嗎？」

身形一個輕旋，又從兩柄砍來的刀勢之中閃了出去。

左首漢子道：「你是什麽自己人？」

右首漢子接着道：「進來的人，格殺勿論。」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蘿蔔二人商量了一個計劃，去找金馬龍在外邊的代理人郭奇英，查探兇手的綫索，去到他的住所時，他已被一個女郎殺死，一連三件兇殺案都是女人作兇手的，是否同一個人？他們回去以後，將事前用攝影機拍攝行兇的女郎用放映機放映出來，正在揣摩形像，而又來了一個女郎用手提的發射飛彈向他們住的洋房發射，幸好他們及時走避，從隱道逃生……另方面在獄中的金馬龍也被人買通死囚將他打死，主使的人亦無法查出，以前暗殺控方證人是金馬龍，而現在主兇亦被人暗殺，案情更加越來越複雜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金馬龍自己的話却可靠。在廣場上，他最後一次與范耀生談話時，他說莫先生的離間計使范耀生把知道的一切都對莫先生說出來了，但是他又說范耀生沒有什麼值得講的秘密。他顯然是自知有危險才找范耀生。但爲什麼他不乾脆指出此事是與他無關的呢？」

蘿蔔沒有做聲。

「假如這件事情是與他無關的話，」司馬洛說：「那就是小孩子也懂得首先聲明了，因爲范耀生是會轉告我們。信不信是一件事情，但是必須否認，假如不否認的話，那就是等於默認了。」

案情明朗

聘請高手

蘿蔔還是沒有做聲。

「因此，」司馬洛說：「金馬龍仍然是這件事情的重心，我們不宜把目標轉到另一個人身上。」

「但是金馬龍却的確是已經死了，」蘿蔔說：「這一件事情却是千眞萬確，一點也不假的。」

「問問這個女殺手就知道內幕了，」司馬洛說：「這個女殺手並不是一個容易找的人，而看她的手段，她也似乎不祇是一個受聘的殺手那麼簡單，她的身份一定很重要，她一定知道內幕的。」

「假如我們找得到她的話。」蘿蔔說道。

「看看電影好了。」司馬洛說。

他走過去把廳中的電視機扭開來，這電視機也可以作放映之用。上次他們是用活動攝影機放映的，這一次，他們則是用電視機，電影的影片是很容易用科學方法轉爲電視錄映帶的，而現在他們所用的乃是一隻反射式的五十吋大螢幕電視機，這祇是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因爲他們現在躲藏的地方乃是一位富豪的屋子，這裏就有現成的一副這樣的電視機。

而他們這一次看的，也並不是上次郭奇英被殺死後，從屋中出來的那個女殺手，這一次所見的乃是那個放炸彈的女殺手，以及她放炸彈的前後情形。

原來那裏的樹上除了裝了電波探測器之外，並且亦是裝上了精密的微形錄映機，可以把觸動警鐘的東西拍攝下來，既然裝了那個，沒有理由不順便裝這個的，所差的就是拍下的不能夠直接轉播到當時那間屋子的電視機，因爲這需要很長的電綫，或者是需要使用發射塔，這會保不住秘密而現形的。

現在，電視機的巨大銀幕上映出當時那個女殺手的情形。

他們這一次，亦是看得比前一次拍攝郭奇英門口時清楚得多了，因爲拍攝的鏡頭一直都跟隨着她，而且又是用敏感度高的菲林，用本身發出的特殊射綫發出去的反射而感光，所以就像不是在黑夜，而是在白晝。

他們可以看到她穿着一身全黑的緊身衣服，充份顯露出一副健美的身段，幸而她並不是幪面的，因而面部亦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美麗之中隱含殺氣和邪氣。

他們從那巨大的螢光幕上看着她在那荒野之中蛇行鼠伏地走來走去，携帶着那隻發射炸彈的武器，那不過像是一條粗如大腿的水管似的，有五呎長左右，其上附着一些方形盒子般的儀器，她這東西不會太重，但也是決輕不到什麼程度，也因而她帶着行走時就是拖動的——那東西的下端裝有輪子，就像那些新型的行李袋下面有輪子一樣，可以拖動或推動而不必提起來那麼費力。

後來，他們又看見她躲到那堆大石的後面，看着她發射。然後，她就是帶着那件東西離開，走到一部車子前，把那東西放到了車上。

那是一部客貨兩用的車，車廂裏有不少裝貨的空位，所以裝下那件武器是不成問題的。車子開走，於是這一幕「戲」就結束了。

司馬洛似乎感到不够過癮，再開車把她走時的那段結局放了幾次。

「媽的，」蘿蔔說：「偏偏就是得不到車牌號碼。」

她那車子所停的地方已是攝影眼的邊緣處，一開動了之後，行駛了短短一段路就看不見了，而車停的角度，剛好是橫在最後一隻攝影眼的前面，映不到車頭或車尾的號碼，車子一轉時，已消失在鏡頭之外。

「但樣子看清楚了，」蘿蔔說：「這一次是不假的了！」他拿起一隻文件夾，從裏面取出一疊照片，就是這個女人的照片。有一部份是從這段錄影上截下來晒出的，另有一部份則是以前那個殺死郭奇英的女人的照片，用科學方法處理過的，「除去」化裝而加上各種髮型及化粧的。

這種科學方法果然是有效的，其中有一欵照片，就是與這個放炸彈的女人一模一樣。這當然不會是巧合。果然是同一個女殺手，她也是去殺死了郭奇英的人。

「看來，」蘿蔔說：「她亦是在健康營的浴池行兇的人，亦是殺死了你們的人員何德的人。」

「好一個女人……」司馬洛說：「手段了不起，可軟可硬，何德不是容易上當的，她一定可以發揮出很豐富的女人味，十分之溫柔，何德才肯爲了她而甘冒大不韙。」

「那麼她究竟是誰？」蘿蔔問。

「我就是想問你，」司馬洛說：「莫先生總部裏，所有的女殺手及危險女性的資料都已翻出來了，全部不是，就可惜得不到她的指紋，否則就容易了，單單有照片還是不够。這照片不便公開，不便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不然的話可能又有很多人要死了，以她這樣的作風，凡是對她稍爲有所知的人都要死掉，幸而目前她不知道我們已經有了她的照片！」

蘿蔔亦不知道這個女人是誰，他嘆一口氣：「假如我是以前的我，以我的勢力，我相信我是可以用我的方法查出來的，現在，則是比較難了。」頓一頓，「公開她的照片是一個辦法，不過這是會連累許多人命，而由於她現在已沒有辦法再殺那些證人，所以我們也用不着那麼急了，我們可以等，我是可以出現去做餌。」

「讓我先試一試另一個辦法吧。」司馬洛說。

× × ×

那間屋子裏的人是如狼似虎的，人人都有槍，四個男人，都是槍不離身，而且除了身上的手槍之外，床底下還藏着輕機關槍以及彈藥。

四個人，正在屋子的廳中玩紙牌，四個人剛好成一局，許多種賭都適合。香烟蔕在烟灰盅裏堆得滿滿的，而他們還是在繼續吸着，藍藍的香烟烟霧在空氣中瀰漫着。紙牌還不及打麻雀那麼吵，祇是偶然間其中一人因爲拿到不好的牌而吐出一連串粗魯惡毒的咒駡，其餘的時間都是相當靜的，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察覺到有人接近，而且已潛入屋中。

這是一個黑衣幪面的人，好像一個飛賊似的，從樓上浴室的氣窗爬了進來，其他的窗子都是有鐵柵攔住，人不能爬進的，而大門口又是當着那四個人的面前，所以氣窗是唯一可以進入的途徑了。氣窗的窗門乃是向上托起，乍看似乎不能容得一個人鑽入，其實是可以的，不過也的確是要一個身裁特別矮小的人才能够鑽進來，而且那個角度也是很困難，不過這個人還是鑽了進來。

這個黑衣人進了浴室之後就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前行，從浴室中出來，到了走廊之中，又再摸索着視察樓上的幾間房間。

房間裏都是沒有人的，證實屋中的人全部是在樓下，而屋中的全部人顯然也就是祇有那四個，正在廳中賭着紙牌。

樓下這四個人完全不知道有人正在樓上活動，他們祇是在幾分鐘之後才知道警察來了。

警察是來得很吵的，嗚嗚的警號聲忽然在屋子的周圍响了起來，聲音來自四面八方，這四個人像觸電似的跳了起來，手中的紙牌都丟下，而桌子上的賭欵亦不管了，他們都拔出了手槍，其中一人連忙撲過去把燈熄掉了，使屋子陷於黑暗之中，不過，屋子一黑暗下來，隨即就給屋外一盞探射燈射過來的燈光照亮了，在這不同的亮光之中，可以看到另一人正從沙發的下面而把一挺輕機槍拉了出來，拋給另一個人。

那探射燈的方向亦傳來一把經過擴音機擴大的聲音，叫道：「你們舉着手出來，我們是警察，我們已經把這座屋子包圍了！」

四個人都吐出惡毒的咒駡，各自撲到一隻窗子的前面，他們完全沒有舉着手出來的打算。

拿了輕機槍的那一個兇惡地向窗外一連串地掃射，那探射燈熄滅了，是機關槍彈把燈射破了。

但是隨即又有另一盞探射燈亮了起來，又向他們照過來，這人又舉槍向這另一盞探射燈掃射過去，但這一次則是沒有那麼容易，警方的槍彈也來了，窗子的玻璃紛紛破碎。

「媽的，」那人叫道：「還火！」

他們紛紛把放在廳中各隱蔽處的彈藥搬出來，不斷從窗口射擊，使警方無法接近。

警方一面在向他們開火，一面仍用擴音器勸喻着：他們反抗是沒有用的，他們已經被包圍了，沒有了逃路，他們的彈藥是終於會用完的。

警方這種勸喻實在很有道理，除非是有路可逃，那還值得反抗，把警方擋住而乘機逃走，但是沒有逃路，反抗也是徒然，即使他們能夠殺死一些包圍的警察，也是祇能使更多警察到來增援，因此就祇會引致更嚴重的後果。

但有些人就是亡命之徒，並不會這樣想，他們總之是要抵抗到底，到了無可抵抗的時候給捉住再算。那樣，即使給捉住了，還是英雄的。

警方亦是明白有些人是這樣的，勸喻也是無效。但是，警方的政策總是盡量避免殺人的，因此他們的槍彈主要是向窗門的高處射擊，而那個高度是不會有人的。

而同時警方亦再進一步，就是準備發射催淚彈，把這些人從屋中逼出來。

此時，新聞記者亦已經趕到了，這個時代的新聞記者辦事很機警，他們的報館都有一副特別的收音機，專門收聽警方的無綫電聯絡，警方有什麼重要的行動，他們很快就可以知道，便馬上趕去採訪了。

警方雖然是在百忙之中，亦不得不分出一個公共關係人員來對他們解釋，警方對他們說，這是一帮兇悍的匪帮，是職業刦匪，也是職業綁匪，剛剛接到情報，知道他們躲在這裏，並且懷疑屋中可能藏着一條肉票，是一個女的，對不起，在事情未解決前，這個女肉票的身份亦是不便公佈。

跟着，催淚彈就發出去了，一隻一隻罐頭似的東西射上空中，在屋前落下來，有些射得遠，有些射得近，一落地便開始發出催淚性的氣體，而風則把這些催淚氣體發散。

其中一個匪徒說：「媽的，我到樓上去！」

他就是拿着輕機槍的一個。

他到樓上去是有兩個好處的，第一就是由於風勢不強，那特性比空氣較重的催淚氣體對樓上的人沒有那麼大的影响。其次就是他居高臨下，可以有較好的射擊機會。他是帶着一挺輕機槍的，這是一件非常犀利的武器，假如讓他有機會應用的話，那眞是不妙之至。

但是樓上有這個黑衣人在等着，他並不知道。

在黑暗之中，他忙着向窗口衝去，而一心以爲屋中是沒有別人的，所以就連提防都沒有提防。這個黑衣人的脚也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伸出來，在他的脚上一勾，他便翻了一個跟斗，然後又像一架車似的沿着地板向前面直滑去。

他的頭在牆脚上一撞，才停止下來，已經給撞得昏昏然的了，還沒有機會爬起來回頭去看看那個襲擊他的是什麼人，那黑衣人就已經衝前來，就拾起了他丟下來的那輕機槍的槍柄在他的後腦上一敲，他便暈了過去。

這個黑衣人携着輕機槍再跑回頭，到了樓梯口，從身上摘下幾隻圓罐子丟下去，這些亦是催淚彈。催淚彈在屋中爆發，那些氣體收效更快了，樓下的人呱呱大叫，一面打噴嚏、咳嗽着，樓上這個黑衣人則已經替自己戴上了一隻小型防毒面罩，可以不受那催淚氣體的影响。跟着這個黑衣人又舉起輕機槍，向樓下放射了一排槍彈。

樓下的人更呱呱大叫起來。有一個人叫道：「阿雄！你的槍怎麼亂射？」

「我不是阿雄，」黑衣人說道：「你們的阿雄已經被制服了，你們丟下槍投降吧！」

跟着，樓下的燈已給黑衣人開亮了。黑衣人身在暗處，居高臨下，手上有輕機槍，又有催淚氣體之助，可以說眞是佔盡了優勢。

「一個女人！」其中一個匪徒詫異地叫道。

因爲他們聽見的，乃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說把槍丟下來，聽見沒有？」黑衣人喝道。

黑衣人說着又向下掃射了一排槍彈。她並不打算射中什麼人，因而這排槍彈都是射在較高的地方的。

這個情形又不同了。警察在屋外，這三個匪徒還可以作很長時間的負隅頑抗，但是現在有人在屋中拿着輕機槍對着他們，隨時都可以把他們射死，根本無可抵抗，他們就祇好把槍丟下。

「好了！」那個黑衣的女郎說：「現在把大門打開！」

這時由於他們暫停射擊，警方的射擊便也是暫時停止了。三個人咳嗽着爬過去打開大門。

警方的擴音器正在繼續勸告他們投降：舉着手出去。樓上那個黑衣的女人亦是這樣。她說：「你們舉着手出去吧！」

那三個人無法不聽從命令，舉着雙手，踉蹌地出了大門之外。警方當然沒有向他們射擊。

有一隊身份特殊的人員衝上前來把他們捉住了，其中三個把這三個匪徒押走，而餘下來的幾個則向屋子走進來，進入屋中。

此時樓上那個黑衣的女郎則已經放下了輕機槍，而且迅速把身上那黑衣以及罩着頭臉的黑罩也脫下來。她從黑衣服的一隻袋子裏取出一套簡單的女性T恤和短褲穿到身上。

那幾個特種部隊到了樓上來的時候，就是發現了一個可憐的女郎在那裏縮着。不過他們並沒有被騙倒，因爲他們根本就是參加「行騙」的。其中一人把那個女郎脫下來的那套輕、薄而軟的黑色衣服拾起來，塞進了褲袋。然後他們分出兩個人來把這個女郎扶下樓。餘下的則把那個給她擊暈了的機關槍手抬下去。

當他們從門口出現時，這個女郎的頭上已經罩上了一隻枕頭套，以使人們不能够看清楚她的面貌。而她亦似乎已經是屬於半昏迷狀態，不能够行動，要那兩個人把她托起來。

新聞記者拍照片，也祇能拍到她的身體。

而警方發言人表示暫時還不方便透露這「肉票」的身份。

這個女郎很快就給送走了。

而范耀生的女兒就是這樣給「救」了出來。

那四個刦匪沒有機會辯護這件事情，因爲人的確是從他們的屋子裏帶出來的，許多人都看見，而假如在他們的身上多加綁票的罪名，對他們也是沒有什麼所謂的了，這種事情他們也有做過，而且他們亦有幾條人命在身上正在受着通緝，那是會致他們於死的。

即使他們否認，也不會有人相信。他們曾經做過這種事，又是職業兇手，他們這一次，也是可能受聘做這種事。

自然，他們是受到了利用，也是剛剛好查到了他們的所在，莫先生便實行了這個計劃。

即使范耀生的女兒自己，也是不知道有這件事。因爲她在被囚禁的期間一直沒有機會見到囚禁她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給囚禁在什麼地方。她在喝一些牛奶之後就陷入了迷迷糊糊的狀態，隱約覺得自己給扶走了，而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被「救」了。

她給帶去探視范耀生。

范耀生此時已經給放在特種保安設備的囚室之中，其他的各巨頭亦是如此的。自從金馬龍死去了之後，他們就很有理由給如此做，而且，如此一來，亦有理由使他們與外間完全隔絕，通消息也不可能。

這亦是一種有利的情形，假如萬一主腦人乃是其中一個巨頭，也是沒有可能指揮外間了。

范耀生再見到了他的女兒安安好好，完完整整的，那種心情眞是難以形容。也許這也是他一生第一次知道，原來生命是如此可貴的。

莫先生讓范耀生與他的女兒在一間特別的房間裏相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莫先生顯然是相當抱歉的，因爲這件事情與這個女孩子根本沒有關係，却要她受這種無辜的痛苦。

當她離開之後，莫先生進入房中與范耀生見面。莫先生說：「她暫時留在我們的手上，我們會加以保護！」

「這算是抓住我的把柄嗎？」范耀生問。

莫先生聳聳肩，也懶得否認，祇是說：「我可以把她交還給你的！」

「我——沒有能力保護她，」范耀生嘆一口氣：「對不起，我是太多疑了，難道你還會危害我的女兒嗎？」

莫先生是一個不輕易微笑，亦不輕易臉紅的人，不然的話，他的臉恐怕早已紅起來。

范耀生又說：「很可惜，金馬龍已經死了，不然我是會跟你合作的。不過——那幾個捉我的女兒的人，他們能供出什麼綫索嗎？」

「他們不承認與這件事情有關，」莫先生說，「不過，人是從他們那裏起出來的，照情形看，他們是以此爲業的，一個人祇要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出得起錢，那就是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也一樣可以聘用他們做這件工作的，一個電話，就可以叫他們放人——或者撕票！」

「現在，」范耀生說：「我的女兒總算是找回來了，我——很感激你！」

「這是我們的責任，」莫先生說：「就是我不是想得到你的帮助，我亦還是要出力的，不過，現在我的確是需要你的帮助。」

我也想不出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帮忙的。」范耀生又洩氣地搖搖頭。

「金馬龍也死了，」莫先生說：「這是一步很特殊的發展。這個，你又有什麼猜想呢？」

「我——不明白，」范耀生搖着頭道，「這件事情，變得沒頭沒腦的，莫明其妙！」

「用你們的頭腦來想一想又如何呢？」莫先生說：「你也是跟金馬龍差不多的人，而且你們本來還是合作的人，也許你的猜想，會比我的猜想接近得多！」

「這個——」范耀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金馬龍是一個很有錢的人，看看他死了之後得益的人是誰吧。假如這件事情本來是他發起的，但是他却被人所殺，那他很可能就是所託非人，這個人認爲可以乘機把他也吞了，在監獄外可以信任一個人，進了監裏就未必能够信任了！」

到了這個程度，范耀生就會猜了，他是那種人，他的頭腦所猜的，當然是比莫先生所猜的要接近得多的。但是，他也猜不到這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范耀生搖搖頭說：「這必然是一個很能幹的人，而金馬龍顯然是把能幹的人收起來自用，不讓我們知道。」

「唔，」莫先生說：「也許，我再供給你一些額外的資料，又會不同的，你並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即使是你們也不會知道的事情。」

莫先生所指的，就是司馬洛與蘿蔔的遭遇，以及他那個手下出賣自己的組織，而結果難免一死的事情。自然，司馬洛在范耀生身上所施的詭計，他則是不能够提起來的。

范耀生呆呆地搖着頭：「這眞是一個很能幹，而且又兇又狠的人，就是叫我——我們這許多人，都不願意在你們身上打主意的。怎麼鬥得過你們呢？我們——我是說除了金馬龍之外，金馬龍却是有這胆量的，他這個人的作風特別狠。不過，金馬龍已經死了。」

「你也很久沒有看過電視了吧？」莫先生露出一個接近微笑的表情：「現在，就讓我來招待你看一下電視吧！」

范耀生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他也想得到，莫先生要招待他看的，當然也不會是那種娛樂性的電視節目了。而他現在也明白了爲什麼這房間裏會放着這樣一架大銀幕電視機，這並不是監獄長自己欣賞的。

莫先生放出來的，就是那一個女殺手兩次行兇的紀錄片，范耀生全神貫注地看着。

這時莫先生也覺得，司馬洛利用范耀生的女兒，這手段雖然是無賴一點，却並不是沒有用處。范耀生爲了他的女兒將來的安全，也是會盡他的能力提供情報。假如沒有這件事的話，范耀生就不會這樣落力了。

范耀生看了一遍之後又請莫先生再放一遍，然後再放一遍，又再放一遍，總共

看了七遍。莫先生相信范耀生一定是看出了一些什麼來，不然就不會有興趣看那麼多遍了。

後來，看見了第七遍之後，范耀生就沒有要求再放了。

莫先生問道：「怎麼樣，要不要再看？」其實他要再放是很容易的，不過按一個掣就行了。

范耀生尋思着搖搖頭，並且拿起桌上的香烟，點上了一根。香烟也是范耀生已戒掉了相當久的東西。

「怎麼樣了？」莫先生問：「你看出什麼來嗎？」

「假如，」范耀生說：「能够看到裸體的就好了！」

「什麼？」莫先生錯愕地說。

「假如沒有穿衣服，」范耀生說，「我就可以看到這個女人的屁股！」

「你在開玩笑！」莫先生說。

「我依稀認得這面孔，」范耀生說：「但是，十多二十年，一張面孔，會有很大的改變。」

「十多二十年前？」莫先生說：「這個女人並不是年紀很大，她豈不是——」

「最後看見她時她還是一個幾歲的小孩子，」范耀生說：「我看過她洗澡，打過她的屁股，她的屁股上有一塊天生的蝴蝶形的印。」

「但——」莫先生說：「一個大人，你不能够看到她這個地方呀！」

「假如你捉到她，」范耀生說：「那你就看什麼地方都可以，不過其實，到了那個時候，亦根本不需要看了。但是——就是因爲我看見的是一個幾歲的女孩子，現在看見的是一個大人——一個孩子長大了之後可能完全不像小的時候，也可能祇有幾分相像，亦可能一模一樣。這一個，假如是的話，就是祇有幾分相像。」

「這個孩子是誰？」莫先生問。

「金馬龍的姪女。」范耀生說。

「金馬龍的姪女？」莫先生說：「怎麼我們不知有這個人？我們也不知道他有一個弟弟！」

「金馬龍沒有弟弟，」范耀生說：「那祇是一個拜把的弟弟。那一年死去了，留下這個女兒，金馬龍收養了她，負担她的生活費。」

「以後怎麼呢？」莫先生問。

「就是這樣了，」范耀生說：「在收養她的時候，金馬龍還擺過酒席慶祝。不過，我們都知道他祇是做做樣子吧了，因爲金馬龍自己根本就不喜歡孩子，不然的話，他自己也已經娶妻了。他祇是讓人家相信他是有義氣的，會照顧他的弟兄。」

「那麼這個女孩子後來呢？」莫先生問。

「他留她在身邊一年就送走了，」范耀生說：「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照我記得，好像有人說是送到東南亞去了，不知道是泰國抑或是越南之類，因爲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並不怎樣記在心裏。」

「以後就沒有聽見過她了？」莫先生問。

范耀生搖搖頭：「沒有。我自己有一個女兒也是差不多年紀，所以我才會比較有印象吧了。我看電視上放出來的這個女人的臉，才記起了這個女孩子，臉是有幾分相像的。」

「假如現在就是這個女孩子回來了呢？」莫先生問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范耀生說：「我不過是指出有這個可能性吧了。但是——那個女孩子現在回來幹這樣的事情？」

「這就要看她在那邊幹的是什麼了，」莫先生說：「金馬龍在那邊有了不少聯絡的人，而養一個女孩子，又不需要花很多錢，他祇要講一聲就行了，假如她是在某些人中間長大，受那種訓練，那麼回來幹這種事情，就是相當之適合了！金馬龍是救活她一命的人，她回來替他做事是很合理的，亦沒有人會知道。」

「但殺了金馬龍的人——會不會是她呢？」

「假如不是她而是別人，」莫先生說：「那麼出這個主意的人的處境就不很妙了，有人有胆量這樣做？」

「但她又沒有理由殺她的恩人。」范耀生說。

「讓我們找到這個女人再說吧，」莫先生說：「這個女孩子的事情你對我講清楚一點，讓我們追查一下，起碼可以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很好。」范耀生點點頭。

在以後的半個小時之內，范耀生就搜索自己的記憶，盡可能詳細地講述這一件他並不大重視的往事。

× × ×

司馬洛小心地在那屋子的天台上走着，撫摸着那天台的欄河。雖然這是一座落成了並不太久的樓宇，但是越新的樓宇，似乎偷工減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他對於這欄河的堅固程度是不大放心的。

他摸過了之後認爲這一座樓宇的材料和結構還算是合水準的，便從腰間拉出一件奇怪的工具。那是一條曲尺形的金屬，就像中文字的一個弓字。他把那大的地方在欄河的邊緣上一搭便扣緊了。這件工具的另一頭，則是有一根繩子繫住他腰間的。他執住這繩子，跨出了欄河之外。下面，就是三十層樓下的街上，街上停着的車子看來小如火柴盒。

這時他就單靠這繩子以及那弓字形的工具支持體重了，而實在亦是靠弓字形工具扣住的那一塊欄河支持體重。假如那地方崩碎，他就要跌到三十層樓下而會粉身碎骨。但那欄河總算沒有使他失望。他一面從腰間拉出繩子，使身子下降。原來這繩子在他的腰間就像那些彈性的金屬軟尺，可以拉出來亦可以縮進去。

他經過了頂樓，祇是一個黑影在窗外閃過，在黑夜之中屋中並沒有人注意到。跟着他就到了再下一層而立足在窗緣上。

床上一個女人尖聲叫了起來，擁着被子坐了起身。司馬洛一跳就跳到了床的前面，腰間已不再是連着繩子，因爲繩子是扣在一條寬闊的腰帶上的，他跳前時已把腰帶解掉了。

那個女人一滾身滾到床的另一邊去，拉開床頭几的抽屜抓出一把手槍。司馬洛要撲過去已經太遲了，他就索性執着床單的這邊，猛的一扯，那個女人是壓住床單的，給這樣一扯，就身不由主地打了兩個轉，而狠狠地跌到了床的另一邊的地上。不過槍仍是在手中。

她手上有槍就是仍然佔着相當優勢的，除非司馬洛身上亦有槍，而司馬洛向她放槍，那則是司馬洛贏定了。

司馬洛看來也是應該携帶着武器的，因爲這顯然不是適宜赤手空拳的場合。不過無論如何，司馬洛則顯然並不打算採用開槍這一步驟。

他祇是又把床上的一切，被褥枕頭床單都丟過去，壓到這個女人的身上，這個女人簡直是被埋葬似的。雖然這些並不是什麼重的東西，但一罩到身上來就使她很狼狽，手上的槍無法自由擺動，而同時亦無法找到射擊的目標。

她在呱呱叫着，盡可能快地把這些東西推開，鑽出來，跪起身，却已不見了司馬洛。

原來司馬洛已利用這段時間繞過了那張床而到了她的身邊，她看見他時已太遲了，實在慢了一步。槍一擺過來，司馬洛已一拳劈過去。手掌的邊緣與她的手腕一撞，一震之下，她那把槍便從手中脫出來而飛走了。

跟着司馬洛的手掌再回頭，「拍」的一聲摑在她的臉上，使她打着轉跌到了房間的另一角落。

司馬洛微笑着拾起那把槍，褪出彈夾，彈夾丟向右面而槍丟向左。這樣她就需要很多時間拾回彈夾，又要拾回槍，再把彈夾納入才能應用了。她也知道拿槍打主意是沒有用了，爬起身來便拿出她的天然武器，就是十隻尖尖的指甲。她臉上露着一個猙獰的表情對着司馬洛，一面說：「來呀！有種的就把我打倒！剛才我沒有提防不算數！」

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現在，在暗淡的床頭燈光下可以見到她那件大致透明的睡袍裏面有着一具綫條還很優美的身體，而睡袍之下則祇有一條面積很小很小的內褲。祇是年紀大一點。超過三十歲。

不過年紀大不一定就表示這個女人會喜歡打架，顯然打架乃是她的擅長之一，所以她才會作此挑戰。

司馬洛笑着走過去，她也迎上來。她一隻手向司馬洛臉上抓去，司馬洛一手執向她的手腕，却執了一個空，而她的腳則在此時一踢過來，踢向司馬洛兩腿之間，那個男人最要命的地方。司馬洛忙把盤骨一側，用大腿擋了這一腳。

果然她的本領是不差的，司馬洛中了這一腳，也不得不退了一步。假如眞的給她踢中她要踢的目標，那就很不好玩了。而且，這也祇是她的攻勢的初步吧了，下一步她又緊逼過來，而且並不單單是用她的指甲而已，並且還用拳頭和手掌迅速地向司馬洛襲擊。

司馬洛並沒有給她擊中，但他有時的連消帶打動作，也是並沒有擊中她。他現在並不是因爲她是一個女人就祇是退讓和閃避，而是眞的當她是一個大敵人似地擊打的。但一時却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

也許繼續打下去，還是會給司馬洛打贏的，因爲祇有極少數具有特別條件的人，司馬洛才會一對一而打不贏。但是司馬洛並不想浪費時間，而他亦看出了利用她的弱點，那就是她的衣服。

當她一掌伸直向他的眼睛插過來時，司馬洛並沒有閃避，却是一手捉住了她那寬闊的衣袖，向旁一扯，就把她的手掌扯歪了，使她並不是對準目標。這也使她略爲失去了分寸，司馬洛另一隻拳頭就直擊出去，「蓬」的一聲擊中了她的腋下。

這使她痛得身子一側，而司馬洛仍沒有放掉那睡袍的衣袖，還是發力一扯。這樣一扯，使她整個人打了一個轉，那件睡袍就給撕破了而拉了下來。

她倒退了幾步方能站穩，而氣憤地叫道：「唏，這是不公平的！」

「是嗎？」司馬洛猙獰地微笑着：「我倒不知道是有規矩的！」

他又一跳而前，一拳向她臉部擊去。她連忙提起手臂去擋架，因爲已沒有多少退却的空位。然而司馬洛這一拳原來却是虛招，另一拳才是實招，又「蓬」的一聲擊中她。這一次是擊中了她的一隻乳房。

女人的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弱點，給擊了一下，她是更痛了。

司馬洛的拳頭再一揮，她再閃，但司馬洛這一次却實在是用腳。

他踢中她，她就狠狠地倒了下來。

司馬洛扭住她的手臂，她極力掙扎，結果還是給司馬洛按倒，制服了，再也脫不了身。

「現在可以談了嗎？」司馬洛問。

「不，」她喘着氣搖着頭：「現在……不是談的時候，我要的是你……你先放手。」

司馬洛苦笑着，她又完全不抵抗，放鬆了下來。

他祇有依她，因爲錢又不能誘惑她，祇有如此才可以把她打動。而且，她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誘惑性很強……

後來，在動極而靜之後，他們終於談起來了。

黑玫瑰在幾年前也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她親手殺了一個犯罪組織的全部首腦。她是一個特別的人，在學校裏時已是一流的運動好手，再加上她自動去接受了幾年訓練，回來時就有能力把逼害她的人一一解決，好像一隊祇有一個人的游擊隊。

之後她成了職業殺手，但她選擇的對像都是害她的那一類人，所以莫先生和司馬洛知道有她這類人亦不去理她了。

但她也退休得很早，她不想老了之後反應退化而死去，而且她也很富有。

不過司馬洛來，她也祇好供應情報。

司馬洛把那個女殺手兩次行事的錄映帶放出來，也大略講出經過。

「很抱歉。」黑玫瑰說，她不認識這個人。

「你認爲殺死金馬龍也是她做的嗎？」黑玫瑰問。

「很有可能，」司馬洛說：「憑范耀生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的調查，譚笑英的父親——剛才說過，她的父親在她出世之後就被殺掉了，而金馬龍把她收養。照我和范耀生的看法，加上蘿蔔的看法——別忘記，蘿蔔也是他們一帮的——她父

親的死，頗有可疑，他很可能是金馬龍處決的，而收養女兒的做法祇是一幕貓哭老鼠的戲。范耀生他們都不去研究，因爲這個死去的人是金馬龍的手下，金馬龍如何處置，與他們是無關的。」

「唔，」黑玫瑰說：「因此她回來是很有理由把金馬龍殺死了？」

「是的，」司馬洛說：「似乎祇有這個可能性是較接近的。」

「但是，」黑玫瑰說：「她却在替金馬龍做着復仇的工作呀，她要把證人一個一個都殺掉。」

「我們的推測是這樣的，」司馬洛說：「金馬龍是一個仇恨心重的人，還是記恨於心，要向那些把他送進監獄的人報復，找誰來做好呢？最好就是找一直不在他身邊的譚笑英了！」

「唔，」黑玫瑰說：「既然金馬龍是譚笑英的恩人，她當然會爲他盡力了。而這個人的身份是查不到的！」

「差不多是這樣吧，」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時代的人，對於仇的記憶力總是强過對恩的記憶的。譚笑英來這裏做這些事情，對她本身當然亦有某些好處。譬如，金馬龍在監獄還有好多年才出來，因此金馬龍的生意亦會由她接收了。」

「所以金馬龍這個最親信的郭奇英也要死了。」黑玫瑰說。

「他是一個障碍，」司馬洛說，「不過我猜更重要的理由就是，當年是郭奇英親自動手處決譚笑英的父親，這些事情總是由郭奇英執行的。金馬龍顯然低估了譚笑英的能力，很可能她在活動了一番之後就查出了她的父親死亡的眞相。正如我所說，人多是記仇不記恩的，尤其是這件事情是眞仇假恩。金馬龍發覺不妙時，譚笑英已經控制不住了。所以金馬龍要求范耀生與他合作，首先消除范耀生的敵意，以免兩面受敵。但他還是遲了一點，他自己也死掉了。」

「那麼這變成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黑玫瑰說：「你們大可以不管。這個譚笑英不會再繼續殺你們這些證人的。」

「但是她殺過了兩個證人，」司馬洛說：「又殺了莫先生手下一個要員，而且她還會繼續把金馬龍那帮人全部都消滅的。這就是爲什麼她在知道了眞相之後還是要繼續去殺蘿蔔。蘿蔔亦是金馬龍那一帮人，也許她認爲蘿蔔用不着坐牢是最不公平的。」

司馬洛沉默下來，黑玫瑰亦沉默了好一陣，然後說：「那麼，這個譚笑英的事情，倒是很像我當日的情形。」

「所以我要找你。」司馬洛說。

「但是像我並不就是表示我會認識她呀。」黑玫瑰說。

「但她與你也是同一來源，」司馬洛說：「她也是從泰國回來的，你也是從泰國回來的。你的本領，是那邊學回來的，而她的本領，顯然亦是從泰國那邊學回來的。」

「我是她的前輩，」黑玫瑰說道：「我比她早了許多年。而且，我年紀已經老了！」

「你還未至於那麼老！」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吸着香烟說着。

「而且，」黑玫瑰說：「即使我是與她來源相同，也未必就是說我會跟她在一起的。」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在那裏吸着香烟，而黑玫瑰則把臉枕在他的胸膛上，就像是已經睡着，或者是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似的。

後來，司馬洛再點上另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噴出來，說：「你在害怕！」

「我並不是害怕！」黑玫瑰勃然地說着，就一坐坐了起來。

司馬洛又噴出了一口烟，說道：「你究竟能不能帮我的忙，你祇要講一句就够了！」

「但是你終於會捉到她的，」黑玫瑰說：「她會接收金馬龍的一切，她會主持，那時她就不能够老是躲起來！」

「對於這一點我們也已經調查過了，」司馬洛說：「金馬龍一死，他的一切就大部份都由泰國集團接收。譚笑英可能是跟泰國的集團取得了協議之後才動手的。也許她不需要出門，祇是在幕後指揮，亦很可能她是祇担任做殺手的工作！」

「但是我已經老了。」黑玫瑰說。

「你果然是害怕了，」司馬洛說：「但是不要緊，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出手，你用不着做什麼，你祇是供應一些情報，也許你是會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黑玫瑰一滾身從床上起來，抓了司馬洛那包香烟自己點了一根，在房中走來走去，抽吸着。司馬洛知道她是一個不抽烟的人，她現在這樣的表現顯出她是在煩躁和矛盾。顯然她果然是知道一些什麼的，而她所知道的，是需要她自己行動的，而她沒有胆量做。於是司馬洛不做聲，祇是等着她自己決定。她這樣的人是逼不來的，而且逼也沒有用處。

終着她把香烟放下，說：「好，我出手吧！」

司馬洛微笑：「我早就說你還是未老的！」

「我的血液裏還是有冒險精神。」黑玫瑰說：「其實我還是躍躍欲試的，不過我認爲其他人的聘請都不值得我去做。但是爲了你而做，那則又是不同的。」

「很好，」司馬洛說：「我可以帮你什麼忙呢？」

「兩三天之內我打電話給你好了。」黑玫瑰說。

「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出動嗎？」司馬洛問。

「不可以，」黑玫瑰搖搖頭：「我是習慣了一個人做事的，不需要什麼人的帮助。」

「我也不够資格？」司馬洛說：「我對你是一定不會碍手碍脚的。」

「你也不行，」黑玫瑰說：「我的獨行習慣，比你更加厲害。而且你可能還是她的目標，你跟我一起，會牽累我！」

「那麼你現在就出動？」司馬洛問。

「不，」黑玫瑰搖頭：「你別逼得我那麼緊吧。明天早上一早起來動手也不行嗎？」

「沒有所謂，」司馬洛說：「你有你的特殊本領，這種事情當然是由你決定。我祇不過以爲，這一類工作，不一定是要

辦公時間做的。」

「不錯，」黑玫瑰說：「不過我得想清楚一點。你要帮忙我的話，你就留在我的身邊。」頓一頓，瞥了他一眼：「怎麼？你認爲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嗎？陪我一夜也不行？」

「不，並沒有，」司馬洛說：「我今天晚上並沒有什麼地方要去，祇是明天早上會有些事情要做的。」

「那就行了，」黑玫瑰說：「我明天早上也是有事情要做。」

於是司馬洛就留在她的家中過了這一夜，他們並沒有再進一步的肉體接觸。黑玫瑰這個女人倒像一隻母老虎，與她親近一次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許多激烈的動作。

× × ×

另一方面，蘿蔔則是感到相當納悶，到了這個地步，他覺得他似乎已經失去了重要性了。他給安放在另一間屋子中，作用就是做餌。除此之外他就沒有什麼工作可以担任的了，而這間屋子的安全措施當然是更勝過上次的一間。然而蘿蔔却並不認爲那個女殺手是還會上當的。

上次都無效了，這一次還會來嗎？尤其是她已經明知道這一次防範必然會更加嚴密，而且可能還會有一個特別爲她而設的陷阱存在。看來他就祇有坐在這間屋子裏，等着司馬洛自己去辦好這件事情了。

當然，蘿蔔亦並不是爲了這樣而埋怨司馬洛放棄他，因爲司馬洛在做的事情，並不一定適合帶着他一起去。假如帶着他一起去並無帮助，那就沒有必要一定帶他一起去了。

但無論如何，蘿蔔還是有着一種自己用途已經完了的冰凉感覺，而且他本來是打算自己把這件事情徹底解決的，與司馬洛會合之後，他以爲這樣做到的可能性更高。然而結果，半路中途，他却要停下來，變成廢人。蘿蔔站在那黑夜的窗前，抽吸着香烟，就是在想着這個問題。

後來，他走到大門口，打開門，走出去，步行着離開屋子。

他在荒野之中走了一段路之後，就有一部汽車出現，駛到他的身邊來。汽車上的是兩個莫先生的手下，是他認得的，而這兩個也就是負責保護他的人。

那個坐在司機位旁邊的人推開車門下來，以相當尊敬的態度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我在這裏是一個囚犯嗎？」蘿蔔問道。

「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你，」那人說：「假如你離開屋子太遠，那你是不安全的。希望你不要令我們太難做，可以嗎？」

「我在想，」蔔蘿說道：「我在這裏是浪費的，那個女殺手不會到這裏來上當。假如我自己出去走一走，也許她還會出現。」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那人說。

「媽的！」蘿蔔不耐煩地吼道：「我不怕危險，性命是我的，我就是自殺也有權，你們別管我那許多，就讓我出去好了！我有我自己的本事和辦法！」

「這個——」那人遲疑着說：「我們得請示一下總部！」

「請示吧！」蘿蔔還是大不滿意地吼叫道：「我又不是囚犯，你們不要忘記！」他拉開車門，就登上了那車子。

× × ×

那架飛機是一架私人飛機，是停放在一座私人飛機庫中的，而飛機庫的旁邊也是一片私人的空地，並有一條私用的小跑道。這裏自然是荒野地方，否則就不能够有那麼多的空位讓它升降了。

這飛機庫裏亦有一個人在担任着守衛之職，因爲飛機到底是很貴重的東西，不能够像汽車那樣隨便停放着而不加看守的。不過又不是守衛得很周密緊張，因爲這個地方亦不是閒人會到的，除非是專誠開車子來。汽車還會有很多人偷，但這種祇有四座位的私家飛機固然不會被刦機份子看中，而假如是要偷去賣的話，亦根本賣不出手。所以看守人的主要作用祇是總之有一個人在這裏，那樣就可以避免閒人好奇走來動手動脚而把飛機弄壞；但是今天晚上就是有人來刦機。

也因此這一個單獨的看守人是不足以抵抗的。

他在飛機庫後部那間房子裏，正在夢中的時候，隱約聽到有汽車駛來的聲音。起先還以爲是夢中的一部份，因爲飛機的主人要用飛機的話，一定先打電話來吩咐準備好的。而且，也從來未曾在夜間需要用過飛機。

直至有人扭門進入房間來，他才一驚而醒，伸手要拉亮床頭几的燈，但是用不着了，來人手上亮起了一隻電筒，射着他的眼睛，使他看不清楚來人的面目，但是却可以看到伸在電筒旁邊的另一隻手，看見那隻手上是拿着一把手槍的。而兩隻手都是戴着手套，因此他亦看不出這個人是男或是女。

雖然他並沒有去懷疑這點。這樣闖進來的人，他下意識地就以爲是一個男人了，其實是女人。

「唏！」他說：「這是怎麼回事？你想幹什麼？」

那把槍和電筒一直遞到他臉前來，槍伸前一些，抵住他的身後，發力，他就祇好跟隨着槍的力度轉動身子。拿槍人的指示就是要他在床上伏下來，於是他就伏了下來。

跟着有一隻脚踏住了他的腰背，而一隻手執着他的頭髮。

頭髮被執，而背部受壓，那是更進一步受制了。

那人恐懼地抬起頭說：「究竟……你想怎樣？……」

不過就是他不自動抬頭，那隻手亦是執住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拉高了。而且對方也還是沒有回答他，祇是把一條有着一種特殊氣味的手帕伸到他的臉前來。這手帕之所以散發着特殊氣味，乃是因爲其上放了一塊長方形的棉花，棉花上吸了某種藥液——那絕對是一種藥的氣味。拉住頭髮的手祇是輕輕向下一按，這個人的頭部的重量使他的臉很容易就壓向手帕上。强烈的藥味襲入口鼻之內，他馬上就一陣昏昏然，就是想摒住呼吸也沒有用。跟着他就失去了知覺。

（未完・五）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着了女魔的道兒，渾身無力，無法戰鬥，迎風女給他一顆藥丸吃了，並用笛功將女魔陰秀峯一笛打死，救了夏振華，並告知他墨竹君一共有七處巢穴，鬼屋是其中之一，二人合力將鬼屋搗毀，原來墨竹君、一尊子等魔頭擺此惡陣阻擊，他們見老巢搗毀，又敵不過夏振華，只好離去，迎風女也不告而別，留言後會有期，恩怨已了，下次相見，以命相搏……夏振華想起嵩山之會快到，尤其要與武林高手一爭長短，爲恩師報仇……不覺又來到桃林附近，救了武當玉虛老道人，由他帶到桃林將惡魔佈置的亂五行陣，一舉蕩平……

危崖上金鐵交鳴　嵩山會屍橫遍野

一聲長長的嘆息，打斷百慧大師未竟之言。

夏振華道：「大師！你難道忘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如不冒充一下遊山玩水的書生，那裏找得出你們藏身之地。」

玉虛道人心頭微懍，臉上也熱得要命，暗道：「天下第一劍不愧是一代人傑，我悔不聽他的勸告致遭此次重敗之辱。」

此念方落，人影一閃，玉虛道人全身爲之一鬆，雙手原被繩索綑住，此時竟寸寸斷去。玉虛道人還來不及開口，那人已先說道：「道長暫不必離此，好好在此休息，天色一黑，即趕赴高山絕嶺——危崖之上。」

他的話並未說盡，早已去得無影無蹤。玉虛道人見來人正是天下第一劍，心中一定，再也不敢亂動，好在此時神志已清，功力已復，落得好好地休息一陣。

心念方轉，天下第一劍的聲音，又在隔室響起。「大師你與崆峒觀主，立即向正西走去。最好別被敵人發現，天色一黑，我們在危崖上見面……」

好半晌才聽到另一種聲音：「天下第一劍！你來了，我心已定，嵩山之會，最好別去參加，以免削弱了滴血傳書之會的實力。」

「掌門人，只需歇息，這是我師傅天痴老人所煉神丹，功效奇著，你先服下兩顆，我再以無形罡氣，來助你運氣行功，並打通奇經八脈……」話音一頓，又放低了聲音說道：「如果沒有其他變化，掌門人或將因禍而得福。」

玉虛道人雖已聽出那說話之聲，好似武當派掌門人，而且天下第一劍正在爲他服藥療傷。他本欲趕去瞧瞧，但眼皮却有千斤沉重，而且又不悉此中通路，萬一找不出路徑，又將弄巧成拙。

好在他已聽出天下第一劍吩咐百慧大師和崆峒觀主之言，向正西而去就可到達危崖之上。故此心中一定，打了一個哈欠，人即昏沉沉地睡，否則這武當高手，必定血濺嵩山之下，埋骨於荒野之間。

因爲他全身已吸入許多毒液，雖然他的武功，已然不弱，但比起百慧大師等人來，仍是相差甚遠。

當天下第一劍爲他去縛之後，本囑咐他天黑之後趕去危崖。他也未曾想到身中奇毒，直待發覺體力不濟時，才欲運氣調息，却昏沉沉地睡去。

且說夏振華自從與玉虛道人別後，即奔赴嵩山之上，他心中記掛着幾位武林掌門人的失蹤，當然他想到這事，大與江湖五惡有關。

他先沿山尋訪，終於發覺了這山谷間，一片漫天劍氣，尤其在那山谷林間，冉冉白氣翻騰有如晨霧，亦如炊烟縷縷。

夏振華自是不會放鬆這可循的綫索，故才裝做遊山玩水的模樣，向那片白氣翻騰中走去。

果然他這無意的舉動，引起了魔頭們的攔阻，夏振華幾番交涉下，故意裝出要走模樣，羣魔不察果然墮其術中。

尤其那兩個自命不可一世的高手，更欲硬將夏振華留住。雖然他們也想到這個怪少年人，何以在黑夜中奔行於崇山峻嶺，但一看那文質彬彬，弱不禁風之態，又對他戒備之心全消。

原來這是通往嵩山必經之道，五惡因嵩山之會即屆，如何利用有利天然條件，來彌補人力的不足，才同翠蓮觀主商量。

這裏正是翠蓮觀主生平所練的「霧海雲天」。這一代魔頭，利用這天然地勢，輕輕佈下這一座天羅地網。欲在不知不覺中，將許多武林高手，不是喪失性命就要被魔頭們擒住。

當然武當掌門人及其護法的被殺和受傷，少林寺和崆峒派掌門的失踪，也都是這「霧海雲天」的傑作。

夏振華初期也未曾發覺，祇因谷底的劍氣，才引起了他的疑心。

尤其那兩個沉不住氣的傢伙，更使他證實了這中間的詭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一意念陡轉，才故意被他們留住。

也是羣魔的厄運高照，夏振華故意將氣閉住，那個翠蓮觀主門下深深引爲得計。先在夏振華的昏穴、左右期門穴上，連連拍去，然後揹上這個文弱書生，逕投到霧海雲天的谷底來。

夏振華一直未曾移動，任由魔頭揹着。直到被他們放在一間黑屋中，他才微一用勁，將綑住雙臂的繩索掙斷。

先自另一間黑房中探去，正是百慧大師，暗自運氣行功。臂腿之上被一捲油浸牛筋牢牢縛住。

夏振華自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入百慧大師口中。

任是這位少林寺的傑出人物，也不禁訝然一驚，神目精光暴射正欲怒喝而出。

但當他看清楚夏振華之後，就嚥下那顆藥丸，臉色一紅，淡笑道：「天下第一劍何故也來此間？」

夏振華出手如電，運用浮雲指功力，運指如剪。兩股功力陡合，雖是桐油浸煉過的牛筋，也立時被剪爲兩斷。

百慧大師好半晌才微微伸臂，運氣活血之後，立起身來。

夏振華又閃身至另一間黑室內，那裏正是崆峒觀主。當他將崆峒觀主的牛筋除去時，百慧大師也趕了過來。

夏振華在那過道上，先救出了玉虛道人，他知道這位武當門下，武功並未臻上乘，祇因自以爲正派名門，好強之心，使得他必須硬着頭皮闖去。

夏振華將他救醒之後，才吩咐他以後行動。直待聽到夏振華另一陣談話之聲後，他才清楚聽出了掌門人的話聲。心中一急，內傷併發，人又昏睡過去。

夏振華一面協助，武當掌門人運氣行功，一面探視其餘各室，凡被擒之人都將其放出，然後施展出絕世神功，運勁將那幾間石屋震毀，更將守住在這霧海雲天中的幾個高手，一個個點住要穴。

正打算離開，一陣嘿嘿怪笑，起自身後，「小兒，眞瞧不出你，的確還有一手，想不到老夫半輩子打雁，反被雁啄瞎了眼睛。」

笑聲十分悽厲，震得四野迴音歷歷。

夏振華這才看清楚此人正是將自己留下的矮老者，看他頭髮斑白，無風自動，顯然十分激怒。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雁啄瞎了眼，確保住了命，並沒有不劃算的。」

矮老者頓有所悟地，冷冷地喝問道：「你就是江湖中所傳聞的『天下第一劍』麽？」

夏振華微笑點頭，道：「老丈何人，爲何投在江湖五惡手下，做這些殺人放火的勾當……」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我看老丈慈眉善目，並非惡人，爲何竟與彼等爲伍，欲製造武林中一片血雨腥風，寧爲江湖所不齒麽？」

「放屁！我何曾投在江湖五惡手下，我祇是與老友翠蓮觀主，窮畢生精力，練成這霧海雲天……」

他望着夏振華毀去的幾間石室，全身微抖，並順手在腰際拔出劍來，復冷冷地喝道：「我們從終南搬到嵩山，並無他意，想不到你竟自投羅網……」

他說時，又故意一陣嘿嘿怪笑道：「好罷！我終南隱叟，倒要瞧瞧天下第一劍究竟是何許人物。」

終南隱叟！夏振華也不禁心頭一震，想不到面前這個十分不惹眼的人，竟是數十年前，震動江湖黑白兩道聞而喪胆的人物。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個又矮又瘦又老的人，竟稱作終南隱叟，夏振華焉能不驚。他曾在武林三傑口中，聽過終南隱叟許多往事，還遠在三十年前，武林中，正形成着一片混亂時，終南隱叟原名李鐵夫。

因其個性孤僻，凡事以先入爲主，在他的心目中從無是非之分，祇是憑其一己之好惡。

加上當初的武林人物，也正欲使其本派實力加強，故忽略了整個武林團結和武林興衰大運。

李鐵夫本爲各派爭取的對象，因之反形成一幕慘絕人寰的爭奪戰。他們還以個別同李鐵夫發生爭執的，結果非死即傷。

而且各派各路之間，彼此相遇，也是互不相讓，演成了到處殺戮，血流成河，形成空前的浩刦。

最後，李鐵夫却絕跡江湖，有人說已與世長辭，也有人說他遠走蠻荒，其實他隱居在終南山下，易名爲終南隱叟。

從此江湖上再也未發現李鐵夫其人。

夏振華祇是從武林三傑口中聽說。但今日却在此間，遇上了這個曾經轟動了武林社會的人物。

千百般念頭在夏振華的腦際電閃而逝，一陣朗朗之聲笑道：「想不到一代人傑，居然被江湖五惡和翠蓮觀主收羅在帳下，爲武林中製造大批殺孽……」聲音震蕩在空際，四野爲之震動。

夏振華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我曾經聽說過終南隱叟李鐵夫老前輩，武功才謀，冠絕一時。但我夏某人、却十分不量力。」

他話音甫落，雙目暴閃出兩道懾人肺腑的的精光。

終南隱叟不自覺地倒退一步，暗忖道：「此人小小年紀，却已練到神光內蘊，

不形于詞，不形諸于色。看來『天下第一劍』之稱譽，諒非空穴來風，我李鐵夫或將遇上勁敵。」

此念陡轉，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已響起，道：「終南隱叟老前輩，既不珍惜當年尊譽，亦不以武林刧運爲念。如今你我立場甚明，況魔勢正盛。老前輩既欲助紂爲虐，也就難逃武林公道……」話音一落，瑲瑯瑯，嘯天龍吟之聲入耳。

夏振華手掣「追雲寶劍」，冷冷地喝道：「爲聖爲魔，祇在一念之間，請你自己決定。」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毫不留人半分餘地。

終南隱叟雖然很少涉足江湖，但他一向心高氣傲，那裏聽過別人對他如此呼喝之言。

尤其夏振華初期以一個文弱書生之態，竟瞞過他老眼，心中正自生氣，此時聽夏振華如此一說眞是三神暴跳七竅生烟。

當下一擺手中長劍冷冷地喝道：「小兒！不管是聖是魔，是友是敵，憑你這番狂傲之態，老夫也得鬥鬥你！我就不信、你眞長了三頭或者六臂。」

他說話之間，胸前長鬚無風自動，頭上白髮，根根直豎。長劍過去帶起一聲銳嘯，嗾嗾怪笑，震得四野皆動。「我巳封劍二十餘年，但遇上了既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好漢，自然得捨命相陪。」

聲落人起，一道長虹繞體而過。

夏振華陡覺得寒風砭膚，劍氣凝重，側身讓過這凌厲的一劍，心知此人劍術造詣甚高，可能是自己生平遇上的第一對手。但他可能是自己少年氣盛，要如此就認敗服輸，更是談何容易。也就一挺追雲劍，一招「紫氣東來」，囘敬過去。

這平平淡淡一招，看是毫無可取，其實招裏套招，式中藏式，且虛虛實實，變化神奇，令人無法測度。

終南隱叟臉色大變，冷冷地喝道：「天痴老人，是汝何人？」

夏振華肅容躬身答道：「不敢，正是恩師。」

「哼！那倒好，天痴老人既然收了你這個徒弟，我大可一本而收萬利。」

夏振華朗聲一笑道：「如果你與恩師天痴老人有何過節，祇管找在下來索取，有道是父債子還，我與天痴老人，名雖師徒，情逾骨肉。」

「好！接招！」一陣震天銳嘯，長劍似驚虹駭浪，直向夏振華天靈、巨闕、玄璣三大要穴攻到。而劍虹搖幌間，虛虛實實，看左却在右，看右却在左，似左似右，一時實在無法辨別。

夏振華微微納氣，却也未曾看出這一路劍法的破綻來，故祇得將無形罡氣，施展開來，護住全身各大要穴，又施展出「意會神功」，雜以那日巨無霸和墨竹君相拚的「閃」字眞訣。

這也就是夏振華近日不僅武功飛躍猛進，經驗閱歷也皆越逾常人之上。

果然他此番以靜制動之策，發生了顯著效果，終南隱叟凌厲無儔的劍勢，不自覺地一變，但見一片彩光繞體不絕。

夏振華始終平心靜氣地，運氣相抗，但面色却是一片沉凝。

看看就是十來招過去，終南隱叟的劍招，呼呼風動 銳聲盈耳，寒光如驚濤駭浪，人影若乳燕飄飛。

要是換了旁人，恐怕早巳濺血黃沙，橫屍曠野。

不過夏振華也是雙手微現汗珠，因爲他被圈在這凌厲劍勢中，一個不愼就將身首異處。

終南隱叟也漸現怒容，振劍若驚，咆哮似猛獅，雙目閃出兩道奇異的光芒，冷冷地喝道：「小兒，不必裝蒜，李老太爺決不會因你不還手，就會生出慈悲之心，既然你能夠招架得住，那末就嚐嚐我『終南十三式』的滋味。」

夏振華也是目露精光，正欲喝出。終南隱叟却將那柄長劍一合而分，手中立時成爲了兩柄薄如柳葉的長劍。

踏乾門，走中宮，手中劍，似兩尾出水金魚，霞光萬道，一取中天，一刹雙壓，快捷無倫地攻到。

夏振華雖然尚未體會出「終南十三式」的眞正妙用，知道自己再不出手，惟有坐以待斃。故一聲長嘯，宛似龍吟，追雲劍立時幻出朶朶劍花，旋乾、轉坤、狂風、驟雨，「追雲八手」的前四招，同時施出。

但見他身影數易，劍勢如搗海翻江，人影縱橫劍氣漫天。雖然封住了對方的攻勢，但一時要扳囘主動，倒誠非易事。

這「追雲八手」乃上古失傳之秘，招式奇奧，變化萬千，且其中劍勢連環，並經天痴老人精心研究，更自各派劍術中採取煉奇，使「追雲八手」成爲舉世無雙的神招絕技。終南隱叟也陡覺壓力大增，攻勢却更自一緊。因「終南十三式」，也是劍中之劍，聖中之聖者，終南隱叟當日曾使江湖大亂，這二十餘年更其精研，故甚多變化亦自非一般武林劍術所可比擬。

兩般迥然不同的劍勢，兩個非凡的高手，此際竟然以命相搏。

夜空中，金光飛洒，銳嘯盈耳，兩個人影全爲那森森劍氣和閃閃白光所罩住。

看看又是二三十招，夏振華步履如行雲流水，劍勢似驚濤駭浪，暗勁潛力如排山倒海一般湧出。終南隱叟劍勢十分緩慢，但每一招發出銳嘯聲震耳欲聾。兩人額上都巳滲出汗珠，臉上亦漸變成灰白色。

顯然兩人皆巳運集了全般智慧，以及全身所有潛力，將自己劍招發揮至極限。

誰都知道像他們這般高手對敵，不僅是劍術的造詣問題，也是「心」與「力」「智」與「謀」的問題，更是雙方內力的總決賽。偶一不愼，不止是榮譽問題，也是生命的結束。兩人都極其小心，因爲任何一個錯失，都將造成終身遺恨。

夏振華出身以來對付江湖五惡，勝過翠蓮觀主，甚至墨竹君也技遜一籌，使他獲得這天下第一劍之譽，人皆視如神明。

却不料在嵩山之下，遇上了勁敵、兩人從劍術上拚到以上乘內力相搏。

他深深地知道面前這個矮小老者，正是當年曾經鬧得江湖中一片血雨腥風的終南隱叟，將是他生平遇上的唯一勁敵。

一片劍光又忽由慢而快，有如鈴羊掛角震起一片嘯聲，土石樹木皆爲之崩裂。

漸漸地兩人的身體，已爲一層白光劍氣所隱沒。東方巳現出魚肚白來，兩人不

僅未分出勝負，因爲兩人皆具上乘內功，皆習上乘劍術。

他們時而快時而慢，快則如驚濤駭浪，怒馬奔騰，緩則如春風拂柳，好似毫不着力一般。但有時兩柄劍攪在一起，有時則倏合乍分。

夏振華具有無比的潛力，精力如長江大河之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追雲八手」，更爲劍術之精華。

終南隱叟的「終南十三式」，雖爲奇奧絕倫之劍術，但較之「追雲八手」經過劍術之提煉，不免尚有一招半式，易爲對方所乘。

不過薑是老的辣，終南隱叟內力，似較夏振華稍高。

有此一層，雖然在劍術上略遜一籌，但以其深厚的內力，故尚可與夏振華硬拚硬搏。

夏振華則以那套奇奧詭譎，絕後空前的追雲劍法，還有他那如旭日東昇的精力，採長補短，故與終南隱叟硬拚硬拆始終打個平手。

他們又復自晨至末，而日巳中天，兩人之間，震起一聲巨響，蹬，蹬，蹬兩人同時後退七八步。

而終南隱叟的長劍祇剩下半截拿在手中，因爲兩人硬拚之下，他那長劍竟被夏振華的追雲劍削爲兩斷。

表面看去，夏振華巳擊敗對方，實際兩人都巳受傷。

但誰也不願就此歇下手來，終南隱叟又從腰中摸出一柄尺長短劍來。

他的身體一步一步前進，却似風擺殘荷，軟弱無力。

夏振華雖仍昂然挺立，但臉上巳無半絲血色，手中追雲寶劍下垂着，顯然全部眞力，皆巳用盡。兩人之間相距丈許，終南隱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向胸前移動了三尺有餘。

時間，對兩人生命的取決，成了顯着的正比，漸漸地兩人額上又冒出汗珠，夏振華的臉上又顯出了半絲紅潤。

倏地，沉聲暴喝，道：「李鐵夫！你功力可曾恢復。」

一陣嗾嗾怪笑之後，冷冷地囘道：「恢復了怎麽樣，不恢復又怎麽樣。」

夏振華振聲狂笑道：「天下第一劍不打誑語，我剛才挨你一掌，確是幾乎閉過氣去……」他微微一頓，又朗聲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本巳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祇因我年齡限制，以致內力時感不繼，剛才我毀去你的長劍，如我施展十二成功力，必定將你內腑震裂……」

他雙目閃露着精光，一揮疲憊之態，又朗聲笑道：「雖然你借勢劈出一掌，而我却因禍而得福，停留在我前胸的一股氣流，竟爲你擊散……」

他縱聲狂笑道：「故此我必須等你功力恢復之後，再與你相搏。」

夏振華說得十分認眞，終南隱叟似巳十分激怒，冷冷地道：「小兒，你別假惺惺作態，有本事祇管使出，老夫決不買你這個人情。」

「哼！天下第一劍不打落水狗，依我看來，你現在祇有兩條路好走，否則，往日英名即將付之流水。」夏振華冷笑着。

「小兒，我看你若再逞口舌之利，恐受更多之苦。」終南隱叟的短劍劃出了一道靑芒。

夏振華不由撤退半步，暗忖道：「怪不得老鬼如此狂妄，原來他巳練成了馭劍之術。」

「哼！算你識得厲害，爲何不硬接我這招。」終南隱叟冷冷地諷刺着。

夏振華星目含威，臉上掠過一層殺氣。「哼！上乘劍術中，除馭劍之術外，還有什麽？」

「馭劍之術，本爲劍術之上乘，三百年來，能練成馭劍之術者，亦不過二三人。哼！老夫在劍術中，固然還談不上空前絕後，但總爲練劍之人增加不少信心。」

終南隱叟言詞間，有些飄飄然，面上亦現出得色。

夏振華還不願爲他澆上冷水，但確認爲這個矮老者，是他生平中唯一勁敵，又故意地朗笑道：「我說過目下你祇有兩條路好走，爲何避而不答，而顧左右而言他呢？」

「你說什麽兩條路，老夫生平還無人敢限制我所走道路。哼！我看你……」

夏振華一陣震天朗笑，打斷了終南隱叟未竟之言，道：「你應該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終南隱叟也以嗾嗾之笑，打斷了夏振華的話。

「小兒！你別做夢，我豈能聽你擺佈，老實說，憑你乳臭未乾，也竟敢欲妄自稱尊，以天下第一劍自詡，哼！在老夫眼中……」

夏振華朗聲狂笑，震得四野皆驚，說道：「四海之大，武林中人才百出，我天下第一劍豈有欲挾你一個行將就木之老人而自重……」

他因爲過於激怒，故此口不擇言，直氣得終南隱叟鬚髮直豎，牙齒咬得吱吱作響，面露殺氣，但却未曾說出。

夏振華望了一下天色，冷冷地喝道：「你是願聽我說出兩條必走的路，還是要與我……」

「哼！今日之事，有你無我，小兒！你今日也別再想活下去。」終南隱叟也冷冷地喝着。

夏振華又是縱聲笑道：「老實說，我此際功力陡漲，更可予敵取敵，你若不聽我言，半世英名付諸流水倒在其次，祇怕你這條老命也要化作一堆白骨，埋在這嵩山之下……」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所以我仍然勸你，最好迅速離此，以保全你數十年英名，如果你怕失信於翠蓮觀主那個魔頭，那就最好自殺以謝故人，免得一朝敗落徒遺羞辱……」

夏振華說得不急不徐，臉色更是十分平靜，顯然並未將這場生死搏鬥，看成一樁大事件。

終南隱叟臉色陡變，微微一愕之後，短劍一領，一招「飛浪斬蛟」，進而爲「長風萬里」，直向夏振華攻去。

夏振華手中寶劍搖幌間，幻出朶朶劍花，左掌也輕輕拍出，刹那間，掌風劍影混成一片。

終南隱叟這一次出手，再也顯不出半

絲狂妄之態，一招一式，都是十分緩慢，而且嚴謹之極。

夏振華雖是迫切求功，但終南隱叟却非平庸對手。心中雖然發急，而三五招內，終無法予以解決。就在他的心目中，終南隱叟確是武林中難得的高手。姑不論其行為如何，若因此而將此人除去，將為武林中莫大之損失。

這當然是英雄相惜之理，夏振華自出道以來，還未遇上過對手，如今遇上終南隱叟之後，苦戰一日仍未分出勝負。

夏振華的私心中，一時反成了自己切磋的對象，因為他幾度露出破綻，夏振華終未出手傷人。

太陽漸西下，倦鳥也陸續投林，山霧從谷中昇起。

這拚鬥之處已蒙下一層薄幕，大有風從足下起，霧從脅下飛。

明月正洒下一地銀色的影子，映得這山林白霧漫天，樹影叢林，成了幢幢鬼影一般，十分怕人。

夏振華和終南隱叟的劍光仍然攪在一起，一上一下，難以分出勝負。

雖然夏振華念着武林人物的安危，他知道「危崖」之上，必有一番驚天地，泣鬼神的拚鬥。

他更料到江湖五惡，必定將「危崖」佈置成了龍潭虎穴。

然而這裏一時不能解決，他就無法離去。當然終南隱叟纏住不放，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他不將這霧海雲天毀去，又不知還有多少武林高手將喪失性命。

心理上十分矛盾，精神也無形中分散不少。夏振華手中實劍也無形中，失去當初那種淩厲威猛之氣。

高手相搏，是一招半式之間，終南隱叟得此機會，豈肯放鬆。

尤其是這個怪老人一生妒才如命，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發覺別人的武功高出自己，必多方設法將其毀去。更何況面前這個對手恁地年輕，並以天下第一劍為譽，武林江湖中也無不敬服。

終南隱叟早就存下不管以什麽手段，總以毀去這個對手為好。

此際，得此機會，短劍立時湧出層層劍波，奇招叠起。

夏振華驟然一驚，待他警覺，却已遲了一步，迫得他向旁閃開半尺。

所以他以奇招博學見稱，反應也快捷無倫，全身無形罡氣，同時施展開來，追雲劍一迎一送之間，不僅化解了對方那招奇絕之學，左手食指，也彈出了幾縷勁風。逼得終南隱叟攻勢一緩。

硬將失去的先機挽了回來，但這一番總算他危險萬分。

遠處也是震天巨響，怒吼連天，人影、刀光、劍氣，形成了一支雜亂無章的交響曲。

夏振華雖然已隱隱聽出，但他不敢分心，因為面前這個強敵，如果偶一失手，自己就將身敗名裂，甚或性命不保。

但遠處的怒喝聲金鐵交鳴之聲，他不問而知其武林衆多高手，已與江湖五惡的手下，或者與江湖五惡等人硬拚上了。

他望了一眼明媚的月光，這八月十五之夜却更顯出其特別的光澤來。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不好！嵩山之會，我如不能趕去不僅武林中要陡增浩刦，或江湖五惡藉故隱去。那時，天涯海角，『玄武聖篇』，何時才能聚集完整。」

此念電閃，目注終南隱叟，見他臉上陡現得色。

一種為武林除惡之壯志豪情，陡然而生，追雲劍立化作漫天劍氣，左手五指也不斷彈出，刹那間，彩霞飛舞浮雲片片，一片指影劍光，逼得終南隱叟連連退後。

終南隱叟雖向後退出，却無法脫出那種緊逼，尤其那砭膚寒風。

嘿嘿之笑起道：「小兒！你還有些看家本領，早該施展出來。」

夏振華面色漲得通紅全身顫抖，劍如波浪湧出，左手更是指掌並施，時而狂飈掠地，時而指影繽紛。

一個人以三般不同攻勢，同時施出，劍光、指影、掌風，混為一種無法遏止的浪潮。狂妄半生鮮遇敵手的終南隱叟，此時也不覺大驚失色。

再也聽不見那嘿嘿怪笑之聲。他祇一心一意地，凝注着對方招式的變化，因招遞招，因式換式。

好一場狠鬥，羣山皆為之震動，附近三四丈之地，樹倒枝折土崩石裂，但見劍光，不見人影，甚至星月亦顯然失色。

遠處，又傳來幾聲悽厲狂鳴，暴喝、怒吼、金鐵交鳴之聲，亂成一片，令人耳不暇給。

一片烏雲，將那皎潔明月完全遮去，大地倏為之一暗。

夏振華心頭一懍，臉上抹過一層暗影，不自覺地嘆出一口氣來。

雖然他是暗中嘆息，但高手相對，一吸一呼，都逃不過對方耳目。故站在三數尺外的終南隱叟，也微感一驚。

嘿嘿怪笑聲落，冷冷地問道：「小兒！有什麽不如意事，我們這一場拚搏，尚未分出結果，我瞧你失魂落魄之狀，如果內力不齊，未免死得太寃，倒不如約期再戰……」他故意一頓後，又冷笑道：「小兒！你應該知道二雄不並立的道理，我今日固然可饒你遠颺，但設想這宇宙中，祇要有我李某人在，就不容許你獨存……」

他未了的話，一字一句，也如一柄鋼刀，刺入夏振華的心坎。這朶武林奇葩，雙目閃出兩道奇異神光，劍勢斜抖，一招「萬點飛虹」，化作「長天飛燕」。人也隨同劍起，他這身劍合一之術，本為他最近領悟而出，平時還未曾施展過。

此時一聽終南隱叟狂傲之言，且隱隱指出二雄不併立，顯然這老鬼心懷叵測，視自己為心腹之患。夏振華聰明絕頂，雖有容人之量，却難為人所容。

尤其此際，他被老鬼纏住，但不知危岩之上，弄成了一種什麽局面，或者將成為其畢生之憾事。

又是一陣陣狂嚎、怒喝、慘呼之聲，劃長空而逝，以夏振華「天耳神通」，本可聽及十數里之外，何況此時夜靜如水，也就聽得更遠。

他再不能猶豫，時間對武林中的命運，已成為絕對因素。惟有三數招內，將終南隱叟擊殺，或予以制伏。

劍隨身起，掌指却淩空擊落。一片彩雲，不僅將夏振華罩住，淩空墜落。

終南隱叟陡覺壓力大增，心中一動，短劍劃過一道長虹，貫全力於雙臂之上，硬向夏振華擊落之勢，快捷無倫地劈出。

一聲脆響震得人心欲裂，棲鳥驚飛！

終南隱叟手中的短劍，在一招硬磕之後，又復震斷，僅剩下二三寸劍柄握在手中。右手虎口亦湧出血來。

夏振華的掌力也在同一時間，連番劈出三掌，終南隱叟的身體，如一個斷綫風箏直飄向丈許之外。

終南隱叟雙脚着地，右手一揚，半截劍柄化作一道飛龍，猛向夏振華劈到。

夏振華陡嗅到一股腥臭之味，不敢以劍掌相迎，身形一閃，移開三數丈，雖然他快，鼻中仍吸了不少腥味，頓覺頭暈目眩，幾乎栽倒。

一陣嘿嘿怪笑如影隨形又向前撲出。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道：「不好」，猛提一口眞氣，貫全力追雲劍上，一道長虹，連聲銳嘯，那柄追雲劍應聲脫手飛出，有若長虹亦如閃電，任是終南隱叟再狂妄，也不自覺地一躍而退三四丈有餘。

口中更發出喃喃囈語，「馭氣飛劍！」「馭氣飛劍！」

原來夏振華初遇強敵，尤其經過數度強拚狠鬥之後，武功又另有一次驚人進境，以他一身習武林奇奧之學，有時眞還不知道以何種武功應敵，最為有效。

因為終南隱叟確是他生平未遇的對手，那柄斷劍柄中，顯然藏有奇毒暗器，故夏振華一急之下，實劍竟爾出手。

初時他還疑心對方又施展了奇招奪劍，忙運氣取劍，待他發覺劍似驚虹，方始大悟，驚喜之餘，精神更是大振。

終南隱叟面色死灰，口中發出聽不清的囈語，仍然繼續不斷地向後退走。

夏振華右臂一圈，追雲劍如閃電般，金虹立隱，又在握中。

冷冷之聲，震滿在空際，「老賊！我今日暫寄下你這顆腦袋，重九之日，滴血傳書之會中，我猜你不會不去，那時我將再運神功，誅你於衆目昭彰之下。」

說完，白影一幌，竟向那山霧之中縱去。

夏振華去勢奇速，山霧又重，故眨眼間就失去踪影。

終南隱叟微微一楞時，山谷中只剩下歷歷迴音。

一陣嘿嘿怪笑之聲，那個矮小的身影，也疾向山谷中降落。

這裏再也未發現其人，但在滴血傳書之會中，他又製造了許多事端 一段光輝燦爛的武林盛事，幾乎因這個是非不明的老怪物塗上一層陰影。

且說夏振華施展着絕世神功，時而輕登巧縱，時而馭空飛起，時而以意會神功及移木換形身法，故去勢如電，僅僅祇是白影一閃之間，尤其此時山霧正濃。

夏振華也只是憑着聽覺，循聲辨向而奔。終於，他被一面石牆堵住去路，但那拚鬥之聲，却發自此間。

他一時也楞住了，微微用掌力推出一條霧巷足有十來丈，但却如無盡時一般。

石牆光滑如鏡，螞蟻爬行亦會跌落，因為山霧限制，這石牆究竟多高，一時也無法測度。

夏振華再用掌力向上揮去，憑着他精深內力，放眼望去雖在十丈之內，仍無所覩。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此間，莫非就是嵩山之上的危崖嗎？」

此念電閃，一種為武林社會的關懷之情，也油然而生。

耳際宛似又響起一種慘絕人寰的慘呼和怒喝之聲。

夏振華全身一動，暗忖道：「我已好久不聞拚鬪之聲，難道嵩山之會業已結束，那末，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寃死此間。」

他伸手摸了一下石壁，一股寒氣直透肺腑，不由大驚。當下微一提氣，但他却一縱十丈有餘，因為沒有停身之處，祇得再提氣而上。

據他自己估計，最少也在三四十丈左右，窮目力之所及，還不知這崖壁究竟有多高。

心中幌過另一個意念，一座危崖被羣魔佈置成龍潭虎穴，更想到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將在此處喪失性命而埋骨深山。

全身掠過一層寒意，他人淩空而起，也全憑着一口眞氣，如果一經換氣，昇起之勢，必然下落。

倏地，腦際劃過一頁血肉恐怖的圖畫，這個武林榮辱，為社會安寧，以天下人之事為念的天下第一劍，因為聽不到拚鬪之聲，料知局勢必然逆轉。

心中一急，不自覺地將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取出，急切中輕輕一點，劍沒半尺，身形驟上，納氣運用，拔劍而出，又復飄身再上。一停一上，再上再昇，每一次都是三四十丈。

夏振華平素雖然混身是胆，此時也不能不有所顧慮。因為這道崖壁，何止數百丈高，也才深深地體會到「危崖」之所以得名，不僅崎嶇險阻，高插雲峯，更有一種恐懼令人有面臨絕地之感。

愈向上昇危險性也就愈大，魔頭對這一個尅星自不會放棄萬一的機會。夏振華當然會體會得出，故一面將無形罡氣施展，左手亦微微蓄勢，就在最後一聲脆響後，追雲劍帶起一道長虹。

夏振華的身體已如衝天之鶴，隱沒於雲霄，斜身飄落端立在崖頂上。

觸目四顧，任是這鐵胆英豪，少年俠士，一時也竟楞在當地，作聲不得。

因為地上正躺三四十具屍體，都是殘肢斷臂，血肉糢糊。

本來這崖頂不及百來尺大小，一時躺下三十四具屍體，僅餘少許空隙，眞是觸目驚心，令人不敢逼視。

這裏雖然無拚鬪之人在，但拚鬪之跡象歷歷如繪，血腥之味隨着濃霧飄散。

夏振華一時認不出這些死者為誰，但一個很顯明的事實，許多武林高手，江湖強人，都喪命於此間。他固然為這些死者惋惜，更為江湖五惡為害社會發出無窮感嘆。

倏地，夜空中爆起一聲淺嘆，夏振華神目四射，見那些殘肢斷臂的人堆中，還有幾人未死去。

夏振華雖不識此人，但欲從此人口中

，探聽一些拚鬪事實，何況救危濟困爲俠義中所應爲，故從懷中摸出幾顆丹丸，復幌身而前，先將丹丸塞入口中，再注意其變化。

他又檢視了其他傷殘人數，大半都已氣絕，有的因傷勢太重氣若游絲。

而這些死者及傷殘人等，不僅證實了這場狠鬪，慘絕人寰，而江湖五惡不知施展了什麽手法，使來到嵩山之人都難逃厄運。

甚至這些死者中，各大門派高手也有不少在內，即武當派新掌武當觀的玉虛道人也在其內。

夏振華從那黃色道袍和那青鋼長劍，認出這人正是自己曾經兩度相救，並定在危崖下相候，不料他竟傷在敵人手中，而死狀奇慘。

一長長的嘆息，跟着是一陣輕吟，夏振華聞聲趕去，出手如電在那人天靈、期門、氣海三大穴上拍過。那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

夏振華又塞過一顆藥丸，在那人口中，並凝於掌貼在那人背上，並運用馭氣傳音之法道：「你且運氣試試，我助你將眞氣納入丹田。」

那人神志尚未醒來，這時夏振華的話，使得他如醉如狂地深吸了一口氣，忙閉目凝神，運氣行功。約莫一盞熱茶工夫，那人始吐出一口長氣，道：「恩人！救生之德，沒齒不忘。」

夏振華這才凝神收掌，望着那人的臉色，淡笑道：「壯士何人，爲何也捲入這是非圈中……」

那人望着夏振華一表風儀，挺挺如臨風玉樹，在這危崖之上，尤疑是在夢中，楞，一楞，一時竟不知所答。

夏振華望着這一大片屍體。無限感嘆地說道：「如果我不被那老鬼纏住苦鬥，這場災禍，或可免除……」他話音一頓，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這數十人生命的鮮血，將爲武林命運，譜出一曲生命之歌。」

說完，雙目望着還坐在地上的那個中年人，道：「壯士九死一生，幸能體恤上天好生之德，今後爲武林中，多做點有益之事……」

不待夏振華說完，那人搶着打斷夏振華未竟之言，「恩人！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可是江湖中盛傳的天下第一劍麽？」

夏振華也淡淡一笑，「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事，而我今日却誤送天下許多人性命。」他似答非所問，但也表明了他那一代豪俠情懷。

那人見夏振華已承認自己是天下第一劍，臉上立時緊張起來，流目四顧似在另打主意。

夏振華裝做未曾看見，仍是和顏悅色地問道：「你現在可曾痊癒，能否將這一場拚鬪概略說明。」好半晌，未見回聲，夏振華仍十分耐性地靜候着。

一縷勁風，凌厲無儔地撲到「小兒！你終於來了，老子幾乎命喪荒山，埋屍曠野，這筆帳，必須向你這小子清算。」

他從地上檢起一柄柳葉長刀，又從腰中拔出寶劍，他一刀一劍快如閃電般，向夏振華捲到。

夏振華終於淡淡地一笑道：「賊子賊心，何日才是你們夢醒之時……」

他說時，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我若讓你仍死在我的掌下，則一番救你之心白費，而這裏拚鬪之謎，也始終無法揭開。」

夏振華邊說邊向一側移開，左手凝勁，拇指按住中指和食指，彈劍作琴聲，但聽得一陣錚錚鏗鏗之聲，似萬馬奔騰。

震得那人全身爲之一抖，長刀一個把持不住，竟向一側滑落。

夏振華的彈劍之聲，立時現出一片肅殺之氣，明月也漸失色。他似從高山流水之音，漸及於駭浪驚濤再而爲驚魂落魄。

祇是他不彈此調已久，且近來功力更大見增長，故二十五弦彈夜曲，變成了由古瑟琴音的另一樂章。

錚錚鏘鏘，似擊鼓鳴金，似千軍萬馬，飛奔逐北，更成了一支秋夜之聲，令人喪志，也令人灰心。但高昂激厲之聲，卻也令人奮發，令人樂而忘憂。

那人也跟着那琴音，時而起，時而動，時而面色沉凝，時而淚流滿面。有時凝望着明月，面露微笑，有時又靜聽琴音，若有所思。

倏地夏振華將琴音止住，冷冷地喝道：「你是誰人……」

但他的話尚未說出，另一聲「慘呼」，劃長空而起。一道血箭自那中年人的口中湧出。

夏振華這回並未去施以救助，反之却是臉上泛起冷笑，「我先使你嚐嚐敗血縮筋之味後，再瞧瞧你有多大本事。」

話未說完，那人口中又連續湧出一道血箭，臉色也變得蒼白，終於不支，慘哼一聲，跌倒在地。

夏振華閃身而前一脚踢在那人命門穴上。他這一脚在平時，任何人都喪命，但此時那人却倏地坐了起來，而且筋骨立時縮小了半尺，冷汗更是從額上滾落。

夏振華冷喝一聲，道：「多行不義必自斃，我現在問你，要想活命，或氣塞而死。」

那人冷冷地望了夏振華一眼，「原來天下第一劍，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我死不足惜，總有人會爲我報仇。」

夏振華又一躍而前，連拍那人玄璣、期門、巨闕三大要穴，以支持他那身體不倒，口中仍冷冷地說道：「殺惡人就是善念，我對你們這些惡魔禍首，還有什麽好憐恤的。」

他望了躺在地上的屍體一眼，不禁大驚失色，因爲有七八個屍體，都掙扎看想起來。

夏振華起初還以爲屍變，微一定神，臉上也閃過一層笑意，忙探手入懷摸出七八顆丹丸。每人塞了一顆在口中，那些人終於又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

原來這些人都是武林各大門派中，百難選一的高手，雖然重傷甚至呼吸亦已停止，但一口眞元之氣却未散去，也因爲如此；才保持了心臟的繼續跳動和安全。

夏振華所彈的古瑟琴音，爲最高的內功和心法，可以致人於死，可以毀人武功，亦可以開啓靈台，發人生機。

那些瀕死之人就因爲夏振華古瑟琴音

的激厲，從心臟的逐次跳躍，使得那口眞元之氣，又漸次及於全身各大血脈中。尤其那「行雲流水」和「駭浪驚濤」二曲，更激起了生命的契機。

故夏振華一曲終了，他們的眞氣也運行了三十六週天，祇因傷勢太重，流血過多，一時無法走動，當夏振華每人投下一顆藥丸後，他們也都生了起來。

這一場慘變雖然是他們親眼目覩，但當時爲着彼此性命交關，拚命搏鬥，倒也看不出如何變化。

此際則月華如水，萬籟俱寂，一片死亡的威脅籠罩在這絕嶺之上。

一個英姿朗朗的少年人神目閃閃發光，好半晌，才有人認識出來，接着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道：「天下第一劍，你爲什麽這麽晚才來呢？」

這一句極爲平常之言，那些人都精神爲之一振，但夏振華却十分難過。道：「我中了魔頭的奸計，被他們纏住，無法脫身，以致躭誤了此間大事。」

這時，原先那個被夏振華所制服的中年人，身形已縮小尺許，背部已成髏杖，面色已成死灰。

「哼！這小子也有今日，我們崆峒派幾位高手，都喪生在此人劍下。」

一個三十左右的少年，邊說邊向那人走去。「哼！我們今日也都傷在小子暗器之下。」說完，在地上檢起一柄長劍，就欲刺去。

一縷微而不勁罡風，硬將那人身形一阻，夏振華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爲之響應。

「壯士！暫請忍耐，此人來頭不小，從他的服色，並非江湖五惡人物，據在下推斷他一定是墨竹君或翠蓮觀主的左右人物……」

夏振華的話有左右衆人的威力，果然那人欲動而不敢動。

夏振華又朗聲說道：「如今羣魔已散，雖然還有『滴血傳書』之會，但他們是否復出，殊有問題……」

他微微一頓，又望着那個狀極狼狽，正逐漸縮小的身體，冷冷地笑道：「哼！你的武功全失，如果你能改邪歸正，我當然能使你身體復原，縱然你不能再習武事，但盛名攖人，雄才惹禍。像你這種人，還是不會武功的好。」

那中年人兩行熱淚，流過雙頰。道：「天下第一劍，你稱得天下第一惡人，也稱得上天下第一狠人！好罷！我願意答覆你所有的問題……」

不待那人說完，夏振華淡淡地一笑，「我不怕你不說，再過一時三刻，就是大羅金仙下凡，不僅無法使你身體復原，連你性命，也難以保全。」

說完，左手五指彈去，幾縷勁風，迫得那人打三個噴嚏。終於體力不支跌倒在地。

羣雄無不大驚失色，他們尚不知道夏振華施展什麽手法，使得這一代魔頭狼狽至此。

夏振華雙目精光陡閃，淡淡一笑道：「我祇問你三件事，說完了，我贈你一顆丹丸，保住你這條狗命，否則……」

他的話倏然止住，但羣雄中，却有一人叫道：「天下第一劍與虎焉能謀皮，這種人，豈有信用在？」

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他就是當年威震關外的三煞之一，混名殺人王。此番由一尊子邀來，這危崖的週遭佈置大部出諸他手。」

夏振華目注說話之人，手執長劍一派威武，他正是崆峒觀主的得意高足，且將可繼承崆峒衣缽的傳人——張紹遠。

他本係一派高手，祇因此次敗得不明不白，怒忿交併，待聽到夏振華欲釋放這罪惡之魁首時，心中不覺大忿，故朗聲喝出。

夏振華神目一瞥四週，淡淡地笑道：「張兄可曾知道嵩山之會，本可解決一切武林問題，祇因滴血傳書，在重九舉行，表面上看去，顯然失去了嵩山之會的眞實意義……」

他微微一頓後，又復朗朗地一陣狂笑，笑聲中有着悽厲和悲壯的成份在，震得羣雄都不覺大驚失色。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已響起，說道：「滴血傳書，本是武林中，五百年來第一大盛事。但這次嵩山之會，無形中是成了滴血傳書之前奏，魔頭們在這嵩山之會中，達到了滴血傳書之會的主要目的，也爲滴血傳書之會，佈下一道平坦的康莊大道。」

羣雄都凝神靜氣，沒有一個人開口，那個崪峒派傳人——張紹遠嘴角抽動了幾下，欲言又止。祇有那個關外三煞之一的殺人王，望着夏振華冷冷地說道：「天下第一劍，我雖然毀了，但總有人爲我報仇。滴血傳書之會中，你們這些自命爲武林人傑，總會有個交代。」

他的聲音極低，但羣雄都聽得十分清楚。崆峒派的張紹遠幾番欲上前，將其撲殺以洩其忿，終被夏振華制止了。

「張兄！得饒人處且饒人，何況他武功已廢，生命的歷程，也誠然有限得很，就是讓他活着，也成不了什麽大害。何況多行不義必自斃……」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一陣冷冷之笑傳來，「小兒！你別得意，人生百歲都不免一死，何況我殺人王，半生以殺人爲職志，以煽動殺人爲樂……」他嚥下一口涎沫，又咳嗽了幾聲，終於繼續說道：「武林中各派都有我派遣的人在，甚至有爲一派之長的武林人物……」

他在連聲冷笑中，又冷冷地說道：「百慧老禿頭，武當牛鼻子，崪峒賊道三人被制，總不能說無因，還有小兒你自己，爲什麽會走到霧海雲天中，如果沒有人將你纏住，這裏的連場好戲，都將由你來串演……」

他說話太多，顯已力不從心，連聲咳嗽好半晌，終于又冷笑道：「但你知道，林有木，水有源，凡事都有定數，一尊子雖爲江湖人物，卻難列武林名門正派之內。不過墨竹君，翠蓮觀主，都爲百年來，屈指可數的人物……」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這些人不僅武功高絕，才謀心智更是無人可及。不僅目空一切的終南隱叟代爲撐腰，武林各派中都有不少高手願爲內應，共謀江湖中，大一統的局面……」

他的臉色倏地變得紅潤，精神也爲之一振，又緩緩地說道：「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我半生飄泊關外，這次捲入這場是非圈中，但我決非貪生畏死之輩，你雖然將我從死亡邊緣救回，却不領你這個人情，本欲一舉而將你擊殺，以便揚名武林。但技遜一籌，還是我敗了，這不能說天意，祇是我未邊照翠蓮觀主和墨竹君等人指示……」

他又指了一下躺在崖邊，身着黃色道袍的人一下，道：「此人雖死，他對嵩山之會將名垂竹帛，而我却是因匹夫之勇而遭殺身之禍。」

說完，斜斜地向崖邊倒去，沒有人去救他，這萬丈深崖，就是有蓋世武功，摔了下去，也休想活命，何況此人重傷之後，復被夏振華廢去功力，更施展了敗血縮骨之法，使其無法活動。倒是他看得開，既然落得如此，還不如痛快地死去，也落得一個大丈夫行徑。

故他的話，掀起了一片疑雲，尤其夏振華早就知道武林各大門派中，總有一些解不開的結，也就不免會有不肖之徒混入各大門派中，當然被人利用的機會也就更爲容易。尤其他隨着殺人王的手指處，正是崑崙派的玉虛道人。

他迴思種種，又將殺人王剛才若隱若現的話，有如閃電般的默思一遍。鋼牙一咬，恨恨地說道：「賊子！原來我中了你的反間之計……」

他的聲音說得很高，羣雄都爲之一懍，一個個相顧失色，面面相覷，因爲誰是反間者，誰也不知道。

夏振華也深覺自己的失態，雙頰微微一紅，道：「諸位現在可以離開此地了，這裏一切的過失，都由我而起，也由我演成。」

「天下第一劍，這是天意，你不必自責，還有大事擺在後頭，嵩山之會，尚未停止。」

崆峒派的高足張紹遠朗聲說着，另一個沙啞之聲，也跟着響起。

「天下第一劍在這次生死搏鬥，有你在此，或者可以挽救一場空前的浩刦，但武林各大門派，互不相容以致爲敵人所乘，更有各派敗類貪圖小利，甘心爲賊人利用……」

夏振華不待那沙啞之言說完，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諸位可曾知道此次羣魔設置的『霧海雲天』，先將幾位傑出的掌門人擒住，又故意放出眼綫，引誘我去救……」

他恨恨地垂了一下頭道：「那時我也太過大意，如果早一步趕來此間，也就不會有這件事發生了。……」

一聲短嘆，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一縷勁風過去，一個幪面麻衣老人，也端立在崖邊。

不待夏振華開口，那低沉之聲亦已響起，說道：「天下第一劍，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你知道當斷不斷，必遺其患的後果……」

「老前輩，有何見教，尚望明說。」夏振華也朗朗地說着。

「天下第一劍，你雖然沒有趕來此間，使許多武林高手因而喪命，但如果沒有纏住終南隱叟那個老賊，這些人甚至連各大門派的掌門，也將無生還之望……」

痲衣幪面老人之言，使得夏振華更是一陣茫然，環立羣雄都露出不信之色。

他似已察知各人心事一般，淡淡一笑道：「諸位或者不信，當你們隨同百慧大師、崆峒觀主、峨嵋上人、崑崙子等人，在此激戰時，若不是連聲銳嘯，那幾個魔頭豈能迅速離開……」他的話羣雄都未反駁，因爲那時他們雖然受傷，却似聽過銳嘯之聲，拚鬥也立即停止。

痲衣幪面人又淡淡地一笑道：「事有前定，非人力可以挽回。天下第一劍……」他的話，尚未說完忽然長嘯劃空，傳入耳際。

夏振華臉色驟變，脫口說道：「這嘯聲，好生奇怪。」

痲衣幪面老人問道：「天下第一劍，何事覺得奇怪。江湖五惡所連絡的一帮人物，武林中各派高手，在這危崖附近，前後拚鬥了三晝夜，雙方由暗鬥，而變成了列陣對壘的明爭……」

他淡淡地一笑道：「雙方都有武功蓋代，才智卓絕的人物，但全部精華都聚集於此，顯然一場空前絕後的拚鬥，正待展開。」

他以一聲長長的嘆息，來結束了未竟之言。

夏振華接道：「我倒不以爲天下強人，盡集於此，甚至江湖五惡的實力，也都是準備在滴血傳書之會中。我是聽出那長嘯之聲，很像我師傅所發。」

幪面痲衣老人面色不由一整，「那我們過去瞧瞧，我想他既然來此，對此事定有打算。」

倏地，又是一聲震天長嘯，震得四野皆動。

夏振華一聲長嘯，聲音響澈雲霄，羣雄無不失色，不自覺地向後退去三四步。有幾個武功內力較差的人，在一聲慘呼中，摔向崖底。

夏振華的身形霍地拔起，逕向那長嘯聲傳來之處奔去。

夜霧正濃，月色倏地一暗，夏振華的身形，早去得無影無踪，痲衣幪面人也相繼趕去。

他們縱下危崖，越過了一層層山巒，轉過一片叢林，遙見一羣人影，團團圍在一起，刀光劍影，拚鬭得十分激烈。

夏振華回顧了痲衣幪面人一眼道：「那面山上，似還有另一組人在拚鬭，老前輩可往救助，此間有在下在，當不會再出差錯。」

他邊說，邊向那堆人影中走去。幪面麻衣老人閃身奔走。

夏振華突然拔出追雲劍來，這柄神劍在月光反映下，霞光萬道冷氣森森。

這時，又是一聲長嘯劃空而逝。夏振華才看清那被圍之人，正是自己的師傅天痴老人。

他以一雙肉掌，力搏四週強敵，強厲的掌風，幻奇的變化，逼得四週的強敵難越雷池一步。十數個圍攻的高手，空自揮舞着兵刃，咆哮、怒喝連天，却是無法逼近。

在天痴老人強力掌風的翼護之下，正

盤膝坐着一個身着大紅衣裙，長髮披肩的美艷少女。她容色慘淡，頭頂上汗珠滾滾，顯然身受重傷，此際正強行運功，並忍受着一種極大的痛苦。

夏振華微微一愕，本來他的追雲劍已經振起，又輕輕放下。但雙目閃着兩道厲芒，因爲這連手羣鬪，實在激起其百脈賁張。

當他掃過那長長秀髮，大紅衣裙的少女時，寶劍不自主地垂了下來。

但天痴老人的喝聲，有如奔雷霹靂，震蕩在空際。

因爲他的深心中，一幅羣魔相逼的血腥圖畫。天痴老人的雙腿，玄武聖篇的被刦，都是羣鬪的後果。

心中忖思，手中追雲寶劍已然揮掃而出。

這些圍攻天痴老人之人，身着各種顏色服裝，雖然都是江湖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但天痴老人拔身空中，凌空遊走，雙掌如風，凌厲惡辣，逼得那些圍攻之人，團團亂轉，但仍能勉強支持。

此時，夏振華驟然出手。如何還能支持得住。劍虹起處，一條黑人影慘嚎一聲，跌出丈許之外。

天痴老人也是一聲大喝，一個黃色人影也應手而倒，連哼都未曾哼出。

夏振華一聲長嘯震天，追雲劍已脫手飛出，漫天長虹帶起一連串銳嘯，兩聲慘呼，又有兩個跌出丈許之外。

餘衆無不大驚，因爲劍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似長天飛燕，似亂絮飄花，一團白光，一層寒氣，一聲呼嘯，那些圍攻高手，疾如閃電般退走。

天痴老人並未追趕，緩緩回過身來，「華兒！你的馭劍之術，經已練成，誠爲武林之福。」說完，竟從懷中摸出一個黑布小捲遞給夏振華。又淡淡地笑說道：「華兒！這是『追雲劍笈』。五絕奇書，已得其三……」

他望着天際的白雲，又緩緩地說道：「華兒！嵩山之會，江湖五惡雖然死了南嶽二劍客，但武林中却有許多高手失去生命。」

夏振華瞥了正在運氣行功的紅衣少女一眼，愕愕地說道：「師傅！此女乃是一尊子……」

「華兒！青蓮出污泥而不染。」天痴老人喝斷了夏振華的話題。

夏振華露出一臉茫然之色 但他迅快地瞥了紅衣少女，暗自嘆道：「這鬼丫頭，不知打什麽壞主意，說不定她在師傅眼前，故意搬弄些是非。」

他心中雖然想得甚多，因爲當着師傅之面，又不便追着問她，祇好悶在心頭，等待機會。這裏退出的人影，全已踪跡杳然，對面山頭却又傳來暴喝和金鐵交鳴之聲，四野驚動。

天痴老人好似不曾聽見，祇是望着那紅衣長髮的少女，臉上泛起一絲慈愛的笑容。

夏振華終於忍耐不住，厲聲喝道：「迎風女！我看你面色紅潤，呼吸均勻，顯然並非傷病，何必故作此姿態，不怕別人見笑。」

天痴老人微皺眉頭，並未出聲。

那長髮紅衣少女，先發了一陣銀鈴之聲，道：「天下第一劍，你既然約定了八月十五日，月圓之夜，嵩山之上，你要大鬪江湖五惡，十五人的連手羣攻……」

她故意一停，銀鈴之聲，又已響起，說道：「平素以天下第一劍自豪，以自抬身價，等到緊急關頭，就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秋姑娘！華兒中了別人的反間計，但也幸好，也將那老賊纏住，否則後事，更不堪設想。」

天痴老人先截斷了紅衣少女的冷諷之言，又替愛徒解釋着。

「老前輩，你還不知道嵩山之會，原可以一勞而永逸，但他却不此之途，要眩耀天下第一劍於武林江湖中，才會有此結果。」

夏振華正欲申辯，一時又無處插嘴，對面山上雖不斷傳來連聲巨喝、怒吼，他們都如未聞一般。

一陣陣震天狂笑，劃長空而來，夏振華回過身來，三條身影，迅如閃電般已撲到，道：「老哥哥！三個老賊頭，都先自逸走。」

人未到，聲音已先自傳到，夏振華心中一喜，知道武林三傑也在此間。「叔叔一二字，尚未叫出，另外兩條影子，也緊隨在後，夏振華不及招呼。

那兩人，正是亡魂谷主偕其愛徒俞小萍。

夏振華心頭不覺如小鹿一般亂撞。他親眼看到迎風女和俞小萍相拚，更惋惜俞小萍失去一目。

此念電閃，這些人都環立在週遭，任是他平素如何力搏强敵，對這一個複雜的場面，實在難於處理。

「華兒！這件事，固由於我們低估了對方，也怨各大門派中良莠不齊，敗類太多，使許多武林高手，都墮其術中……」

知足翁已看出夏振華的狼狽之相，乃朗聲說出。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所幸天不絕武林人，眞是神差鬼使，你在半月前，誤闖一處魔窟，致使此間週遭，雖佈天羅地網，重重殺障，但他們預備的絕毒藥物，以及十二金釵却不及……」

他長長地嘆出一口氣，又道：「這才挽救了嵩山之會的一場浩刦，也幸虧你遇上霧海雲天設置，不僅救出百慧大師等人，更與終南隱叟拚了個死活……」

夏振華正自長長地吐出一口氣，追風叟也將嵩山之會，祇是一場混戰，概略說出，因爲武林中的惡運，才有此失。說時也不免嘆出一口氣。

一聲冷喝，一陣嗆啷啷，金劍出鞘之聲。

俞小萍運提金劍，橫立在那長髮紅衣少女之前，喝道：「賤人！今日有你沒有我！」

語落，劍起，一道金虹，有如金蛇亂舞，直向迎風女前胸刺到。

夏振華心中一急，脫口叫道：「俞姑娘……」

一聲金鐵大震，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

（未完・廿二）



33 環球出版社 週年紀念

33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環球出版社出版的期刊：藍皮書、武俠世界、新文摘、新電視、新知，自創刊以來，由於印刷精美，內容豐富，受到讀者的愛護與支持，在此謹致十二萬分謝意！今日適逢環球出版社成立33週年，爲酬謝讀者的擁戴，特別調整訂閱價格。

★特價優待長期讀者★

有效期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止，以郵戳日期爲準。

═ 價目表 ═

刊名	港九		澳門、台灣		外埠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全年	半年
藍皮書 每月五、十五、廿五出版 定價港幣四元	(36期) HK$125	(18期) HK$65	(36期) HK$154	(18期) HK$77	(36期) HK$225	(18期) HK$115
新文摘 每月一、十一、廿一出版 定價港幣五元	(36期) HK$150	(18期) HK$77	(36期) HK$180	(18期) HK$90	(36期) HK$250	(18期) HK$128
武俠世界 逢星期一出版 定價港幣四元	(52期) HK$180	(26期) HK$94	(52期) HK$223	(26期) HK$112	(52期) HK$330	(26期) HK$167
新知 逢星期五出版 定價港幣三元	(52期) HK$145	(26期) HK$76	(52期) HK$187	(26期) HK$94	(52期) HK$290	(26期) HK$148
新電視 逢星期二出版 定價港幣二元	(52期) HK$95	(26期) HK$50	(52期) HK$99	(26期) HK$50	(52期) HK$175	(26期) HK$89

上列金額包括海郵費在內

①如用航空寄書，另加空郵費。②如用掛號寄書，另加掛號每期港幣四元。

環球出版社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5－464646

本人現付上＿＿＿＿＿＿銀行支票乙張港幣＄＿＿＿＿訂閱

武俠世界 ☐ ＿＿年，共＿＿期，由第＿＿期起

新文摘 ☐ ＿＿年，共＿＿期，由第＿＿期起

藍皮書 ☐ ＿＿年，共＿＿期，由第＿＿期起

新電視 ☐ ＿＿年，共＿＿期，由第＿＿期起

新知周刊 ☐ ＿＿年，共＿＿期，由第＿＿期起

按下列地址寄來是盼（請用正楷）

姓名：＿＿＿＿＿＿＿＿ 地址：＿＿＿＿＿＿＿＿＿＿＿＿

83-001-33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